



艾迪·弗林
系列 8

STEVE CAVANAGH

史上最囂張的騙子律師

艾迪·弗林系列第八彈

第8號證人 WITNESS 8

史蒂夫·卡瓦納——著 楊沐希——譯

她目睹整場事故，也指認了凶手
卻沒告訴任何人——她也參與其中。
這次，是誰在操縱正義的天秤？

MYSTERY WORLD



艾迪·弗林
系列 8

第 8 號 證 人

WITNESS 8

STEVE CAVANAGH

史蒂夫·卡瓦納——著

楊沐希——譯

獻給強．伍德。
傳奇。

「家族之力宛如軍隊之力，存在於彼此的忠誠之中。」

——馬里奧·普佐

序

露比

露比．強森不太對勁。

奶奶總是這麼說。

這些日子，露比經常想起奶奶的話。她已經不是小女孩了，今年二十二歲。長大了點，顯然也長了點心眼，大概更有自知之明了。露比常常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此刻這種感覺又浮上心頭。

臨近午夜。露比靠在廚房吧檯上，攪拌起咖啡，這座廚房差不多是她住所公寓的兩倍大。廚房是曼哈頓上西區價值三千五百萬聯排別墅的一部分。查德與蕾拉．普爾隨時會到家。他們是露比最新的客戶。她擔任他們的保母才一個月。六歲的克萊拉與剛滿三歲的札拉在她們各自的豪華大臥房裡睡得正酣。露比小生意的四成來自當保姆的收入，她大多替西七十四街的有錢人當女傭，或同時擔任清潔工的角色。要很有錢才能在這個地段置產。隨手扔枚五分錢硬幣，你會砸到名利雙收的百老匯製作人、整形手術醫師、高檔科技公司執行長，或任何一家財星五百強企業的董事成員。路邊隨時停靠著價值在一千兩百萬到三千萬之間的名車。

老住戶從小在此區長大。他們是紐約房地產的世家，不是什麼裝闊的窮酸貧民窟房東，這些人是真的有錢。

家財萬貫。

而這些人讓露比走進家門，照看孩子、打掃地板、洗滌衣物的原因，只是因為有些人記得她也是他們的一分子。

或該說，「曾經」是他們的一分子。

她不是外人，她跟他們是一樣的人。

至少，他們是這麼想的。

露比的父母的確有錢，但已成追憶。

至少，這是她父親營造出來的形象。

露比顯然覺得自己屬於這個群體。

只不過，露比的奶奶很清楚實際的狀況。

露比攪拌咖啡，凝望深色的液體，她的倒影迷失在杯子中央打轉的咖啡油脂泡沫裡。

她想起她的奶奶。

露比小時候會坐在爺爺奶奶家寬廣走廊的冰冷磁磚地板上，偷聽大人在客廳裡的對話。

「露比不太對勁。」奶奶是這麼說的，真是睿智。

「什麼意思？她話不多，也許有點害羞，但她沒有『不對勁』。」母親說。

話雖如此，露比卻在母親的語氣中察覺到了否認，那是來自喉頭的輕顫。年僅十歲的露比內心深處明白，奶奶的話語重擊了不願坦承的母親。露比也許是透過稚氣目光與無邪視角看待奶奶的回憶，但也夠清楚了。奶奶總是戴著好幾條細細的金項鍊，鍊子會陷進她頸子鬆弛的皮膚皺摺之中。奶奶總是一身黑，彷彿隨時隨地都在悼念某人。奶奶假牙鬆脫，講話時會發出喀啦聲或漏風，甚至口齒不清。

但她那雙眼睛……

奶奶有太大的藍眼睛，幾乎占據她大半張臉。因為年紀，這雙眼睛

霧茫茫的，彷彿是隔著濃霧望出來，但這雙法眼能夠捕捉一切動靜。只要露比走進奶奶家的客廳，這雙眼睛就會時時刻刻緊盯著她。上了年紀、蒙上灰塵的藍寶石雙眸會因露比而恢復光采，只是目光中不帶任何情感，沒有好奇，沒有愛，更像是.....提防的注視，仿如在看闖進後院的流浪郊狼。

露比不太對勁。

就算是那時，露比也知道奶奶說得沒錯。

開啟前門的聲響讓露比的思緒回到此刻。

她將湯匙從杯中抽出，迅速打開洗碗機，將湯匙扔進餐具籃，順手關上門，轉身就看到查德與蕾拉走進。她亮出微笑。

「嗨，今晚怎麼樣？」露比開朗問起。

「煩死了。食物難以下嚥，一堆不著邊的對話。這些晚宴都是這樣。不過，活動很有意義。」蕾拉一邊說，一邊扶著門框，脫下Jimmy Choo的高跟鞋。

露比稍微欣賞起蕾拉的洋裝。黑色俐落的線條適合她纖瘦的骨架，同時又強調了身材的優勢。

「孩子怎麼樣？」查德問，這時的他已經摘下領結，解開禮服襯衫的第一顆鈕扣。

「睡得正香，他們是乖乖的小天使。我泡了咖啡。你們每次都會準時回來。」她將杯子交給查德。「蕾拉，妳要來杯睡前酒嗎？」

「水就好了。真不曉得查德這時候喝咖啡，怎麼還能睡得跟死人一樣。」

「我猜是基因優秀。」查德說。

露比從製冰機挖了點冰塊，將一瓶十美金的冰島礦泉水倒進玻璃杯裡，遞給蕾拉。

「好啦，如果沒有別的事，那我先告辭了。」露比說。

「司機可以送妳回去。」蕾拉說。

「不，沒關係。蕾拉，謝謝妳。今晚天氣不錯。我就住在十個街廓之外。」

「露比，你們那個地區……」蕾拉不需要把話說完。她想說的是，露比住的地區治安不佳，但提醒露比不再是西七十四街的住戶實在很無情。普爾夫婦跟露比的其他客戶一樣，很清楚她原本也是「自己人」。早在一切壞事還沒發生的時候。

不過，她還是他們的一分子，出身有錢人家，值得信賴，可靠。

「別擔心，沒事的。如果有什麼需要，我明天都沒事。我很樂意陪陪樓上兩位完美蜜桃小仙子。她們超可愛的。」露比說。

「孩子明天有人顧。查德會帶她們去公園玩。再傳訊息給我，告訴我今晚多少錢，我再轉給妳。」蕾拉說。

「好的，兩位晚安了。別被臭蟲咬囉。」她說。

隨著厚重的桃花心木大門在露比身後關上，歡快的神情從她臉上消散。她踏著輕盈的步伐走下階梯，來到街上。

查德明天不會帶孩子去任何地方。

露比掏出手機，打開相簿。她拍下了每一位客戶的日誌，大多只是冰箱上的行事曆，有些是走廊邊桌上的小本子，其餘的人則是將日程活動同步到谷歌或亞馬遜的居家管家裝置上，要查看都很方便。

蕾拉明天十一點要去做指甲，之後跟兩個女兒一起吃午餐。

查德早上八點半會與傑夫一起打壁球，接著再帶孩子出門。

接下來幾個小時裡，露比加進查德咖啡裡的緩釋催吐劑會發揮作用。她預計約莫早上九點，蕾拉就會傳訊息來，說查德臥病在床，可不可以麻煩露比過來帶小孩。

露比週六的時薪比較高，而她需要錢。

這小把戲只能玩一、兩次。查德會以為是晚宴的食物出問題。春天的時候，露比在四戶人家裡替家長下藥，整整一個月的週末都有工作上門。孩子學校爆發的諾羅病毒提供絕佳掩護。

她站在人行道上，望向街道兩排的房舍。她認識這些人，待在他們家，沒有人注意過她。她很清楚這些人的浴室藥櫃、內衣褲抽屜裡擺了什麼，也掌握了他們的電郵信箱密碼、網站搜尋紀錄與活動行程日誌，某些狀況下，她還看過他們溝通的文字訊息內容。她對這些人內心的想法瞭若指掌.....

他們的祕密。

對露比而言，知識的確是力量。這也是她從奶奶身上學到的。不過，雖然她對這些住戶與他們的生活了解至深，這種知識似乎無法替她解決最大的難題。

露比遇上了麻煩。這幾個月來，她發愁，凌晨三點，滿腦子想的都是這個大麻煩，急著想要理出解決之道。

她有過幾個想法，卻都無法解決問題。她每晚都在小小的房間中踱步，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她更恨西七十四街的住戶了。散步似乎有所幫助。露比擔心時，走一走總能讓她好過一點。實際移動的微弱努力至少能夠提供她有目標的錯覺。

她深呼吸，嗅起曼哈頓午夜街道的新鮮春雨味，接著起步朝家的方向前進，任腳步帶著思緒遊蕩。經過一戶戶人家，她抬頭望向歷史悠久的褐石建築凸窗，一一清點起她的客戶。

街上半數的房舍露比都為其工作過。尚未體驗過她服務的人家要麼是有駐戶保姆照看孩子，不然就是請了專門的商業女傭打理。不過，他們最終還是會找上露比。鄰居間口耳相傳，甚至還有街坊WhatsApp群

組，成員包含多數雇用她的家庭與個人。她被推薦了好多次，友善的客戶還將她加入群組之中。

露比不記得這條路她走過多少回。小時候她覺得這裡就是她的家，這裡是她住的街道，附近是她的同類，但那時她甚至還不認識他們每一個人。不過，她在這裡有歸屬感。那是早年的事了，美好的昔日時光。

她也記得走下坡的時候，媽媽是這樣描述那個時期的。

一天晚上，母親要露比坐下來，告訴她，生活上會有些改變。金錢成了問題。她的父親鑄下大錯。露比跟其他家境富裕的孩子一樣，從來不會去想錢的問題，要錢就有錢，彷彿是水龍頭打開就有水一樣，根本無庸置疑。在那場對話之後的幾天、幾週後，露比走在同一條街上，心情卻截然不同。她望著同樣的窗戶，思索為什麼現在的生活會有如此轉變？擁有那麼多錢是什麼樣的滋味？如果永遠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她會做什麼？自由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今晚，露比這一側的房舍都是暗的。只有對街的四戶人家有燈。

彼得與珮特拉·史瓦茲曼舉辦了派對。他們很常開派對，總是只邀請附近的住戶，偶爾的例外是名流。露比聽到品味絕佳的爵士樂及滿屋子賓客發出的微弱喧鬧聲，那些人把酒言歡，也許在聊他們買的第三棟或第四棟房子，聊他們的車、船，或最喜歡的葡萄園。露比看到史瓦茲曼家的門沒有關好。窄長的光線與樂曲一起流洩到街上來。露比一度渴望走進那戶人家，與鄰居互動互動。她在想如果她真的走進去會怎麼樣，裡頭的人她大多認識。

不過，她再也不是他們的一分子了。真的不是。也許會引發詭異的目光，引發疑問。然後史瓦茲曼夫妻就會到處走動，告訴賓客，他們絕對沒有邀請露比。

街上有頭有臉的人大都在場。普爾夫婦因為必須出席晚宴而無法參

加派對。其他缺席的住戶大概沒有受邀。

考切斯特家的臥室窗邊有一處立燈，從窗口透出溫暖的紅光。自從附近住戶曉得他們在競選活動上捐款給在這座城市不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後，大家就不再與考切斯特一家交流。隔壁的開放式生活區域沐浴在冰箱微弱的藍色冷光中，另一處光源則是從黑色廚房磁磚反射回來的低亮度LED燈條。薩切昂尼家有錢，但不代表他們有品味，至少在室內設計上，他們的品味令人存疑。街坊認為他們俗氣。他們以販售床墊起家獲利，不是能受邀參加史瓦茲曼府上派對的人。

今晚，街上大概還有一、兩戶人沒有受邀參加史瓦茲曼家的派對，而那幾戶都是黑的。

最後一戶有亮燈的是瑪格麗特與艾倫·布雷克摩爾的家。他們在街上住了很久很久，至少超過三十年。他們五十好幾，結婚但沒孩子，瑪格麗特當了二十年的模特兒，艾倫也不用工作，他年輕時就得到大筆信託基金，環遊世界。他也是在旅行過程中發展出攝影天賦，決定走這條路。他在《時尚》雜誌拍攝現場邂逅瑪格（她喜歡大家這樣稱呼她），當她得知長相平平無奇的艾倫居然是億萬富豪時，忽然覺得他迷人了起來。他們的婚姻一開始還算幸福，但瑪格之後與音樂家、演員、其他模特兒搞出一樁又一樁的婚外情，這對夫妻便若即若離。不過，她最後都會為了艾倫的錢，回到他身邊。

史瓦茲曼夫妻肯定沒有邀請瑪格，畢竟謠言四起，說瑪格跟這條街上多位男性住戶交往不單純，其中一些人已經有家室了。瑪格就喜歡跟身價上億的男人打情罵俏。這些有錢太太受不了瑪格。晚會派對這些場合都不歡迎她。也許在街上保守的住戶間，瑪格算是局外人，她因此與露比「氣味相投」。露比打掃結束後，瑪格會花時間請她好好坐下來，一起喝咖啡，一起聊露比的生活。還有八卦。只是小事，可露比喜歡這

種時光，也因為瑪格的善意而喜歡她。對街上其他住戶來說，露比彷彿透明人。瑪格出手大方，花時間跟露比相處卻意義深遠。雖然瑪格同時與多位男人交往，但露比覺得任何戀情都無法排解她內心的寂寞。

瑪格家客廳的水晶吊燈亮起，那是銳利刺眼的白光。瑪格不喜歡這盞燈，她從香港進口了安裝彩色玻璃燈罩的古董青銅燈，專門用來照亮客廳。替檯燈擦灰時，瑪格要露比格外小心。露比覺得肯定是艾倫還沒睡，因為瑪格比較喜歡柔光，她已年過五十，卻依然擁有伸展台女王的虛榮心。

露比料錯了。

她接近時，從對街看到瑪格。瑪格背對窗口，雙手高舉，掌心朝上。露比看到瑪格搖擺起染過的栗色頭髮，彷彿是在對某人說「不」。接著，她看到了與瑪格交談的對象。

不是艾倫，是另一位住在街上的人。她認得這張臉，曉得他是誰。他用槍指著瑪格，她連連後退。

露比的呼吸卡在喉嚨裡，她迅速蹲下，躲在鍍金輪框的大台運動型多用途休旅車車頭後方。

她隱約聽見槍響，似乎是裝了消音器。瑪格消失在視野中，子彈的動力將她衝撞在地。

男人將槍口對準地板。露比從街上車輛後方的位置看不見瑪格，只見到男人的上半身。

他又開了兩槍，接著轉身，離開她的視線。

布雷克摩爾家的前門開了，一身黑衣的男人持槍，輕快走下階梯，來到街上。男人左右張望時，露比低下頭。他沿著剛剛露比過來的方向前進。中間只稍作停頓，然後繼續走，奔跑了起來。

露比蹲低身子，屏住呼吸，擔心男人會看到她。

他跑回史瓦茲曼家開啟的大門，回到派對現場。賓客大概醉到沒注意他離席又歸來。

露比感覺得到自己頸子上的搏搏跳動。她依舊放低姿態，繞過車頭，並跨越街道。

男人走了，街上空無一人。

開槍沒有引發多大聲響。一定有裝消音器，但露比的確聽到開槍的聲音。像是劈柴的聲響。

她望向房子，大門敞開。

她迅速爬上階梯，進入走廊，左轉進入客廳。

瑪格斷氣倒在地上，臉上有血，腦後一大灘。露比胃裡的感覺讓她想起雲霄飛車，彷彿是五臟六腑在翻筋斗，她呼吸困難。

她認得這種感覺。

不是恐懼。

不是噁心。

不是驚嚇。

而是興奮。

露比低調且快速地離開，沿著凶手走的路線回到街上。

她記得男人半路稍作停留。

為什麼要停下來？

露比在路燈柱下看到好幾個堆疊在一起的垃圾袋。一包垃圾的一側被撕扯開來。她將洞口扯得更大，發現了槍枝消光的槍柄。手槍跟垃圾會在六小時後收走，黎明時分拋進垃圾車，永遠消失。

露比扯長外套袖子，伸進袋中，將手槍拎出來，塞進包包。

街上沒有其他人，沒有警車警笛聲，沒有急救人員。她看著一間間房舍的窗口，沒有人探出頭來。

露比沿著原路回去，經過布雷克摩爾家，繼續前進。

她沒有報警。只是在熱氣蒸騰的夜晚走了十個街廓回家，腦內翻騰著各種可能性。

露比曉得槍殺瑪格的凶手身分。

知識就是力量。奶奶的話語在耳邊響起，當時奶奶坐在她的寶座上，銳利也迷茫的雙眼緊盯著年紀輕輕的露比。

唯一的問題在於，露比該如何處置這樣的「力量」？她已經很習慣保守祕密了。多年來，她替西七十四街的有錢人家賣命，曉得他們在想什麼、有什麼祕密戀情，也清楚他們的希冀與恐懼，還有他們的罪行.....

她恨他們。她恨那些父親、母親，甚至是其中幾個孩子。

現在，她的機會來了。

也許有辦法擺脫好幾個月來折磨她思緒的痛苦深淵。

新生的機會。

雖然想到困境就難以入眠，但她的選擇卻讓她覺得心安理得。露比傷過人，也很清楚，在一切結束之前，將有更多人因她受傷。她會採取必要手段，不帶恐懼、冷血無情，完全不會顧慮被她摧毀的對象。

忽然間，露比想到了解決方案。就在眼前，就在她的包包裡。槍管餘溫猶存，畢竟剛剛才朝著她這輩子很有好感的女人開了三槍。

露比對瑪格沒有感覺，沒有悲傷。如果有什麼情緒，那是慶幸。她終於找到脫身之道。

一早，西七十四街會在自己人死於謀殺的消息中驚醒。

這不會是最後一起命案。

因為，此時此刻，露比．強森想到了一個妙計。

第一部

1

艾迪

從頭到尾，說到底就是為了錢。

天底下沒有另一個地方跟紐約市一樣，純靠金錢運轉。一切都脫離不了鈔票。你能賺多少錢，多快能夠致富？回扣與鈔票，關係到一切，關係到每一個人。

始終如此。

在成為律師之前，我是騙子。當我在酒吧、旅館、商業行為中尋找單純詐騙目標時，我會針對想要賺快錢卻不在乎過程中會傷害到誰的人；我會鎖定那些在生命中轉錯彎、再也不回頭的人。成了律師後，我也依舊留意同一種人。

一旦明白在這座城市裡是鈔票說了算，狀況就變得簡單清晰。

我面前的案件必須以城市的眼光來剖析。深夜，我的客戶傑登·卡特與他的朋友大煙豪斯開車出門，開的傑登全新的凌志車。他們沒走多遠，就看到條子警燈在後方閃爍，一點也不意外。警笛只響了一聲，傑登就停靠到路邊。條子說凌志車尾有髒污，遮擋住了車牌。這的確是攔車的理由。只是，傑登一早才洗過車，據他所知，這種指控根本子虛烏有。

員警班恩·格雷與林頓·考菲本來就對值大夜班心生不滿，他們在搜索傑登的車時，找到一把沒有登記的手槍。傑登隨即遭到逮捕、指

控，為了防身，居然蠢到攜帶非法槍械，之後，他做了正確的選擇。

打電話給我。

那是六週前的事了。

傑登跟我一起坐在辯護席上，穿了一席全新的深藍色西裝，裡頭是白色正式襯衫，還打了條深藍色的領帶。他二十六歲，單身，經營著自己的小生意，他是東特里蒙特一間家具行的老闆。傑登從小的朋友大煙豪斯則跟我的助理兼秘書丹妮絲坐在旁聽席。他穿了最體面的「加拿大晚禮服」，也就是鬆垮的牛仔外套搭同樣過大的牛仔褲，上半身則是白色T恤。本名菲利普·馬汀，但喜歡別人稱他為「大煙豪斯」，他的嘻哈音樂生涯才剛起步。他們兩人都大學畢業，讀過很多書，頭腦聰明。而在警方攔車時，他們也採取了正確措施——乖乖配合紐約市警的指令，之後找律師幫他們打官司。

丹妮絲身著白色罩衫與黑色褲裝。只要我請她來法院幫忙，她都會打扮得相當正式，看起來遠比我和多數律師專業俐落。

「弗林先生，開庭前有什麼聲請嗎？」法官開口。

法官萊納·海陶爾是紐約市的傑出法官。他不是天才，甚至稱不上多精明。紐約專業辯護律師對他的尊重源自於兩點。

一，他對法律的見解很精確。

二，他不曾偏袒地方檢察官。

這樣對法官的要求很低，但光是符合基本的條件就讓海陶爾法官成了紐約市司法系統裡的優秀人才。

「法官大人，沒有。」我起身回答。

此時，助理檢察官湯瑪斯·貝克離開檢方席，朝我走來。

「法官大人，請容我耽誤一點時間。」他說。

貝克是野心勃勃的年輕助理檢察官，幹了三年，成功定罪千起案

件。他清秀的臉龐與帶著金屬色調的湛藍雙眼鎖定的是資深職位。

這個案子他連試都不想試，不希望我提出聲請。貝克要的是和解。

「弗林，最後機會。」他壓低聲音說。「兩百塊罰金，緩刑兩年，不用坐牢。」

在紐約市非法持有槍械是重罪。如果傑登罪名成立，他肯定要坐牢。這項和解的條件很不錯。貝克上次的條件是罰金五百，九十天監禁，緩刑兩年，我沒見過檢方提出這麼優渥的協商條件。

罰金不高，不用坐牢，緩刑兩年。

這不是大富翁裡的「不用坐牢卡」，但也相去不遠。貝克請兩位員警在一旁等候入席作證，證實車牌上的確有泥巴，遮擋住部分的文字。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攔車理由合法，那傑登就得去坐牢。

簡單，兩位資深員警。條子的證詞對上傑登、大煙豪斯的證詞，他們會說車牌是乾淨的。不需什麼法律專家都知道結局會怎麼發展。

唯一的問題在於協商。

這個案子，貝克不只想和解，而是「非常」想和解。

我立刻對本案產生疑慮。當一拿到傑登的書面資料（拘捕紀錄及後續的法律文件），還有沒收槍枝及拖車收據後，我的懷疑就得到了證實。

這些就是我需要的東西。

「嘿，兄弟。」傑登說。「這協議不錯吧？不用坐牢？」

「你說了算。」我說。我望向貝克。他正與第一位證人班恩·格雷警員交談。只不過，他不再是巡邏員警格雷，制服臂膀上的三條藍色V形袖標說明自從攔車事件後，他已經向上爬了。

這點證實了我的疑慮。

「如果你要聽我的建議，我會說繼續打下去。同意這項協議雖然不

用坐牢，但你會成為罪名成立的重罪犯。這樣你會增加重擔，甚至不能合法持槍，沒辦法申請貸款或信用卡，談不到房貸，就連駕照都會被吊銷，而這只是開始而已。」

他點點頭，說：「兄弟，我懂了，但這位白人法官絕對不會相信車牌沒髒，畢竟那邊兩位白人條子說髒了就是髒了。」

「我同意。」我說。

「你說啥？」

「你說得沒錯。他不會相信你，他會相信兩位白人警察。」

「那我們還打什麼打？」

「因為我不會傳你上證人席，不會要你自己說明車牌是乾淨的。我們會讓警察替我們開口。」

傑登看我的神情彷彿我說我用五分錢買下布魯克林大橋一樣。

我請他信任我。他點點頭。

「貝克先生、弗林先生。」法官說：「你們準備好繼續了嗎？」

「是的，法官大人，貝克先生同意就本案的唯一爭議點傳班恩·格雷員警入席。我晚點再提出問題。」

「繼續。」海陶爾法官說。

帶著警佐三條V形袖標的高個條子走向前，發誓，就座，然後對貝克的提問提供簡潔的回答。格雷與他的搭檔值夜班，看到一輛凌志駛過，車牌上有泥巴，遮住了文字。他們攔停下車，告訴駕駛他們為何被攔。之後取得他的駕照與汽車登記證，兩份文件都仔細檢查。

「格雷警佐，攔車過程中，卡特先生的車輛有什麼可疑之處嗎？」貝克問。

「有，我聞到大麻味。很濃烈，從車內瀰漫開來。雖然個人攜帶使用合法，但因氣味強烈，我懷疑也許車內有大量大麻，足以構成非法販

毒之行為。」

自從大麻合法化之後，條子搜車的理由就是他們以為在後座看到槍枝，或是聞到車內散發著強烈的毒品氣味。不用說，傑登車裡根本沒有毒品。他們有沒有找到毒品不重要，因為他們的確找到了一把槍。

「我明白了，如此一來就構成了合理懷疑，於是你們就搜查起車輛內部？」

「的確。我在副駕駛座置物櫃裡找到手槍。卡特先生沒有合法持槍的執照，我們宣讀他的權利，隨即進行逮捕。我回報逮捕狀況，安排拖車將被告的車輛拖走。」

「格雷警佐，謝謝你。弗林先生還有更多問題想要請教你。」

光是現在，我就有一打疑問。事實是，我已經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格雷與考菲是出於種族動機攔車，就這麼簡單。他們攔下汽車時，車牌上沒有污泥，但當格雷與傑登交談時，我猜這位警察的搭檔可以輕易將泥巴抹上車牌。根本沒有什麼毒品的味道，他們只是在找理由逮捕傑登。如果找不到手槍，我懷疑兩位警察會動手，然後說傑登反抗，以抗拒警方執法的理由逮捕他。

街頭警察的生存仰賴逮捕紀錄，案件數量越多越好。一開始只是種族形象問題，之後會迅速演變成能夠賺外快的機會。與紐約市有合約的拖車公司總共有五家。只要條子攔車逮捕駕駛人，車子也不能丟在街上不管，必須拖走。只要輸入拖車需求，巡邏車上的電腦程式就會從五間拖車公司中隨機選出一間，員警則聯絡這間拖車公司。只不過，有些警察會忘記啟動程式，或是根本無視呈現出來的結果，他們會直接打電話給願意提供五十美金回扣的那一間拖車公司，這間公司在長島、牙買加區、貝德福德—史泰弗森特一帶有拖車場，這樣他們拖車時才會索求更

高的里程數，還能把車子扣留更久，因為車主不方便前往這些地區。

鈔票與回扣。

警佐的V形袖標也牽扯其中。

接受調查或收到諸多市民投訴的員警通常會得到升遷，而不是被逐出警隊。警察局長與工會不希望條子遭到起訴，也不願受理公眾的抱怨，因為他們不喜歡炒警察魷魚，因此讓警察惡名在外。於是呢，將有問題的警察從街頭調離，讓他們去坐警佐辦公室就是解決之道。有問題的紐約市警不會遭到解雇，反而更容易在仕途上升遷，薪水與退休金也跟著爬上一層樓。

我不會問格雷警佐這些事情。也不會請教他遭到投訴或升職的問題。

我會聚焦在非法攔車與拖吊上。

除了升職以外，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格雷犯法，而且乍看之下，這個案子對檢察官來說根本手到擒來，貝克卻不想訴訟。他竭盡全力，提出認罪和解。

我猜，他曉得我很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他們知道我具備絕佳理由拒絕難得一見的認罪協定。貝克懷疑我掌握了能夠炸死他們的證據。

我站起身來，拿起桌上的卷宗夾，抽出裡頭厚厚一疊文件，差不多有一百頁，統統訂在一起。我翻閱起來，研究起紙頁，找到我要找的內容，用手指向某一行，接著對格雷警佐露出燦爛的微笑。

「警佐，當你攔車進行逮捕、將車拖走時，請問紐約市警的標準流程為何？」

「先控制住車輛，啟動巡邏車上的隨機程式，聯絡螢幕上顯示的拖車公司，然後確保車輛移交給公司保管。」

我轉身，向丹妮絲點點頭。她起身離開法庭。這個動作我可以早點做，但我想確保格雷警佐清楚看到我向丹妮絲做的小動作。他也親眼看到丹妮絲離開。

「所以前來拖車的公司每次都是由電腦隨機選出？」

「不一定。我們有義務盡快將嫌犯轉移到中央登記處理中心。如果我們碰巧看到閒置的拖車，我們可以請他們過來幫忙。」

「這種狀況經常發生嗎？」

「有時會遇到。」

法庭的門開了，丹妮絲走在前面，身後是四名男人。兩人穿著灰色連身工作服，上頭有污漬與油污，另外兩位先生身上的藍色工作服狀態也差不多。四個人都踩著工作靴，手上因為機油而黑黑的，年紀都差不多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他們也可能是工業搖滾樂團的成員，但連身服上有各自的標誌，這些標誌與他們頭上的鴨舌帽一致，說明他們是紐約市另外四間合法拖車公司的員工。

「隨機產生的結果有紀錄嗎？」

「弗林先生，這個問題跟你客戶的案子有關嗎？」法官問。海陶爾聽得仔細，但他喜歡法庭上事情迅速進行。

「如果法官大人允許我多問幾個問題，我相信會成為關鍵。」

「好吧，趕快講重點。」法官說。

「格雷警佐，隨機產生的結果有沒有紀錄？」

格雷抿緊雙唇，露出微笑，緊扣雙手，然後才開口：「隨機產生的結果不會有紀錄。」

「但我們掌握了你的逮捕紀錄。」我一邊說，一邊用右手拿起厚厚的文件。我越過身子，用左手拿起桌上的另一疊紙張，抓在手上。「我們也有紐約市許可的其他四間拖車公司的拖吊紀錄。格雷警佐，如果我

們比對這兩份紀錄，我們會有何啟發？」

我忍不住望向身後旁聽席。一位穿著連身工作服的男人微笑點頭。他們四個都緊盯著格雷，彷彿他是一塊他們等著大快朵頤的上等牛肋排。

「我不懂你的意思。」格雷說，他的目光鬼鬼祟祟地掃視我手裡的大批文件及旁聽席上丹妮絲身邊的四位拖車駕駛。她在位置上坐直身子，睜大雙眼，我則一語不發，讓他累積焦慮。

「我的意思是，隨機程式在你逮捕時，持續提供同一間拖車公司名字的機率是多少？」

格雷警佐一臉慘白，接著膚色轉變，變得有點陰鬱暗沉，彷彿快吐了一樣。

「格雷警佐，在我們仔細爬梳這些紀錄前，我再請教你一次，『最後一次』，有沒有可能，我客戶的車牌是有一點髒，但文字還是可以辨識的程度？」

四位連身服男人同時向前傾，我聽到松木長椅發出的咯唧聲。他們的目光緊盯著格雷。

他冒起大汗。他咬起嘴唇，嚥了嚥口水，又喝了一點水。我這是在給他台階下。這條路會讓他當下有點尷尬，但總比面對另一起內務調查好。

「現在我想了想。」他開口，咳嗽一聲，在位置上挺直身子。「現在我終於有時間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也許我對車牌的印象不是百分之百準確。」

「什麼？」海陶爾法官說。「警佐，說清楚。被告的車牌到底有沒有沾上污泥？」

「我不確定。」格雷搖搖頭。

海陶爾法官靠在椅背上，盯著我看。

「弗林先生，我不曉得發生什麼事，但這位員警證實了你的客戶遭到非法攔車。這意味著搜車也不合法，從車上搜查到的任何物品都是非法獲得的證物。本案起訴駁回。」海陶爾法官說，接著他就起身離開法庭。

等到格雷警佐起身時，地方檢察官已經怒氣沖沖地將文件塞進他的假皮公事包裡，邁著大步離開法庭。格雷的腳步看起來有些動搖。他走去搭檔身旁，兩人竊竊私語，隨著地方檢察官離開法庭。

我感覺到傑登環抱著我。他的手抖個不停。

「只是運氣好。」我說。「我知道你帶武器是要防身，但現在別帶槍了。相信我，沒有槍你還比較安全。」

「我知道，抱歉，艾迪。這一切太感謝你了。」

我們擁抱，接著傑登跟大煙豪斯就歡快地從法庭後方的門出去了。

我與丹妮絲，以及咱們的四位拖車司機在大廳見面。

「幹得好。」我一邊說，一邊塞給他們一人一百塊紙鈔。

「連身服可以留著嗎？」蟲仔問。

蟲仔穿的是灰色的工作服。丹妮絲說她的女紅技巧不如以往，這件工作服上的公司標誌歪歪扭扭，還看得出黑色的縫線。

「沒問題，衣服靴子可以留著，別假裝是拖車司機就好。商標撕下來。」

蟲仔、卡爾、強尼、小包從工作服上扯下我上週在拍賣網站上買的商標。幾年前，我替蟲仔打過非法侵入的官司。這是他一連串錯誤行為的其中一項。他答應我，只要有機會，他就改。我讓他脫罪，沒跟他收錢，我們成了朋友。只要可以，我就會盡力幫助蟲仔與他的朋友。通常蟲仔與其他人會在翠貝卡的包爾里救助會出沒，那裡是流浪漢庇護所，

之後成了他們經常待的住所。

「如果要吃午餐，各位可以去第十大道的蕾西熟食鋪，記在我帳上。」

「艾迪，如果可以，我想也許今天我們可以奢侈一點，來個烤起司三明治？」

「想吃什麼別客氣。」

流浪漢在大城市很辛苦，在紐約市更難生存。不過，蟲仔一身傲骨。我跟他說過，他跟他的朋友每天都可以去吃，但他們也只會偶爾去，不希望占太多便宜，就算這便宜只是舉手之勞。

「各位，謝了。沒有你們，今天就不可能成功。」丹妮絲說。

我們看著蟲仔與他的朋友將現金塞進口袋，以輕快的步伐離開法院。

「妳的縫紉技術真的有待加強。」我說。

「怎麼不試試我的廚藝？」丹妮絲說。

「不了，多謝。上個月妳帶了多的烘肉捲給我，記得嗎？」

「那不是我最得意的拿手菜。」

「才怪，超棒的。至今還頂得住辦公室儲藏室那扇厚厚的門哩。」

丹妮絲大笑起來，作勢朝我的手臂來了一拳。我們起步，跟隨蟲仔的腳步離開。

「我就想問，你是去哪裡調來格雷警佐的逮捕紀錄跟拖車資訊的？」她說。

我打開皮革信差包，拿出兩疊卷宗。

經過垃圾桶時，我將卷宗拿起，把裡頭的東西統統扔進去。「兩疊去年十二月《電視指南》的影本。」

此時，丹妮絲停下腳步，伸手進外套口袋。

她手機響了。我的手機還處在靜音模式。

她接起電話，仔細聆聽後掛斷，說：「凱特要你快點回辦公室，她逮到大鯨魚了。」

在法律用語裡，大鯨魚代表口袋深不見底的客戶。

「他是為了什麼問題而來？離婚？」

丹妮絲搖搖頭，說：「謀殺。」

2

艾迪

我們沒有多少大鯨魚客戶。

弗林與布魯克斯律師事務所沒有那種能夠吸引高收入客戶的辦公室。我們不在華爾街。我們沒有玻璃牆面隔間及一張就要五百美金的椅子。我們的接待櫃檯上沒有烙著事務所名稱的鈦金屬盒，裡面只是口氣清新薄荷糖，我們也沒有印著自家名稱的免費雨傘，甚至連網站也沒有。

我們的執業場所位在翠貝卡區，距離流浪漢收容所不遠。我們不在什麼商業高樓之中，我們樓下是一間名為「騷刺青」的刺青鋪。辦公室沒人的時候，喬柯會幫忙接待，幫我們收郵件。這樣的安排不算差。唯一的缺點在於我們正與客戶開會時，喬柯剛好刺到客人的屁股。這棟建築歷史悠久，無論你有多堅強，只要刺青刺到屁股，肯定會慘叫。

我將包包扔進辦公室，讓自己有點時間欣賞新的會議室，中間是長桌，兩邊有三張椅子。凱特·布魯克斯面前是一本黃色橫條本，她手裡握著無印良品的原子筆，正在紙張上寫筆記。她一身樸素的黑色商業套裝，頭髮紮了起來，一支筆卡在髮髻上。資深法官哈利·福特退休了，現在是事務所的顧問，就坐在她身邊。他穿了灰色的粗花呢西裝外套，裡頭是紅色羊毛衫及藍色襯衫。手肘部位的皮革補丁今天早上派上了用場。哈利思考時，他的手會到處亂動。就算他雙手緊扣在腹部，兩根大

拇指還是會跟抽獎滾筒一樣在那轉個不停。今天，他兩隻手肘撐在桌上，手指併攏成尖塔狀，雙手指尖輕輕貼在一起。他是我的導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頭髮花白許多，也更依賴眼鏡。他胸前細細的金鏈子上掛著兩副眼鏡，一副用來閱讀，一副開車使用。

我看不到客戶的臉，也看不到客戶旁邊男人的長相。只看得到他們的後腦勺。兩人都是深髮色，都穿深色西裝。

我推開會議室的門。

一如往常，哈利的狗克萊倫斯坐在他腳邊。我一進去，狗狗就起身過來蹭我的褲腳。我彎腰撫摸牠。

「艾迪，歡迎加入。」凱特說。「這位是約翰．傑克森，這位是他的律師艾爾．派瑞許。」

我聽說過艾爾．派瑞許這個人，但沒實際見過。他臉上有零星分布的紋路，這些紋路公然挑戰臉頰與額頭下方注射肉毒桿菌的腫脹痕跡。髮色是染出來的。他穿了一席深藍色西裝，寬領帶的價格大概超過我們這次翻新會議室的費用。歷史悠久的華爾街事務所資深合夥人都長一個樣。在高爾夫球場待了太久，做了太多整形，錢已經多到數不完，還是賺個不停。就算離過三次婚，他的財產也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艾迪。」派瑞許開口，他伸出曬得黝黑的手，看來光在指甲上就花了一百美金。

「很高興認識你。」我說。他大力捏我的手，身材矮小的男人都這樣。

「這位是我的客戶約翰．傑克森。」他說。

派瑞許身旁的男人跟他一樣散發著富有的氛圍，西裝、襯衫、髮型，只是這一切對他來說好像都不重要。高級服飾他穿得很自在。我猜他約莫三十五歲。身材纖瘦，聞起來乾乾淨淨的，帶有一絲化學酒精的

味道。他的手很軟，手勁卻不小。他跟派瑞許不一樣，沒有大力握手，但他的手的確很有力量。我想不起來什麼時候見過有這種手，而他們手上卻沒有長繭的人。

他臉上浮現熟悉的神情，被告的表情。難以名狀，不是恐懼，也不是害怕，雖然在往後的生命裡，害怕會經常出現。哈利說過，遭到犯罪指控就跟鬼魂糾纏一樣。眼睛看不見，但它似乎就在你身後，或是出現在你餘光之外的空間。你很清楚，它就在那，而且這種感覺總是針對你。

「凱特與哈利對我們照顧有加。」派瑞許說。

「哎啊，這點他們比我擅長。」我一邊說，一邊坐在長桌尾端，哈利與凱特在我右邊，派瑞許與傑克森則在我左側。

「傑克森先生遭到一級謀殺指控。」凱特說。「紐約市警兩天前帶他去局裡，派瑞許先生——」

「麻煩叫我艾爾就好。」派瑞許說，露出的微笑展現出美白過後的牙齒，襯托他的膚色，這口牙彷彿在暗處發著光。

「警方問話時，艾爾在一旁陪同，最後將傑克森先生保釋出來。」凱特說。

「謀殺保釋可不容易。」我說。

「只要拿得出兩百萬保釋金就簡單多了。」艾爾說，同時向傑克森露出欽佩的眼神。

凱特繼續加快速度向我解釋。

「受害人是五十九歲的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她與傑克森先生住在同一條街上。他們是鄰居，但沒有正式相識。布雷克摩爾太太兩週前在自家遭到槍殺。丈夫不在紐約州，具有不在場證明。警方很早就排除他的嫌疑。警方挨家挨戶問話。命案當晚，街上有人舉辦派對，多數住

戶都出席了，其他人也有明確的不在場證明。賓客都沒有注意到不對勁的地方，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響。警察向傑克森先生問話。命案當晚，家人去外地探訪親戚，只有傑克森先生獨自在家一整晚，因此沒有不在場證明。前兩天事態升級，警方接到匿名線報，說傑克森先生就是凶手。」

「匿名線報？」我問。

「他們追蹤到曼哈頓中城的一處公用電話，沒有其他資訊。無論線報內容為何，都足以申請搜索票。警方在傑克森先生的住所找到手槍。他們將槍枝與衣物帶走，進行進一步檢驗。沒有公布任何結果，但他遭到起訴。」凱特板著臉說。

我認得她的神情。條子還沒亮出底牌。他們要麼掌握了四張王牌，能夠靠鑑識證據將手槍與命案連結起來；要麼就是牌面不好看，謀殺指控只是要讓媒體別追著他們跑的虛晃一招。

「我記得在新聞看過這件命案。」我說。

哈利點點頭，說：「西七十四街多年來的第一起命案。」

「地方檢察官是不是住附近？」我問。

哈利點點頭。

「警方可能是出於壓力才進行逮捕。他們可能是在虛張聲勢。也許指控最後會不了了之。」我說。

此話一出，我就看到約翰。傑克森仰起頭，雙眼睜得老大，嘴巴也闔不上了。彷彿我剛說的是可以將一塊福斯汽車大小的巨石從他胸口移開一樣。

「真的會這樣嗎？」他期待地問。

「這是謀殺指控。」哈利說。「凡事皆有可能。」

傑克森望向凱特。她點點頭，說：「哈利與艾迪說得對。高級社區

出事的時候，紐約市警會先逮人，之後才提出疑問。還有一件事，警察在你家找到的那把槍，你跟艾爾都沒有向我們解釋。」

「那不是我的。我沒有槍。這輩子碰都沒碰過。」傑克森說。「我年輕時在聖路加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很清楚槍枝會造成何種傷害。我肯定處理過五十起槍傷。我這輩子絕對不可能持槍。」

「約翰現在是紐約大學醫院的神經外科醫師。」艾爾說。

這解釋了他那雙手。

「那槍是怎麼來的？」哈利問。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但由哈利開口聽起來會好一點。他語氣溫和，可以將尖銳的問題化為點在羽毛枕頭上的雨滴。

「我不曉得槍是怎麼來的。我只知道那不是我的槍，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那把槍，更別說握住那把槍了。」傑克森說。

「艾迪，這就是我們需要你的地方。」艾爾說。「我們事務所是有刑事部門，但你也知道，我是民事訴訟律師，我們團隊裡沒有人打過謀殺官司。約翰值得最好的律師，所以我們前來找你。沒有不敬的意思，但你們人手不夠。約翰希望你們能夠自在使用我們擁有的可觀資源。當然，由你與你的團隊主導。」

「而你不會指手畫腳？」我問。

艾爾舉起雙手，說：「這別擔心，保證不會。這是你的表演，我們有人力可以支援你的每一場戲，這是我們能端上檯面的好東西。同時，我們會負責處理對市政府的非法拘捕訴訟。我們已經準備要提告了。」

「你不覺得這樣有點太趕嗎？」凱特問。「我們還沒洗刷傑克森先生的罪名。」

「提告永遠不嫌早。」艾爾說，還對凱特使了個眼色。

我不喜歡這樣。

我習慣單打獨鬥。很久以前，我有過合夥人，但註定要失敗。最近幾年，我跟凱特、哈利共事。她是很優秀的律師，而且，她天不怕地不怕。哈利呢？我就喜歡他在身邊。無論是在法律生涯與生活上，他都讓我保持正直坦蕩。再說，對於訴訟法的了解，沒有人比哈利·福特還要深，他是曼哈頓法院第一批登上法官席的非裔美籍資深法官。

我也喜歡另一個人。

約翰·傑克森。

看到有罪的客戶時，我通常一眼就認得出來。無辜之人也逃不過我的法眼。

「在我們繼續進行前，我有一個問題。」我說。「傑克森先生，你是否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

這個問題像是澆了他一桶冷水。一開始都是這樣。遭到無端指控的人看起來跟溺水似的。每一次指控都是造成他們驚慌失措的來襲潮水，逼得他們只能奮力游出水面。除非洗刷污名，不然他們就得踢上一輩子的水，免得慘遭滅頂。

「我沒有殺過人。」他說。「我辦不到。」

此時艾爾開口。

「艾迪，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命案前一週，這位先生才在手術室裡待了四十二小時，只為切除十四歲孩子大腦裡的一顆腫瘤，腫瘤大小跟酪梨籽差不多。他是了不起的英雄。」

傑克森低下頭，掩飾臉上的淚水。處在這種狀況，壓抑驚慌與不解的確讓人難以承受。

我望向凱特與哈利，他們點點頭。

如果我們認為客戶有罪，那我們就不會接案。

「好吧，約翰。」我說。「看來你替自己爭取到更多律師加入了。」

我們會替案子進行一些調查。」

我轉過身，從會議室後牆的玻璃窗往外望。只看到丹妮絲在座位上。

「布洛克呢？」我問。

凱特的回答，在場的人都聽得到。「我們的調查員布洛克目前正在協助另一位私人調查員，尋找笛安妮．薩多瓦的下落。」

「在薩拉托加噴泉市被擄走的小女孩？」艾爾問。

「對，布洛克今早傳訊息通知我的。她整個週末都在北邊。她覺得已經快找到那個孩子了。」凱特說。

「哪位調查員？」我問。

「我們的朋友蓋布瑞．雷克，剛從倫敦回來。他說出於交際手腕考量，需要借用布洛克。」

「交際手腕？布洛克？我們的布洛克？」我問。

凱特點點頭，說：「我覺得他對交際手腕的定義可能跟我們不太一樣。」

3

布洛克

布洛克在紐約州北部已經待了三天。

她不喜歡離開凱特，但此刻笛安妮．薩多瓦比這位兒時好友更需要布洛克。七天前，強恩．薩多瓦在自家土地上照料馬匹，他的女兒笛安妮在約莫六十公尺外的空地上練習接下來學校啦啦隊選拔賽的指定動作。他看著女兒穿著褪色藍色牛仔褲進行側手翻與舞蹈。北美原住民的孩子從來沒有加入過學校啦啦隊，但強恩．薩多瓦曉得他的小笛安妮會成功入選。她精力充沛。氣溫高達三十二度，她的襯衫顏色因為汗水而變深，頭髮也因此閃著光澤，但她還是繼續跳舞，繼續她的歡呼，一刻都沒有休息。

只是，她的動作讓她離馬廄越來越遠，接近路邊立起的白色尖刺圍欄。

一開始看到路上的白色廂型車時，強恩並沒有多想。直到車子緩緩接近圍欄，這位父親才不安起來。

車子停下，壯漢從副駕駛座下車，這時強恩已經朝圍欄跑來。他看著男人從身後一把攬住笛安妮的腰。看著男人將她捧起，她的雙腿在空中亂踢。看著他有如扔垃圾般，將她拋過圍欄。眼睜睜看著他再次抱起她，把她扔進廂型車後門，最後，男人也跟著上車。後門關上，車子加速駛離，這時強恩才抵達圍欄邊。

這是他在初步筆錄裡的說詞。紐約州與鄰近的新罕布夏州、康乃狄克州、麻塞諸塞州、佛蒙特州都發布了失蹤孩童的安珀警報。每一年都有數量不明的原住民孩童失蹤。笛安妮之所以不同全都是因為她的父親。強恩培育純種馬，因此有許多人脈。這位朋友聯絡另一位朋友，結果又跟另一個人搭上線，最後就是蓋布瑞。雷克接下了找尋笛安妮的任務。

他曾是聯邦調查局的專家，行為分析組的明星，結果被迫提前退休。強恩的某位友人是海豹部隊退役人員，後來進入保全行業。他透過加入執法部門的前海豹部隊隊友，這才聽說了雷克這個人。

雷克是尋找笛安妮的不二人選。

蓋布瑞。雷克專門獵捕禽獸。

週一炎熱正午的此時，人在紐約州北部的雷克正在尋找一張字條。布洛克駕駛著從奧巴尼國際機場租來的吉普車。雷克先出發，搭巴士過去，跟布洛克在機場會面。他說，他寧可讓布洛克開車，這樣他才有時間思考，有時間整理他的「文件資料」。

雷克大腿上擺了一個塑膠袋，裡頭塞得滿滿的都是紙張，報紙剪報啦，撕下來的地圖一角啦，還有筆記、警方紀錄、印出來的照片、寫滿藍色墨水鬼畫符的餐巾紙，以及每次他伸手進去，就跟五彩碎紙一樣滿出來的幾百張便利貼。

「找到沒？」布洛克問。

「就在這，我自成系統。」他說。

「你只有一團亂。」她說。

「我在系統裡的時候別吵我。」他說。

他的右腿在吉普車地板上抖個不停。也許是因為緊張，也許是因為雷克這種人的「馬達」就是停不下來。

「找到了。」他抽出一張餐巾紙。

「格雷迪．班克斯。」他端詳起寫在餐巾上的名字，薄薄的餐巾還被鋼筆筆尖戳破。

「我聽過這個名字。」布洛克說。布洛克除了替凱特、艾迪進行調查工作外，她偶爾也會協助紐約市警局進行她特別感興趣的工作，也就是全美各地的孩童性販運案件。布洛克自己沒有小孩，但她對剝削女性及孩童的男人深惡痛絕。「我不曉得他在這裡是怎麼運作的。」

「他的幫派在這些地區從事各種非法活動，很可能也進行人口販運。酒吧的名字是……等等……」

「自己的字跡都看不懂？」布洛克問。

「字暈開了。」他將餐巾翻到背面，舉高對著窗戶照進來的光。

「妖『燒』脫衣舞」。

布洛克在車子的導航系統中輸入店名。

程式的輸入預測功能出現了另一個名字。

「就是這裡。」雷克說。

四十分鐘後，布洛克將車停在「妖『燒』脫衣舞」的停車場裡。這是一棟只有一層樓的煤渣磚建築，漆成灰色，雙扉推門入口上方有壞掉的霓虹燈招牌。荒涼的筆直公路上只有這棟建築。

「繞一下。」雷克說。

布洛克在建築周邊繞了一圈。她曉得雷克這是在感受整體建築的尺寸。開車時，她望起儀表板上的里程數，自己計算起來。停車場空蕩蕩，只有幾輛皮卡車，大多是福特的，還有幾台哈雷重機，以及一輛白色廂型貨車。雷克注意到了車牌。

停好車，他們下車。布洛克穿上皮夾克，遮蓋左臂下方固定麥格農手槍的背帶。她檢查起自己的馬汀大夫靴，綁好鞋帶，將黑色牛仔褲褲

腳折到靴子上方。

雷克努力將襯衫塞進灰色長褲褲頭，穿上黑色西裝外套，遮住插在褲腰帶上的克拉克手槍。他的外套昨晚揉成一團塞在後座上。他想要撫平衣服的皺痕。哈利說過，雷克是「精心安排的一團混亂」，這樣的形容讓布洛克印象深刻。

「我覺得服裝要求算及格了，但頭髮得想點辦法。」布洛克說。

雷克摩挲起腦袋，感受一下鬚髮的重量，彷彿是一個月沒照過鏡子的人。大概真的如此。雷克大腦裡有太多東西運轉，他實在沒有時間思考乾洗衣物及外表這種問題，甚至連支付帳單、購買生活雜物這些日常事務都無暇顧及。他會洗澡，會刷牙，僅此而已。

他大量的心智焦點鎖定外界。

而過去幾天則全部聚焦在尋找笛安妮．薩多瓦上。

「我想請教一下。」布洛克開口。「當你說，需要借助我的『交際手腕』時，指的到底是什麼？」

布洛克不是在開玩笑。她話不多，只有必要時才會開口。她在執法單位時，這樣的性格帶來了不少人際問題。其他警察同仁覺得她態度冰冷。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擅長待人接物。她有朋友——童年好友凱特、艾迪．弗林、哈利、丹妮絲，現在也算上雷克。這小小一撮人如今成了她的家人。

雖然長官說她「缺乏社交技巧」，布洛克卻是警隊裡最受歡迎的警察。原因有二。一，她能捕捉到其他人遺漏的蛛絲馬跡，這是她的超能力。這樣才能結案。二，她是部門裡能力最強的人。

惹毛布洛克，你就有危險了。

因此，她才會問雷克，到底期待她展現出何種「交際手腕」。

「妳可以用很直接的方式與人溝通。而且，我需要支援，我也知道

妳對這種案子很感興趣。」

布洛克點點頭，跟著雷克走進建築。

週一中午不是脫衣舞俱樂部的熱門時段。幾名身著素色襯衫的鄉巴佬啜飲起啤酒，圍坐在圓形舞台周圍，舞台中央有一根焊死在地上的鋁管。沒放音樂，沒人跳舞。幾個身影坐在後方包廂裡，光線不夠，看不清楚他們的長相。

雷克朝吧檯前進，布洛克跟在後頭。

酒保穿著沾滿髒污的無袖格子襯衫。實在說不準是衣服本來就無袖，還是他有天晚上決定扯掉袖子，來個大改造。他手臂粗壯，爬滿肌肉、脂肪與褪色的刺青。距離一點八公尺外，布洛克已嗅到他的存在。面對陳舊的強烈汗臭，布洛克必須將雙手擱在吧檯上，才能抵擋這股味道。

雷克對他笑了笑，等著酒保開口攀談。

酒保用溼毛巾抹了抹亂長的鬍子，一語不發。

「請給我一杯水。」雷克說。

「我們不提供水。」酒保說。

布洛克察覺到身後有動靜。接著便聽到金屬椅子滑過木頭地板的聲音。吧檯後牆有陳列了好幾層酒瓶，其後是一面鏡子。

兩名比酒保還要高大的男人從座位上起身，看起來都有一百九十公分高。塊頭比較大的男人走進酒吧昏暗的區域。另一個戴著寬沿帽的傢伙則雙臂環胸，望向雷克。

雷克指向吧檯後方的水槽，說：「你有水龍頭。我真的很想喝杯水，麻煩了。」

酒保向後退，一手抓起褲襠，說：「我也有這個，但老子也不會讓你喝這裡的東西。」

布洛克身後的鄉巴佬保鏢笑了起來。

「我不喜歡你。」雷克說。

酒保向前走了一步，伸手到吧檯底下，拿出一把泵動式霰彈槍。他把槍橫擋在胸口，說：「我也不喜歡你。現在你們該滾了。」

鏡子裡的粗野壯漢還來不及解開環胸的姿勢。雷克就迅速伸手越過吧檯，一手握住槍管，用力一扭，將霰彈槍轉了一百八十度，從酒保懷裡扯進自己懷中。重點在於速度與槓桿原理。雷克滑動槍管，退出五發霰彈，接著將槍擺在地上。

「我覺得我們會在這裡待一下。格雷迪先生在嗎？」他指向單獨坐在後方包廂的男人。

酒保沒說話，嘴巴依舊咧開。

「我想也是。」雷克說。

布洛克跟著他前往男人所在的包廂。男人看起來符合格雷迪·班克斯的外觀，他是這棟「體面」場所的老闆。黑色T恤外罩了一件皮革背心。油膩的短小雙手擱在桌上，旁邊是一杯一口容量的威士忌。脖子上的納粹符號刺青說明了他的身分。只不過呢，布洛克猜測，在這種場所，脖子上會刺這種符號的人大概大有人在。

另一名看似舉重選手的保鏢坐在貼著後方牆面的小小桌子旁，距離格雷迪三公尺遠。他身後牆上固定了一面巨大生鏽的州際公路路牌，上頭布滿彈孔。在這種地方，這勉強也算室內裝潢了。

布洛克看出雷克注意到壯漢坐在路牌之下，距離老闆也太遠，根本無法好好保護他。

兩人互望一眼。

「班克斯先生，我是蓋布瑞·雷克。我想跟你談談。」

格雷迪沒有動作，看起來冷靜又充滿自信。他的回應簡短，甚至不

感興趣。

「你們看起來像條子，不然就是幹過條子的人。我們這裡不喜歡條子。你們想幹嘛？」他問。

「你很清楚我們的目的。」雷克說。「這棟建築後方有輛白色廂型貨車，擄走笛安妮。薩多瓦的也是這種車。這個空間有三十公尺長，但這一側的建築外牆將近四十公尺。那邊那位在後面遠處的手下並沒有盡責保護你。在你的人將屁股從椅子上移開前，這邊這位布洛克就能對你進行實質的傷害。所以那位先生並不是在保護你，而是守著老舊路牌後方的門。只要把笛安妮交出來，我們就走。你擄走原住民女孩時沒想過會引發這麼多媒體關注，所以我猜綁架她的人會先緩一緩，讓媒體的風暴過去，等著她的臉從電視螢幕上消失。這時，你才會將她轉移給買家。現在計畫行不通了，你要放她走。」

「媽的快給我滾出去，不然我——」格雷迪開口，布洛克沒聽到他後面的話。她的手機在口袋裡震動起來。她掏出手機，看了一眼訊息。

「雷克。」她說。「艾迪傳訊息來。他要我們回去。我們動作得快點。讓我試試我的『交際手腕』。」

布洛克經過雷克身邊，她坐進格雷迪包廂座位對面的位置，發出微弱的聲響。很特別，也就是金屬製品摩擦到皮革的聲音。

布洛克在桌下將手槍槍管抵在格雷迪的一側膝蓋上。他的表情忽然轉變。

「你知道被小口徑武器打中膝蓋會發生什麼事嗎？」她問。

格雷迪沒有動作，也沒有開口，雙眼死死盯著布洛克。過了好一陣，他才搖搖頭。

「經過膝蓋置換手術及整整一年的物理治療後，你也許能擺脫走路一瘸一拐的命運。不過，真正要擔心的是感染。褲子的細小纖維會卡進

傷口，如果外科醫生沒有將這些小東西全部移除，傷口就會潰爛，造成感染，這樣就有截肢的風險。」

格雷迪的喉結在他纖細的頸部上下移動。

「我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布洛克繼續說。「好消息是你不用擔心感染。壞消息是我握著的是麥格農五百手槍，安裝的是重量二十八克的半凸緣式子彈，只要開槍，就會立刻轟掉你膝蓋以下的部位。除非你或你的夥伴曉得該怎麼壓迫膝蓋骨後方的股動脈止血，不然差不多九十秒後，你就會失血過多身亡。」

一顆小小的汗珠從格雷迪臉頰上滴落。

「你有以下選擇，聽仔細了。叫你的人開門，把笛安妮『毫髮無損』地送出來，我們會給你一個半小時，接著才會報警。這段時間你離開這個州綽綽有餘了。條件就是這樣。女孩加上九十分鐘，不然只有九十秒，快想清楚。」

布洛克的餘光注意到雷克緊繃起來。他轉過身，望回吧檯。她聽到身後傳來靴子踏上木頭地板的聲音。

雷克撩開外套，露出腰上的克拉克手槍，說：「快撿起霰彈槍，把子彈裝回去。」

另一名保鏢顯然是朝那把槍前進。布洛克沒有聽到繼續前進的腳步聲。保鏢改變主意了。

雷克說：「撿啊，我要你快撿起來。」

蓋布瑞．雷克雖然古怪，雖然聰明，但他還有另外一面，而這一面，現在則徹底展現出來。他的神情變得黯淡，眼中毫無光采，跟鯊魚一樣。布洛克感覺到後頸寒毛直豎。她見過雷克浮現這種神情，當時他正要槍殺一個人。雷克是天賦異稟的調查員，也是殺手。也許這就是他這麼擅長搜捕殺人凶手的原因。

在場每個人都保持原本的姿態。

布洛克將手槍槍管用力抵在格雷迪的膝蓋上。他拿起小小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說：「漢子，帶女孩出來。」

「搞什麼？」坐在路牌下的壯漢保鏢說。他站起身來。布洛克現在曉得對方名叫漢子，看起來體重超過一百三十五公斤，渾身上下大部分都是發達的肌肉。他的手臂宛若戰艦的錨鏈。

「漢子，帶那該死的女孩出來就是了。」格雷迪說。

漢子用拳頭重擊路牌，牌子向後滑開。他走進後方的黑暗空間。沒過多久，他將笛安妮．薩多瓦推在前面走出來。女孩哭哭啼啼，衣衫襤褸，渾身大汗。

漢子將大手攔在女孩後背，用力向前一推。她哭著重重摔下，左肩著地。雷克連忙過去扶她。

布洛克眼露凶光。

「我說了，『毫髮無損』。」布洛克說。

她站起身，扯著格雷迪長長的亂髮，將他的臉往桌面砸。格雷迪先是哀號，然後是帶著液體的碎裂聲。

布洛克從包廂中走出，以無比流暢的姿態完成兩個動作。

她將麥格農塞進槍套。

又抓起格雷迪桌上小小的空酒杯。

漢子還在笑，布洛克已經朝他走去。

「娘們，妳他媽想幹嘛？」他嘲諷地說。

沒過多久，布洛克就站在脫衣俱樂部的停車場，用手擋著陽光，望向擁抱父親的笛安妮。強恩．薩多瓦跪了下來，抱住女兒。他們淚流滿面，緊緊相擁。新聞採訪車陸續抵達，警長的囚車都要坐滿了。警方將

格雷迪帶出建築時，他的鼻子整個塌了。

醫護人員用裝載設備的醫療推車將漢子推出來。

「好消息。」雷克說。「我問過醫護人員，他們覺得漢子的眼睛保得住，大部分的玻璃沒有傷及眼球，但他右臂傷勢嚴重。男急救員說，除了有次見過農人手臂被捲進農業機械外，他還沒看過這麼嚴重的螺旋性骨折。他們覺得漢子這輩子再也不能拉小提琴了。」

「你跟警長談過了嗎？」

「當然。漢子不會提出告訴。不然他就得在只有一隻手能保護自己的狀況下，去蹲州立監獄。他也不會希望消息傳出去，原來讓他變成殘廢的人是來自紐澤西、體重區區六十八公斤的女性。」

「很好，我得走了。也需要你的協助。」

「艾迪在忙什麼？」

「凱特接到新案子。有錢紐約客遭到謀殺指控，他們需要背景調查及命案現場的照片。」

「那你找我幹嘛？」

布洛克露出微笑，說：「需要借助你的『交際手腕』。」

4

露比

露比打開擺放刀具的抽屜，朝裡頭望。

她有很多選擇，都是日本刀，核桃木刀柄搭配上最精細的手工鋼製刀刃。她的目光短暫游移到廚房中島對面的湯瑪斯。他就坐在高腳椅上，讀他的蜘蛛人漫畫。他穿了蜘蛛人圖案的毛衣、牛仔褲，以及紅藍相間的小小耐吉運動鞋。就七歲孩童而言，他的身材相當嬌小。露比先是去小學接他放學，帶他搭上已在附近待命的豪車，家庭司機再送他們回湯瑪斯位於西七十四街的家。

湯瑪斯的目光完全沒有從漫畫書上移開，他的櫻桃小嘴尋找起鋁箔包果汁上的紙吸管。

他不夠高，踩不到高腳椅上的腳踏架，因此雙腿悠哉地晃來晃去。他的腳後跟輕輕敲著高腳椅椅腳，發出低低的響聲。

咚、咚。

咚、咚。

露比將目光移回刀具抽屜，選了一把刀刃長十五公分，寬五公分的刀。鋼材部位有藍色的斑駁花紋，看起來像浸沒在湍急水流中，這是回火工藝的部分展現，鋼材經過了折疊、冷卻、磨銳的過程，這樣的工序能夠增加穩定度。刀尖似乎可以穿過任何物質。

露比聽著湯瑪斯的小腳敲擊發出的聲音。

咚、咚。

節奏與她的心跳同步。

湯瑪斯喝他的果汁時，小臉頰凹陷進去。露比好奇起來，刀尖是不是能輕易劃進他脖子上那完美無瑕的粉紅色豐滿肌膚之中。

咚、咚。

她關上抽屜，繞過廚房中島，站在湯瑪斯身旁。他抬頭短暫望向刀子，罕見的利刃一度讓他愣住。他回頭繼續看他的漫畫，露比則緊握刀柄，彎起手肘，將刀豎提到肩膀的高度。

咚、咚。

她伸直手肘，將刀背抵在肩頭，接著將手臂往後拉，準備要奮力往前揮。

咚、咚。

露比打直手臂，肩膀往下壓，一切都在毫秒間發生。刀刃揮向湯瑪斯。

也往下方劈砍下去。

湯瑪斯嚇了一跳。

他的腿忽然停下動作。

砧板上的蘋果分成兩半，刀尖深埋進硬實的木板上。露比笑了笑，將刀子抽出來，開始將蘋果切成四等份。

她將蘋果放在湯瑪斯旁邊的碗裡，說：「嘿，小貪吃鬼，你沒有功課要寫嗎？」

「今天沒功課。媽媽寫了字條給高登老師。」

露比聽到吸塵器在後方走廊隆隆作響的聲音。女傭艾希雅正在將最後的工作收尾。

艾希雅幾個月前才開始替這家人工作。原本露比一週替他們打掃一

次，同時還要去學校接湯瑪斯，之後再照看他兩個小時。某天，露比接到高德曼夫妻的緊急電話，他們因為親戚生病，急著出城。露比得去幫他們顧孩子，因此取消了替湯瑪斯他媽愛莉森打掃的安排。

隔週，露比就收到訊息，說他們不需要她幫忙打掃了。

艾希雅取代了露比，而她工作表現優異，真的太賣力了，他們還因此增加她來清掃的次數，週一、週四都來。露比稍微了解她的來歷，這位母語為西班牙文的年輕女性話不多，但她的英文能力明明就很好。艾希雅低頭幹活。天啊，她真的很能幹。她的衣服磨損嚴重。那件藍色的夏日洋裝真的很稀薄，看起來跟穿蕾絲差不多。為了保護衣服，艾希雅打掃時會套上圍裙。她將圍裙擺在雜物工具間，而她進屋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那件帆布圍裙，離開前最後一件事就是把圍裙掛起來。圍裙脖子領口部位有一塊咖啡色的痕跡，洗不掉了，那是艾希雅的汗漬。露比沒見過幹活這麼認真的人，而且，她還會確保愛莉森看到她在做事，欣賞她的工作成果。艾希雅總是要求增加工時，因此，她成了露比真正的威脅，露比只能確保艾希雅沒有機會與湯瑪斯獨處。她可不希望艾希雅跟湯瑪斯熟絡起來。艾希雅想要露比的工作，沒有針對誰，只是商業行為，但就算如此，露比還是懷疑艾希雅察覺到了她的本色。有些人就是具備這種能力，能夠在不同層面上運作。

「甜甜乖寶貝，吃你的蘋果。」露比說，環視起廚房。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裡可謂是夢想中的廚房。品味絕佳的板岩灰檯面，象牙白的廚櫃門板，還有跟水龍頭搭配的亮面金屬把手。一切都跟樣品屋一樣乾乾淨淨，整整齐齊。冰箱門負責展示紀念品，這是這裡有人居住、使用的唯一痕跡。磁鐵記錄下一家人去羅馬、舊金山、迪士尼樂園的度假時光，固定住的是筆跡潦草的字條，記得訂購燕麥奶跟雞蛋。這是親戚寄來的明信片、老舊的拍立得照片，以及裝潢房子的草

圖，還有湯瑪斯的圖畫。一張白紙上是他小小的手印，用了亮綠色與黃色的顏料，拼湊出花朵與莖。她還記得那天下午與湯瑪斯一起製作這張圖畫。她也記得愛莉森看到作品時，雙眼流露出驕傲的神情。艾菲爾鐵塔磁鐵隨即將圖畫固定在冰箱門上。

露比繞過充滿回憶的冰箱，從廚房門邊望出去。她可以看到走廊，以及對面的客廳。湯瑪斯的母親愛莉森正在講電話。露比聽不清對話，卻看得到愛莉森穿著白色絲質罩衫與淺棕色長褲，坐在沙發上，手機緊貼著耳朵。她講了一整天的電話。艾希雅面對前門，正要開始吸地毯的灰塵。

露比轉過頭。湯瑪斯將漫畫翻頁，拿起一塊蘋果，咬成兩半。

家裡沒有別人。

低調地移動，露比練習過很多次。

露比七歲時，一晚，家裡的怪聲吵醒了她。她一開始不曉得是怎麼回事，聽起來不對勁，彷彿樓下有重物翻倒摔碎的聲音。她坐在床上，立刻清醒，豎起耳朵仔細聽。另一陣聲響，這次是她認得的聲音。露比拉開被毯，雙腳踩在冰冷的木頭地板上，悄悄走到臥室門邊。只要用一般開門的方式，門把的心軸或彈簧鎖就會發出聲響，因此她握住門把，用力往下拉，這樣會減少噪音，然後緩緩轉動，直到轉不動為止。她流暢地拉開門，開到她能勉強擠出去的縫隙。樓上走道一片黑暗，但室內梯下方有光線流洩出來。

露比一路數著在橡木地板上的腳步，往室內梯移動。到樓梯那邊總共要走二十三步，第十七與二十步的位置只要踩上，木板就會發出聲音。她嘴裡喃喃數著步伐，順勢輕輕繞過這些位置。她抵達雙折階梯，小小的腳踩在鋪著厚厚地毯的階梯中央。她蹲在室內梯的轉折平台上，低頭望向後段樓梯下方的走廊。

客廳檯燈亮著。她看到影子投射在走廊打亮的磁磚地板上。什麼聲音也沒有。

忽然間，她的父親喬瑟夫按著自己的手腕從客廳走出來。他大步走進廚房，她聽到他的控訴：「拿點冰塊來。看看妳幹了什麼好事。」

沒多久，媽掩著面，走出客廳。她嘴唇流血，另一隻手上拎著花瓶碎片，那是她最喜歡的花瓶。這就是吵醒露比的聲響。

「看看妳幹了什麼好事！我手腕受傷了。」父親沒好氣地說。「快點，拿冰塊來。順便敷一下妳那張臉。我可不希望鄰居東問西問。」

母親步履蹣跚走進廚房，半路她抬頭望了樓梯一眼。露比動作很快，連忙躲進扶手的陰影之間。

母親則搖搖頭作為警告。

千萬別下樓。

露比轉身，盡可能低調回到床上。她關上房門，將書櫃推到門後。

爹地又鬧脾氣了。喬瑟夫·強森的出生相當優渥，享盡各種特權——慈愛的父母、家產、帥氣的外表、精明的頭腦、人脈，還有權力。他二十五歲時，幾乎揮霍完這一切。他內心有一把火，烈焰吞噬了他的善良、心思、生活作息與身邊的每一個人。唯一能夠讓他冷靜下來的只有贏得一手好牌或是賭馬賭贏的快感。不過，他在牌桌上沒什麼牌品，輸的次數總是多過贏的時候，沒多久，就只剩烈酒能夠提供平靜的慰藉了，最終，酒精仍助長了他內心的火焰。

雖然父親脾氣暴躁，母親卻善解人意。她會保護露比不受任何傷害，特別是來自爹地的傷害。母親會默默承受言語的侮辱、輕蔑的目光、拳打腳踢，甚至是燒燙傷，只要露比安全無事就好。

露比家裡有一頭沉睡的獅子，她就在這種環境中長大。

獅子醒了就很危險，因此露比學會了如何保持安靜與低調。

吸塵器隆隆作響，艾希雅專注在工作上，露比的回憶褪去，她踏進走廊，左腳、右腳，左腳、右腳，一步一步前進。她打算直接上樓，卻發現自己停在樓梯旁邊的畫像前方。

紅衣主教的畫像。

她不曉得這幅畫出自何位畫家之手，也不清楚這幅畫歷史多悠久。她猜應該很久，而且價格不菲。主教坐在桌旁，左手邊有一只高腳杯，杯中是紅酒。酒水染紅了他的嘴唇，彷彿是棉花糖般腫脹臉上的一顆鮮紅色鈕扣。從絲絲白髮下望出來的是混濁的雙眼。紅袍從肩上一路流洩到地面。主教的神情難以解讀，看起來睿智，同時又充滿野性。

一隻又大又肥的蒼蠅停在畫作上，牠在帆布硬掉的弧狀油彩上發出嗡嗡聲響。

嗡嗡聲持續加劇。原本只是低低的聲音，現在卻越來越大聲，震耳欲聾，彷彿是圓鋸在她腦中啟動了一樣。露比遮住耳朵，但這樣只讓聲音變得更大。音量持續提升，她的腦袋成了一只壓力鍋。讓大腦不要爆炸的唯一方式就是雙手從耳朵旁移開，讓蒸汽噴洩出來。

她今天不想跟紅衣主教交談。

露比喘了口大氣，雙手擺到身旁。

她聽到他的聲音。

露比.....

露.....比.....

她不需要開口，紅衣主教就能聽見她的話語。他很清楚她在想什麼。

露比在心底說：我在這裡。

妳該劃開那男孩的喉嚨，這是唯一的辦法.....紅衣主教如是說。

露比搖搖頭，將目光從畫作迅速移到室內梯上。今天沒時間跟紅衣

主教交談，她還有事要做。嗡嗡聲消失，圖畫對她的催眠效果也跟著退散，只有微微的暈眩感。

她甩甩頭，擺脫這種感覺。

專心一點。

地板不會發出聲響，階梯也不會。剛搬進這個社區時，愛莉森就安裝了新的樓梯與地板。她喜歡花錢在房子上，還計畫要大翻修。

露比獨自上樓。她打開主臥室的門，走向化妝檯，打開右側上方的抽屜。抽屜裡鋪了黑色的絲綢墊布，五個抽屜裡都擺放著精美的珠寶首飾。這個抽屜中收藏的是愛莉森的戒指與胸針。

露比關上第一個抽屜，打開第二個。

項鍊。

她在尋找完美的首飾，價格不是太高，卻是愛莉森經常配戴的物品。心型鑽石頸鏈先不要，不會有人戴著價值十萬美金的鑽石一早跑去跟姊妹喝咖啡。Versace的玫瑰金珍珠吊墜項鍊不錯，但這件珠寶似乎沒有那麼重要。

露比將抽屜再拉開一些，她看到了純銀打造的蕾絲項鍊，非常美麗，看起來歷史悠久，金屬薄如蟬翼。這是愛莉森外婆的項鍊，傳給母親，又傳給她。這條項鍊背後很有故事。愛莉森外婆的阿姨在她十八歲時送她這條項鍊。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外婆將項鍊藏在靴子裡，逃離波蘭。

露比將項鍊塞進牛仔褲大腿的口袋裡，同時關上抽屜。

艾希雅看著她下樓，故意讓露比知道，自己注意到她了。露比搓揉雙手，對艾希雅笑了笑，雙掌在牛仔褲屁股部位抹了抹，彷彿剛剛只是上樓上廁所，手上還有水氣一樣。

湯瑪斯把蘋果都吃完了。

「湯湯小寶貝，我們來著色吧。」露比用銀鈴般的聲音說。她將松鼠圖案與蠟筆交給他。湯瑪斯畫到一半就覺得沒意思了，是露比替他塗完尾巴的顏色。

她今天工作結束的時間到了。她聽到愛莉森即將掛斷電話。艾希雅在樓上，替地毯吸塵。

前門開了。

露比移動到廚房門邊偷聽，然後望出去。

「親愛的，你終於到家了。」愛莉森張開雙臂，環抱她帥氣的丈夫。

約翰．傑克森擁抱妻子，將臉埋在她的金色髮絲之中，彷彿是從戰場返家的軍人。她搓揉他的後背，接著他們拉開距離，他用雙手搭著她的肩膀。

「艾爾那邊怎麼樣？你們有見到另一位律師嗎？」

「有，他們會接這個案子。」

再度擁抱。

「噢，親愛的，真是好消息。這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會沒事的，我很清楚。」

約翰的目光眺向露比，這個神情令人費解。彷彿露比闖進了親密接觸的時刻。

湯瑪斯跑過露比腿邊，直接衝進走廊。約翰一把抱起他。

「嘿，小傢伙，你怎麼樣？」

湯瑪斯沒有回答，約翰放下孩子。男孩一開始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然後又低下頭。

「嘿，怎麼了？」約翰問。

「爹地，你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湯瑪斯認真地問。

約翰望向愛莉森，這個問題造成的創傷重擊他的胸口，將他體內的空氣擠壓出來。傷痛來得很快，但約翰隨即擺脫那樣的情緒。他不想讓他的家伙擔心，也不希望孩子看到父親這麼難過。

他蹲在湯瑪斯面前，說：「你怎麼會這麼問？」

「我今天聽到兩個老師在講悄悄話。他們指著我。他們不曉得我聽得到，但我聽得很認真，什麼都聽到了。他們說你做了壞事，他們覺得我很可憐。」

約翰眉頭一緊，充滿凶光的神情浮現，只是一閃而過，又隨即對兒子露出微笑。他壓低聲音，開口時，走廊的檯燈照到他眼角閃閃的淚光。

「他們說我做了什麼壞事？」

「他們說你殺死了一位善良的老太太。」湯瑪斯大哭起來。

「不、不、不，孩子，我沒有，我向你保證，我沒有殺人。只是誤會。警察搞錯了。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約翰攬著湯瑪斯走進客廳，這時愛莉森轉過身去，露比只看得到她的背影。愛莉森肩膀抽動，掩面低聲啜泣起來。露比走向前，故意發出腳步聲，讓愛莉森聽到她出現，這樣當露比把手搭在愛莉森肩上、開始安慰她時，這位太太才不會嚇到。

「噢，露比，謝謝妳。如果沒有妳，我們真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愛莉森說。

「有我在，只要有需要，隨時隨地，儘管開口。」露比說。

她拿了一張餐巾紙給愛莉森擦拭淚水。這位太太眼周的皮膚又紅又腫，露比今天聽到愛莉森哭了好幾回。警察突然上門的時候，露比不在場。她在麥索利家，那天是這家客戶的洗衣日。命案隔天，露比則在普爾家，照顧他們家那兩個被寵壞的小鬼，查德則在樓上吐個不停。警探

問過露比昨晚的行蹤。她照實說，午夜過後，她離開普爾家，走路回家。她謊稱自己什麼都沒看到，更沒有聽到槍聲。

愛莉森抹去淚水。露比又陪了她幾分鐘，讓她冷靜下來，告訴她一切都會恢復平靜。

她們都聽到了鑰匙轉動門鎖的聲音，一起別過頭去，望向大門。

璦絲特將鑰匙從門上扭轉取下，同時踏進走廊之中。愛莉森母親的白色波浪髮讓人驚豔，咖啡色的雙眼卻總是暴露她的真實感受。她穿了一襲淺棕色套裝、Christian Louboutin的漆皮黑色高跟鞋，一手提著Gucci的購物袋。她年過七十，但駐顏有術，外貌的關鍵多虧了外科整形、翹辮子的富豪丈夫以及狠毒的心腸。

露比不喜歡璦絲特，因為璦絲特也不喜歡露比。一開始，露比以為只是地盤問題，一位年輕女性在她女兒家工作，總是出現在她女兒帥氣的神經外科醫生丈夫身邊。璦絲特年輕時也愛玩，露比對她的印象是這樣。也許是因為璦絲特以為看到了同類，認為露比同樣表裡不一。

她關上大門，擁抱愛莉森，問：「親愛的，他狀況如何？」

「我想他還好，我們找到了心儀的律師。他跟湯瑪斯在客廳。給他一點時間。」

璦絲特沒有問親生女兒心情如何，這點露比倒是注意到了。她認為愛莉森也察覺到了。

「露比，妳好嗎？」璦絲特問，臉部扭曲起來，算是笑容吧，但那雙眼睛總會透露她真實的態度。她對露比的冰冷眼神完全不受面部其他部位的影響。璦絲特的目光有時會讓露比想起奶奶凝視她的神情。

露比說她很好，但璦絲特已經別過頭去。她脫下淺棕色的外套，看都沒看露比一眼，就把衣服交給她掛起來。

露比將外套掛在紅衣主教畫像對面牆壁的掛鉤上。畫像又開始低聲

呢喃，彷彿是她腦袋中層層疊疊的聲音。

露比.....

妳得快點把錢弄到手，妳媽沒時間耗下去了.....

露比猛一轉頭，在心裡要主教閉嘴。

「妳喜歡那幅畫嗎？」瓊絲特問。

露比沒意識到瓊絲特還站在走廊上。她以為她已經前往客廳了。不過，這位老太太就在原地，用狐疑的目光看著露比。

「啊，當然，這幅畫很.....」她本來想說「很美」，但這幅畫一點也不美。醜得要死，很嚇人，還一直糾纏她。「看起來很有歷史，貴嗎？」

「當然要價不菲。遠比『妳』這輩子能賺的錢還要多。」瓊絲特說。

露比感覺雞皮疙瘩爬了起來，瓊絲特彷彿看透了她的。露比隨即向愛莉森道別，還說最好給他們一家人一點私下獨處的時間。

她提起背包，在身後輕輕帶上門。她跨越河濱大道，經過亨利．哈德遜公園大道，前往哈德遜河綠蔭道的帝國州步道。雙腳帶她來到一號碼頭。即使是夏天，附近人也不多，都是垂釣客與觀光客。來到碼頭的盡頭，露比靠在欄杆上，回望曼哈頓的玻璃高塔與島嶼輪廓，接著目光又投向哈德遜河污濁的灰色水面上。

她從口袋裡拿出愛莉森的傳家項鍊，在掌中掂了掂。看起來跟蕾絲一樣輕薄，卻重得令人意外，而且很扎實。做工細膩，獨特又美麗。納粹占領波蘭時，瓊絲特的母親將項鍊挾帶出來，後來傳給瓊絲特，最後又交給了愛莉森。

這條項鍊對這對母女來說相當重要。點綴鏤空純銀項鍊的小小鑽石牢牢維繫著她們家族，甚至是家族的存續，也深植於她們內心。

大概值五萬美金。她大可拿去典當，賣個一萬塊不成問題。

露比將項鍊握成一團，扔進河中。

她的手機震動起來，西七十四街的某位客戶傳來訊息，其中附上一條連結。點開則是名為「守望相助」的祕密聊天室。露比瀏覽起群組裡的訊息。街坊鄰居為了傑克森一家與瑪格的謀殺案即將舉行會議。

他們邀請露比出席。

5

班恩．格雷

全美簡餐店就在格雷的分局對面。若他不是警察，他這輩子也不會踏進這裡。店裡的每一處都有加蓋透明保護框的星條旗，桌面、菜單、甚至是地板上也有，根本是美國精神的全面爆擊。只是，有些人就愛這種風格。

班恩．格雷警佐可不喜這一味。

這個國家從未施捨給他或他的父親任何一毛錢，國旗不會端食物上桌。當然啦，其他警隊同仁都很愛國，這是行業特色。格雷學會低調處理他對國家的情緒，不然那種言論最後只會帶來扔過來的破酒瓶與吧檯椅，所以他閉上嘴巴。值班前，他跟會跟同事一起來全美簡餐店吃炒蛋、喝咖啡，什麼也不多說。

沒過多久，他就自行找到超時加班之外的致富之道。

格雷坐在吧檯座位，這裡的桌面沒有星條旗。十八年來，他總是坐同一個位置，盯著盤中同樣的炒蛋。店裡其他客人都是警察，不然就是零星的觀光客，生意總是冷冷清清。

店門開了，走進來的男子人高馬大，穿了一件厚厚的皮夾克及藍色牛仔褲，徑直朝精神抖擻的櫃檯接待人員走去。分局裡的每一位警察都認識米克．布坎南，曾幹到副警監，十年前退休。格雷轉過頭，看到布坎南的賓士S系列轎車停在外頭，車子還很新，才上路幾個月。

他很清楚，車子不是布坎南動用退休金買的。

布坎南揮揮手，向幾名警察打招呼、握手，然後走到格雷旁邊沒人的吧檯椅。他不只身材高大，臉也不小，大手握著棒球時，棒球似乎都縮水了。就座時，椅子發出了哀鳴。外人看來，這位先生似乎和藹可親。內行人卻曉得該懼怕這號人物。五年前，布坎南開始經營「紐約警幫」，這是紐約市規模數一數二的犯罪組織，每一筆生意他幾乎都能分一杯羹，畢竟天底下有哪個罪犯不喜歡條子的保護呢？此外他還經營自己的獨立業務。

「班恩，坐辦公室的日子怎麼樣？」布坎南問。

「無聊得要死。我還有兩年才能打卡退休，然後我就自由了。跟你一樣。」

布坎南忽然壓低聲音說：「聽說你那天遇到了點麻煩。」

格雷的胃緊了起來。

「沒有麻煩，我只是得放嫌犯走。真蠢。律師掌握了我們拖車公司朋友的資料與我的逮捕紀錄。他很清楚那是怎麼回事。與其讓他將證據攤在法庭上，我只能坦言逮捕過程有瑕疵。不希望公開整件事。」

「他有證據？」

「他有一疊厚厚的文件。」

布坎南點點頭。「你還記得超速事件嗎？」

格雷點點頭。只是小小的詐欺行為，卻害將近三十位警察丟飯碗。布坎南的組織因為那件事損失慘重，幾名條子還吃起牢飯，因為他們「碰巧」弄丟了小額罰金的超速罰單。

「賽克斯、柯瓦思，還有印象吧？」布坎南問。

他們都是因為超速罰單事件遭到起訴的警察，但他們沒有撐到開庭，因為他們都是「紐約警幫」的成員。

布坎南最害怕的不是其他競爭的幫派，他怕的是他的盟友，也就是深陷在組織之中的條子，他們曉得從無到有、一手建立起這個犯罪版圖的人是誰。因為條子不能坐牢，無論是因為賄賂進去蹲六個月或六年，絕對不成。幹過條子的人入獄就是死路一條，所以他們會爭取協商，還會抖出其他「朋友」，這是保命之道。

「賽克斯與柯瓦思的事就是一場悲劇。」格雷說。

「你知道.....他們『憂鬱』了。」

官方宣稱賽克斯與柯瓦思是自殺，同一天晚上，他們分別在自家吞槍自盡，退休金留給了遺孀。不過，格雷與其他警幫的成員很清楚是怎麼回事。布坎南擔心賽克斯、柯瓦思會與聯邦調查局協商，出庭作證指認布坎南、瓦解整個組織，以換取重獲新生的證人保護計畫。因此，他只能確保他們永遠閉上嘴巴。

「你知道，我不喜歡累贅。你該不會也有憂鬱症吧？」

「不可能。聽著，重點不只是我。弗林說不定也掌握了參與拖車回扣的所有警員資料。他跟其他拖車公司的關係很好，還找了那些公司的駕駛出庭。」

「媽的，我恨死這些辯護律師了。」布坎南繼續說。「那傢伙當過騙子，道上這麼傳的。他們以前都叫他艾迪阿弗。我不希望辯護律師手中掌握讓我們生意曝光的證據。拖車生意賺得沒有女孩或古柯鹼多，但，嘿，那不重要。艾爾．卡彭是因為逃稅而落網。我們先讓拖車的事冷卻一下，可能會損失個幾十萬。我沒差，只是不希望這傢伙在法庭上威脅我的警察。條子只要覺得脆弱，就會幹出蠢事，與不適合的對象交流，然後就會.....憂鬱。」

他注視著格雷的雙眼好一陣子，緊盯著他看，確保格雷態度堅定。格雷覺得自己快吐了，但他還是強撐下去。實在別無選擇。

「此刻我們不只失去拖車的金流，近期也不會有女孩可以販運了。你聽說格雷迪．班克斯的事了嗎？」

「他在北部因為綁架落網。我聽說有個婊子將漢子打進了醫院。」

「你知道是哪個婊子嗎？她叫布洛克，替弗林工作。」

「不是吧？」

「格雷迪是個臭納粹分子，但他可以穩定提供女孩。每個妞兒我們可以抽十萬，這才叫損失慘重。」

「弗林在法庭公然威脅我們，我們該對他採取行動。」格雷說。

「人家是律師。」布坎南說。

「他手腳不乾淨。你不是說他幹過騙子嗎？他肯定惹了不少人。我不希望這個混蛋來找我們麻煩。還要順便收拾布洛克那個婊子。」

「擒賊先擒王，搞定發號施令的對象，後續自然水到渠成。」

布坎南拍了拍格雷的後背，感覺友好，但力道不小。

「我想該把風聲放出去了。敢找我們的人麻煩？肯定不會放過。我會放出消息。此刻不能再冒險，我要你親自確保消息成功傳出去。懂嗎？」

6

艾迪

距離約翰．傑克森走出我的辦公室已經過去一週，我站在曼哈頓刑事法院外頭，在阿卡許的攤位旁等熱狗，這時，我接到艾爾．派瑞許的電話。我期待已久的來電。

「我接到地方檢察官的消息。他們在傑克森家找到的那把槍成了大麻煩。彈道分析證實布雷克摩爾太太胸腔及頭殼裡的子彈來自那把槍。」

「這可不妙。」我說。

「還沒完呢，槍柄上有約翰的DNA。」

「他不是告訴警方，他這輩子沒看過那把槍嗎？」

「他講了兩次。一次是他們在他家衣櫃找到手槍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偵訊的時候，那時我已經要他閉嘴了。」

「等等。」我說。「阿卡許，洋蔥多一點。」

我拿著熱狗與汽水，坐在法院東側的矮牆上。把手機壓住耳朵，說：「某種程度這也算是好消息。」

派瑞許沉默許久。他試著用我的角度看待這件事，還是不能理解，因此直接開口。

「這算哪門子的好消息？」

「噢，的確，對約翰來說太糟了。不過，就我看來，他如果不是全

天下最蠢的殺人凶手，那他說的就是實話。誰會在有錢人社區朝鄰居開槍，然後把手槍藏在自家衣櫃裡？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約翰並不蠢。這點證實了我一路以來的感覺。約翰是無辜的，他也實話實說。如果客戶願意向你坦誠，那仗就算贏了一半。」

「但另一半的仗根本贏不了。地方檢察官對此案信心滿滿。四點會開記者會。」在那之前，約翰的身分還沒在新聞上曝光過。「卡斯楚檢察官打算登上頭版，約翰的生活就要內爆了。」

「我想像的是大陪審團即將提出起訴書，這樣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證據開示。至少可以開始準備辯護的策略。我們必須在記者會前先與約翰談談。他會撐過去的。」我說。

「是嗎？」派瑞許問。

「就算我們必須扛著他，他也要捱過去。一個小時後，請他去你的辦公室。我來聯絡凱特與哈利。也許有辦法應對卡斯楚的記者會。」

「我們能做的不多，有什麼意義？」

「我們必須削弱記者會帶來的影響，至少能夠爭取到不帶偏見的陪審團。這樣也是為了約翰好，我不希望他此時登上媒體版面，遭到鋪天蓋地的報導。我也不希望卡斯楚搭上我們客戶案件的公關便車，助長他的選舉情勢。」

「你有什麼主意？」派瑞許問。

「我會想到的。」

我掛斷電話，傳訊息給凱特與哈利，通知他們鑑定的結果，且要他們準備好，一個小時後在派瑞許的事務所見面。接著，我咬下熱狗，拉開百事可樂的拉環。

大家以為司法宛如象徵其制度的建築一樣，彷彿是永垂不朽的龐然大物，看起來矗立該處已達五百年。法庭也是。除了麥克風、加裝的螢

幕顯示器外，百年來，法庭似乎毫無變革，的確如此。

因此給人一種司法恆定的感覺。

只不過這個系統充滿可塑性。司法制度背後的驅動力並非憲法，也不是掌管每個州的法律，而是掌權者。

司法有如鐵鎚，可以用來輕敲岩石，慢慢錘敲塑形。

也可以直接將岩石砸成兩半。

一切端看持鎚者是何許人也。

在本案中，地方檢察官羅柏．卡斯楚會拿起他的大鐵鎚，拚盡全力，造成無比的傷害。

就在我思索起對付卡斯楚的各種計畫時，一輛長長的黑色禮車開向路邊。這是一台方形的閃亮黑色金屬，窗戶全部貼黑，還有鈦金屬輪胎環。車子有二點二五噸重，但駕駛下車時，懸吊系統還是晃了一下。他開了後座車門，看著我。

他是安東尼．隆巴迪，我跟紐約其他道上兄弟都稱他為髒話哥東尼。他的體重跟半輛車差不多，胸口繃得緊緊的運動衫肯定是克維拉纖維材質，因為天底下沒有其他材質能夠經得起這種拉扯。東尼是個好人，的確，他是接應的司機，也是黑手黨的流動殺手，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缺點。東尼有點語言障礙，他老媽葛洛莉亞（願她安息）第一次發現兒子有這個問題時，是在他首度告解的時候，東尼的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十一歲的小東尼走進告解室，說：「天父請他媽的祝福我，因為我他媽的有罪。」

他的輔祭生涯戛然而止，神父將他攆出教堂。

不管講什麼、句子多短，東尼講話一定會帶幾個髒字。箇中原因還是留給科學來解釋吧。

就算是「我們天上的父啊」，也要加個「他媽的」或「幹他媽的阿門」。

「那他媽的熱狗他媽的讚嗎？」他問。

「很不錯。」我說。

「送走你，我他媽的就來直接買一包。艾迪，上他媽的車。吉米想見你。」

這座城市裡叫吉米的人可不少，但我立刻明白他說的是誰。

我的兒時朋友，帽子吉米在一間餐廳裡掌控半座城市。他是紐約市義大利裔勢力最大的黑幫首領，稱得上是全美最有分量的人。

我吃完熱狗、喝完百事，將餐巾紙與汽水罐扔進垃圾桶，坐進東尼旁邊的副駕駛座。

我不坐後座，我不是王室，不是正式的黑手黨成員，我也不會笨到坐在後座，司機可以控制門鎖或升起阻隔前後座位的面板，無論吉米跟我交情多好，這都不成。

「吉米好嗎？」我問，這時東尼將車開進車流之中。

「讚他媽的，他就是他媽的這麼好。」

「你確定嗎？沒問題吧？」

東尼搖搖頭。

不妙。

我不希望吉米遇上麻煩，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想跟我聊聊昨晚的比賽，或想打場撞球，他肯定會先打電話來。這是「召見」，相當正式，還派了黑手黨來接我。

如果吉米沒事，那意味著有事的就是我了。

而且狀況緊急。

大概不會是什麼好事。

糟得很。

繼續前進，我想搞清楚吉米為什麼派人來接我。

東尼對我的思考一點幫助也沒有。路程不遠，但東尼話很多。

「替你工作的那個媽的妞兒，他媽的金髮那個，她叫什麼名字？」

「丹妮絲？她是事務所的秘書。你們去年見過。」

「操，就是她，媽的丹妮絲，她結婚沒？」

我看著東尼。

「她結婚沒？什麼意思？你喜歡丹妮絲？」

「我他媽的當然喜歡她，你懂的。真他媽正妞。所以她到底結婚了沒？」

「我想她還是單身。」

「你可以他媽的幫我講幾句他媽的好話嗎？」

我想起去年的時候，東尼與他的朋友替我們開車，當時丹妮絲跟東尼處得不錯。

「你要我替你開口約她喔？」

他點點頭，說：「這種鳥事我他媽不擅長啦。」

我用手機打給丹妮絲。

「妳還記得東尼嗎？吉米的司機，去年幫過我們的那個？」

「髒話哥東尼？怎樣？」

「他想問妳週六晚上有沒有空。」

「而他不敢自己開口？他沒有那個膽子來問我？」

我望向東尼，他彷彿是聖誕節早上查看聖誕老人有沒有出現的十歲小男孩。某些男人就是這樣，他們可以踹開巴格達地堡的門、從飛機上跳下去、朝某人腦袋開槍、對人體進行肢解，從事這些行為時，他們一滴大汗也不會冒。不過，要他們探視生病的親戚、與母親和解，或是開

口跟女孩約會，這種事卻讓他們嚇到無法動彈。

東尼就是這種人。

「人家很害羞。」我說。

「如果髒話哥東尼想找我約會，他就得長點膽子，自己來問我。在那之前，叫他去吃屎，還要吃兩次。」

我將手機從耳朵旁拿開，轉頭面對東尼，說：「丹妮絲請你週六晚上八點去接她。」

她聽到了，她尖叫起我的名字，我連忙掛斷。

我轉頭望向車外，這才發現我們還在法院外頭打轉。東尼在繞弗利廣場，典型的反跟蹤手法。我當時沒有多想，因為總是有人盯著吉米的生意與往來對象。

車子停在吉米的餐廳外頭。我下了車，對著街道張望，今天沒有多少人跟監。至少我是沒看見。只是，總有人盯著吉米，要麼是紐約市警局的反貪腐小組，不然就是掃黃組、緝毒組、搶劫謀殺組，或組織犯罪調查組。這只是紐約當地的單位。據聞聯邦調查局、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甚至是國家安全局都盯著「帽子」吉米·費里尼呢。

這些單位都有監視他的理由。他稱得上是過去至少一百年來最精明的黑手黨頭目，而證據此刻就攤在我面前。這麼多情報單位都盯著他，吉米卻在餐廳裡操控大局，街上只停幾輛監視的車，吉米確保進出貨的卡車白天晚上都霸占這些車位，這意味著執法單位只能另外租賃能夠監視餐廳的公寓或停車格。

這點吉米很清楚，因此他買下了看得到餐廳的所有建築。

要是三組以上政府人馬，加上那三十名紐約市警局的警探想要盯著他，他們就得先付錢。越多人監視，吉米從聯邦及紐約州執法單位賺到的租金就越多。畢竟他們造成了這麼多不便，他覺得這樣才公平。

說到鈔票與回扣啊。

吉米坐在餐廳樓下的私人區域裡，桌上鋪了白色桌巾。他面前有一杯義式濃縮咖啡以及五部手機。他戴了他爺爺的狩獵帽，穿著白襯衫，繫了黑吊帶。他站起身，我們擁抱。

「艾迪阿弗，兄弟，你都好嗎？」他問。

「我很好啊。」我說。

他望向我後方的東尼，問：「有人尾隨嗎？」

「乾淨得跟他媽的大白天一樣。我繞了整整兩圈才他媽的過來。」

「艾迪，坐。」他說。

「怎麼了？」我一邊說一邊拉開椅子。「你們似乎有如驚弓之鳥，聯邦幹員又找麻煩了？」

「哎啊，不是那樣。我擔心的是你。」他說。

「我？」

「艾迪，這話不好說，所以我乾脆直說了。有人花了不少錢要你的人頭。」

我下腹糾結，彷彿挨了一拳。

「多少？」

「五萬。」吉米說。

該死。我將雙肘撐在桌上，低下頭，深呼吸。

「東尼，給他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吉米說。

「不，沒事。我沒事。」我說。

沒事？差得遠哩。今天早上，我擔心的是我能怎麼做，約翰．傑克森才不用去坐牢，結果現在又有煩惱冒出來。

吉米剛剛說的是有人發出對我的懸賞。只要完成任務，殺手就能得到五萬美金。而紐約所有的殺手、毒蟲、社會底層的混混，現在都具備

了五萬個朝我腦袋開槍的理由。

7

艾迪

「你大概曉得是誰這麼想要你死。」吉米說。

我搖搖頭。

「聽著。」吉米開口。「我們可以替你爭取一點時間。紐約的人不會接這個案子，保證不會。我昨晚聽說這個消息後，就放了風聲出去。同時也包括紐澤西。阿弗，街頭還是很多人敬重你的，許多長輩也都記得你。如果他們的人敢接這單，我就割掉他們的睪丸，其他部位留給蜥蜴。」

蜥蜴是我們認識的另一位朋友，也是紐約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殺手。他替吉米工作，他會造訪「需要消失」的人，帶他們去見他家寵物，也就是兩隻名為伯特與恩尼的科莫多龍。一個小時內，這兩個小傢伙就可以解決掉一具九十公斤的屍體，連骨帶肉，乾乾淨淨。

「幾個大幫派我都吩咐過了，每一個都說好了。沒有人會動你，韓國幫、阿爾巴尼亞幫，統統不會動手。大家出來混都是為了賺錢，沒有人會想為了區區五萬而開戰。問題在於，這樣的金額會吸引外面的流動人員。邁阿密、芝加哥，甚至是德州的人。聽說天使考慮接這個案子，他是狙擊手，名列全美最頂尖的刺客。我不覺得這點小錢能夠讓他搭飛機過來，但我們會留意他的動向。我們該做的是搞清楚是誰下的令。」

「跟你說了，我不知——等等，你說附近幫派都不會碰這個案

子。」

「沒錯，他們向我保證過了。他們不會想跟我結怨。大家賺錢都來不及，懶得惹出這種動靜。」

這時我曉得是誰下的命令了。我懷疑吉米也知道，他只是逗我，要我自己想清楚。

「但有一個幫派你沒聯絡上。」我說。

他點點頭。

「因為他們不照規矩來玩。」我說。「我想不出他們為什麼會針對我，但他們似乎是唯一一個合乎邏輯的選項，是吧？」

他點點頭，說：「紐約警幫（New York's Finest）。」

這座城市的條子綽號就叫New York's Finest，警車車身上還有該字樣的徽章。潛伏在紐約市警局裡手腳不乾淨的黑警，他們在紐約犯罪圈也以這個名字運作。

「你最近惹上了條子嗎？」他問。

「我是犯罪辯護律師。要是沒惹條子，那我不夠稱職。」

「你懂我的意思。」他說。

這時我才想起來，班恩．格雷警佐的拖車敲詐勾當。

「我最近碰上一個出現在地方檢察官重點觀察名單上的警察。兩週前，我以非法攔查為由，成功駁回一起持槍案。我逼條子承認攔查過程有瑕疵，不然我就會審問他從拖車公司收取回扣的事情。那條子就是格雷警佐，他手腳不乾淨，但我當時以為這不痛不癢。不敢相信他們會因為五十塊錢的拖車回扣來對付我。完全說不通。」

「回扣加一加就很可觀了。假設一週拖車八到十輛，這樣是五百吧？一年就有兩萬六。假設有三十名警察加入拖車勾當，這樣就快八十萬了。其中一半都要上繳給他們的老大布坎南。這是很突然的大動作，

但這不要緊。就我所知，警方不會有什麼不痛不癢的舉措。去年，二十名警察因為罰單敲詐丟了工作.....」

條子受賄，銷毀、遺失超速罰單或停車罰單。身為紐約市警局的一員，為了一百美金的回扣而睜隻眼閉隻眼，等同於將價值十萬塊的毒品賣給幼稚園小朋友一樣。這根本就是超越底線的行為。

吉米繼續說：「兩個條子在開庭前掛掉。他們是布坎南的朋友，三十年老交情。他把場面搞得跟自殺一樣，但我知道是他動的手。布坎南很怕再來一次內務調查，又害另外二十個條子丟工作，或是鬧上法庭。他們之中大概有人了解一些內幕。紐約警幫現在腹背受敵。我聽說他們有個『供應商』終於落網，是某個在北部搞人口販運的人渣。他們從那些可憐孩子的身上榨取了好幾百萬。」

「老天，我不曉得他們有關係。是布洛克搞定的，有沒有這麼巧？」

「那肯定就是這個原因了，追殺你的人是布坎南。在你搞清楚狀況之前，低調點。如果你要，我們可以派人去盯你的事務所跟你家大門。」

「派人保護我前妻跟女兒，我們沒有很親，但她們可能還是會受到波及。我不覺得他們會對我的家人動手，不過誰曉得呢？我光明磊落，你的人不需要守在我家門口。我已經有布洛克了。」

「好吧，你有什麼打算？」

「我現在無法思考。我還有更急迫的事情要處理。地方檢察官今天下午要舉行記者會，他會摧毀我客戶的生活，我要阻止他。你認識卡斯楚嗎？」

「沒有實際見過。有人從中牽線，這是地方檢察官剛上任的標準流程，他卻拒絕見面。我對這傢伙沒有『施力點』。這不代表他手腳乾

淨。在這座城市，沒有人是百分之百乾淨的。我猜他已經跟別人結盟了，而他馬上就要面臨選舉。」

司法有如鐵鎚。卡斯楚必須確保他在選舉期間，能夠牢牢掌握轟動大案的走向，成功定罪。傑克森一案即將成為眾所矚目的案件，卡斯楚會仰賴這仗的榮光一路殺進票廂之中。他在選戰上遇到強勁的對手，也就是摩根．蒙哥馬利，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前任主席，天賦異稟的民權律師，更是慈善家。

「我必須採取行動讓案子降溫。卡斯楚卻打算將本案升級為另一樁辛普森案。」

「你能怎麼辦？」

「我會想出辦法來的。」

「我就是擔心這個。當你用你那顆大腦袋思考的時候，別忘了你的項上人頭是有價碼的。哪天會有人想辦法收走這顆頭顱。」

8

艾迪

與團隊其他夥伴見面前，我請東尼先送我回家，這樣我才能拿幾件私人物品。

來自懷俄明州的殺手將點二二手槍抵在我臉上時，我可不想手無寸鐵站在街頭。我擺在辦公室應付緊急狀況的黃銅手指虎太重了，我家衣櫃裡陶瓷的那副可以輕鬆擺進口袋，還不會扯壞西裝內襯。此外，我將彈簧刀塞進襪子中。這把珍珠手柄的刀子是吉米送我的禮物，當時我贏了第一場業餘拳擊賽。作為拳擊手，吉米打得比我好，但我速度更快。我們一起受訓，一起長大。我很慶幸生命裡有他。

東尼送我到華爾街的摩天大樓。艾爾·派瑞許的法律事務所跟弗林與布魯克斯律師事務所簡直天差地遠，事務所占據五層樓，窗外就是河景。放眼皆是擦亮的銀色金屬、桃花心木與黃銅材質。到處都是身著昂貴訂製西裝的律師。

不用擔心因為有人正在屁股上刺「媽寶」字樣，客戶就聽到樓下傳來的慘叫聲。

哈利與凱特在接待區域等我。

「真高興你趕到了。」凱特說。

「傑克森到了嗎？」我問。

「他跟艾爾以及六個穿西裝的人在會議室。那些人的律師費是時薪

兩百美金。」

「想到應對地方檢察官記者會的計畫了嗎？」凱特問。

「快了。此刻我要妳主導與約翰的會談。妳得告訴他，一切都會沒事的。」

「他可能會坐上一輩子的牢。」凱特說。

「是有這個可能，但現在我們需要他堅持下去。妳得告訴他，他的確會去地獄走一遭，不過他會起死回生，恢復自由之身。」

「為什麼由我來說？」

哈利靠向前，說：「因為當妳說一切都很好的時候，其他人會相信妳。妳不是在兜售這個想法，只是在陳述事實。」

我點點頭，看著哈利身旁空蕩的皮椅，又花了點時間檢視我身上的西裝。領帶打了一半，襯衫領子鈕扣沒扣。襯衫是三件組合包裡的其中一件，黑西裝也是成衣店隨便買的。哈利不管何種打扮，總是自帶優雅氛圍。他今天穿開襟紅色羊毛衫，外頭搭咖啡色粗花呢西裝外套，下半身則是深灰色長褲。腳上蹬著倫敦知名紳士服飾店的光亮手工鞋。凱特看起來也很好，深色商務套裝、白襯衫，包包裡有一百萬枝筆以及三本橫線本。整整齐齊，井然有序，無比專業。

哈利與凱特看起來像是這邊律師的一分子。

我則更像被告。

我心不甘、情不願地坐進皮椅，盡量不弄亂整潔的環境。

一名律師穿過玻璃門過來，這扇門分隔了接待區域及蜂巢般的辦公區域。

「我們準備好了。請跟我來。」她說。

我們起身。我跟著哈利、凱特沿著長長的木頭走道前往偌大的會議室，會議室的面積等同於我們整間事務所。裡頭都是西裝革履的人。艾

爾．派瑞許坐在會議桌的主位，傑克森與妻子坐在他的左邊。我開始點起這些年輕的受雇律師，數到第十位時我就放棄。

約翰看起來一臉慘白。他的太太有一頭金髮，輪廓圓潤，眼神哀傷，還抽起面前一包新開的面紙，輕輕擦拭雙眼。

派瑞許向我們介紹她是愛莉森．傑克森。她的聲音因為情緒而哽咽沙啞，充滿恐懼。她特意與我們每個人都打招呼。哈利握著她纖細的手，一掌壓在她肩上，說：「我保證我們會好好照顧約翰。」

她硬擠出微笑。

愛莉森坐回丈夫身邊，接著緊張地掃視起人山人海的空間。凱特注意到她的動作，便靠過來，對我低語：「這裡跟平安夜的機場休息室沒兩樣，嚇壞愛莉森了。我們得把這些人請出去。」

我點點頭，轉頭面向距離我最近的律師。他很年輕，二十出頭，金髮碧眼，加上方正的下巴，完美得像是從廣告目錄上走出來的人。

「你在本案擔任何項工作？」我問。

「我是傑克森先生辯護團隊的初級受雇律師。在下柏德里克．羅斯柴爾德。」他一邊說，一邊伸出肌肉結實的手，皮膚宛如新生兒般粉紅細嫩。

我向他握手，他則露出牙膏廣告般的閃亮微笑。

「妳呢？」我問起他身旁的年輕女性。

「維若妮卡．科威爾—諾斯，初級受雇律師。」她說。

「艾瑞克．馮。」另一個人開口。

「寶詩婕．布魯明戴爾……」

「哈里森．華盛頓三世……」

聽到哈里森．華盛頓三世時，我已經裝不出感興趣的模樣了。他們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哈佛法學院畢業，成績名列前茅，全美最頂尖的

年輕法律精英。

這意味著，他們對我與我們的客戶一點幫助也沒有。

天底下對於如何贏得謀殺官司知識最少的人莫過於高學歷的年輕律師了，他們去念水電工程可能都更管用。問題在於他們之中有人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其他人則覺得自己至少略懂一二，後者大概更不適合謀殺官司。

不過，至少我曉得該怎麼破壞卡斯楚的記者會了。

「艾爾，我要借用你這些優秀的受雇律師。」我說。

「別客氣。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證據開示的聲請，可以提供判例法所有的案件摘要。你有特別的打算嗎？」

「當然有，我要他們回家換衣服。」

派瑞許用詭異的目光望著我。我轉頭對集結的受雇律師說：「我要你們回家，把身上的衣服換掉。穿寬鬆、破爛的牛仔褲。換運動褲、T恤，戴毛線帽。衣櫥裡的醜衣服統統拿出來穿，一個小時後，去弗利廣場找我。」

我轉回來，面向派瑞許。

「艾爾，我猜約翰先付了一筆訂金。我需要動用一部分，作為訴訟費用。」

「費用？」派瑞許問。

「的確，費用。謀殺官司很花錢，我需要現金兩萬五。」

「做什麼用的？」艾爾問。

傑克森也露出不解的神情。

「約翰，我的同事凱特會向你解釋出庭的流程。相信她，信任我。你給艾爾事務所的每一分錢都是為了替你辯護。我需要兩萬五作為辯護工作的部分開銷。」

「哪個部分？」約翰問。

「讓你的臉不會出現在六點晚間新聞的那個部分。」

9

凱特

對某些律師而言，天底下沒有壞案子，只有爛客戶。

凱特可不這麼想。

她主要的業務來自「割肉」，專割執行長、經理、主管這種男人的肉，大塊大塊，鮮血淋漓，價值不菲的肉，這些男人濫用他們的權力騷擾或操弄年輕女性，強迫她們上床，或是做出更不堪的事情。凱特非常擅長這項業務。她當艾迪的合夥人沒有多久，就清理了十八間企業，結果是五名主管遭到革職，七人離職，三位資深經理人降職。她甚至以絕佳的表現擊潰某位特別下流的總監，在對方入獄當週，總監太太還指定凱特替她處理離婚事務。

凱特之所以擅長這些案件，是因為她不需要特別去理解她的客戶，不需要提供額外想像出來的同理心。凱特原本也是這些女性的其中一員，遭到色眯眯的目光關注，被人毛手毛腳、嘲諷、邊緣化。無能為力。她在先前的事務所是最底層的初級受雇律師，她能向誰投訴？誰會替她挺身而出？凱特花了點時間明白，她只能為自己而戰。距離她離開那間公司近乎兩年。現在她成了其他女性求助的角色，她成了她以前希望存在的對象。當時會有人聊起她的絲襪，問她內衣在哪裡買的，是不是對某位合夥人主管有意思，還有人承諾，只要她願意與某些人發生關係，她的事業就會有所突破。

她的事業的確起飛了。她得到一大筆賠償金，惡意騷擾她的合夥人還背上了刑事罪名。

凱特當上律師前，是勞工階級出身的紐澤西女孩，她與好朋友布洛克一起在艾奇沃特長大，她的臥房窗戶正對哈德遜河。她家庭美滿，父母慈愛。夜裡，母親會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打毛線，凱特則會聽著毛線針發出的聲響，望著窗外。天黑之後，分隔她與曼哈頓島的黑水上會映照出對面摩天大樓的黃色辦公室燈光，彷彿墜落的星辰。她一直想成為她們的一員，在辦公室努力加班到深夜。如果過了十一點半，父親還沒到家，小凱特就會注意到母親打毛線的速度變快。身為紐約警官的父親十點半就執勤結束。要是他十一點半還沒到家，那只意味著兩種可能，他要麼是跟同事去酒吧小酌，要麼就是出事了。母親緊張的神經會迫使她在午夜時，加快鉤針的步調。凱特可以從房間看到澤西大橋。她觀察起經過的車頭燈，默默禱告起來，希望其中一輛是父親的車。

而他能平安返家。

他每次都會平安到家。凱特會聽到「砰」的一聲，甩上前門的聲音。接著是一陣寂靜，毛線針不再發出聲響。如果他晚回家，那個老笑話總會出現。

母親會責備他：「這麼晚回來，怎麼不打電話說一聲？害我緊張死了。」

父親也有千篇一律的回答：「親愛的，警察是很危險的工作。很多警察沒辦法回到妻子身邊，有時會去女朋友家過夜啊。」

更令人寬心的聲響會傳到樓上。凱特會聽到拉開烤箱門的聲音，餐具水杯放上廚房餐桌的聲音，最後是父母在午夜時分一起坐下來進食的聲音。凱特從不下樓，她可以下去，坐在爹地腿上，他會抱起她、呵她癢，說她是個壞女孩，這麼晚還不睡覺。

不過，她讓父母獨處。只要知道父親平安到家就夠了。

此刻的凱特在艾爾．派瑞許裝修費用動輒百萬的豪華事務所中，她在會議桌上的位置是在哈利身旁，對面是面臨終身監禁的有錢男子。凱特還是勞工階級出身的紐澤西女孩。艾迪與大批助理在半小時前離開，其他人稍作休息。趁著艾爾帶著艾迪去事務所的保險箱提取現金，傑克森夫婦重新打起了精神。現在，大家都回到會議室。艾爾坐在主位，傑克森夫婦坐在他的左手邊。凱特與哈利拉開傑克森夫婦對面的椅子。

律師與客戶座位的方位很重要。艾爾．派瑞許與其他律師都很清楚這點。坐在主位是他展示權力的方式。

你們在我的地盤。

這是我的事務所。

我的客戶。

我的案件。

你們只是從旁協助。

不過，千萬別惹凱特．布魯克斯。

艾爾似乎沒讀到這張備忘。

「約翰，凱特你也認識。艾迪此刻是我們在法庭的主要戰士。這個案子，我們需要鬥士。凱特會負責進行一些準備工作……」

哈利豎起一根手指，開口彷彿是要提出異議。他很清楚凱特有多優秀，而他覺得自己有必要保護她。哈利是資深法界泰斗、當過法官，願意用生命維護凱特，他也很清楚，凱特不需要他代為出征。他停下動作，閉上嘴巴，將雙手放在桌上，對著凱特面露微笑。

她的確不需要哈利替她出征。不過，光是曉得如果有必要，他願意提供援手這點就夠了。

「派瑞許先生，請容我打斷一下。」凱特開口，直接對著傑克森夫

婦說話：「艾爾不太清楚我與艾迪的工作方式。我會負責法庭上的開場陳述，也會與我的合夥人一起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艾迪處理法律的方式.....別具匠心。此刻的他正在發揮創意。」她一邊說，一邊對著角落的電視機點點頭。電視正在播放即時新聞。艾迪與那群受雇律師離開後，有位助理開了電視，轉到地方新聞台。

卡斯楚隨時會召開他的記者會。

「艾爾，你介意稍微起身嗎？」凱特問。

派瑞許臉上浮現不解的神情，但他還是站了起來。

「我想暫時坐在約翰身邊一下。」凱特一邊說，一邊繞過去，坐在派瑞許的位置上。

坐在客戶對面會加劇你與客戶的距離感，同時增添實際的屏障。倘若凱特想要得到這位先生的信任，她就得動用軍火庫裡所有的武器。派瑞許在哈利身旁就座時，發現自己坐在客戶對面，凱特坐上了主位，他臉上浮現的困惑神情立刻轉變為煩躁。

他咳嗽起來，望向哈利。年輕他三十歲的女性好好教訓了他一番。他得接受這個事實，不然就等著凱特來收拾他。

哈利對派瑞許露出了然於心的微笑。

派瑞許臉上沒有笑容。

凱特聚焦在約翰身上。她張開雙臂，向後靠在椅背上，直視對方的雙眼，相當專注，確保約翰也全神貫注。

「約翰，這個案子的庭審可能還要再等一陣子。所幸應該不會太久。卡斯楚地方檢察官馬上就要面臨選舉，與他競爭的對手相當強勢。摩根．蒙哥馬利是很受歡迎的民權律師，他區域的選民大多會投給他。如果卡斯楚要贏，他就得加快本案庭審的速度，讓你罪名成立是他勝選的籌碼。因此，等待開庭不用耗上幾年，這是第一個好消息。第二個好

消息則是，我們不會讓卡斯楚贏。交給我們辯護，請你信任我們。不過，信任是雙向的。我們必須相信你能夠挺過這一切，我們需要你為這次庭審堅強起來。」

約翰低下頭，緊閉雙眼。他體格不錯。外科醫生必須照顧好自己的心態與身體，這樣才能好好發揮專業技能。打造這種心態與體魄不是為了虛榮，而是為了替其他人服務。愛莉森察覺到他難過，便用雙臂環抱丈夫，頭也靠在他的肩上，對他低語「一切都會沒事的」。

「約翰，聽愛莉森的。狀況會好轉的。」哈利說。

約翰忽然猛一抬頭，雙眼又溼又紅，開口時，他語帶哽咽，還破音了。「你怎麼知道狀況會好轉？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們知道你是無辜的。」凱特說。「不然我們就不會來這裡。我們事務所就是這樣，我們不替罪人辯護。」

「大家都覺得我殺了那個女人。」約翰情緒崩潰。

凱特讓他哭，任由他的妻子安慰他。

「約翰.....」派瑞許開口，還伸手想安慰他。凱特瞪了派瑞許一眼。哈利在桌下頂了他一下，搖搖頭，要派瑞許閉嘴。

這是一個技巧，律師的老把戲。如果客戶想哭，讓他哭，什麼也別說。讓對方盡情宣洩，露出同情的神情，但保持專業的態度。凱特用不著裝出同情的樣子，畢竟這位先生的心徹底在她眼前碎裂。只是，她明白，為了約翰好，他必須聽從她的建議，也就是別哭了。如果凱特打算安慰他，這樣會變相鼓勵他繼續哭，讓他鬆懈下來，讓他的情緒肆意流瀉。凱特無法承擔這種後果。讓客戶止住淚水的最好方式就是靜靜坐在他面前，什麼話也不要說。在別人面前一直掉眼淚是很困難的，就算是面對陌生人也一樣。多位律師的沉默很快就會讓他感到尷尬，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會立刻壓過他的情緒狀態。

一切都在不到三十秒內的時間發生。約翰用面紙擦臉，向在場的人道歉。

「沒事的。」凱特說。「我沒有體驗過你的經歷，但我陪伴過許多有相似經驗的人，我想我理解你的感受。你覺得自己脖子上掛了一個告示牌，上頭寫著你是殺人凶手……」

「對。」約翰點點頭。「街上的人會盯著我看，或是去餐廳吃午餐的時候。朋友、鄰居，他們都認為瑪格麗特是我殺的。」

「但你沒有殺害她，這點你很清楚。」凱特說。

「我當然很清楚，但除了我的家人，其他人都不這麼想。」

「隨著時間過去，大家會看到你的清白。凱特說。「在那之前，你脖子上的告示，我知道感覺很沉重，但你得背負下去。愛莉森看不見那塊告示牌，我們眼裡也沒有那面牌子。你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牌子並不存在，你回家後，也不存在。那面牌子也沒有出現在這間事務所裡。當我們打贏這樁官司時，我們會將告示牌從你脖子上取下，當著全世界的面燒了它。你要做的就是撐到那一天。你辦得到嗎？」

約翰望向妻子，緊握她的手，從她指間汲取力量。

「我辦得到。」

「約翰，我們知道你可以。」哈利說。他說得沒錯。劃開孩童頭顱，一口氣進行十小時以上的救命手術，這種行為的確需要非比尋常的勇氣。

哈利繼續說：「我們今天就輕鬆點，只有幾個問題。我要你敞開心扉，稍微臆測一下。是否有人能夠進入你家，將手槍擺進你的衣櫃裡？」

「不可能，家裡就只有我們，還有保母露比跟清潔女傭艾希雅，她們已經替我們工作好一陣子了。她們只是年輕小女孩。世界上沒有人比

露比更貼心，她家出了點事，只能想辦法扛過去。湯瑪斯很喜歡她。而女傭艾希雅，她每天都埋頭苦幹。我們百分之百信任她們。」

「好吧，那對於手槍出現在你的衣櫥裡，你有沒有什麼想法？」凱特問。

「當然有。」約翰說。

這倒是新資訊。哈利靠向前，凱特打開筆蓋，筆尖對準紙張，準備記錄。

「紐約市警局栽贓的。」約翰說。

凱特與哈利默不作聲。證明紐約市警局將手槍放置在他家，偽造他的DNA結果，這點會讓陪審團難以接受，何況還缺乏證據來佐證。

「警方逮捕你、搜索你家，是因為接到線報，有人匿名報警。我們在證據開示中要求電話錄音紀錄。告訴我，對於是誰打的電話，你有什麼想法嗎？」凱特問。

「毫無頭緒。」

「你有什麼仇家嗎？也許是之前的病患，或是他們的家屬？」

「我跟病患、病患家屬的關係都很融洽。我沒有與任何人結怨，而且，就我所知，沒有人看我不順眼。整件事都讓我很不解。」

他說話時，脖子上的青筋浮現。隨著情緒逐漸高漲，他暫停，嚥了嚥口水，愛莉森則與他十指緊扣，繼續說下去。

「我沒有認識比約翰更善良、更慷慨的人了。我不懂為什麼有人要造謠。對方顯然沒有接觸過他，不了解他。如果對方認識他，肯定不會撒這種謊。我們第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約翰是醫院剛上任的住院醫師。為了一名哈林區的五歲孩童，他在手術室待了十七個小時，替孩子摘除腦部的腫瘤。即將午夜，他才拖著疲憊的身子返家，而你們知道他接下來做了什麼嗎？他精心料理起晚餐，我們穿著睡衣在廚房地地上開

飯。我們根本買不起家具。當時剛從聖地牙哥搬過來。他只睡了四個小時，然後就回醫院查看男孩的狀況。各位曉得那孩子現況如何？他用籃球獎學金上大學，應該明年就會受到徵召，進入NBA。他每隔幾個月就會寫信給約翰，約翰也會回信。布魯克斯小姐，我的丈夫是這樣的人。我沒見過比他更善良的好人了。」

凱特與哈利點點頭。

他們背負的重擔似乎變得更沉重了。

凱特明白，身為律師，必須背負起客戶這神聖的重擔，必須竭盡所能替他們辯護。不過，這只是新進律師的誓言。如果真的在乎客戶，律師就得在心底承擔起他們的痛苦，直到你能真正放手的那一刻。替蒙受謀殺指控的無辜之人辯護會增加重擔的分量。凱特夜裡已經輾轉難眠，滿腦子都是這樁案子，想著要是約翰罪名成立，那該怎麼辦。這是讓她無法入睡的夢魘，逼得她早早起床前往事務所，這份責任之重，有時會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只是凱特撐住了。她在乎，沒辦法不惦記在心上。

「記者會開始了。」艾爾·派瑞許打破沉默。

大家向後靠上椅背，抬頭望向螢幕。

地方檢察官羅伯特·卡斯楚站在曼哈頓刑事法院外頭，身穿白色西裝、藍色襯衫，打著紅色領帶。他的頭髮向後梳。身旁兩側是穿上深色西裝的多名助理檢察官。卡斯楚昂首挺胸，午後的陽光在他眼中閃爍。鏡頭捕捉到他們前方的記者陣線，高舉的麥克風彷彿長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謝謝你們前來。」卡斯楚開口。

說話時，他輕拍自己的外套。

左邊右邊都拍了。

好像是在找什麼東西。

接著他解開外套鈕扣，檢查起內袋。

也是左邊右邊都不放過。

他望向整片的記者人海，花了點時間穩住陣腳，把持住自己。他曉得一開始並不順利，填補他與麥克風之間的靜默已經開始變得尷尬。

他清嗓，露出裝出來的專業微笑，政客都是這樣笑的，彷彿他們都在同一間商店購買這種笑容。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他再次開口。「謝謝你們前來。我直接從大陪審團會議室過來，已經得到約翰．傑克森謀殺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起訴書。這是一級謀殺案，我們打算盡可能加速庭審的過程——」

卡斯楚猛一抬頭，眼前出了什麼狀況。他眯起雙眼，記者會完全中斷。法院的鏡頭拍攝到背景的動靜。凱特看到有人迅速經過卡斯楚身邊，朝著記者後方前進。

「這是怎麼回事？」派瑞許說。

卡斯楚的上唇冒起汗珠。他皺起鼻子，眉頭糾結，假惺惺的微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然的憤怒。就連面容也不再蒼白，一抹亮眼的紅色從襯衫領口往上竄。

哈利搖搖頭，說：「天底下只有一個人能夠讓人氣成這副模樣。」

10

艾迪

我們在已經永遠歇業的寇特咖啡館外頭見面，也就是拉法葉街與杜恩街的轉角。初級受雇律師專業能力不足，但至少能夠聽從簡單的指令。他們換上宿醉週日早晨去便利商店買東西的裝扮，寬鬆、破爛的牛仔褲，太大或太小的運動衫，褪色的灰色T恤，以及沾上髒污的運動鞋，還戴著鴨舌帽或毛線帽。也就是替公寓油漆時會穿戴的服飾，不怕弄髒的衣服。

重點在於，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碰巧在同一間事務所工作的哈佛畢業生。

他們都按照指示打扮。

除了一個人。

哈里森·華盛頓三世，這個名字讓人難忘，他出現時，下半身是Dolce & Gabbana的寬大牛仔褲，腳踩Gucci運動鞋，身上則是Alexander McQueen的T恤。

我看著他從弗利廣場穿過來。

注意到我的不悅，他似乎不在乎，就站在我面前，臉上掛著挑釁的神情。他這身行頭肯定超過一萬美金。光是牛仔褲大概就要七、八千，上面看起來還有小鑽石亮片裝飾。

「恐怕我沒有什麼破爛牛仔褲。」他嘲諷地說。

我蹲在他面前，扯住他的褲子，用彈簧刀畫出二十五公分長的裂口，露出他大腿到小腿的皮膚。

「你現在有破褲子了。」我說。

「噢，我的天啊！我——」

「我不想聽。」我打斷哈里森·華盛頓三世的話。他杵在原地，看著破掉的名牌牛仔褲，驚訝到嘴都闔不上。

「你們都曉得該怎麼做。現在到處走動。十分鐘後見。記住，我要的不是律師，我要的是盲目群眾。」

他們朝著不同方向四散離開。

哈里森·華盛頓三世一直到過了馬路才乖乖闔上嘴巴。

現在我要做的就是去找地方檢察官「單挑」。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距離法院大樓僅僅一個街廓，等待區還是老樣子，這麼多年來一點也沒變。沒有預算裝潢霍根路十號，同樣老舊磨損的座椅，同樣沾到污漬的茶几。

就連接待人員也沒換過。

我第一次來到這座辦公室時，赫伯·戈德曼就上了年紀。他現在可謂古董。肝斑爬滿臉，總是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他穿著一襲黑色西裝、白襯衫，打了藍領帶。唯一看得出赫伯年歲增長的是從領口翻出來的那層鬆垮皮膚，真的，越來越大圈。過去幾年間，三、四位地方檢察官上任又下台，有人辭職，有人是因貪污受賄指控而落馬。

赫伯會撐得比他們每一個人都久。我喜歡赫伯。

「你怎麼還沒翹辮子？」我問他。

「艾迪，好人不長命，聽過吧？別管我了，我看了新聞。倒是你怎麼還健在？」

「彼此彼此。惡魔手下留情，因為我有更崇高的使命。」

過去幾年不好過，我有傷疤可以證明。

「你覺得我可以見見卡斯楚嗎？就五分鐘？」我問。

提到地方檢察官，他的神情就陰鬱了起來。

「你們見過嗎？」他問。

我搖搖頭。

「我看過不少混蛋從那扇門走出來。」他說。「這傢伙算是名列前茅。我甚至因此考慮退休。」

「戈德曼太太怎麼說？」

「她在佛羅里達的老人院有個不錯的床位，該死的佛羅里達，跟大象墳場一樣，去等死的。」

我面露難色，說：「聽到你這麼說，我真是遺憾。」

「我只祈禱過去之前，我先中風。」他一邊說，一邊拿起話筒，按下按鍵。他靜候，直到對方接起。

「嗨，茉拉，我是赫伯。艾迪·弗林在這，他想見地方檢察官。」

他靜靜聆聽，然後掛斷電話。

「現在時機不對。」赫伯說。「卡斯楚焦躁不安，看誰都不順眼。」

「聽起來是見他的絕佳時刻。」我露出微笑。

赫伯也笑了笑，說：「去吧。若有人問，就說你偷溜進去的。」

我穿過外圍辦公區的門。一區一區都是辦公桌，一疊一疊的卷宗文件，助理檢察官、秘書與助理移動檔案、接電話，或是在工作站敲鍵盤。這裡很熱。男人解開襯衫鈕扣與領帶，每張桌上都有瓶裝水。地方檢察官的辦公室位於窄窄走道的盡頭，走廊位於辦公空間的另一側。我繞過繁忙混亂的檢察部門，沿著走道前進，發現地方檢察官的門是開

的。

卡斯楚站在空間正中央，身後是太大的辦公桌。他下身只穿內褲，上半身是襯衫，還打了領帶。他甩了甩白色的西裝褲，雙腳才剛踏進去，就轉過頭，注意到我在場。

「你來這裡做什麼？」

「想說在你召開記者會前過來，澄清幾件事。」

這時我才注意到，客人坐的椅子上有條疊起來的褲子。卡斯楚就是在演戲。他之所以當選地方檢察官是因為前任檢察官收受賄賂。行賄的政治人物與未成年女孩發生不正當關係，遭到逮捕，而相當有先見之明的卡斯楚則藉機打著反貪腐的旗幟參選。為了與其他候選人有所區隔，他只穿白色或淺色的西裝。這大概是他幕僚的想法，嘴上說他清白不夠，還要在視覺上提醒選民，他是無法買通的人物。這招就跟其他手段一樣，只是噱頭。司法界的傳聞是這麼說的，卡斯楚的白西裝下才是他的真面目——說有多髒就有多髒。卡斯楚設局哄騙那位政客買通前任地方檢察官，這樣才能夠替他自己參選鋪路。

這傢伙很手段高明。

「如果我想聽約翰·傑克森律師的建議，我會打給艾爾·派瑞許。」卡斯楚一邊說，一邊扣上褲子的鈕扣。「茱拉！」他大喊起來。

年過三十的女人急忙走進卡斯楚的辦公室。她身著藍色襯衫與黑色裙子，手裡握著本子與筆。她的頭髮本該紮緊，但有幾縷髮絲落下，因為汗水黏在臉頰上。

「卡斯楚先生，有什麼事嗎？」茱拉開口，我猜她是他的秘書。

「他是怎麼進來的？」卡斯楚問。

「這麼嘛……這個，我、我不確定。我……」

「別管了。」他沒好氣地說。「收拾一下。清掉我桌上的垃圾，還

有，鮭魚沙拉真是太難吃了，以後別去這間館子買午餐。我不會替妳犯的錯買單，從妳薪水裡扣十塊錢。」

茉拉沒有答腔。她只是低著頭，用近乎躡手躡腳的姿態繞開卡斯楚，到辦公桌那邊，將他吃剩的午餐收拾乾淨，揣著容器，朝門口前進。這一刻，我很感激凱特不在場。要是卡斯楚膽敢在凱特·布魯克斯面前對茉拉講這種話，他很可能會需要一條新褲子。

「還有，我的講稿死哪裡去了？」他喊道。「弗林，你看到了，我有點忙。如果你不是來替客戶談認罪協商的，那你可以離開了。」

「事實上，我這一趟是想趁你對媒體開口前，提供一點建議。撤銷對傑克森的指控，他是無辜的。這個案子不會讓你稱心如意，我也不願你當眾出糗。」

「滾。」他說。

我向後靠，望著卡斯楚。他在角落衣帽架上拿起掛著的白色西裝外套。他穿上，怒吼著說：「講稿，快點！」

襯衫上有汗漬的助理檢察官拿著兩頁繕打的紙張來到卡斯楚辦公室。

「這是校對過的版本？」卡斯楚一把扯走紙張，掃視起來。

「這是編輯過的最新版本。」助理檢察官如是說。

「最好是……」他說，接著將紙張摺起來，放進口袋裡。

助理檢察官前腳剛走，卡斯楚就轉頭對我說：「你怎麼還在？」

我沒開口。看著他穿上不用綁鞋帶的皮鞋，等他朝門口跨進一步。這時，我也採取動作。他身材稍微比我矮小一些，我側身接觸到他的胸膛時，他向後彈開了約莫六十公分的距離。

「是我不對。」我說。「你先請。」我伸手示意他先走。

「弗林，你真的有夠幼稚。你嚇不了我的。」他說，我則跟著他走

出他的辦公室。到了走廊盡頭，一群助理檢察官將他團團圍住，他穿過接待櫃檯，朝電梯前進。我目送他離開，駐足在茉拉的座位旁。

「這裡怎麼這麼熱？」我問。

「他不讓我們開冷氣。說這樣浪費公帑。」

省錢的地方檢察官很討市長歡心，這傢伙則「摳」到了另一個境界。為了省個幾千塊錢，搏得高層青睞，他可以逼下屬頂著曼哈頓的高溫辦公。

茉拉盯著電腦螢幕，順手用面紙輕擦額頭。距離她這麼近，我才注意到她襯衫的領子因為洗了太多遍而變得稀薄，還褪色。她的午餐便當盒擱在腳邊，腳上的一只高跟鞋鞋底「開口笑」了。通膨、房租、食物、油價統統衝破天際，這個時代大家都辛苦。偏偏卡斯楚最不缺的就是錢。他出生富裕的中產家庭，娶了礦業千金。現在，他就住在距離西七十四街兩個街廓外的大豪宅裡。

我從皮夾裡抽出一張百元紙鈔，放在茉拉桌上。

「別告訴他，這是我給妳的。他會逼妳還給我，而他還是會從妳的薪水中扣掉他的午餐費。我們心知肚明就好，就說他這頓算我請的吧，剩下的是妳的小費。最後，如果妳這裡幹膩了，可以聯絡我的合夥人凱特·布魯克斯。她會幫妳找別的工作，這座城市有很多律師事務所渴望優秀的行政人員。」

茉拉望著紙鈔，然後一手捏起，塞進錢包。

「謝謝你。」她說。

「別客氣。妳會收看他的記者會嗎？」

她翻起白眼，說：「不得不看，那是我的工作。」

我笑了笑，回應：「我覺得妳會看得很高興。」

11

艾迪

身為昔日的騙子，相較於其他律師，我更有優勢。庭審裁決仰賴十二名由社會大眾組成的陪審團。對於經驗老道的律師或前任騙子來說，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提供了機會。律師成功與否，不是仰賴法律知識的多寡，而是取決於你對人類行為的認知。對證人進行交互詰問時，在你提問前，你應該已經曉得對方的答案了，不是因為能預知未來，而是因為你了解這位證人，你研究過對方，而你，透過提問的時機、用字遣詞、聲調語氣，預先判斷了對方的回應。這個誘導證人而得到的答案，目的就是為了協助那十二位陪審員往你這邊倒。

關鍵在於人，而影響一群人遠比影響一個人容易得多。

許多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還有街頭上每個三流騙子都把了解個人與群體的想法作為己業。這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無限商機。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則汽水廣告裡都有一群快樂開心的俊男美女，暢飲起透心涼的金屬罐飲料。在出版業，書籍則要靠「口耳相傳」這種魔法特質，才能暢銷。多數電視節目則是要靠群眾在社交媒體上討論才能大受歡迎。影片要吸引大眾才會「爆紅」。而旅鼠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不懂為什麼要買某些股票，反正市場上每個人都在買，跟上就對了。這種影響力不容小覷。

而你得曉得該怎麼使用這種影響力。

我靠在法院大樓牆邊，看著卡斯楚在兩側助理檢察官的陪同下，站在大批急切記者前方的位置。

我查看街道，熙熙攘攘。許多人下了班，打算覓食小酌，或只是要返家。

舞台已經搭建完成。

這不是地方檢察官最好的起手式。我看著他，彷彿過了十分鐘，但實際上可能只有十秒。他簡單開頭，然後靜靜站在原地，輕拍起他的外套口袋，尋找他的講稿。

「呃……這個……」他支支吾吾起來。「擺哪裡去了……」

尷尬的靜默環繞著他，彷彿是汽車擋風玻璃上凝結的寒冰。太難受了。攝影機又空轉了五秒，幾位記者清起嗓，只為打破這凝重又尷尬的氣氛。卡斯楚不再尋找講稿，反而扶住講台，宛若站在迎面駛進海洋風暴的船隻上。

沒辦法，他只能開口發言。

「呃……當……當我的社區發生命案時，我替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默哀。現在，我一定會將凶手繩之以法……」

「在你家門口鬧命案，你就來勢洶洶。」我身後傳來聲音。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高舉大聲公，讓街上的人看見他就站在距離卡斯楚九公尺外的地方。他是摩根．蒙哥馬利，朋友都稱呼他為大摩。他會在接下來的地方檢察官選舉上，與卡斯楚一較高下。

「上週在布朗克斯死於非命的黑人青年呢？」大摩說：「或是這個月在中國城發生的五起仇視亞裔的攻擊事件呢？還有上個月哈林區的八起命案？這些受害者的記者會開了嗎？」

記者的目光統統從卡斯楚身上移開，緊盯著大摩。

就是此刻，我看到身穿運動褲與連帽上衣的寶詩婕．布魯明戴爾過

了馬路，站在大摩前方，看著他發言。艾瑞克．馮與維若妮卡．科威爾——諾斯連忙跟進。柏德里克．羅斯柴爾德駐足在他們旁邊，局勢緩緩成形。其他不是艾爾．派瑞許員工的路人也駐足在街上聽取大摩的發言，觀察起眼前的群眾行為法則——如果大家都停下來聽他講話，那他們也會暫停腳步，聽聽他有什麼好說。人群宛如受到重力吸引，聚集起來。我所做的就是輕輕推一把，剩下的交給人類行為即可。

不到三十秒的時間，約莫二十位群眾聚集在大摩周圍，他直接對著記者與群眾發言。隨著人數激增，記者離開卡斯楚，鏡頭也不再拍攝這位地方檢察官，媒體跑了短短一段路，直接站在大摩面前，報導他的發言。

大摩說：「這位地方檢察官只在乎碰巧出現在他所在社區的命案受害者。他不是人民的檢察官，他只在乎他自己……」

因為破掉的名牌牛仔褲，哈里森．華盛頓三世看起來還是餘悸猶存，但他率先吆喝起來，在我眼裡算是加了點分。

大——摩——

大——摩——

大——摩——

群眾開始跟上附和的節奏。這天晚上的新聞報導重點不會是約翰．傑克森，而是地方檢察官災難般的記者會，以及他過往的起訴紀錄，象徵了他的成見，還有他其實只在乎發生在他所在社區的命案。報導都會聚焦在大摩身上。

卡斯楚的助理檢察官低下頭，或是默默離開他，回到辦公室。

卡斯楚堅守原地。

直直盯著我看。

我從外套口袋裡拿出他的講稿。在他辦公室時，我假裝撞上他，害

他差點跌倒，那時我就順手扒走講稿。他甚至沒有感覺到我輕盈的手指伸進他的外套裡。

我折起講稿，撕成兩半。

卡斯楚指著我，然後轉身離去。

全面開戰。我就喜歡這樣。

十分鐘後，大摩演講結束，在鏡頭前來了幾個「金句」，群眾散去。大摩將大聲公放進後背包，朝我走來。

「艾迪，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你，還有你的捐款。」

「區區兩萬五，但應該幫得上忙。希望你贏，我不喜歡卡斯楚。」

「也祝你與你的客戶好運。艾迪，後會有期。」

他轉身離開，我又靠上法院外牆，靜靜等候。

環顧街道。

一輛運動型多用途休旅車停在對街。門開了，布洛克與雷克下車，朝我走來。

「有人監視我嗎？」我問。

「沒有。」雷克說。

布洛克搖搖頭。

「好，保持警覺，盯著他們。肯定會有人接這筆生意。我想活到替傑克森辯護的那一天。」

「我們送你回事務所。」雷克說。「布洛克請管理員加強門鎖了。你要在辦公室等到我們回來。」

「你們要去哪？」

「要去看看犯罪現場。」雷克說。

布洛克轉頭往左望。她看見一名穿著長長風衣的男人從法院走出來。他一邊走，一邊望向我們，接著過馬路離開。

我沒有留意到，但布洛克剛剛伸手握槍。她將手從外套內側抽開，說：「我不喜歡這樣。」

「這種狀況我也不是非常滿意。只是別告訴哈利跟凱特，我們說好的。」

布洛克點點頭，說：「若能知道對方的身分就好了，我不喜歡等待。」

「這就是一場講究耐心的遊戲，不然呢？」雷克說。

「也可以是狩獵遊戲。」布洛克說。

12

露比

就是今晚。

露比從她的小小積蓄裡拿出兩百美金來購物。她希望自己在派對上展現出最體面的樣子。沒錯，肯定是派對。這條街上的聚會一定會重金張羅美食美酒。這次的藉口是鄰里守望相助緊急聚會，主題是命案、約翰．傑克森遭到逮捕，大概還會討論街坊之間該如何自保。

簡單來說，就是探討住戶該怎麼將傑克森一家逐出這條街。

而露比身處搖滾區，事實上，她簡直是今晚的大明星。

街上謠言四起，大家都曉得露比替傑克森家工作，一開始是清潔工，後來擔任湯瑪斯的保姆。露比對於傑克森府上發生的大小事有第一手的情報。命案之前，她有沒有注意到什麼可疑之處？有沒有在屋內見過手槍？約翰．傑克森是否跟瑪格搞外遇？雖然露比偶爾也替瑪格工作，但其他人不會問起她的事。他們對於可憐的瑪格已經有了定見。就跟露比一樣，街坊不接受瑪格，不歡迎她，謠傳她水性楊花。不過，對露比而言，瑪格是自由人，因為她從來不在乎街上其他鄰居對她有什麼看法。她超越了他們。今晚牽涉到瑪格的唯一一個疑問只會是她跟約翰．傑克森到底有沒有腿。

在今晚的活動結束前，這個疑問及其他問題都會拋向露比。這點她非常肯定。露比．強森這輩子首度成為目光的焦點。她迫不及待。今天

下午，她去做了美甲，甚至在沙龍裡坐了兩個小時整理頭髮。她考慮過要不要上妝，最後打消了這個念頭。跟平常一樣，只有上點粉底液，但多畫了眼線，塗上比較亮眼的粉紅色唇膏。

她希望展現出自己最體面的樣子，這是她在西七十四街住戶面前的關鍵時刻。

黃昏時分，露比站在人行道上，抬頭望向史瓦茲曼家的房子，這是彼得、珮特拉及四個孩子的家。屋內燈火通明，輕快的鋼琴曲調從凸窗流瀉出來，彼得很喜歡爵士樂。珮特拉什麼都要做到極致，最近她舉行社區小聚會的頻率變高了。彼得與珮特拉的孩子都已長大，不是讀大學，就是去工作了，這對夫妻因此有更多時間社交。缺點是他們不再需要保母服務，而且他們將清潔工作外包給專業公司。露比認識這家人，但已經很久沒有走進這棟房屋。

跟珮特拉相處可不輕鬆。街上就屬她最八卦，對每個人的動向瞭若指掌，誰婚內出軌啦，誰擁有股價一飛沖天的公司股份啦，誰沒有在鄰里間一年一度的慈善晚宴上捐款啦。距離珮特拉上回聯絡露比已經過了一年多，結果她忽然邀請露比加入WhatsApp群組，還邀她來今晚的聚會。

她將粉紅色的喀什米爾毛衣往下拉平，理了理新的牛仔褲。她想不起來上次在廉價二手店以外的地方買衣服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她想過要不要買派對小洋裝，或雞尾酒會小洋裝。她其實不太確定兩種洋裝的差別，但最後也沒買。她想穿體面一點，但不用正式。畢竟這也不是什麼正式的派對。

露比最不希望的就是在今晚出糗。

此刻的她穿著新衣服，心跳比平常快兩倍，喉頭裡有詭異的顫動。

露比不會緊張，不常。她習慣了在有錢人身邊做事，超級富豪，只

不過她通常只負責掃掃廁所、換換尿布。

現在，露比要跟這些人平起平坐了。好啦，不是真的那麼平等，但至少，她是個「人」了，而不只是「傭人」。

今晚，大家都會「看到」她。先前建立的信任感必須繼續鞏固，這份信任感會讓一切最後水到渠成。

露比清了清嗓，爬上前門階梯，按響門鈴。珮特拉親自來應門，這位身材嬌小的女士穿了一身綠色洋裝，掛著鑽石耳環，臉上還浮現假惺惺的燦爛微笑。

「露比，親愛的。」她一邊說，一邊擁抱對方。

「太感謝妳來了。我們去廚房。」

她帶著露比穿過走廊，經過滿是賓客的客廳。

「跟我聊聊，妳媽最近怎麼樣？我們好久沒見到她了。」

「她還好。最近有點行動不便，妳知道，就是生病。」

「當然。妳們見面時，請替我向她打聲招呼。」

今晚廚房裡有一整組工作人員。身穿白衣的主廚從烤箱中端出熱騰騰的托盤，另一個人則在處理煙燻鮭魚。一身黑的年輕女服務生正等著要將食物送去客人面前。

「各位，這是露比。露比，這位是安東尼奧主廚。他會協助妳跟上大家的腳步。」珮特拉說。

露比用不解的目光望向珮特拉。她胃裡原本的緊張忽然間轉變成了空虛。

「主廚，請給露比一件圍裙。露比，見到妳實在很高興，今晚妳來幫忙，我更是相當感激。溫室裡的客人都還沒享用食物，可以請妳直接去那邊嗎？」

珮特拉轉身離去時，她臉上的笑容也隨之消失。服務生將圍裙交給

露比，指著承裝開胃小點心的托盤。

她沒有跟他們平起平坐。

沒有人想跟露比交流。

沒有人想聽她對傑克森家的內幕剖析。

今晚，她依舊不是個「人」，誰也不會「看見」她。

她還是「傭人」。

她是來分發開胃點心、斟倒酒水的。

「妳還好嗎？」服務生開口。

露比擠出微笑，點點頭，在新衣服外頭圍上黑色圍裙，在身後打結綁緊，然後端起銀色的托盤。

「妳手上的是煙燻鮭魚布利尼餅與鹿肉香腸泡芙。」安東尼奧主廚說，他是一個粗壯手臂爬滿汗毛的大漢。

露比點點頭。

「回話。」主廚說。「說『是的，大廚。』」

露比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說：「是的，大廚。」

「很好，現在給我滾出去，將食物送到客人面前，然後回來拿另一盤。快快快。」

她倒退著走出廚房，一邊擦拭雙眼，同時還要用另一隻手握好托盤。

來到走廊，露比進行了幾次深呼吸。她感覺到自己脹紅了臉，心碎與尷尬加在一起，讓她臉頰滾燙。她不准自己掉眼淚，眼線會花掉，其他人會指指點點，會盯著她看。他們會注意到她，曉得她跟他們不一樣。露比又做了兩次深呼吸，冷靜下來。然後她用意志力擠出微笑，在走廊上大大的橢圓形鏡子中查看自己的倒影。她彷彿剛接受了電擊治療，表情扭曲，好像很痛苦。她放鬆雙肩，閉上雙眼，緩緩吐氣。再次

望向倒影時，看起來自然多了，笑容不再那麼僵硬。

她走進客廳，各種聲音淹沒了她——音樂、歡聲笑語，有錢人就算討論命案也有說有笑呢。

露比率先接近的是陶德·艾利斯。他靠在牆邊，手裡拿著香檳，對著面前幾人的談話點頭，假裝有在聽。他的外表很顯眼，剃了個大光頭，黑色的眉毛修得細細的，顯然染過。這人矮小、頂禿。生氣時頭皮會脹紅，看起來彷彿穿著西裝的火柴棒。九〇年代時，艾利斯在華爾街闖出了一番名號，現在是銀行董事，露比沒見過這麼嚴謹規律的人。她照看過他的孩子幾次，兩個死屁孩，為了好玩就故意弄壞玩具。

只能說上梁不正下梁歪。

艾利斯要求私人助理在晚上十點將隔天行程傳給他，他要先過目。如果行程安排有什麼耽擱，艾利斯就會大發雷霆。露比親眼見識過一回。要送他與太太去看芭蕾舞表演的車子遲到了，他就對著走廊的鏡子揮拳，打碎玻璃，還割傷了指關節。露比記得自己眼睜睜看著他將玻璃碎片從虎口抽出，用嘴巴把鮮血吸掉。

這個男人內心空洞，多少財產都無法填補，只有工作、金錢與享受能夠壓抑住他的憤怒。一年前，露比發現艾利斯太太在廚房哭。露比柔聲哄了兩句，這才得知陶德與瑪格好上了。瑪格想結束，但陶德不接受這個答案，因此瑪格打電話給艾利斯太太，要她看好自己的老公，還抖出這段婚外情的不堪真相。只是，不曉得為什麼，艾利斯太太沒有選擇離婚，夫妻倆重修舊好。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陶德替太太在夏威夷買了一棟別墅，露比猜這大概就是讓太太消氣的方法。

只是，艾利斯的不滿難以弭平，這股怨氣在他心中持續滋長。

他也沒有斷絕與瑪格的來往。露比見過瑪格讓他偷偷進屋，大概是命案前一週的事。

倘若艾利斯的妻子發現丈夫死性不改，那他們大概會離婚。根據上次太太威脅要分居的八卦聽來，離婚的價碼將近三十億。

外遇還真昂貴。

從餐盤上拿開胃菜時，他甚至沒有看露比一眼。

她繼續移動。看到珮特拉在角落到處應酬。露比走上前，揮手請珮特拉過來。

「開胃菜有什麼問題嗎？」珮特拉問。

「不，不是那樣的。我只是不小心聽到一些對話，大家人心惶惶。」露比說。「如果有人能讓大家安心就好了。」

「恐怕地方檢察官今晚趕不過來。記者會搞成那樣，實在不能怪他。妳看了嗎？」

露比點點頭，說：「我覺得住戶憤怒又害怕。必須有人站出來做點什麼。大家不可能會樂意跟殺人凶手做鄰居。」

「而妳卻繼續為他們工作。」珮特拉說，伴隨這句挖苦的是另一擊重拳：「噢，露比，親愛的，我不是在批判妳。我很確定妳需要用錢.....」

珮特拉示意露比繼續分發開胃菜。露比擠出最燦爛的微笑，開始到處走動。她的建議已經夠了，種子已經埋下。

珮特拉會讓這顆種子長成一棵橡樹。她移動到空間前方，站在一張椅子上，用勺子敲了敲她的香檳杯。

「謝謝各位蒞臨.....」

露比一直到處走動。此時她停下腳步，尋找可以放下托盤的地方，無果。她只能將托盤捧在胸前。

珮特拉才開口，布雷特．貝爾就與露比擦身而過，順手從托盤中拿走一份開胃菜。他身材纖瘦，膚色黝黑又健美，有一頭厚實的棕色亂

髮，看起來帶有學院風格。他年少時是網球天才，但前十字韌帶斷裂，以及兩年後的全膝關節置換斷送了職業網球選手的念想。於是布雷特轉換跑道，在父母的贊助下，在北部開設網球營。結果相當受歡迎，真的大受歡迎。後來又設立了四個網球營，兩間在佛羅里達，一間在邁阿密，最後一處竟然是德州。

擁有幾間非常成功的網球營讓布雷特有藉口到處跑，因此他的風流韻事也沒斷過。如今四十五歲的布雷特結過四次婚，婚內統統出軌過。四位前妻裡，只有三人活下來，最後一位太太死得相當離奇。她在貝爾船上下水游泳時，溺斃身亡。海上意外時有所聞，就算是貝爾太太這種得過兩次全美游泳比賽冠軍的人也可能遇上。她的家人不接受這個說法，動用財產與影響力對警方施壓，要求起訴貝爾，最後還是無疾而終。貝爾更有錢，他的律師團也更厲害。

這一切都沒有阻止瑪格與布雷特交往。至少他單身，有些鄰居太太很慶幸他們好上了，因為這樣，瑪格就不會跟她們的丈夫搭訕調情。瑪格曾對露比說過，她想當一天的露比，因為這樣就沒有人會注意她。瑪格雖然如此漂亮，但無論在男女面前，她都很沒安全感，總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漂亮，不夠聰明。要是街坊鄰居曉得這點，也許他們才會真心悼念她。相較於可憐的受害者，他們更在乎的是犯罪事件與凶手。

西七十四街的八卦總是鬧得沸沸揚揚。

「各位也許已經知道了。」珮特拉繼續說。「我們英勇的地方檢察官今晚本該在我們的小小晚會上發言，卻因為不可抗力的因素，他無法出席。不過，他向各位傳達這個訊息。」

她攤開一張紙，將Gucci閱讀眼鏡擱在鼻尖，宣讀起來。

「我希望西七十四街的住戶明白，我們會替瑪格麗特討回公道。約翰．傑克森背叛了我們的信任，且將命案帶進我們的社區。我會確

保他下半輩子都會在監獄度過。此刻，在我們尚未剷除這條街上的惡魔前，各位請提高警戒。」

她宣讀完畢，將紙張摺起來，握在手中。

「好了，如果我們傑出的地方檢察官在場，我就會徵求他的看法，但，如同各位所知，我對這條街上的氛圍很敏感。我在這裡住了很久，曉得大家害怕也憤怒。哎啊，我們不是什麼普普通通的社區。我們能夠做到一般人辦不到的事情……」

他們聚在一起，喝香檳、吃點心、聊八卦、出謀劃策，但在場沒有一個人對不幸的瑪格表露哀悼之情，甚至沒有提到她，一句同情的話語也沒有。露比對瑪格沒有不滿，她其實挺喜歡她的陪伴與慷慨，但露比感覺不到哀傷，就跟奶奶想得一樣，這孩子真的不對勁。不過，對於瑪格的離世，露比還是覺得惋惜。這麼多住戶，瑪格對露比的親切大方讓她與眾不同，也讓露比更痛恨起其他人。

珮特拉繼續說：「我建議各位採取以下措施……」

露比沒有聽完剩下的發言，珮特拉用她那拖得長長的上西區口音講話。她曉得珮特拉絕對不會放過任何能在社區內增加聲望的機會。她現在可以藉機滿足住戶的需求，露比要做的就是為她指明正確的方向。露比今晚的目標已經達成，現在，她有別的盤算，也就是她今晚在這裡接近的兩個男人。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她。

陶德．艾利斯，心理變態的銀行家，彷彿一點就燃的火柴。

以及布雷特．貝爾，涉嫌謀殺妻子的網球教練。

露比最近見過他們其中一人。

她看著這個人朝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頭部開槍，隨即輕快跑下門廊階梯，將手槍藏在垃圾袋中，若無其事地回到這棟屋子。男人那晚沒有注意到她，跟今晚一樣。這是她的強項。露比覺得自己很蠢，竟然

以為人家今晚會歡迎她，跟她平起平坐，彷彿是這個社區的成員。她已經不是他們的一分子了，她只是「傭人」。

低調隱身靜悄悄，這也是她的超能力。她是一隻毒蛛，潛伏在這條街上每一戶人家的幽暗角落之中。

露比打算繼續保持，至少目前如此。

後來，她協助外燴人員收拾時，她做好了規劃。露比需要一大筆錢。

她弄得到這筆錢。

這麼多蛛絲尚未鋪開，但有些已經可以收網。

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露比的遊戲已經開始。

而她有好幾隻蒼蠅要捕。

13

布洛克

「肯定是派對。」雷克說。

他們站在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位於西七十四街的住家外頭。即將午夜，不少人從街上的某一間屋子魚貫走出，揮手道別，走上短短的路程回家。

「我不喜歡派對。」布洛克說。

「鄰居死於非命，什麼樣的人會在這種時候辦派對？」

「有錢人。」布洛克說。

一輛沒有標示的紐約市警局巡邏車在兩位調查員旁邊停下。一位身材矮胖、挺著肚子的警察從福特的副駕駛座下車，亮出警徽。

他是馬文．尼森警探，資歷三十年的老警察。紐約市大舉掙脫毒品、幫派、賣淫等勾當時，他才正要展開執法生涯。那時的命案頻率比他現在的血壓還高。他氣色紅潤，不只是臉頰，彷彿有人將他整顆頭都噴成粉紅粉紅的樣子。

「布洛克？」他問。

布洛克點點頭，拿出證件讓對方看。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搞這個？我兩個小時前就該躺上床了。結果呢？我還要來這裡當你們的保母？」尼森說。

「我們想在命案發生的時段，觀察一下現場。這樣會有幫助。」雷

克說。

「有什麼幫助？」

「幫助我們對這起案件能有更深入的了解。」雷克說。

「不用什麼了不起的犯罪現場專家都曉得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找到凶器了。就這麼簡單。對了，我沒看到你的證件。」

雷克點點頭，說：「是沒有。」

「沒看到證件之前，我是不會放你進去的。」

布洛克說：「他跟我一起的。」

她用陳述事實的語氣開口，同時也是在結束這場對話。紐約市執法部門人員都認識布洛克。幾年前，她負責訓練精英員警的徒手戰鬥及進階駕駛技巧。一開始，幾個條子對女性教他們自衛相當抵抗。這兩個傢伙非常憤怒，決定在練習墊上與她施展全力，一較高下。其中一人是紐約市警局金手套拳擊冠軍。另一位警察則是業餘摔角冠軍，還自詡柔道專家。他們與布洛克較量後，都請了兩個月的帶薪病假，他們的副警監也用嘴狠狠修理了他們一頓。

「我認識妳。」尼森說。

布洛克點點頭。

「如果他跟妳一起，那好，但妳要替他負責。」尼森說，且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家門鑰匙交給布洛克，隨即回到車上。

將鑰匙插入大門前，布洛克先向後退，用手電筒照亮門鎖。

「沒有工具留下的痕跡。」她說完便插入鑰匙。

布洛克與雷克進屋，在身後關上門。他們找到電燈開關。

走廊很寬敞，精美的木頭室內梯霸占了絕大部分的空間，樓梯中央鋪著紅色的地毯，每一階都有黃銅支架固定地毯。淺色磁磚地面。他們花了五分鐘用手電筒對著地面照，尋找不尋常的地方，好比說地板上的

血跡或記號，任何可疑之處。結果什麼也沒有。

「這裡的屋子都沒有後門。」雷克說。布洛克點點頭，他們繼續探索左側的空間。

原本的兩個房間改造成一片起居空間，又寬又長。沙發、古董捲蓋式書桌與邊桌都在靠近凸窗的位置，後半部則是廚房。寬大的銀色爐檯、陶瓷水槽，中央是一座長桌。一側擺了長椅，另一邊則是幾把椅子。這裡看起來像是社交的空間。爐檯乾淨得像是從沒開過火似的。對面牆上則是酒架。

他們迅速查起廚房，然後聚焦在起居空間。雖然找人清理過了，窗前的木頭地板上還是有一小塊深色的污痕。其他一切都整齊乾淨，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

「妳怎麼看？」雷克說。

「沒有強行闖入的痕跡，沒有掙扎的跡象。她認識凶手。」布洛克說。

「替我們那位醫生辯護，這點觀察可幫不上忙。」

「事實就是這樣。」

布洛克趴在地上，仔細查看起那處污漬，然後抬頭轉向雷克。

「我們知道凶手開了三槍。」她說。「一槍擊中胸腔，子彈卡在那裡，沒有子彈出射的傷口。她隨即倒在地上，凶手朝頭部開了兩槍。子彈為點二二口徑。頭骨也沒有子彈出來時造成的創傷。這裡沒有多少血。顱內巨大出血會造成鼻子、耳朵流血，子彈入射的傷口也會流血。」布洛克說。

「頭上的子彈進入點都在太陽穴中央的位置，兩槍距離區區一點五公分。射擊得相當精準。」雷克說。

布洛克點點頭。

「子彈進入的傷口周遭沒有灼焦的痕跡，沒有槍口施壓造成的瘀青，胸部的傷口也一樣。這代表凶手往後退，瞄準了才開槍。」她說。

「傑克森不會用槍。」雷克說。「打中一次是走運，不可能三槍連中，特別是拉開距離，面對一個手無寸鐵、尚有呼吸、還會掙扎的活人。」

「看起來像處決。凶手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這對辯護也沒有幫助。」雷克說。

「至少是起點。」布洛克說。

他們再次檢查樓下的房間，接著才朝二樓前進。二、三樓有四間寬敞的臥室。一間浴室、一間自帶浴室的主臥，二樓較小的客房改裝成了衣帽間。三樓則有兩間臥房，連接著各自的浴室。

毫無異常之處。

一切都看起來整齊齊，乾乾淨淨，床鋪也是。

「命案之後，艾倫·布雷克摩爾有回家過夜嗎？」雷克問。

「沒有。」布洛克說。「《紐約郵報》上有篇報導。他回城裡指認屍體時住旅館，隔天就飛回馬德里。」

雷克點點頭，接著，他們準備檢查主臥室的櫃子與衣櫥。

布洛克瞥向窗外。水晶吊燈的光線將她的倒影投在玻璃窗上。她打開窗鎖，將窗戶往上拉開，探頭出去。迎面而來的是城市的味道。空氣中瀰漫著雨水的氣味，污水的臭味也沒缺席。整條街差不多都暗了下來，住戶都回家睡覺了。

雷克跟了上去。

「你聽。」布洛克說。

雷克穩住呼吸，停下動作，豎起耳朵。唯一的聲音來自街道盡頭接壤大道上的行駛車聲，以及紐約市持續運轉的嗡嗡聲。

「我什麼也沒聽見。」

「的確。」布洛克說。她伸手進褲子口袋裡，掏出一把零錢。她瞄準隔壁棟屋子旁邊的垃圾桶。好幾枚二十五美分銅板砸到垃圾桶，咣啷作響後滾進水溝。散落的零錢也在停靠的警車車頭彈開。尼森警探下了車，探頭張望起來。

布洛克看著對面幾棟房子臥室亮起。她探出窗外，雷克也有樣學樣。

直到他們靠向前，他們才注意到對街有名年輕女子抬頭望向窗口。她有一頭深色長髮，紮成馬尾。她穿著粉紅色毛衣與牛仔褲。

布洛克與女孩四目相視。

年輕女子沒有退讓，目光沒有閃躲。

她只是盯著看。

偵探的一項重點能力是對人的覺察，能夠讀懂表情、肢體語言、語氣的轉變。察言觀色不是布洛克的強項，從未擅長，往後亦然。她頭腦運作的是不同的層次，數字、事實、科學、邏輯。人不可靠，因此對她而言有點費解。

布洛克盯著對街的年輕女子，忽然有種感覺冒了上來。面對威脅時，無論中樞神經系統會啟動何種賀爾蒙或化學物質，現在這種東西都席捲了布洛克的身體。這不是大腦主掌情緒的部分作祟，而是沉睡已久的古老蜥蜴腦，這是生存的本能。

年輕女子移開目光，走上街道，遠離那棟房子。她沒有跑，只是慢慢走，彷彿是要出門散步。

「那是誰？」雷克問。

布洛克搖搖頭。

好幾棟住宅的門窗開了，大家探頭望向街道，想搞清楚剛剛的噪音

是怎麼回事。

「鄰居如坐針氈。」雷克說。「但我猜住在這種街上，住戶都會留意夜晚的聲響。這邊的有錢人都不想被搶。」

他們回到屋內，雷克關上窗戶。

「法醫研判死亡時間在午夜到凌晨一點之間。我們已知，早上才有人發現屍體。」雷克說。「街上有人舉行派對，肯定會有聲音，但不是每個人都出席。聽到槍聲，怎麼會沒人過來查看她的狀況？」

「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是點三八的空尖彈，次音速。開槍時，子彈不會突破音障，因此不會產生槍火的爆裂聲。次音速子彈加上消音器，每一槍的音量都不會超過四十或五十分貝。」布洛克說。

「五十分貝聽起來是怎樣？」雷克問。

「正常對話差不多都六十了。」

「哎啊，所以凶手認識她，了解附近環境，對槍枝子彈都不陌生。這件案子看起來越來越像職業殺手所為。我知道她丈夫有不在場證明，命案當時，他在地，但會不會是他雇用殺手？」

「可以排除丈夫，沒有實際的作案動機。而且這不是專業殺手所為。」布洛克說。

「怎麼說？」

「因為她不會讓陌生人進屋，而殺手會在她開門的那一刻開槍。」雷克搖搖頭，望向地板。他們沉默了好一晌，深陷在思緒中。

「這些房間警察都搜過了。」布洛克說。「他們沒有搞得天翻地覆，但肯定進行過大致的翻找，企圖建立出瑪格麗特生活的樣貌。只是他們下手很輕，屋內擺設應該跟命案當晚一模一樣。」

「同意。房間跟屋內的物品應該只是粗略看過一遍而已。畢竟，價值約莫五十萬的珠寶首飾就擺在另一個房間的梳妝檯上。如果沒有財

損，那警察就沒必要將屋子翻個底朝天。這不是入室搶劫。」

「他們看到屍體時，就曉得這不是搶劫案。」布洛克說。「她的訂婚戒指還戴在手上，鑽石那麼大一顆。」

「合理。」雷克說。「那動機是什麼？不是搶劫，驗屍報告沒有顯示任何性侵的痕跡，所以也不是為了性而犯罪。就跟妳說的一樣，這是處決。」

他們開始檢查臥室——床邊桌、衣櫥，兩人分別查看房間的兩側。

布洛克關上布雷克摩爾放內衣的抽屜，拉開第二層，才剛開始檢查襪子，就停下動作。

「雷克。」布洛克說，從捲成一球的襪子裡抽出一部手機。

14

艾迪

我坐在辦公椅上，腳翹在桌上，旁邊是一杯冷掉的咖啡。

凱特帶著她那份傑克森案的副本檔案回家了，她要熬夜準備庭審前的聲請。哈利站在我的辦公室窗邊，手裡握著一杯威士忌，沐浴在對街手搖茶飲店的綠色霓虹燈光下。

「手搖飲到底是什麼？」哈利問。

「不知道。丹妮絲喜歡喝，她說有很多口味。」

「有波本威士忌口味嗎？」哈利問。

「我覺得不是那種東西。杯子裡會加膠凍小球，在日本超紅，一杯要八塊美金。」

「八塊錢？已經快凌晨一點，店外還是大排長龍。也許我們該放棄法律，改開手搖飲店。」

「你對賣手搖飲有多少了解？」我問。

「就跟你對律師執業的認知程度差不多。」

「謝謝，法官大人。紐約市警局的巡邏車還在對面嗎？」

「在那邊停大概四十五分鐘了。」

「紅色的別克皮卡車呢？」

「老位置。你想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不想。」

哈利晃了晃玻璃杯裡的酒水，說：「你知道，雷克已經跟我還有凱特說了。」

我連忙將腳從桌上收起來，說：「我不想讓你們擔心。而且我以為雷克會考慮得周全一點。」

「考慮周全？雷克？」

我點點頭，說：「你有帶你的老柯特手槍嗎？」

「就在我的座位抽屜裡。回家時會帶在身上。對了，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搖搖頭，喝完馬克杯裡冷掉的咖啡。

「哈利，我不知道。我們得等布洛克回來。」

「她剛把車停在外頭。」

幾分鐘後，布洛克與雷克走進辦公室。

「外頭有輛紅色皮卡車，前座有兩個身穿重機裝備的傢伙。他們看起來坐立難安，還盯著這棟建築。警車一開走，他們就準備動手。」布洛克說。

「看來哈利與凱特已經知道了。」我說。

「是我說的。」雷克說。「算是說漏嘴。你有什麼打算？」

「還沒想好。跟我說說今晚的事。」我說。

雷克與布洛克互看一眼。

「布洛克在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襪子抽屜裡找到一支祕密手機。東西在我們市區實驗室的技術人員手裡，大概過兩天就會有結果。他們得暴力破解手機。我們離開命案現場後，街上有位女士對我們的造訪很感興趣。人很好，超八卦。她叫珮特拉·史瓦茲曼，是那邊的老住戶。」雷克說。

他拉開辦公椅，放下信差包，扔在桌上。雷克的西裝看起來彷彿是

從死人身上剝下來的，死人在睡夢中斷氣時就穿著這身衣服。他的腳在地上點啊點的，手還搔起他那頭深色的鬚髮。布洛克移到窗邊，站在哈利旁邊才能留意街上的狀況。

「雷克說，珮特拉表示，瑪格麗特婚外情連連。她的開放式婚姻已經持續了好幾年。瑪格麗特的丈夫艾倫也知道她跟一堆男人好上了，但傑克森不在其中。」

「她有提供人名嗎？」哈利問。

「兩個人。珮特拉說有段戀情維持了很久，男方叫做陶德．艾利斯。瑪格麗特一年前跟他分手，但他不接受拒絕。顯然他有脾氣問題。最後是瑪格麗特聯絡艾利斯的太太，跟她坦白婚外情的事。結果這個混蛋還是不放棄，他先彌補與太太的關係，讓事情降溫，然後瑪格麗特又接納了他。第二個人叫布雷特．貝爾，單身，跟艾利斯一樣，有錢得不得了。前妻好幾個，而且你猜怎麼著？」雷克說。

「怎麼？」我問。

「他涉嫌淹死上一任妻子。」布洛克說。

我在座位上靠向前，抓起一支筆，開始在指節上轉動起來。這是騙子的老把戲。這樣可以保持手指靈活敏捷，輕輕巧巧伸進別人口袋時也難以察覺。

「如果殺害瑪格麗特的人不是傑克森，那我們就必須指出另一位嫌犯。」我說。「陪審團會需要明確一點。不曉得警方有沒有問過這兩個人與死者的關係。如果有，那警察會想掩蓋這些問話紀錄，因為那並不符合他們的偵辦角度。他們逮到了他們的凶手，也就是我們的客戶。我們得好好研究這兩個男人。」

雷克點點頭。「這些人財力雄厚。兩人都有錢到誇張，肯定受到層層保護。處理起來大概會很棘手。」

我點點頭，陷入思緒之中。

「我們眼前有更大的問題。卡車上的重機男可不是在等比薩。我們要在這裡耗上整晚，祈禱他們離開嗎？」雷克問。

我任由筆掉在桌上，接著向後靠著椅背，徐徐開口：「有過這個打算，但我不想囚禁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警車副駕駛座上的人是班恩．格雷警佐。他是紐約警幫的成員。一看到警車，我就認出他來了。只要我一踏出辦公室大門，他的警車就會移開。這是給重機男的訊號，他們出來掃射，然後我橫屍街頭。」

「老天。」哈利說。

我停頓了一下，又說：「沒想過我會這麼說，但我想我們最好還是報警吧。」

「準備好了嗎？」我問。

「萬事就緒。」哈利說。

他站在我的窗邊，手裡握著布洛克的軍用望遠鏡。拿起望遠鏡，哈利聚焦在巡邏警車上。特別是從我們的制高點上觀察擋風玻璃內部那一小塊空間。

「打電話。」我說。雷克用手機撥打緊急求助專線，接著跟布洛克一起走出我的辦公室，沿著樓梯到大門去。

「你看到什麼？」我問哈利。

「沒有動作。等等，來了。駕駛關了無線電。」

雷克撥打緊急求救電話，說他的女朋友在距離我辦公室一個街廓之處遭到攻擊，手提包被搶走。巡邏車停在手搖飲店外頭的兩位警察是最近的單位。他們卻沒有打開警燈與警笛，甚至連車子都沒發動。只是關閉無線電，假裝故障，所以他們沒有聽到呼叫。我猜他們早就關閉隨身

密錄器與個人的無線電裝置。調度員在GPS上看得到他們的車輛位置，他們在關掉無線電前，顯然回報過有狀況。不過，事實是，他們只是在等我走出事務所，並把車開走，讓紅色皮卡車上的重機男朝我開槍。

「好，哈利。你確定他們關了無線電？」我問。

「我親眼看到駕駛關掉的。你是怎樣，覺得我瞎了嗎？」

「好啦。」我一邊說，一邊從座位起身。「咱們走吧。你打電話，還是我打？」

「噢，讓我來吧。」他說，同時將望遠鏡擺在我的辦公桌上，抓起手機。

哈利撥打緊急求救電話，我開始往樓下走。

我站好，面對緊閉的大門。心跳快了起來。哈利掛斷電話，我聽到他在身後下樓的腳步聲。我舔了舔嘴唇，口乾舌燥，忽然間注意到雙手顫抖起來。

「報警了。」哈利說。「回答我一件事，如果他們又打開無線電，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走出這扇門，我就會中彈。你大概也逃不掉？」

「誰會想射殺我？」

「你有幾任前妻？」

哈利站在我身邊，面對大門。

我感覺到他真真切切的存在。自從老爸過世，哈利就像我的父親一樣。壞脾氣、古怪，還酗酒的父親，但是位好父親。

我感覺到這位朋友在我的身邊，雙手便不再顫抖。

「謝謝。」我說。

「謝啥？」

「謝謝你為我賭上性命，我很高興能夠跟你一起走出這扇門。」

哈利沒說話，沒必要。

我查看手錶。

距離哈利報警過了九十秒。我原本估計兩分鐘，也許兩分半就夠了。

我望向手機，沒有來電。

上街的窄窄走道足以容納我與哈利並肩站在一起。混凝土牆面刷了油漆，地上鋪的灰色地毯已經褪色，幾週前就說要換，但遲遲沒有動作。

我盯著大門看，又望向手機。吸氣吐氣。

最危險的莫過於上街的頭幾秒。只要我一開門，警車就會移開，對街的別克開門，兩個身穿重機騎士皮衣的粗獷傢伙也會來到街上，手持武器，瞄準我。

我緊盯著門。

查看手機。

吸氣吐氣。

距離報警過了兩分鐘。

我們看不清重機男拿的是何種武器。既然他們是開卡車來，而不是騎重機，布洛克猜應該是小型的半自動步槍。那種槍一分鐘可以發射兩百發子彈，取走槍口前的每一條命。

我盯著大門看。

吸氣吐氣。

手機響了。

來電顯示為布洛克。

「通知來了。」我說，然後伸手開門。

只是哈利搶在前面。

「哈利，等等！」

但我慢了一步，他已經開了門。

走出去，踏上街道。

我連忙跟著他出去，同一時間，多處動靜同時發生。殺手重機男在別克上，距離對街的警車只隔了兩輛車。布洛克與雷克站在我們這一側的街道上，距離我三公尺。他們靜候不動，彷彿是隨著時間絞緊的彈簧，此刻忽然以無比的速度及力道彈開一樣。

我一站在人行道上，就聽到了警笛聲。很近。

我聽到警車引擎發動的聲音，車輪開始轉動。他們準備好要在扣動板機前閃人。

兩名重機男才要下車。距離我比較近的司機手持短槍管的阿瑪萊特十五型步槍。他有一把灰色的長鬍子，還穿著黑色的皮夾克。他雙眼充血，散發著癲狂的目光，顯然他在皮卡車上消磨時間的方法就是抽起三點五克的海洛因，或同樣危險的東西，這樣才能亢奮到在曼哈頓街頭取我性命。

我看不到他的黨羽，他在車子另一側。不過在司機舉起步槍前，他就打住了動作。

他聽到了警笛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到車上。

一輛紐約市警局的警車急轉進我左側的街廓轉角，輪胎冒起白煙。我聽到引擎運轉聲壓過警笛聲，車子朝我迅速駛來，在皮卡車前方緊急煞車。

格雷警佐的巡邏車開了出去，但另一輛警車鳴著警笛逆向駛來，封鎖了整條路，格雷也只能連忙停車。

警察連忙下車，除了一直在門口等我的那位。

布洛克跑向第一位下車的警察，然後指向皮卡車，高喊：「有

槍！」

我面前的多位警察抽出配槍，瞄準皮卡車。我現在看到兩位重機男都在前座。副駕乘客看起來嗑得比駕駛還要迷茫。他手裡的防暴槍槍口依舊指向天空。

封鎖道路的警察也下了車。他們經過格雷的巡邏車，跑過去協助鎖定皮卡車的同僚，他們抽出手槍，嘴裡吼起指示。

皮卡車的駕駛座車門開了一個小縫，自動步槍短短的槍管露了出來。

警方的猛烈砲火震耳欲聾。駕駛座的車窗與擋風玻璃轟然爆裂。在密集的火力下，玻璃看起來像是原本平靜無波的池塘，遭到突如其來的滂薄大雨攻擊，碎片在空中四散噴飛。

停火了，兩位重機男被打得血肉模糊。

班恩．格雷警佐走下他的巡邏車，大步朝我走來，臉上帶著毫不掩飾的憤怒。布洛克轉頭看我，她大可過來阻止他。

我搖搖頭，走到馬路上迎向他。

他直直湊到我面前，露出猙獰的嘴臉。他渾身顫抖，喘著大氣，眼神銳利，齙牙咧嘴。鼻子差點貼到我的鼻子上。

我露出笑容，他則兩手壓在我胸膛，用力推我。

我向後踉蹌了兩公尺。

「聽著，我全程都快你兩步。就算在法庭上，我也搶先你四招。現在就叫停這場鬧劇。」

他望向左側，四名趕來的警察注意力都在皮卡車上。他們聽不到他所說的話。

「我不會罷休。」他說。「現在你讓我在兄弟面前出糗，我要眼睜睜看著你斷氣。」

「小心點。」我說。「每個找過我麻煩的人，最後都會發現這個決定很糟糕。」

他大笑起來，說：「什麼？律師仔，你告死他們嗎？你這是要告訴我，他們後悔了？」

「難說喔。他們全死光了。」

他神情轉變，但只有一下下。寒意竄上他的血管，然後腎上腺素與怒火又將其壓下。

「下次你就不會看到他們上門了。」

「給你一個選擇，叫停這一切，轉身離開，我假裝沒這回事。如果你不肯，我就會找上你。」我說。

他背對我，轉頭對我說：「你能做什麼？你又不認識我。」

我將他的皮夾從外套口袋中取出。就在他剛剛拉近距離推我之前，我從他身上扒走的。

皮夾裡差不多有兩百塊，一堆信用卡跟會員卡，以及另一張證件。

「北貝克街兩百一十二號。」我說。

他停住腳步，直直轉過身來。我將他的駕照塞回皮夾，朝他扔去。

「來。」我說。「這你掉的。」

皮夾掉在街上，他的搭檔在他能衝過來前就拉住他。他依舊對我咆哮，此時我已經坐上布洛克的車，哈利就在身旁。雷克坐在哈利前方的副駕駛座上，布洛克上車，發動引擎，驅車離開。

「我覺得那樣激怒他不是很明智。」雷克說。

「大概是吧。」我說。「但感覺挺爽。」

「如果他說得沒錯呢？」哈利問。

「什麼沒錯？」雷克說。

哈利說：「要是下次我們沒看見殺手上門呢？」

雷克望向布洛克。她沒有開口。

哈利的話語重重壓在我的心頭，我的確束手無策。

15

聖誕節先生

懷俄明州傑克遜的沙漠之龍牧場並不位於沙漠之中，與龍更沒有任何關係。這塊四十公頃的小片土地花了查理．哈欽斯不少錢，也就是五百萬美金。

不到一年的時間，這筆錢就賺回來了。

過去十年間，傑克遜洞谷地成了新型採礦者的家，這些人都是千萬富豪。牛仔、農夫、小鎮居民難以適應這些從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遷徙來的移民。擁有大片山脈、如茵綠草、遼闊空地的懷俄明州，因此成為大批新創科技企業的根據地。

懷俄明州淘金熱的動力是該地的稅法。

懷俄明州的企業不用繳稅，營業稅也是全美最低。對貪婪的科技公司及它們的執行長而言，這裡宛如瑞士。

查理．哈欽斯光第一年就省下七百萬美金的所得稅。

唯一的問題在於，查理必須個別註冊不同公司，低調運作，透過一連串空殼公司留下了又長又複雜的足跡。他原是芝加哥的資產管理顧問，事業很成功。懷俄明跟芝加哥有如天壤之別，找不到美味的義大利麵，山間也沒有任何劇場的存在。不過，傑克遜洞谷地對查理來說，依舊是最完美的棲身之所。

他真的需要一個深坑洞穴，讓自己躲進去。

只是，這裡還不夠深。

約莫一個小時前，廚房裡的男人找到了他。

男人穿了一襲黑西裝，裡頭是白襯衫、黑領帶。他抵達時戴的那頂費多拉帽如今掛在衣帽架上，旁邊則是男人的風衣。男人花了兩個禮拜才找到查理。他花時間在網路上，追查每一間公司，這些公司最後都指向這位中年頂禿的查理，現在查理穿著睡衣，坐在餐椅上，冷汗直流。

黑衣男將熱水注向濾杯裡的咖啡粉，下方是一個半圓形玻璃壺。他動作慢條斯理，相當從容。優雅，跟舞者一樣。他的嗓音悅耳動聽，彷彿每一個聲音都是精心發出來的。他的語氣正式，卻不失溫暖，宛如掌握無比權力卻態度和藹的官員。

「這個嘛，查爾斯¹，跟我說說，你對馬龍．白蘭度的評價如何？」男人一邊問，一邊放下注水壺。

查理發現自己呼吸困難。膠帶將他固定在Baccarat餐椅上時的恐慌還沒去，或該說，查理的恐懼有增無減。

夾雜在喘息間的是：「你是指演員？」

「當然囉。」男人伸手撥起自己金色的頭髮。

「我、我、我不知道。你喜歡他嗎？」查理問。

男人凝望著水流經咖啡粉，一路滴入下方的濾壺裡。

「哎啊，查爾斯，別這樣。我們都是朋友。這不是什麼棘手的問題。不過，為了讓你好過點，的確，我非常喜歡他。」

「對，好、好，他很棒。」查理說，句子結束時，他還面露難色，喘了兩聲大氣。

「放輕鬆。」男人說。「你會過度換氣的。跟我一起呼吸。我們來進行這個生理性嘆息。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查理搖搖頭。

「你要吸很大一口氣，盡量吸深一點，然後再吸一口。你的肺已經很滿了，但，相信我，你還是能再淺淺吸一口氣。憋氣三秒鐘，再緩緩呼出。準備好了嗎？」

查理猛點起頭。

男人轉過身來，協助查理，他用雙手在胸前比畫，彷彿是在引導空氣，第二次吸氣時，他胸腔擴張，接著，他緩緩地反轉雙手，吐氣時，將手往下方推動。很像在看大師指揮交響樂團。男人的動作具有催眠效果，讓人無法移開目光。查理在他的命令下，吸氣、吐氣。

「查爾斯，感覺好一點了嗎？」男人問。

查理點點頭。他的胸口不再鼓脹，彷彿是老舊的風箱。他的目光掃到擺在餐桌上的醫生包。黑色皮革的手提包看起來用了很久，上方有一枚金屬扣環。查理對廚房男人的認知讓他曉得，他的確該害怕包包裡的物品。

「只是簡單的幾招，卻證明可以降低焦慮的程度。好了，說到哪兒了？對，白蘭度。我最近一一回味起他的作品。你知道他是演員史黛拉·阿德勒的門生嗎？」

查理臉上逐漸浮現不解的神情。至今，男人沒有傷害他。除了將他用膠帶固定在椅子上外，男人尚未訴諸暴力。

黑衣男將濾杯從咖啡壺上取下，將剛泡好的熱咖啡倒入查理的馬克杯裡。他淺嚐一口，對查理讚賞地點點頭，然後繼續開口。

「他是一位天賦絕佳的演員。在阿德勒的戲劇課上，她要求學生想像自己是雞，而天上的原子彈即將擊中他們。哎啊，你可以想像，整班學生起身，到處亂竄，咯咯亂叫，拍打著想像中的翅膀，各種驚慌失措。唯一的例外就是白蘭度。他沒有跑來跑去，只是冷靜地跨開雙腿，蹲在地上。阿德勒問他在搞什麼，他為什麼不怕即將降臨的原子彈末

日？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查理起初沒有反應，然後他搖搖頭，說：「不知道。」

「白蘭度說，『我是一隻雞，我下我的蛋。我怎麼會知道原子彈是什麼鬼玩意兒？』」

男人笑了笑。查理目瞪口呆。

就在此時，男人手機響了。他將黑色手機從內袋中拿出，按下接聽鍵，貼上耳朵，動作一氣呵成。

「晚安。」男人開口。「在下聖誕節先生。」

「你每次都這麼客氣。」電話另一頭的聲音說。

「我的朋友，禮貌無需成本。請問有什麼可以協助的地方？」

「我聽說紐約那裡有份工作，目標是一名律師。紐約警幫公開招募，一口價五萬，不包額外支出。想說該通知你一聲。」

「不想失禮，但這金額低於我的價碼。」

「這我明白，你知道.....現在很不景氣。」

「紐約那邊會有人接的。我通常不在那邊活動。」

「這個嘛，是這樣的。」對方說。「帽子吉米認識這傢伙。紐約沒人會接。我聽說各地人馬正飛往紐約。」

聖誕節先生又啜了一口咖啡，說：「有誰？」

「你想得到的那些人，收入中等的族群，但有個價碼跟你不相上下的。我覺得這份工作不適合你，可我不希望你從別人那裡聽說，然後對我發脾氣。想說至少讓你自己選。」

「你真是太體貼了。我目前有點忙，如果你不介意，且讓我稍作思考，晚點回電。」

「沒問題。」

聖誕節先生掛斷電話，注意力放回查理身上。

「查爾斯，談話非常愉快，但恐怕時間緊迫，我得結束我們的會面了。你知道是芝加哥那邊派我來的。他們想要取回你匆忙離開時帶走的檔案。」

「檔案？我沒有偷任何檔案。我沒有拿莫雷斯科先生一分錢——」

「你在芝加哥遭到詐欺起訴，雖然得到保釋，卻能夠離開伊利諾州。莫雷斯科先生料得沒錯，聯邦調查局不希望你坐牢，他們要的是莫雷斯科先生落網。你接觸了他的大量私人財務資訊，足以造成可觀的法律問題。我們不能讓你與當局協商，換取自由。我要你將莫雷斯科先生的檔案交出來。」

「我.....沒有什麼檔案.....」查理說，現在汗水沿著他的臉頰滴落。

聖誕節先生舉手示意要查理別說下去，緩緩走過去。他的舉止像貓，每一步都靈活優雅，保持絕佳平衡。

「查爾斯，通常這時狀況會變得不太愉快。不過，如我所說，我沒有多少時間。嚴刑逼供非常不入流。為了停止疼痛，人什麼話都說得出來。我們大可現在就開始，結束前，你會告訴我檔案在哪裡。你撒謊，我會知道。除非你是馬龍．白蘭度，不然你是騙不過我的。如果你想裝傻，那也是你的選擇。我會先砍掉你的雙手，再來是你的腳，接著摘除你的雙眼，那時場面就真的『不好看』了。不然，你也可以直接告訴我答案，我會讓一切變得簡單一點。我會替你注射藥物，讓你昏沉，你會平靜地陷入長眠。查爾斯，我喜歡你，我喜歡你家，我喜歡你的咖啡。而你一直都很配合，又有禮貌。請儘快選擇。」

他轉身背對查理，將醫生包放在餐桌上，扭開扣環。他攤開包包的開口，拿出一根針管，以及一瓶透明液體，統統放在桌上。接著，他拿出錘子與鋸子，也擺在桌上。隨著一件件物品放上桌，查理瞪大了雙

眼，心跳加速，顫抖的雙唇喘著大氣，胸口跟著起伏。

「辦公桌第一個抽屜。沒有其他備份。」查理說。

聖誕節先生前往走廊，進了書房，在辦公桌抽屜中找到一個隨身碟，他將東西拿回廚房，插進他包包裡的一台小型筆記型電腦上。

查理用毫無生氣的雙眼看著他。

「查爾斯，謝謝你。」聖誕節先生說。他用左手拿起針管與藥瓶，走到查理身後。

「我有錢。現在就可以給你兩百萬。你可以消失，假裝你沒有找到我。」查理說。

「但是，查爾斯，其他人會找到你。然後莫雷斯科先生與他的合夥人就會來找我。那樣.....就不好看了。真是抱歉，別無他法。」

「我會有什麼感覺嗎？」查理強忍淚水。

「什麼感覺也沒有，我會確保這點。」聖誕節先生說，同時，他從外套口袋掏出一把槍。他將槍口對準查理的後腦勺，扣動板機兩次。

「看吧，什麼感覺也沒有。」聖誕節先生說。

他重新將物品放回包包中，掏出手機，撥打起來。

「還真快。」電話另一端的聲音開口。

「這邊的業務比預期中早結束。請通知我們在芝加哥的朋友，他會很滿意的。我必須坦言，你的提議讓我著迷。你剛提到某些同僚也對這份工作感興趣.....」

「是有一些。」

「天使？」

「我沒有跟他合作，但我猜他會感興趣。」

天使是世界級的頂尖狙擊手，當過兵，海豹部隊。他喜歡接不同地區的案子。「天使」這個名號是因為他可以讓烈火從天而降，煙硝尚未

散去前，他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沒幾個人見過他。聖誕節先生有次隔著瓜地馬拉市的天窗見過他。他當時搶了聖誕節先生的獵物。這種行為可以說是相當沒禮貌，而聖誕節先生不喜歡沒禮貌的人。

「可能要請你幫我訂前往紐約的航班，麻煩了。」

譯註：查理是查爾斯的暱稱。

第二部

16

露比

珮特拉的鄰里聚會兩週後，西七十四街的人行道瀰漫著不同以往的緊張氣氛，窗簾後方也偶有動靜。露比感受到了。那天晚上，珮特拉將露比針對約翰·傑克森的建議當成自己的看法，露比早就料到，雖然當晚住戶都同意這個計畫，籌備上還是花了點時間。

前幾天，愛莉森要求露比來廚房，壓低聲音談話。她看起來痛苦不堪，但她不是在替丈夫憂愁。

「露比，我實在不曉得該怎麼說，我要妳知道，我很信任妳，我沒有在暗示什麼，但妳是否碰巧在家裡見到我那條歷史悠久的項鍊？我到處都找不到。」愛莉森說。

「噢，哪一條？」露比問。

「薄薄的銀片，看起來像蕾絲？上頭還有小小的鑽石。那是我外婆的項鍊。妳有印象嗎？」

「應該有，我記得有次看過妳戴，真是太——漂亮了。」

「那條項鍊很舊了，對我來說意義非凡。啊，抱歉，我實在找不到。通常我都放在樓上抽屜裡，但不見了。」

「真是太遺憾了。我上次看到那條項鍊肯定是妳戴的時候。家母也有類似的項鍊，只是沒有那麼美。她喜歡戴那條項鍊，搭配她的黑色雞尾酒會小洋裝。」

「她還會戴嗎？」愛莉森問。

「沒有，他們.....他們收走了，銀行。在家父離開我們之後.....」

「噢，老天，露比，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我現在感覺糟透了.....」

「別傻了，又不是妳的錯。」露比說。「現在都過去了。只是.....那時不太好過。我爸跑路，債務都留給我們，幾百萬的債。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收走了，只有我跟媽留下來面對一切。不過，我們撐過來了。最難接受的是顏面盡失的感覺，妳懂嗎？我很感激妳及其他鄰居。妳的項鍊，我很遺憾，但我會幫忙找的。」

「妳媽還好嗎？」愛莉森問。

「不太好。」露比說。這是實話。露比跟她媽的健康保險與其他一切都慘遭剝奪。如果她們還有保險，也許她媽就能儘早檢查，說不定就能及時控制住癌症。說不定，她就還有得救.....

現在說這些都太遲了。

「媽還有一年，也許兩年的時間。」露比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愛莉森抱了抱露比，說：「我太遺憾了。我知道她生病，但不曉得這麼嚴重。噢，老天，我真過意不去。我滿腦子都是約翰跟他的案子.....以及我的蠢項鍊。真是太白癡了。我真的很抱歉。」

她沒有再提項鍊的事，但露比偶爾會看到愛莉森翻出臥室抽屜裡的東西，移開客廳沙發的靠墊，甚至清空浴室儲藏櫃裡的東西。露比什麼也沒說。

此刻的露比站在傑克森家的走廊上，等著湯瑪斯刷好牙，要送他去學校。

她站在廚房門口。

面對大門。

背對著紅衣主教的畫像。

她聽到嗡嗡聲。

一開始，她不想理會，彷彿是有一隻蒼蠅在她腦中俯衝飛撲。

隨著嗡嗡聲越來越大，她開始仔細聽。不再是嗡嗡聲了。

而是一個說話的聲音。語速很快的嘶嘶低語。

她轉頭看到約翰在書房，隔壁就是客廳。愛莉森在廚房，替湯瑪斯的午餐準備水果。

夫妻倆都沒有低語。

約翰一直在忙，一連工作好幾個小時，然後，忽然間一切都停擺了。

上週，約翰拆了醫院寄來的信，讀了內容，然後任由信件從他指間掉落，靜靜走出廚房。露比還沒伸手去撿，她就已經知道信的內容。從約翰步履蹣跚走出廚房就看得出來，彷彿有人拿圓鋤擊打他的頭一樣.....

「經過管理層與信託人充分討論後，考量病患與院方的福祉，決定予以停職.....」

屋內瀰漫著緊繃的氣氛，整個地方靜悄悄。不過，只要她一進門，耳裡就迴盪起低沉的脈動聲。這不是真的，比較像是她內心的感受化作了聲音。也許只是她自己的心跳聲。這個聲音某種程度讓她想起兒時，聽著父親波本威士忌玻璃杯裡的冰塊發出清脆的碰撞聲響，暗示了恐懼即將揭開帷幕。喬瑟夫繼承了他父親的房地產投資組合，這座帝國提供他們收入，但他的賭性已經失控。大輸一場，他賣出一棟房子，加倍下注，想著至少打平。不過，他屢戰屢敗。而他輸錢時，他會酗酒。就連多年後的現在，每次露比只要聽到玻璃杯裡冰塊所發出的叮噠聲響，她都會咬緊下顎，灼熱感爬上頸子，壓力灌進腦袋。她從小就知道，只要

聽到這個聲音，短短幾個小時後，她媽就會畏縮在家裡某處躲著他。接著，就是乒乒作響、玻璃破裂的聲音。

然後是慘叫。

最後是寂靜。

如同肆虐全家的颶風。隔天，颶風對於自己造成的慘狀毫無印象。天還沒亮，她的母親會搶在他醒來前，清掃碎玻璃、擺正翻覆的桌子、將照片掛回牆上，將地板拖乾淨。母親臉上的腫脹則靠布洛芬止痛藥與更多冰塊消腫。隱藏在厚厚妝容下的是逐漸爬起的瘀青。

露比聽過一些女性鄰居竊竊私語，以為她聽不到，談論她母親的八卦，說她庸俗，跟她們層次不一樣，因為她居然要畫那種大濃妝。她們不知道她是在掩蓋丈夫的罪行。她們覺得都是她的問題，說只有妓女才會那樣塗塗抹抹。

母親的沉默在露比腦中聽來宛如巨響。當父親將債務丟給她們母女倆後，銀行的人來了，將她們的所有財產堆上卡車，鄰居就在一旁看著。那一天，露比感覺到顏面盡失，熱熱的，燙燙的。每次想到那天，她內心煎熬的地獄就會燃起熊熊烈焰。

此刻的她站在走廊上，看著約翰敲打起筆記型電腦，另一陣聲音逐漸壓過他用鍵盤打字的聲響。

低語.....

前門的信箱門打開，信件掉在門口的踩墊上。愛莉森連忙從廚房走出，約翰與她在走廊上相會。這些日子信件帶來的都是壞消息。約翰的停職通知、法律帳單，還有銀行信貸的信，及重新裝潢他們褐石建築內部的工程公司要求預付訂金的信。當然還有更可怕的東西。

恐嚇信、死亡威脅。

愛莉森先拿到信。她瀏覽起整疊信件，翻到一枚白色信封時，她停

下了動作，上頭的手寫字指名給約翰。

他從她手中將信封拿走，撕開來，讀起內文。他沒說話，只將信件拿給愛莉森看。

「上頭寫什麼？」她問，語氣帶有一絲顫抖。

露比走進廚房，給他們一點隱私，用不著人家開口。露比從廚房對樓上喊：「湯瑪斯小傢伙，下樓囉。我們要出發了，不然就要遲到囉。」

約翰與愛莉森在走廊上竊竊私語，但難以掩飾愛莉森急切語氣裡的傷痛。

露比一開始沒有聽到他們在說什麼，沒這個必要。她已經知道信裡的內容了。畢竟，那是露比出的主意，只是珮特拉占為己有。

這封信由西七十四街的住戶委員會寄給約翰，信中說，他若繼續住在這條街上，其他會人覺得不安全。

他們要約翰搬走。

珮特拉寫這封信大概只花半小時，但請街上的每一戶人家簽名連署就花了兩個禮拜。

「他們要我們搬家。」愛莉森說，破音讓她提高了音量。

「我很抱歉。」約翰說了好幾次。

露比從廚房走出來。

「說不定這樣也好。」露比低聲地說。

「什麼意思？」約翰問。

「你們兩人都承受了這麼大的壓力，簡直是噩夢，對湯瑪斯來說也是。或許遠離這是非之地是最好的選擇。」

「爸？媽？」湯瑪斯開口。

小男孩站在室內梯上，一動也不動，看著他的父母。露比轉身望著

愛莉森與約翰。

夫妻倆站在走廊上，彼此擁抱，背部因為啜泣而抽動起來。謀殺指控的污點逐漸引燃，燒紅火鉗般的污名灼傷他們的皮膚，讓整家人蒙羞。就跟露比當年一樣。

湯瑪斯跑下最後幾節階梯，經過露比身邊，一把抱住父母。他們蹲下身子擁抱他。

「我們一定得搬家嗎？」湯瑪斯問。

「也許露比說得對。我們該離開紐約一陣子。」愛莉森說。「暫時離開這一切。說不定也算是一石二鳥，可以請裝修公司提早進來裝潢。我們不在家，他們就能施工。」

約翰撫摸起兒子的頭髮，捧著他的臉，說：「不，我們不會逃離自己的家。孩子，我沒有做錯任何事。狀況一團糟，但我們會堅守陣地。我們會扭轉局勢，很快就會好起來。」

露比緊咬著牙，她硬擠出一個微笑。

爸爸、媽媽、兒子，一家三口相互擁抱，看不見的羈絆緊緊維繫著他們。雖然露比或其他人都看不到這道虛無飄渺的連結，但她曉得這股力量存在。

這就是家人之間的愛。

露比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的感受。父親帶給她的只有恐懼，母親又受創太深。

愛對露比來說很陌生，就跟她臉上此刻掛著的笑容一樣陌生。她的表情充滿了同理心與欽佩之情。

內心卻在尖叫。

這家人走進客廳，露比退了開來。

沿著走廊移動。

她一走，低語變得立體。

更大聲了。

她望向地板，看著自己的雙腳停在距離第一節階梯差不多九十公分處，這雙腳轉過去，面向牆壁。

也就是面對紅衣主教畫作的方向。

露比一直盯著自己的鞋子。

她對這幅畫再熟悉不過。

低語的音量逐漸轉大。

露比.....

露.....比.....

她猛一抬頭，直盯著畫作。

妳早該除掉他們一家三口，沒時間了。妳得快點把錢弄到手。紅衣主教說。

露比用不著開口發聲，主教就聽得到。他聽得到她的想法，就跟她聽得到他的念頭一樣。只是當她的聲音在自己腦海中流動時，她還是忍不住無聲動起雙唇。

殺死他們沒有用，只會讓狀況變得更糟。露比如是說。

露比，他們就要來找妳囉。只要殺死他們.....

不行。

那動起來吧.....

露比點點頭。

「妳在跟誰講話？」一個聲音傳來。

真實的聲音。

女人的聲音。

露比轉身面向大門。

站在門口的是愛莉森的母親璦絲特，她穿著藍色長褲、白色罩衫，提著Tommy Hilfiger的包包，踩著高跟鞋，指責的目光望了過來。

「我說，妳在跟誰講話？」璦絲特重複起來。

露比搖搖頭。主教對她吶喊，但她聽不進去，現在不行。

她不喜歡那個聲音在她腦海中如此宏亮，有時她會因此偏頭痛。有天晚上，她來照看孩子，小湯瑪斯在樓上睡覺，她就與主教聊了個把小時。一直到鮮血滴到嘴唇，她才發現自己流鼻血了。聲音太大，實在無法持續聆聽。

「抱歉，我只是在自言自語。」露比裝出無辜的模樣。

璦絲特用她那冷若冰霜的目光盯著露比看了好一陣子。

「做妳的工作就好。照顧好我的孫子，嘴巴閉好，貪婪的眼珠子別亂轉。」璦絲特說。接著，她轉過身去，關上大門，向她女兒打招呼。愛莉森狀態稍微恢復了一點，母親抱著她，警惕的目光始終沒有從露比身上移開。

約翰．傑克森最後的話語迴盪在露比腦中。

他剛剛才在走廊上說：狀況很快就會好起來。

露比心想：不，不會的。

她會確保局面持續惡化下去。

17

艾迪

我必須得把車停進車庫裡。

有心人士可以輕而易舉將裝置藏進車裡或安裝在我找不到的地方。汽車炸彈的手段發展得相當高明。趴下來掃視底盤、打開引擎蓋、尋找可疑的鼓脹物體、電線、盒子都已經不管用了。皇后區有個亞美尼亞人，他用六顆串在絕緣線上的C4炸彈幹掉了敵對勢力的老大，這個裝置連結上防水的迷你手機接收器，藏在林肯領航員休旅車的油箱裡，結果就是柏油路上炸出一個一百八十公分深的大坑，林肯飛出去，穿過一輛裝載了六百隻活雞的半掛式卡車。紐約市花了兩天才清完街上綿延四百公尺的焚毀金屬、血跡與羽毛。

我搭地鐵，謹慎提防。

距離紐約市警除掉兩名殺手已經過去兩週，刺客來自紐澤西當地手段暴力的摩托車幫派，至今沒有人尾隨，沒有人從事務所或我公寓外頭的停靠車輛觀察我。我想像格雷警佐放出消息，要讓狀況冷卻下來，至少低調一陣子。他跟搭檔關了無線電，坐在警車裡，全副武裝摩托車幫派成員的皮卡車就在四公尺外，高層肯定口頭修理過他。

如果他聰明，他就會叫停追殺。一筆勾消對我的懸賞，忘了這一切。

不幸的是，我覺得他腦袋不是很靈光。就算他還保留某些大腦細

胞，現在都已經牽扯到私人恩怨的層面了。我讓他在同僚警員及組員面前出了大糗。他先前大概說服了他的老大布坎南，說我是威脅。現在，我則是嚴重的麻煩人物。

其他人來拜訪我只是遲早的事。

從地鐵站到事務所，我走了四個街廓。當我爬上樓梯，前往辦公座位時，已經差不多早上十點。我停下腳步。丹妮絲聽著電話另一端的對話，比了比凱特的辦公室。哈利、布洛克跟凱特都在裡頭，他們圍站在她的桌旁。我推開門，聽到她手機傳來的講話聲，開口的是艾爾．派瑞許。

「怎麼了？」我問。

「嗨，艾迪。」派瑞許說。「我簡單解釋一下。約翰狀況不太好。他今早收到一封信，上頭有他鄰居的全員簽名連署，要他們搬走。他的行醫生涯大概也結束了。這一切對他來說變得太沉重。我們必須採取一些行動。」

「艾爾，你要安排見面嗎？我可以再跟他談一談。」凱特說。

「凱特，我想妳能做的都已經做了。」艾爾說。「但我不確定他還撐得了多久。他的小孩在學校遭到霸凌。愛莉森說鄰居寧願過馬路，也不願意經過她所在的人行道。我們能不能做點什麼，加快整個案子的進程？我在想，如果能夠給他們確切的開庭日程，也許狀況會好一點。」

「我們沒有開庭日程。」凱特說。「準備也尚未完善。」

艾爾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們能夠確定開庭的日期，那至少對約翰與他的家人來說，這一切就看得盡頭。這樣會有幫助。我只是.....我只是不曉得他還能苦撐多久。」

「好的，艾爾。我們聽懂你的意思了。交給我們，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加速案子的進程。」我說。

艾爾謝過我們，掛斷電話。

「就算我們能夠得到立即開庭的日期，我們也還沒準備好。」凱特說。

「我知道，但我們可以準備好。布洛克，尋找彈道專家的狀況如何？」我問。

布洛克說：「最後的人選今早才拒絕我。你給我的專家名單，上頭每一個人都拒絕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哈利問。

「他們的答覆都一樣。」布洛克說。

「利益衝突？」我問。

布洛克緩緩點頭。

卡斯楚地方檢察官手段骯髒、自戀自大、渴望權力，但他可不會因此耍蠢。

「卡斯楚展開地毯式轟炸。」我說。

除了同時向美國最頂尖的彈道專家簡報案件，保證對方成為檢方證人外，卡斯楚還將檢方的報告寄給另外五名備受敬重的彈道專家，甚至花錢請其他僅剩幾位經驗老到、具備挑戰檢方專家可信度的專業人士閱讀報告。這意味著，他們了解案情及可能的機密資訊，因此構成利益衝突，無法替辯方出庭。

「地方檢察官的角度著重在彈道報告與DNA報告上。」凱特說。

「如果他能證明發射子彈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手槍在我們委託人的衣櫥裡尋獲，而上頭又有他的DNA，那樣就玩完了。我們需要自己的重量級彈道專家挑戰這份證詞。少了彈道專家，我們束手無策。我們該怎麼辦？」

「不知道。」我說。「我還沒喝咖啡呢。」

他們全都靜靜站在原地看著我。

「你還在等什麼？快去喝啊。」哈利說。

我留他們在凱特的辦公室裡，無視自己辦公桌上成山的檔案與文件，走到咖啡機前面。這台咖啡機是從舊的事務所搬來的。計時器已經不管用，保溫盤的溫度沒有以往那麼高，但好處在於，我也沒有清過就是了。無論加進去的是什麼樣的咖啡粉，瀉滴進下方半圓形玻璃壺裡的咖啡喝起來都是同樣味道。我就喜歡這種咖啡。

這台咖啡機只有我會用。我泡了一壺咖啡，一口氣灌掉半壺。

我放下杯子，發現自己心不在焉地轉起手中的筆，筆在我的手指與指關節上轉動。這個動作可以協助我思考。

筆停下了。我回到凱特的辦公室。

他們三人還在裡頭等我。哈利正在檢視卡斯楚那邊寄來的證據開示文件。他拿起一張紙，臉上逐漸浮現好奇的神情。

「這位潛伏印痕專家佈戴先生的報告在講什麼？」哈利問。

「沒什麼內容。」凱特說。「槍上有掌紋，跟我們的客戶不符，他們說那個掌紋不完整，不足以作為鑑定之用。」

哈利搓揉起頭頂，他思考時經常做這個動作。彷彿是阿拉丁搓神燈，希望精靈或精靈般的好點子會自己冒出來一樣。

「讓我看那份DNA分析。」哈利說。凱特將桌上的卷宗移開，將報告交給哈利。

「看這個。」他說，把報告還給凱特。

「哈利，我要看什麼？這是DNA分析師的報告，證實了槍上的DNA屬於約翰．傑克森。」

「對，但看看他們是從哪裡採樣的。」

我走到凱特身邊，讀起DNA報告的前言。

「專家的DNA是從提取膠帶上採集的，不是從槍上。」凱特說。

由於DNA分析技術的進步，鑑識人員現在可以直接從提取掌紋或指紋的膠帶上取樣，無需實際從沾染紋跡的物品上採樣。

「所以呢？」我說。「從手槍或部分掌紋上取樣，有什麼差別嗎？印痕專家說潛伏的痕跡是掌紋，但範圍太小，沒辦法比對。」

「現在你用邏輯思考了。」哈利說。「這裡有問題，仔細想想。為什麼我們一開始會有這份掌紋報告？這份報告對卡斯楚的說辭毫無助益。」

「他必須找潛伏印痕專家，因為DNA來自提取膠帶上的掌印。他需要專家作證，掌印來自那把槍。如果他要使用DNA證據，他就得使用掌紋證據。」

「的確。」哈利說。「不然卡斯楚就會隱瞞這份潛伏印痕報告，如同他不採納其他我們還沒看到的證詞一樣。這裡有問題，重要的問題，但我還不明白。」

「哈利，我不確定我有沒有跟上你的思路。」

「怎麼可能一個人在掌紋裡留下DNA，但同一份掌紋與當事人的手掌卻不匹配？好比說，我碰觸這張桌子。」此刻，哈利一手壓在辦公桌上。「我因此留下DNA，可以用印痕膠帶提取，但我沒有留下掌紋？不可能啊。這裡不太對勁。」

「如果沒有足夠的掌紋讓專家比對，那就說得通了。」凱特說。

「妳是說，如果我們相信卡斯楚，那就說得通了。」我說。

「這裡有蹊蹺。」布洛克說。

凱特說：「也許吧，但此刻卡斯楚有合理的解釋，而我們沒有。這意味著，我們沒有辦法反擊。哈利，繼續思考。不過，盡量想辦法弄到他不肯提供給我們的證詞。我敢說警方向陶德．艾利斯、布雷特．貝爾

問過話了。鄰居間都在傳，他們跟死者有過交往。我已經提出證據開示聲請，但卡斯楚可以拖上幾個月。」

哈利望向我，說：「艾迪，咖啡喝夠了沒？」

我點點頭，說：「我打算取得艾利斯、貝爾的問話紀錄，不完美，但應該可行。哈利，去找你的兄弟法官聊聊。」

「他們不再是我的兄弟了。我退休了，記得嗎？」

「你在那邊還是有朋友，可靠的人？我是說，守得住祕密嗎？」

「也許一、兩個吧，其他人都跟律師一樣，愛講八卦。」

「很好，去找愛八卦的人，嘴巴越不牢靠越好。告訴他們，約翰·傑克森即將崩潰。他無法面對公開庭審，無視我們提出的各種建議，決定認罪，將罪名減輕到過失殺人或是二級謀殺。我們知道他是無辜的，但他還是想認罪。問問其他法官的看法，告訴他們，你很糾結，你背負著道德倫理的重擔。此外，如果他在新新懲教所待了一年後，改變主意，決定起訴自己的律師，你會希望我們做足準備。」

哈利一臉不解地看著我。

「凱特，妳去找卡斯楚。告訴他，我們不滿他對稱職彈道專家的狂轟亂炸，我們需要時間另覓專家。告訴他，我們希望這個案子能夠盡可能擱置延後。還要說我們仍在調查另外兩位嫌犯與受害人之間可能存在的戀情關係。不要只是請他幫忙，將開庭往後延。我要妳直接開口懇求他盡量給我們時間。」

「為什麼是我？」凱特問。

「因為妳為人正直，而他不信任我。」

「等等。」凱特說。「艾爾·派瑞許認為，我們必須快點進行這個案子。這樣怎麼會有幫助？這不是跟我們客戶的心願背道而馳嗎？」

「的確。」我說。「卡斯楚會從法官那裡聽到流言，說我們的客戶

無法面對庭審，打算進行認罪協商。如果妳能讓卡斯楚相信我們需要更多時間，那就應證了哈利散播的謠言。為了打亂我們的辯護節奏，卡斯楚會竭盡所能加速推動這個案子的庭審進程，這樣才能對傑克森施壓，希望藉此迫使他認罪。我敢用性命打賭，艾利斯、貝爾一定告訴警方，那晚他們全程都在派對上，命案當時，他們跟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完全沒有接觸。這些證詞表面上看來徹底摧毀了我們對於凶手另有其人的理論。我們會在六到八週內得到開庭日期，二十四小時內取得這些證詞。」

「六週？六個月的準備都搞不定這個案子。」哈利說。

「我們會準備好的。就算等上兩年，我們也找不到像樣的彈道專家，所以這不重要。卡斯楚也會投機取巧，這樣我們才有一搏的機會。咱們開始吧。布洛克，妳跟我走。」

「去哪？」她問。

「地方檢察官在我們客戶的家裡找到凶器，客戶的DNA還出現在槍上。檢察官掌握了大量證據，唯獨少了講給陪審團聽的故事。約翰．傑克森沒有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動機。我們要找出這樁案件背後真正的故事。」

18

艾迪

與蓋布瑞．雷克外出用餐實在很要命。無論是否必要，他四天刮一次鬍子，他的頭髮依舊凌亂，但不至於讓人分心、無視他的西裝外套。雷克腦袋裡有太多東西在轉，沒有空間思考日常生活，只有吃進身體裡的東西他會特別在乎。我說「特別」的意思是已經快到某種病態的程度了。

朱尼爾餐館位於第四十五街與第八大道上，受過時代廣場震撼的觀光客很喜歡光臨這間充滿美國懷舊風情的小天地，整間店呈現橘色色調，吧檯旁有座位，總共五十張桌子，還有方圓一百六十公里內最美味的起司蛋糕。

布洛克點了中等熟度的起司漢堡、漂浮汽水。我跟她點一樣的。身穿黑色牛仔褲與黑色馬球衫的服務生以為我們這桌很好伺候，沒有毛病，不會東問西問。

雷克仔細看著菜單。

服務生不曉得他這身不經意的黑色裝束是為了出席自己的葬禮。

「蛋怎麼煎？是平面煎盤還是用平底鍋？」雷克問。

服務生的眉毛揚起，接下來十分鐘，兩道眉毛都掛在同一個位置，因為雷克一一提出各種疑問，足以考驗德蕾莎修女的耐心，前提是，如果她在曼哈頓端盤子的話啦。雷克沒有不禮貌，只是仔細了點。

「你們的雞蛋從哪裡來的？」雷克問。

「雞生的。」服務生說，此時的他已經開始放棄求生意志。

「我是指哪裡……」

「他點煎蛋捲。」布洛克拯救服務生一命。

「的確，我就點煎蛋捲，我要五顆蛋白，兩顆蛋黃，普通的飲用水跟一杯咖啡，麻煩了。」

服務生將菜單從雷克手中搶走。

布洛克將報告副本交給我與雷克，來自她的技術專家雷蒙。

雷克閱讀時，右腳在地上蹬啊蹬的。

報告主題是布洛克在布雷克摩爾家找到的拋棄式手機，只撥過兩個號碼，同樣是拋棄式手機，而且在命案之後似乎就關機了，命案前一天，瑪格麗特接過這兩個持有人身分不明的號碼來電。她的手機裡只有一條簡訊，傳給其中一支號碼，還是命案前六、七小時發送的。

諾基亞**3310**的訊息文字。

發送至聯絡人的簡訊：發送時間十七點零五分。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你還是把我當垃圾。我永遠都排老二，對嗎？

我當膩第三者了。

只要一通電話，你就完了。

也許我該把你幹過的事情說出去。

感覺怎麼樣？

然後你就知道什麼叫痛。

「傑克森看過內容了嗎？」雷克問。

我搖搖頭。

「這是辯護的證據嗎？」他問。

「還不算。我猜布雷特．貝爾跟陶德．艾利斯分別是這兩支電話號碼的主人。我們有兩個可疑對象。我們正要去調查這兩個人，結果布洛克就接到雷蒙的電話。我要你們仔細調查這兩個傢伙。」我說。

「從這條訊息看來，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至少跟其中一人玩起危險的遊戲。這條訊息語帶威脅，看起來就像作案動機。」

服務生端著飲料過來。雷克想要開口，但服務生假裝在聽耳麥裡的聲音，基本上是夾著尾巴逃離我們這一桌。

「我們得進一步了解艾利斯與貝爾。我覺得，我們該等到取得他們的證詞或是卡斯楚的問話紀錄，之後再去打草驚蛇。」

「要是打不出東西來呢？」雷克問。

「那就大力點。」布洛克說。

19

露比

露比拿著紙張對著書桌上的檯燈，仔細檢查她的成果。

字跡統一，都是大寫字。她用的是簽字筆，粗粗的線條，看不出個人手寫筆跡的特色。她在便宜的影印紙上練習了好幾個小時，確保寫得沒有任何瑕疵。差不多寫了五十張紙，她已經嫻熟掌握技巧，寫得跟影印機印出來的文字一樣。

她從書桌抽屜中拿出另一疊紙張，瞥了臥室桌上的時鐘一眼。快晚上八點了，她的手開始痠麻。媽肯定等不下去了。也許現在是稍作休息的時候，但她處在最佳狀態，是將筆畫進行最後微調的時刻。

「露比！露比！家裡有湯嗎？」

小小公寓的客廳裡傳來聲音。

「媽，我馬上就來！」露比喊著說。

「親愛的，謝謝妳。」

她環視自己的房間，一張單人床，緊貼著房間的左側角落。床放這裡不太適合，門只能打開六十公分，不然就會撞到床墊與床架。不過，露比需要把桌子擺在右側，那邊有插座，還有窗口照進來的光。沒有全家福照片。牆壁漆成白色，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亮。書桌旁有座書架，架上只有幾本書，主要是非文學類，烹飪書、居家修繕、正念，還有幾本一點幫助也沒有的勵志書。床的上方貼著一張海報。

她在二手唱片行看到這張海報。唱片行也賣一些有歷史的老東西，搭配山區鄉村搖滾唱片的經典美國商品，這是他們的特色。海報一側褪色，彷彿長期遭到烈日照射一樣。露比不在意，這意味著曾經有人很愛這張海報，將其展示出來。露比也很喜愛這張海報。她可以盯著看個把小時。她不確定，但她猜這應該是八〇年代凱迪拉克黃金城敞篷車的廣告海報。車子看起來挺拉風，但這不是海報特別的原因。坐在方向盤後方的人是一位女性，車子疾駛在貫穿沙漠的筆直道路上，她的金髮隨風飄揚。

看來這位小姐過著完美的人生，身旁空無一人，沒有紅衣主教的細碎低語，沒有家人，不用背負起什麼責任，更是一點煩惱也沒有。

徹底自由。

露比多麼渴望成為這位女性，她知道有朝一日可以完成這個夢想。她目前所努力的一切都是為了踏上這條路，雖然目的地不明，但她可以永永遠遠在路上奔馳下去。

她寫完了第一封信，收件人是陶德．艾利斯。她還要寫另一封給布雷特．貝爾。

知識就是力量。

瑪格話很多。露比跟瑪格共處了不少午後時光，露比整理環境時，她們會聊天，完成工作後，她們也會坐下來喝咖啡。這不只是出於禮貌或是寂寞，而是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兩個局外人。露比會說起自己的父親、母親，某種程度，她也羨慕瑪格。

「相信我，妳不會想過我這種生活。」瑪格說。

「但妳有錢，還有自由。妳可以想去哪就去哪，隨心所欲。」露比說。

「金錢可以打點生活中的很多狀況，卻沒辦法填補人心，更沒有辦

法修復破碎的心。」

露比覺得要是其他住戶跟她一樣了解瑪格，說不定他們就會接納她。他們會看到她的善良與空虛的生活，也許會希望她好過一點。瑪格就是這樣，她希望每個人都感覺良好。這條街上住滿有錢的客戶，只有瑪格會在聖誕節的時候給露比額外的津貼，也只有她提供更為珍貴的東西——她的時間、關懷與關注。

露比心想，街上的住戶還在講瑪格的八卦。

她掌握了兩個人，他們都有絕佳理由隱瞞自己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關係。貝爾因為前妻命案，已經有了嫌疑。如果艾利斯的太太發現他跟瑪格亂搞，那他至少得付出一半的財產。露比親眼看到他們之中一人殺害她的朋友瑪格，而另一個人帶來危險的程度大概不相上下。挑釁殺人凶手可不是開玩笑的，但露比別無選擇。

露比需要錢。媽媽病況惡化，需要照護。

而露比渴望自由。

「露比。」聲音又來了。

「媽，我馬上來。」露比一邊說，一邊朝小小的廚房走去。她打開罐頭包裝的湯，倒進鍋子裡，在爐火上加熱。

熱湯沸騰冒泡，此時，露比想到傑克森一家。

今天對他們來說諸事不順，明天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離開爐邊去拿兩個湯碗，結果就聽到一聲脆響。她抬起穿著運動鞋的右腳，鞋底還黏著剛踩到的大蟑螂。可惡的蟑螂越來越猖狂，她甚至不用特別去找。只要在廚房繞個兩圈，就能不費吹灰之力踏死牠們。

她將湯倒入兩個碗中，大多倒在媽媽碗裡。她將兩只碗放在小餐桌上，就座，準備用餐。

「湯熱好囉。」她吆喝起來。

「馬上過來。」她媽說。

露比拿起湯匙，準備開動。熱湯鹹味十足，牛肉還是很韌。她一度懷疑她媽吞不吞得下去。她最近吞嚥不是很順暢。

她先聽到拐杖碰撞的聲音，任何聲響在小小的公寓內都會迴盪起來，接著是拖鞋在超耐磨地板上留下的低低腳步聲。

艾娃．強森坐在小小的餐桌旁，對面是露比。早上才見過，但露比覺得母親的雙眼似乎又蒼老了一些，這雙眼睛仿佛泡在牛奶裡，眼珠泛白，不會轉動。她四肢細瘦，露比可以用一隻手就完全握住母親的手腕。母親彷彿是在縮水，露比出門工作時，媽媽的血肉好像被吸走了一樣。

她沒有對露比開口，只是用混濁的雙眼望著她的湯。

狀況即將轉變。露比已經無法繼續提供母親所需的精心照顧，將媽送去安全的地方是她的首要之務。

就算事情按照計畫順利發展，露比曉得，她必須離開紐約。流連在一座座城市與城鎮之間。抵達新地方，她就換新的名字，捏造新的故事。她可以在沙漠裡驅車開上好幾天，遠離西七十四街，遠離昔日的人生。

遠離紅衣主教。

但這也意味著必須離開媽。

一切變得清晰，這麼做不只是為了露比自己。

也是為了媽著想。

「媽，妳看過我留給妳的那些手冊了沒？」露比問。

母親搖搖頭，將顫抖晃動的湯匙放進口中。

「妳知道，有些地方真的很不錯。妳知道，那不是老人院，更像是
有護理師的退休人士社區，為了妳這種人打造的，那邊的人都很好。」

「我們沒有錢。」母親說。「住不起那種地方。」

「我有在存錢。」露比說。

母親用警惕的目光看著她。

「妳哪來的錢？」

「工作啊，替我們那條街上的住戶工作。」

「那裡已經不是『我們的街』了，他們趕我們出來，記得嗎？當時妳爸捲走我們所有的財產。現在妳也要拋下我，每個人都拋棄我。」母親一邊說，肩膀也跟著顫抖起來，淚水滴進罐頭湯裡。

「媽，我沒有要拋下妳。這樣是最好的安排。」露比說。「這樣對妳來說也比較好，那邊有人可以二十四小時照顧妳。」

母親聽不進她的話，也許是不想聽。湯匙從她細瘦、扭曲的手指落下，重重砸在湯裡，湯水濺上了她的罩衫、脖子與臉頰。

露比從座位上起身，抓起紙巾，繞去對面。她跪在母親面前，讓母親轉身，面向她。她用紙巾沾玻璃杯裡的水，擦拭起母親衣服上的湯漬。

衣服擦好了，她悉心揚起母親的頭，再次沾溼紙巾，輕輕點拭起母親的臉，彷彿是人母清洗嬰孩的臉蛋，動作緩慢，相當溫柔。母親的皮膚已經薄如蟬翼，她擔心稍一用力，就會擦破皮膚。

露比不曉得自己愛不愛母親。她覺得她愛，只是，無論愛到底是什麼，這樣的行為已經是她最接近愛的表現了。

「媽，一切都會沒事的。」露比說。

「露比，妳是好孩子。」

稍晚，母親就寢後，露比偷溜出門。電梯已經壞了好幾個禮拜，於是她走下四層樓梯，經過公寓外頭破爛腐壞的一袋袋垃圾。公車沒搭幾站，她就抵達東哈林區的一處老舊五金行。露比進門時，店家已經準備

打烊。她向老闆承諾馬上就走。

她用現金買了一包混凝土釘、噴漆及一把將近兩公斤重的爆破鎚，這把鎚子有鍛鋼鎚頭及防震握把。她將物品統統放進後背包裡，搭公車返家。

回到小小公寓的侷促臥房，露比手持鎚子，一開始感覺很重，但揮過幾次後，她馬上就習慣了重量。關鍵在於甩出去，不是用蠻力。讓動量、重力、鎚頭的重量自行運作即可。

露比持續扔下山頭的小石子緩緩擊碎了坡面，敲下更大的石塊，這些石塊又撞落更大的岩石。山崩就此展開。

露比要做的就是確保土石沒埋錯人。

明天天亮之前，她要送出的信件就是第一批滾落山坡的巨石。

20

露比

翌日早上七點，露比站在傑克森家門口。

她沒有這戶人家的鑰匙。有些住戶不介意給露比鑰匙，這樣他們去度假或去漢普頓過長週末的時候，她可以進屋清潔、採買日用品、確保房子安全整潔。

傑克森一家可沒有給她鑰匙。

露比的手指停留在門鈴前方。

按響門鈴就會啟動後續各種動作。

她得手腳俐落一點。

精準。

安靜。

她將手從門鈴前面移開，盯著大門，打起哈欠。

把握時間稍做思考。

愛莉森會來應門，每次都是她應門。過去這幾週，每天早上愛莉森來開門時，彷彿是過去了一個月，而不僅是間隔一天。生活上的難題重重壓在她的脊背上，讓她皮膚乾燥缺水。這個女人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老化。每過去一天，她眼周的魚尾紋就變得更加深刻，皮膚更缺血色。沒了昔日的白裡透紅，徒留鐵青暗沉。露比發覺，愛莉森現在看起來，基本上跟她媽瓊絲特年紀相當。

她也忽然想起，愛莉森近期都不出門。

她也許不會發現。

露比要讓她注意到。為了辦到這點，愛莉森必須看見露比的狀態，應該說是露比的反應。露比不能冒險，一定要讓愛莉森注意到才行。

她捲起襯衫的袖子，露出右手手腕。露比採取動作前，先花了點時間張望街道。沒有人，靜悄悄的。

她得把握時機，精準，不能發出聲音。

露比一口咬進自己的右手臂，就在手腕上方一點。她用牙齒用力撕扯自己的皮肉。她發出低低的哀鳴，真的很痛。露比不想咬破皮膚，那樣不成，她只是要感覺到痛而已。

她咬得更用力了。

她緊閉雙眼，手指開始顫抖。她移開手腕，扯起皮膚，就在她覺得自己已經到了無法繼續忍受的時刻，她猛一抬頭。

這招奏效。

淚水在她緊閉的雙眼中打轉。

露比鬆開嘴巴，抹去手腕上的口水，將袖子拉回去，遮蓋深刻的牙印，該處已經變成紫藍色了。瘀青大概會持續至少好幾天。她得記得遮蓋住這個部位。

她臉頰脹紅，上氣不接下氣。

露比按響門鈴。不到三十秒，愛莉森就開了門。她低著頭，目光落在地上。對丈夫遭到謀殺指控的女人來說，又是身處地獄的一天，又是身心俱疲的一天。

露比沒有動作。

她站在入門階梯最上方，左手扶著右手手腕。

露比沒有立刻踏進屋內，愛莉森這才抬起頭來。

「噢，露比，怎麼了？妳怎麼哭了？」愛莉森的關切相當真實。

露比沒有說話。

她只是望著前門。

愛莉森將門多打開一點，跟著露比的目光看過去。

漆成淡紫色的大門中央有一個黃銅門環。

用亮紅色噴漆潦草寫在門上的是兩個字。

凶手

愛莉森踉蹌退開，手指連忙摀住嘴，彷彿這兩個字重創了她。她忽然吐出大氣，整個人跪倒下去。她顫抖的雙腿完全無力。

露比得迅速採取行動。

她抹去臉上的淚水，溫柔地拉起愛莉森。

「湯瑪斯起床了沒？」露比問。

愛莉森搖搖頭。

「好，我去拿些清潔劑。樓上浴室有強效漂白水。妳最好拍照給你們的律師看，讓他們知道，有人針對你們。」

「露比，謝謝妳。」愛莉森淚眼婆娑地說，顫抖的雙手握著手機。

露比從愛莉森身旁經過，走室內梯上樓時，她聽到紅衣主教低聲的氣音竊笑。她迅速繞過浴室，進入主臥。約翰在樓下的書房裡，房門緊閉，已經在忙他的事情了。她打開收納珠寶首飾的抽屜，抓了一條鑽石手鍊，塞進牛仔褲前方的口袋。她又從浴室拿了漂白水，接著才下樓回到廚房。

她在水槽上將熱水注入洗碗用的大盆子，找出菜瓜布。她拿著盆子、菜瓜布與漂白水來到前門，將東西放在階梯最上方。

「拍好了嗎？」露比問。

「拍了兩張。噢，我的天啊，真不敢相信。他們為什麼這樣對我

們？他們不認識我們嗎？他們不曉得我們不是壞人嗎？」

愛莉森的情緒結合了驚慌、深刻的無力感與悲傷。寫在他們家門上的訊息宛如襲擊。

約翰肯定聽到了動靜。他從書房走出，降噪耳機掛在脖子上。

「發生什麼——」

他還來不及問出口，就說不下去了。他的目光鎖定在前門的噴漆塗鴉上。

露比總覺得，醫生是孔武有力的族群。每天都要面對生離死別，造就了堅強的內心。當然啦，自己遇上可怕的經歷又是另一回事。冷靜的專業頭腦現在感覺很遙遠，早在腦袋接收到前，內心就遭受重創了。

他脹紅著臉，雙眼溼潤。他開口想說什麼，卻沒有話語，只有哽咽，喉嚨壓抑住了他的聲音。

「我來處理。」露比說。「沒事的，進屋去。」

約翰雙唇顫抖，凝視著露比的雙眼。在這一刻，露比就是他的希望。在另一個即將變成永夜的至暗時刻間，她是伸出援手的人。

愛莉森不知怎麼著，忽然找到了力量，應該是為了約翰而堅強起來吧。她握著他的肩膀，讓他轉身遠離門口，帶他前往客廳，路上還說著溫柔細語。露比關上門，倒了一點漂白水進盆子裡，浸溼菜瓜布。她開始工作，緩緩洗刷起噴漆的邊緣。她不想清得太快。

她望向手錶。

艾希雅隨時會出現。

露比望向身後，確保街上沒人，對面住戶也沒有在窗邊露臉。她伸手越過石階門廊，小心翼翼地將漂白水統統倒進排水溝中。

露比繼續工作，同時留意東側的街道，等著艾希雅出現。幾分鐘後，她看到艾希雅朝屋子走來，她老舊磨損的Converse帆布鞋輕盈地踏

在人行道上。艾希雅走上前門台階時，露比正將最後幾滴漂白水滴進那盆水裡。

「嗨，艾希雅，是不是很可怕？」她比著大門問。

艾希雅沒有對塗鴉做出反應，對露比的話語也不感興趣的樣子。她就是可以露出面無表情的模樣。

露比注意到艾希雅將目光移到她的右手腕上。露比也跟著望過去，發現該處有些紅色斑痕。正是使用噴漆罐後，漆霧反噴回來而留下的痕跡。

露比一邊搓揉掉手腕上的紅漆，一邊說：「開始脫落了，結果都沾到我手上。不過漂白水沒了，可以請妳幫幫忙，去浴室櫥櫃再拿一瓶來嗎？」

艾希雅又望向露比的雙手。菜瓜布與露比的手指上都有紅色的痕跡。她很明顯就是在思考露比手腕上的噴漆痕跡究竟是不是清理時沾到的。艾希雅點點頭，露比退去一旁，讓她進門。

艾希雅一進走廊，露比就用菜瓜布將手腕上最後一點噴漆刷掉。她以為昨晚已經將手洗乾淨了，肯定是漏了這些痕跡。

一次失手可能會引發災難。露比承擔不了額外的失誤。現在，她只能仰賴艾希雅跟平常一樣。這位清潔工每次抵達傑克森家，都會把後背包扔在走廊的同一個位置上。

露比仔細聆聽艾希雅在室內梯上的腳步聲。

機會來了。

露比悄悄溜進走廊，確保沒有走到太裡面，這樣客廳裡的愛莉森與約翰才不會看到她。她彎腰拉開艾希雅後背包的拉鍊，從牛仔褲口袋裡掏出鑽石手鍊，塞進背包裡。她沒有把拉鍊拉回去，就讓包包擺在原位。

露比回到門口，繼續賣力洗刷噴漆文字。多刷幾次，「凶」就快消失了。

室內梯傳來腳步聲。艾希雅的橡膠鞋底踩在磁磚上。

門開了，她將漂白水交給露比。露比暫停動作，喘了口氣，抹抹眉頭，接著才接過漂白水。艾希雅回屋，朝廚房前進。她這是要去雜物工具間拿她那件滿是汗漬的圍裙。

每一個計畫都需要運氣的加持。一般人通常不會留意周遭的狀況。

艾希雅沒有注意到她的背包開了。萬事就緒。

露比端著那盆水，推開大門，在磁磚地面上鬆開雙手。她驚呼一聲，沒有很誇張，但足以讓愛莉森前來走廊查看狀況。兩秒鐘後，愛莉森與約翰從客廳跑來，心想又有什麼糟糕的場面在等著他們。他們看到水灑出來，露比抱頭咒罵起自己的無能。

「老天，我怎麼這麼笨手笨腳。真對不起。愛莉森！有水！快把艾希雅的包包拿起來，免得弄溼了。」

隨著水在磁磚地板上擴散開來，愛莉森一個箭步向前，抓起艾希雅の後背包，不希望包包浸水。她沒注意到拉鍊沒拉。她將包包往上提時，開口敞開。皮夾掉到地上，然後是塑膠袋裡的雜糧麵包、一串鑰匙.....統統掉在馬賽克磁磚上。

接著重重落地的是一條手鍊。

愛莉森咒罵一聲，這次是責備自己笨手笨腳。不過，當她看清那條鑽石手鍊時，她隨即停下了動作。她緩緩彎腰，撿起手鍊，仔細查看。

「我去拿拖把。」露比說。

「不！」愛莉森堅定地說。

露比站在原地，等待，觀察。

艾希雅從廚房走出來查看狀況。她甚至還沒到雜物間圍上她那條圍

裙呢。她不解地望著愛莉森，看不懂雇主的神情，更不明白她為什麼提著她的後背包。

「這在妳的包包裡。」愛莉森拿起手鍊。「這是我的。約翰在我們結婚十週年時送我的。」

「我不曉得妳在說什麼。」艾希雅說。

「手鍊從妳的背包裡掉出來。」愛莉森說。

恐懼逐漸爬上艾希雅的嗓音。「我向上帝發誓，這不是我放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條手鍊。」

「約翰，快報警……」話才出口，愛莉森的臉卻垮了下來。警方才因莫須有的謀殺罪名，將她的丈夫送上法庭。他們菁英階級的幸福快樂信念瓦解。如今，他們已經不再信任警察。

「我外婆的項鍊也是妳偷的。」愛莉森說。艾希雅背叛行為帶來的震驚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憤怒。

「出去！」約翰說。「滾出我們家。」

艾希雅想開口，但約翰要她住嘴。他護著愛莉森，扶穩她。艾希雅開始收拾自己的物品，地上的水浸溼了她的東西，接著她氣沖沖地離開，用西班牙文碎唸個沒完。

露比找到拖把與水桶，開始擦拭地上的水，又俐落地清掉門上的噴漆。

她去廚房洗手時，聽到愛莉森出現在她身後。

「露比，實在太感謝妳了。沒有妳，我真的不曉得我們該怎麼辦。」

後來這天過得風平浪靜。瓊絲特上門，她最近經常過來查看愛莉森。她聽愛莉森解釋早上的狀況，門上有塗鴉，還有艾希雅辜負了他們一家人。

露比在走廊上偷聽，愛莉森與她的母親則在廚房就著花草茶交談。

「我難以置信。」瓊絲特說。「艾希雅不可能。那個露比倒是挺有說服力的。」

「不。」愛莉森說。「露比人很好，善良又幫忙，而且站在我們這一邊。」

雖然對話陷入沉默，露比從走廊上也看不到這對母女，但她曉得瓊絲特肯定用那種目光看著女兒——帶著質疑，同時伴隨母親威嚴的神情。

瓊絲特逐漸成為露比的心頭大患。

21

凱特

凱特抵達事務所時，丹妮絲已經到了，正在操作影印機。

艾迪的計畫奏效了。

她昨天去見卡斯楚，說他們還需要時間，她的客戶處在崩潰邊緣，準備屈服，打算認下莫須有的罪名。DNA證據如此不利，想要無罪獲釋的機率相當渺茫。她告訴卡斯楚，他們還沒有時間去找DNA專家、潛伏印痕專家及彈道專家，可能得往海外援引人才，因為全美的專家人選卡斯楚都聯絡過了。

卡斯楚說他會考慮考慮。

哈利對與其他法官的談話印證了凱特的說法。法界人士也是會互相交流的。

開庭的日期訂在四週後。今天早上，警方分別與布雷特．貝爾、陶德．艾利斯的問話內容也送來了事務所。

負責調查的雀斯警探顯然認為貝爾與艾利斯有犯案嫌疑。他們的審訊間隔了幾天，但兩人都堅持自己的說詞。的確，他們與瑪格交往過，但那已成往事。他們都出席了派對，在場有四十名目擊證者，他們一直待到凌晨三點。

珮特拉．史瓦茲曼單獨的陳述更證實兩個男人在三點過後才離開。法醫認為瑪格麗特是在午夜到一點之間喪命，不可能超過這個時段。

卡斯楚大可扣留隱瞞這些問話內容。若艾迪與凱特決定指控貝爾與艾利斯為額外嫌疑人，到時檢察官再向法庭提交這些證據就行。他現在拿出來是想給約翰．傑克森施壓，逼他直接投降。

事情絕對不會走到那一步。何況他們現在有確切的開庭日期了，就能協助約翰聚焦，撐過這場磨難。

凱特留了字條與陳述的副本給艾迪，接著走出事務所，看著布洛克將吉普車開過來。凱特坐進副駕駛座。

「我們去打草驚蛇吧。」凱特說。

她們驅車前往布雷特．貝爾位於揚克斯的網球營，這是他事業版圖的營運辦公室，距離他在曼哈頓的住所不遠。布洛克將車停在貝爾的法拉利旁邊的格子中，與凱特一起走進接待區。

左手邊是網球相關用品店，右側則是一間辦公室，外頭有接待的窗口。凱特看到辦公室裡有位令人生畏的女士，正盯著電腦螢幕看。接待窗口上有一個服務鈴。面對入口大門的走道可以通往更衣室與後方的網球場，還有上樓的階梯。

「他的辦公室肯定在樓上。」布洛克說。

既然沒人阻攔凱特上樓去找貝爾，她也不會自找麻煩。最好別給人家拒絕的機會。

凱特跟著布洛克走上樓梯，二樓左邊是儲藏室，短短的走道則通往辦公室。

門上的牌子標示：一室，布雷特．貝爾。

「妳想怎麼進行？」布洛克問。

「來點『交際手腕』。」凱特說。

布洛克挑起一側眉毛。

「這意味著，我們不會威脅要打斷人家的四肢。」凱特說。

布洛克思考起凱特的建議，說：「我暫且見機行事。」

凱特敲門、開門的動作一氣呵成。她再度封殺了遭到阻攔的可能。

站在寬大辦公桌後方的人是貝爾。他身後有扇能夠俯瞰網球場的大窗戶。他穿了昂貴的白色絲質襯衫、深藍色休閒褲，也如凱特所料想得一樣，腳上那雙是網球鞋。他的手機壓在耳邊。

辦公室內井然有序，一側有幾座檔案櫃，還有兩張面對辦公桌的椅子。

「你等我一下。」貝爾對著電話那頭說，然後放下手機，面對此刻站在辦公室裡的凱特與布洛克。

「等等，兩位是？」

「嗨，貝爾先生，我們想與你談談，我們的客戶是西七十四街的某位住戶。」凱特說。不算謊言，但也不是實話。

「妳們是怎麼……？等我一下。」他說，又對著耳邊的手機說：「聽著，我他媽每個月付給魯迪．卡普多少錢？我打電話，就是要他接。我等等再打，他最好接電話，不然我就換律師。」

凱特聽說過魯迪．卡普這號人物。他是名人律師，稱得上是紐約最有錢的律師。艾迪曾短暫與他共事過。這個人投機又不擇手段。

貝爾盯著手機，開始輸入訊息，說：「等等嘿……」

凱特瞥向他的辦公桌，看到桌面上有一張紙，美國信紙規格。辦公桌上有封信並不奇怪，但這封很怪，是手寫信，加粗的大寫字，還是用紅筆寫的。

凱特稍微歪頭，解讀起第一行：……我看到你在……

貝爾肯定注意到凱特在看，因為他連忙伸手將紙張從桌上抓起，在掌心揉成一團。

「抱歉，不喜歡亂七八糟的。」貝爾說。

「沒問題。」凱特拿出自己的手機。「噢，抱歉。好，等我一下.....老天，手機這玩意兒真的很煩，對吧？」凱特一邊說，一邊在手機上輸入。這是要給布洛克的訊息。

打電話給我，別掛斷。

貝爾硬擠出微笑，說：「抱歉，我有點狀況外。妳們上樓時有遇到我的秘書或辦公室經理嗎？我只是真的很忙。我有通電話要打，很急.....」

「沒有，抱歉，接待區沒人。我們不會占用你太多時間.....」凱特回應，她將包包從肩上取下。她坐在面對貝爾辦公桌的椅子上時，順手將包包擺在大腿上。

貝爾短暫露出牙齒，雙眼一沉，閃現不耐的情緒。

凱特感覺到自己的手機震動起來。她用螢幕對著自己，接通了布洛克的來電，她將包包擺在地上，更重要的是，她把手機擺在包包旁邊。

「妳說妳們的客戶是誰？」貝爾問。

「西七十四街的某位住戶。」

「哪一個住戶？」

「約翰．傑克森，檢方指控他殺害了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我相信你認識布雷克摩爾太太。」

貝爾原先還算禮貌的語氣，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對話結束。如果妳們要約談，就去找我的律師團隊。現在請離開。」

「噢，我很抱歉，我們只是想了解一些背景——」

「出去，不然我就報警。」貝爾說。

凱特提起包包，手機留在地上，接著與布洛克一起走出辦公室。她們沿著走廊出去，駐足在樓梯口。貝爾的門關著。布洛克拿起手機，這

樣她們才能聽清楚門後的動靜。

「魯迪，我是布雷特．貝爾。我覺得有人用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事恐嚇我.....」

她們聽不到魯迪．卡普那一端的回應。

「我收到一封信，手寫的，紅墨水。敲詐一大筆錢，不然這個人就會跟警察說，親眼看到我殺害瑪格麗特.....」

「我知道.....我知道.....但關於珍的指控還沒平息.....好，留著信.....我可以.....聽著，我只是希望這一切快點過去.....不，了解，我一毛錢也不會付.....哎，不然我花錢找你幹嘛？.....好啦、好，魯迪，掰。」

他掛斷電話，對著魯迪．卡普咒罵起來。珍是貝爾過世的妻子，她是游泳比賽冠軍，與貝爾在佛羅里達州度假時卻溺水身亡。

凱特開了他的辦公室門，說：「噢，老天，抱歉。我想我手機掉在.....啊，在這.....」她彎腰撿起手機。貝爾的表情似乎是想掐死她。

她們下樓時，布洛克說：「手機那招挺高明的。」

「我跟艾迪．弗林相處太久了。」凱特說。

到了停車場，凱特打電話給艾迪彙報狀況。

「你怎麼看？」凱特問。

「不知道耶，可能是詐騙，也許不是。約翰沒有收到恐嚇信。有人匿名檢舉，才開始了這樁針對他的案件。這個案子背後肯定有人在玩危險的遊戲，也許不只一個人。」

「或許是同一個人。」凱特說。

「我還沒想清楚這一切。我跟哈利找到艾利斯了，他每週二會去卡多佐飯店吃午餐。我們明天會去找他。已經打點好門房了。」

「你有什麼打算？」

「哈利會提供他一些法律建議。」

22

露比

愛莉森與約翰提早離開，去見他們的律師。

湯瑪斯坐在客廳電視前，看重播的《尿布一族》，露比則忙著整理廚房。艾希雅離開後，露比就接下了環境清潔的工作。樓上洗衣籃滿滿的，廁所垃圾桶也要倒了。

她在檯面噴灑消毒劑，擦拭起來。一隻大大的綠頭蒼蠅飛過，接著又飛往走廊，停在紅衣主教的畫像上。露比閉上眼睛，想要隔絕聲音。

所幸屋內的市內電話響了起來。湯瑪斯沒反應。他躺在沙發上，受到電視催眠。露比看著螢幕上的來電顯示。

媽。

鈴聲停止，電話顯示有一則語音留言。露比悄悄關上客廳門，按下電話主機上的擴音鍵。

瓊絲特拖得長長的曼哈頓口音傳了出來。

「……我知道妳現在焦頭爛額。我沒有要干涉妳。我只是擔心我的小孫子。我不喜歡那個露比，那女孩不太對勁。總之呢，在妳發脾氣前，我想說一聲，我與艾希雅見面了。很乖的女孩。我打電話去的時候，她嚇壞了，我費勁口舌才說服她，讓我去她家見她。聽著，她跟家人住在一起，他們半數都沒有合法身分。艾希雅是最不可能冒險犯罪的人，手鍊不是她拿的。她說露比看她不順眼，是露比將手鍊栽

賊給她，放在她的背包裡的。我覺得她說得對.....」

露比靠向前，雙手壓在走廊小桌上，閉上眼睛繼續聽。

「.....我有沒有跟妳說過，我看過露比盯著妳家走廊的那幅畫？她還會跟那幅畫講話，可能是在自言自語。我跟艾希雅提這件事，她說她有次親眼見到。露比會對那幅畫竊竊私語。我沒跟妳說，但我很久以前找人估過那幅畫的價值。那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價值是露比一輩子也賺不到的數字。妳還不懂嗎？露比偷了我媽的項鍊，我給妳的那條，那是傳家之寶。我親眼見過艾希雅的生活狀況，相信我，如果她偷了昂貴的項鍊轉賣，她肯定不會過成那樣.....」

露比咬緊下巴。

「.....我知道你們現在很煎熬。我很抱歉現在提起這件事，但總得有人做點什麼。艾希雅的遭遇太不公平了。我覺得是露比偷走了項鍊，下一個目標就是那幅畫了。妳必須辭退露比。有時間就回電。我愛妳。」

瓊絲特掛斷電話，主機發出「叮」一聲。

主機又「嗶」了一聲，螢幕上顯示出信封的圖案。

露比按進電話螢幕上的訊息選單。

她按下刪除，信封圖案就消失了。

她說：「Alexa¹，送花給媽。」

「好的，妳要送哪種花？」

「一束百合。」

「好的，請問要送到哪個地址？西七十四街一八一九號，還是漢德森路十四號？」

露比拿起筆，記下瓊絲特在漢德森路的地址，然後說：「取消。」

「訂單取消。」Alexa說。

露比耳裡都是蒼蠅發出來的嗡嗡聲，接著，細碎的竊竊私語出現。
紅衣主教想聊聊。

譯註：Alexa是亞馬遜公司推出的智慧型助理。

23

露比

簡餐店的咖啡相當燙口，又比星巴克便宜，但更重要的是，這間店就在艾希雅住的公寓隔壁。露比很久以前就跟蹤艾希雅回家過。露比一直把她當成目標，跟奶奶說得一樣，知識就是力量。

露比向女服務生續杯，依舊坐在靠窗的包廂隔間座位上。

幾個小時前，傑克森夫婦到家，露比就告辭了。她搭上公車，前往布朗克斯。

路上，她致電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就她所知，這個單位沒有明確的反應時間，但露比猜測，只要兩名執法人員有空，他們就會採取行動。

「請問怎麼稱呼？」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人問。

「我是瓊絲特．漢森。」露比說。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做出反應，仔細想想，也算不錯了。露比看著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廂型車停在艾希雅的公寓外頭。看著執法人員下車，朝室內前進。

露比喝完咖啡，耐心等候。她猜也許要等二十分鐘。五分鐘找到艾希雅住的公寓，再花五分鐘進屋。回憶湧上露比心頭，警方將車子停在家門時，小小年紀的她在西七十四街的臥室窗口往外望。鄰居以及也許只是路過的一對情侶都聽到了動靜。尖叫聲，大概吧，她媽發出來的。

警察進入家中，一個人跟她媽留在客廳裡，另一位員警則將她爸領去街上。

她媽每次都說謊，什麼從樓梯上摔下來啦，在結冰的人行道滑倒啦，打壁球沒算好距離，球砸到眼睛。

警察曉得她在撒謊，他們有時會施壓。到頭來，他們很清楚，若她不配合，他們也愛莫能助。如果她不投訴，那警方也無法逮捕她的丈夫。

因此，要不了多久，通常是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就會離開。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人進入艾希雅的公寓二十分鐘後，他們帶著艾希雅的舅舅、舅媽、她媽及兩個小表弟來到街上。他們要艾希雅的家人上車，準備前往移民收容處置中心。露比不太清楚非法移民被帶走之後會遭遇何種對待，她猜應該不好過，反正她這輩子大概也不會再見到這些人。

艾希雅站在人行道上，因為恐懼與震驚而渾身顫抖。露比很清楚恐懼的滋味。不能說她明白艾希雅的感受，但艾希雅很聰明，露比可以想像她在想什麼。艾希雅的家人在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陰影下生活了將近兩年，恐懼逐漸消散。艾希雅行事謹慎，任誰都沒有理由檢舉他們。

艾希雅的生活起了哪些轉變？

她因為盜竊指控丟了工作，但雇主沒有報警。

幾天後，瓊絲特造訪艾希雅家，坐在她家公寓，一一認識了艾希雅的家人。隔天，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人就不請自來。

恐懼會引發不信任感。不過，就算不會胡思亂想，將瓊絲特的來訪與忽然有人向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檢舉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這也是合乎邏輯推演的結論。至少艾希雅無法排除這個可能。她肯定會強烈懷疑害她失去家人的人正是瓊絲特。

美國可以冷血無情。

昂首聳立的自由女神像背對著紐約市。

露比將支付咖啡與小費的五塊美金擺在桌上，起身去搭地鐵。

四十五分鐘就到漢德森路。

露比起初沒有採取任何動作，天還很亮，她想等到天色稍微暗一點，但不能太晚。夜幕徹底降臨後敲門只會降低她進屋的機率，也可能引發鄰居的關注。露比等著太陽從建築後方斜下，同時她也繞著街廓轉了幾圈。觀察起瓊絲特家對面的建築窗口，確保沒有人會看到她。

她的後背包很重，這是令人安心的重量。她汗流浹背，長長的黑色風衣掩飾了這點。風衣還算透氣，但在這種高溫裡，感覺肩上好像掛著一個火爐。

她一邊走，一邊在腦海中思索她的說詞。

她會按照紅衣主教的吩咐行事。

瓊絲特．漢森住在三層樓的紅磚聯排別墅中。地下室也是一間公寓，只要爬上一小段階梯就能抵達她家。所幸地下沒有亮燈。這個地段住起來很不錯，只是，這裡跟附近其他房子一樣，很少有人真的「住」在這裡。這條街上差不多半數房子都是空的，屋主是投資客，偶爾當成民宿或短租公寓出租，附帶嚴格的清潔衛生及居住條款。

這些房子不再是家，而是金錢。一疊一疊的鈔票，通常，只要擺著不動，這些錢還會自行增長，因此，等著七或十年後，房子再度回到市場時，價格水漲船高，投資客就能得到回報。

瓊絲特的屋內有人。客廳裡亮起的檯燈俯視昏暗的街道。

露比深呼吸，爬了八節階梯來到瓊絲特的門前，她用外套袖子裹著小指，按響門鈴。

她只等了一下下，瓊絲特就過來開門，沒裝門鏈，開門前也沒有事

先查看貓眼。她的速度比露比預期得要快，彷彿是在等人上門一樣。

一看到出現在門口的人後，璦絲特歡迎的微笑便垮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不解與另一種神情，有點類似厭惡。

「妳來這幹嘛？」璦絲特問。

「是艾希雅的事。」露比說。「我得跟妳談談。」

「艾希雅的事，妳可以跟我的女兒，也就是妳的雇主談。整件事與我無關。」璦絲特冷淡地說，她向後退，準備要關門送客。

「等等，正是因為愛莉森我才會來這裡。有些事妳不清楚。愛莉森弄丟那條項鍊後哭了兩天。妳給她的那條銀項鍊，根本沒辦法安慰她。我原本不想告訴妳，因為她很擔心妳的反應。當她發現小偷是艾希雅的時候，我知道知道愛莉森會想辦法把項鍊找回來，但她卻什麼都沒有做.....」

她停頓了一下，製造戲劇效果，也好讓對方消化她剛剛那番話。璦絲特不笨，但她的反應不是特別快。她只是搖搖頭，準備再次關門。

「等等，拜託，一定要我開口求妳嗎？愛莉森本該報警。我覺得是艾希雅讓愛莉森不能求援。我很有把握，艾希雅在勒索妳女兒。我覺得這跟約翰以及警察在屋裡找到的手槍有關。」

大門本來已經遮擋住璦絲特的臉了，差兩公分門就會關上，但門停了下來，璦絲特又緩緩打開。她終於拼湊出露比在說什麼，明明露比已經講得這麼明白了。的確，愛莉森是該報警，百分之百該報警。璦絲特懂她女兒。那是乘載著無比痛苦、歷史與愛的傳家寶，愛莉森就這麼算了實在很不合理。

「妳怎麼知道艾希雅在勒索她？」

「我可以進屋嗎？我不想在外頭講這個。」

璦絲特想了想，目光朝著街道掃了掃，想看看有是否有人。靜悄悄

的，沒有人經過，但她還是不希望鄰居講她八卦。

「妳進來吧。」璦絲特說。

她轉過身，露比踏進屋，在身後帶上門。進了走廊，她前方的璦絲特吐出大氣，雙肩下垂。也許她滿腦子責備起自己真笨，上了艾希雅的當，這女人不僅偷了傳家寶，還再度愚弄了璦絲特。

璦絲特轉向右側的起居空間，從露比的視線中消失。

露比放慢腳步，花了幾秒鐘戴手套，才跟了上去。她成功戴好，接著將手插在口袋裡，遮蓋住手套。

璦絲特在客廳裡移動，接近用餐區域的桌子，隨後拉開一張椅子。椅腳滑過硬實的木頭地板時，璦絲特再度停下動作。也許有了不同的想法，也許艾希雅一直都是對的，此刻耍她的其實是露比。

露比看著質疑的神情逐漸浮現。就算對不擅理解情緒的人來說，璦絲特的表情都很容易解讀。

「妳得好好解釋清楚。因為如果我的女兒遇上了什麼危險，那我必須得知情。」璦絲特說，這是她第一次凝視露比的雙眼。

「妳何不坐下來呢？我覺得約翰跟艾希雅有外遇，這跟那把槍有關。我覺得艾希雅向愛莉森討要封口費。這一切真的很複雜，妳介意我喝杯水嗎？」

璦絲特朝著身後的廚房擺擺手，接著坐下，臉上浮現困惑不解的神情。

露比就是要璦絲特一頭霧水。她故意捏造出這麼複雜又離奇的說詞，卻暗示了她女兒受到威脅，這樣璦絲特就不得不乖乖繼續聽露比說下去。就算璦絲特覺得露比是在胡扯，她也必須聽完再說。

露比走到她身後，進入廚房。

她迅速轉開水龍頭。

水聲嘩啦啦。

她取下後背包。

從中拿出一條圍裙，從頭套上去。

「露比，我聽不懂妳在說什麼，真的令人費解。」瓊絲特搖搖頭。

露比從背包裡拿出超過兩公斤重的爆破鎚，將包包擺在地上。

她一步一步接近瓊絲特。老太太的手肘擱在桌上，背對露比。

露比揚起雙臂，將鎚子高舉過頭。

「我不曉得該不該相信妳.....」瓊絲特說。

露比又往她走了一步。

「有天我看到妳跟愛莉森家的畫講話，紅衣主教那幅。妳對它.....竊竊私語。妳想要那幅畫，對吧？我都看到了。妳想要過上我家女兒的生活，有錢人的生活，但露比，我們跟妳不一樣，妳永遠也不會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如果妳說我女兒或女婿遭到操弄，那我不信。我要證據。」

瓊絲特稍微轉身望向後方。

露比一個箭步上前，已經很近了，就差六十公分。瓊絲特肯定感覺到她靠近。

她看到露比手持爆破鎚，整個人愣在原地。

「我不是在對那幅畫竊竊私語，我是在聽他講話。紅衣主教有話對我說。妳知道，他很壞。我頂多是按照他的吩咐行事.....」

瓊絲特想要起身，但她的雙腿卡在桌下，在她失去平衡前，桌子還被她撞得彈離地面兩、三公分。她跌回椅子上，打算站起來、扭動身子爬出來，急著想移動，想逃開。

隨著鎚子砸在瓊絲特的後腦勺上，露比的嘴巴也沒有停下。

「他要我殺了妳。這不是我的錯，都是妳的錯。妳真的給我找了很

大的麻煩。」

她揚起鎚子，再次揮下。

璦絲特的軀體遭到重擊，椅子左後方的椅腳變形。椅子垮掉，璦絲特摔到地上。

已經斷氣。

24

聖誕節先生

炙熱的週二早晨八點半，聖誕節先生坐在黑色的林肯大陸轎車駕駛座上，看著艾迪．弗林與哈利．福特走進卡多佐飯店大廳。這是他首度親眼見到弗林。先前他只有研究過照片，出自報社攝影師之手。他看過弗林的照片，還有他的合夥人凱特．布魯克斯、恩師哈利．福特，以及他們的調查員布洛克。今天，他希望能夠感受一下實際的人。

他對目標做過功課。聖誕節先生雖然拿錢辦事，但結束一條生命不會是冷冰冰的商業行為，對受害者來說更是如此。

謀殺帶有私密感。

他越是深挖弗林的過往，對這個人就越是著迷，其中甚至巧妙呼應了聖誕節先生自己的生命經歷。弗林腳踏兩個世界。眾所皆知，他是天賦異稟的庭審律師，他的過去卻更有意思。老爸是三流小騙徒，弗林也子承父業，但發展成騙術絕佳的大師。精明的頭腦與靈活的身段讓他在地下犯罪世界闖出名號，人稱艾迪阿弗。就跟其他由社會底層犯罪家長帶大的孩子一樣，他基本上也繼承了犯罪的生活方式。他小時候在米奇．胡利的拳擊俱樂部認識了吉米．費里尼，兩人成為朋友，現在費里尼已經是紐約市義大利犯罪家族的首腦。一切跡象都顯示，弗林遲早會犯錯，下場就是進環境惡劣的監獄蹲個五年。只是在他的運氣用光前，意外的轉折出現。

弗林沒有繼續走上行騙之路，反而回到學校。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擔任他如今摯友的書記，這位摯友就是哈利·福特法官。這是弗林生命的轉捩點，背後的原因聖誕節先生並不清楚。幹他這一行的人只會聚焦在尋找目標上，這點對他來說不夠。目標的所在位置很重要，但了解他們是誰、他們的行事作風，以及他們在某些狀況中如何反應也是必不可少的資訊。對他而言，差別在於能夠找到一部鋼琴，以及能夠好好坐下來，彈上一曲蕭邦，如此天差地遠。

他好奇弗林在忙什麼。根據他所查到的新聞報導，弗林接了一樁重大案件，要在謀殺審判中替神經外科醫生約翰·傑克森辯護。受害者小有名氣，是美人遲暮的曼哈頓名媛。這點讓該案得到些許報紙版面，命案發生的地點西七十四街也引人注目，那是紐約精華地段裡的奢華社區。有意思的是約翰的岳母幾天前遭人謀殺，警方逮捕了一位年輕女子。感覺整樁案件暗潮湧湧。

也許弗林是要跟證人見面。卡多佐飯店有高級俱樂部，提供餐飲酒水，客群大多是銀行家、商務人士、律師及一般的豪賭客。俱樂部的年費確保只有金字塔頂端的超級富豪與菁英得以加入。弗林不屬於那個階級，但他與門房打過照面，還訂了一個過夜的房間。

聖誕節先生查看後照鏡，再來是兩側的鏡子。

曼哈頓的人行道宛如人潮湧洩的溪流。他尋找的是「特定魚種」，與周遭人群格格不入的生物。要找出他們不難，他們的眼神會露出破綻，服裝也會。

身材魁武的男人穿著藍色牛仔褲、淺棕色工作靴及同色的工作外套，一肩掛著大大的工具包。左耳塞著AirPod耳機。他看著弗林、福特、布洛克前往飯店，接著緩緩沿著同一側行走。一行人進入室內後，身著工作裝的男人就用鴨舌帽遮住目光，靠在建物牆邊。他之所以顯眼

不是因為他關注著目標，而是因為他走得太慢，以及他的服裝，雖然他打扮成每天湧進紐約市千萬建築工人的其中一員，但這才是他露出馬腳的主因。

服裝都是新的，乾乾淨淨。

他是動態觀察員，沿著人行道追蹤弗林。他大概有可以移動的據點，至少會有另一個人負責開車，這個小組的編制最少兩人起跳。

聖誕節先生張望起街道。一開始，沒有注意到什麼特殊之處。接著，一輛黑色麵包車轉進街角，停在對面，距離飯店大門約莫六公尺，且面向聖誕節先生。司機跟副駕乘客都穿著藍色連身工作服。兩個人處在警戒狀態，目光掃視街道。

他們留意到他的林肯，副駕乘客的目光迅速移開。

但駕駛緊盯著看。

聖誕節先生望向手錶，從口袋中掏出手機，假裝查看螢幕，餘光始終留意麵包車的駕駛。幾秒過後，駕駛將注意力轉移到街上的其他地方去。

飯店門口相當熱鬧，聖誕節先生看著進進出出的人，大多是觀光客，司機送他們抵達飯店，門僮則將行李從汽車轉移到推車上頭。門房與迎賓人員出來招呼客人。

半小時過去。觀光客入住，也有人退房。身穿乾淨工作服的男人點起香菸，仔細盯著手機螢幕。

聖誕節先生調整後照鏡，這樣才能清楚地看到工作服男人，男人就是街上的眼線。聖誕節先生往前坐，眯起雙眼，想要看個仔細。男人的外套左側口袋鼓鼓的，小型手槍，也許是電擊槍。他也注意到男人手腕上有個刺青，是一條蛇，纏繞在他的手上，延伸到指關節。他覺得他認得這種刺青，但他得接近一點才能確定。

由麵包車上人員與建築工人組成的小隊相當專業，他們始終盯著彼此，同時也掌控了飯店出入口，守住每一個位置。

聖誕節先生繼續等候，四十五分鐘後，機會來了。一輛卡車停進排成一列的汽車前方，駕駛下了車，拉開車斗後門，拿出推車。他準備要將貨物運進飯店，無論他要待多久，他都會擋住麵包車與街上男子之間的視野。

聖誕節先生打開林肯的車門，一手提著他的信差包，此時，他思索起弗林走出飯店時會發生什麼事。他的聯絡人是這麼說的：弗林不會在他訂的房間過夜，那只是讓他進入俱樂部的手段罷了。弗林可能隨時走出飯店。

他出來時，事情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生。

麵包車會駛來街道中線，身著工作服的男人會迅速攔截他的目標。移動據點是麵包車，意味著工作服男子刺殺弗林與福特後，會有人打開車廂後門讓他上車逃逸。若他失手，車上至少會有一名槍手，作為備案選項。不管怎麼說，弗林跟福特都會命喪街頭，沒必要留下證人活口。

聖誕節先生走上人行道，流暢地將他的費多拉帽戴在頭上，扣好輕薄的黑色風衣。他的動作輕盈又優雅，宛如身著燕尾服、頭戴高禮帽的舞者弗雷．亞斯坦。

對弗林的懸賞引發不少關注，大多是能力平庸的殺手。聖誕節先生接近工作服男子，他仔細觀察了對方左手上的刺青。男人伸手將香菸拿到嘴邊，外套袖子往下滑開。

蛇的紋身在他手背上扭成阿拉伯數字的八。

雖然看不見，但他曉得右手上也有同樣的刺青。

這些人是所謂的「八八分子」，他們是一小群專業殺手，通常以德州沃思堡作為根據地，他們也會前往邁阿密、芝加哥、紐約州北部及休

士頓執行任務。成員皆為特種部隊退役，兩人幹過海軍陸戰隊，一位陸軍特種部隊，兩位陸軍遊騎兵。透過幾場恐怖攻擊事件而惡名昭彰，但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將那些事件列為恐怖攻擊。他們大多炸毀非裔美國人、猶太人開的企業或零售商店。這五位成員因為違反各種規矩而遭到部隊開除，大都是跟種族議題有關的暴力事件。他們精心策劃的恐怖襲擊需要資金，他們的心智精神狀態無法支持他們從事正當工作，也沒有軍隊的退休金可以動用。

他們開始有案就接。一開始只是些小案子，擔任人口販子格雷迪．班克斯的保鏢。這個傢伙手段骯髒，專門綁架孩童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多為外國人，有時也跟聖誕節先生目前的案主紐約警幫合作，將孩子賣給散布在城市各地的妓院。格雷迪．班克斯跟八八分子相處甚歡，他們都是新納粹分子。

他們手上的兩個八代表了英文字母的第八個字——H。兩個H象徵了什麼「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的狗屁暗號。

聖誕節先生對納粹分子沒有好感。

不過呢，此時此刻，他們扭曲的偏執信念並不是他覺得必須插手的理由。當他聽說一大票職業殺手都對艾迪．弗林的項上人頭感興趣的時候，一切就有了經濟上的考量。聖誕節先生不只要成為朝艾迪．弗林腦袋開槍的人，他也必須把握機會在親自殺死律師前，解決掉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接案的職業殺手變少，市場也不得不隨之調整。價碼也能跟著水漲船高。

謀殺是一股經濟動力，殺手的世界尤為如此。

聖誕節先生接近工作服男子時，他注意到對方調整手機螢幕的角度，觀察靠近的聖誕節先生。他幾乎感覺得到男人緊繃起來。這位工人具備強烈的生存本能。他另一隻手連忙伸入外套口袋，手指肯定握上藏

在該處的小型手槍。

他駐足在距離男人不遠的地方，從口袋中拿出一包軟殼的好彩香菸及打火機，他轉過身去，將香菸叼在嘴上。聖誕節先生一手圈著打火機，另一隻手點了好幾次都沒打起火來。為了這種時刻，他總會攜帶空的打火機。男人看著他，聖誕節先生連忙轉過身去。

「不好意思打擾了，可以借個火嗎？」聖誕節先生問。

男人將菸屁股扔到街上。聖誕節先生稍微咬緊下巴。他不喜歡亂丟垃圾。隨手將垃圾扔在地上是不文明的表現。

男人顯然很不耐煩，但他還是放開外套裡握槍的那隻手，伸進褲子口袋，掏出Zippo打火機，熟練地在大腿上甩開、點火，一連串動作行云流水。

「謝謝。」聖誕節先生拿著菸靠上火焰。

男人甩起手腕，將打火機闔上。

「恕我冒昧請教。」聖誕節先生開口。「這個問題的本意並非輕浮草率，我只是對你的答案深感興趣。先生，請跟我說說，你對馬龍．白蘭度的評價如何？」

25

哈利

早在年紀輕輕的騙子出現於哈利的的生活前，他以為自己的生命道路已經確定下來了。他出身貧寒，父親開車在美國南部地區佈道時，他就坐在別克車的後座上。除了母親喜歡讀的那些平裝本小說外，哈利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媽媽喜歡香豔刺激的小說，這些書不外乎有《德州雙人舞》或是《有何不可》這種書名，哈利的老爸還確保他們在鎮上佈道的日子裡，這些書會乖乖鎖在後車廂中。起初他反對太太對於讀物的選擇，但他曉得不該與哈利的老媽子理論。不會有人想走上那條路。不過詹姆斯·鮑德溫的小說引起了哈利的關注，彷彿這些書是替他量身打造的一樣，專門寫給南方地區年輕窮困非裔美國人讀的。

哈利離開原本的生活，加入美軍，碰巧趕上越戰的尾聲。他救了不少人，一路晉升。戰後他告別軍旅生涯，完成高中學業，讀完大學。接著是律師資格考試，他相當順遂，在自己的事務所幹得有聲有色，對抗困擾了他大半輩子的不公不義。他對法學知識理解深刻、無比同理客戶，同時也尊重憲法，這三點替他樹立起絕佳的名聲。他成為法官，但同一時間，他生命裡似乎少了點什麼。他沒有繼續戰鬥的理由。

他開始酗酒無度，一段又一段的婚姻跌至深淵，直到有天，一位年輕人佯裝律師，在他的法庭上侃侃而談。他擊潰席上證人的說詞。哈利還記得艾迪一一破解對方證詞時，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他這輩子在法

庭上沒有見過這種天生的人才。

哈利沒有孩子，他與艾迪的關係也不全然宛如父子。他們是摯友。哈利喜歡艾迪的義無反顧、充沛精力，以及他對法律的挑釁。這一切讓哈利保持青春，至少心裡感覺很年輕。

他喜歡活力充沛的感覺，這是與這位年輕人共事時的興奮感。而事實是，他愛艾迪，他相信艾迪。

這才是最重要的。

哈利穿過卡多佐飯店大廳時，想到這一切。

艾迪在全紐約都有門路。需要在飯店訂房，這樣哈利、布洛克與艾迪一開始才能順利進入大門，接著前往會員俱樂部。只是光是訂房還不夠，哈利懷疑艾迪塞了錢讓門房放行，光是這種微小的興奮感都能讓哈利感受到勃勃的生命力。

布洛克脫下外套，坐在飯店大廳，對面則是蓋布瑞．雷克，他已經到好了一陣子，確保大廳裡不會有人對弗林拔槍。他朋友這條命依舊值錢，哈利很慶幸他們採取了預防措施。

走進大廳時，艾迪稍微走在哈利前頭，接著他們轉進左側一條裝潢奢華的走廊，這裡通往標示著「僅限私人會員」的雙扉推門。門口的西裝男檢視起艾迪的房卡，點點頭，讓他們進去。

私人俱樂部的用餐區有低低的燈，搭配大圓桌，每桌都有四張餐椅，全套銀製餐具，輕柔的爵士樂在背景播放，整個空間瀰漫著雪松與美食的香氣。

陶德．艾利斯自己一桌，周圍的三張椅子空空如也。他穿著一襲商務西裝，白襯衫搭紅色絲質領帶。他剃了一個大光頭，桌上的燭光映照在他的頭皮上。他低頭盯著手機看。面前只有一杯水。

除了在街上攔截他與闖入他的辦公室外，根本沒有辦法接近他。他

不接受艾迪的約見，根本無需嘗試。這裡是他覺得安全的空間，也是唯一能夠與他交談的機會。

「艾利斯先生？」艾迪開口。

他抬頭望向艾迪與哈利，說：「是的，貴幹？」

哈利不喜歡這位仁兄。金錢買不到禮貌。

「如果你不介意，我與我同事想占用你一分鐘的時間。」艾迪說。

艾利斯的目光回到手機上，說：「向我辦公室預約。」

在艾迪能夠開口前，服務生便出現在艾利斯身旁，放下一大盤食物，上面有沙拉、炒蛋與魚子醬。服務生甚至還沒有時間退開，艾利斯就開始抱怨。

「蛋太老了。」艾利斯說。「拿回去重做。」

哈利看得出來炒蛋沒有過熟，火候剛剛好，在優美的燈光下還顯得溼潤、泛著光澤。

「先生，蛋——」

「我不在乎你他媽怎麼說。拿走這份該死的炒蛋，丟掉，從頭再做一盤來。對了，你剛讓你的小費吹了。」

服務生沒有多說什麼，端著盤子離開了。

艾迪與哈利排練過說詞，客氣一點，讓艾利斯鬆口，套出一些有用的資訊。哈利注意到艾迪的右手握拳。客氣的時機過去了。哈利決定開門見山，免得艾迪說出什麼後悔的話，或是揪起男人光禿的小腦袋按在牆上。

「我們是約翰．傑克森的律師。我們想要請教你與已故的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之間的關係。」哈利說。

艾利斯起身。哈利覺得他有沒有站起來其實沒差，他看起來還是像誤闖大人桌的小孩子。

「我不在乎你們是誰。給我滾出去。」艾利斯說。

「還是我們該找你太太聊聊？」艾迪問。

艾利斯喊起保全人員。

「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遭到謀殺時，你與她有染，你會害怕太太知道嗎？」

「沒有絲毫證據可以證明。現在快滾出這裡。然後……」艾利斯停頓了下來。他臉一沉，彷彿是腦袋裡串連起某些哈利無法理解的狀況一樣。

「你是艾迪．弗林，對吧？」他問。

艾迪提出肯定的回答，艾利斯則點點頭，雙手叉腰。他剛剛是在假裝，不曉得是誰向他打聽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事。

哈利想通了。

「最近有人跟你提過這個名字嗎？」哈利問。「有人威脅你？」

艾利斯的神情證實了這點。

「給——我——滾——出——去。」

「很高興與你交談。」艾迪說。

哈利跟著艾迪離開餐廳，這時身穿西裝的壯漢朝著艾利斯走去。

「沒事，我們要走了。」艾迪說。

到了大廳，他說：「哎啊，狀況真是不如預期。」

「我們得到重要資訊。」哈利說。「現在我們知道艾利斯也遭到勒索。你有注意到他的神情嗎？」

艾迪點點頭，說：「看到了。這個案子究竟是怎麼回事？約翰的管家艾希雅先是殺害愛莉森的母親，現在涉嫌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艾利斯與貝爾又雙雙遭到勒索敲詐？還有檢舉約翰的匿名電話？這個案子讓我感覺很不對勁。」

哈利思索了好一陣子。布洛克與雷克在大廳看到他們，連忙起身，先後走在艾迪身旁。

「一切都是由瑪格麗特的命案與那通匿名電話開始的。我們必須搞清楚約翰．傑克森為什麼會遭到誣陷。這才是眼前真正的問題。」

26

聖誕節先生

身著工作服的男人經歷了一連串的情緒，這些情緒統統浮現在他的臉上。

一開始是困惑。

「你對馬龍．白蘭度的評價如何？」

陌生人隨機借火，又隨口問起你對老牌影星的看法，這種事很罕見，甚至稱不上是偶爾會出現的互動方式。這個問題讓工人裝扮男子意外。他根本沒想到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突如其來的提問讓他的大腦沒辦法好好運作。

他暫時陷入錯愕狀態。

隨著聖誕節先生迅速靠上前，困惑的感覺持續加劇，他們的鼻子差點就接觸到了，他抓住工人的右手，用力固定住，這樣男人才沒有辦法抽出外套口袋裡的手槍。在戰或逃反應啟動前，工人的神情再度產生變化。這次從意外轉變成震驚。

然後是痛苦的神情。

「別動，別掙扎，匕首抵著你的大腿。」聖誕節先生說，他的語氣平靜，甚至可以說是具備撫慰效果。「我說什麼，你照做就是了，我會讓刀子直的出來。你會流血，會不良於行一個禮拜，但你會保住這條命。若你不配合，我將刀子往左移個一點二公分，四十五度角，就會劃

開大動脈。要不了幾秒，你就會喪命。不要掙扎。」

男人雙眼圓睜，充滿懼色。

「現在使用對講機，我要你請同夥把車開走。就說艾迪．弗林已經離開飯店，從巷子走了。」

聖誕節先生自信已經控制住了眼前的男人，他察覺到左側有些動靜。他貼上男人，小幅度側過身去，稍微遮擋自己。

布洛克緩步走出卡多佐飯店，左右檢視起來。她看到工人的後背，以及聖誕節先生緊挨著他，撇頭望過來。不尋常，但不可疑，只是兩名正在交談的男子。她要尋找的是更加迫切的威脅。聖誕節先生從她目光的角度推測，她肯定注意到了那輛麵包車。

弗林在紐約市行動肯定有人保護。他顯然料到走出飯店或在室內會遭到伏擊，的確也沒猜錯。因此布洛克剛剛才會待在飯店裡。

聖誕節先生曉得自己可以抽出手槍，從工人的肩膀瞄準，在弗林踏出飯店的那一刻幹掉他。這槍不好打，距離三十六公尺，目標處在移動狀態，可能會有人擋住。聖誕節先生分心時，身旁這位納粹分子也許會採取行動。

風險太高。

「叫你的同夥把車移開。」聖誕節先生說。「我不會講第二次。」

工人按下耳機按鈕，說：「撤退，撤退，紐約市警。」

聖誕節先生立即聽到廂型車引擎發動的聲音，接著是車子換檔，運轉的聲音發生變化。

若他放開工人，抽出手槍，工人很可能會掙脫，甚至掏出他自己的武器。他瞥向右側，有條小巷。他輕輕地將男人拖往巷子，他曉得刀子抵在男人大腿上，對方肯定會乖乖跟過去。

聖誕節先生逼著工人背貼著小巷的牆面移動，男人臉上都是汗水。

整條巷子都在建物陰影之中，在晨光下既昏暗又陰涼。窄窄的，寬度只有三公尺。

「你知道，如果你不是納粹，我大概會饒你一命。」

聖誕節先生迅速往左側移動，朝著巷口前進。他沒有回頭。他聽到液體的噴濺聲，動脈的血噴灑到對牆上，宛如消防水帶。接著，他抽出手槍，從巷口探出頭來，瞄準飯店大門。

艾迪．弗林與哈利．福特走了出來。

時間急迫。

人太多了。

但聖誕節先生曉得千萬不能錯過上門的機會。

他眯起右眼，左眼透過西格紹爾手槍的瞄具，尋找且鎖定弗林的身軀。

他吸了口氣。

準備要在板機上施壓，記得是「按下」板機，不是稍微「扣動」而已。

持續增加壓力。

他吐氣，穩住身軀，確保手臂不會晃動。

持續對著板機施壓。

槍穩穩地握在手裡，對後座力做好心理準備。

繼續施壓。

西裝外套上滿是皺摺的男子跟著弗林走出飯店。

聖誕節先生喘了口大氣。

砰！

27

艾迪

卡多佐的大廳無論白天黑夜都很熱鬧。

在飯店大庭廣眾下進行的生意數量比美國國會還多。我本來想激起艾利斯更激烈的反應，探探他的口風，但他實在太惹人厭。不過呢，哈利說得對，我們的確取得重要資訊，他也遭到勒索。

布洛克看到我們便站起身來，走在前頭，確保街上沒有威脅。

雷克殿後，確認大廳裡沒有人在他們沒注意到的狀況下採取行動。

哈利率先穿過旋轉門，步入燦陽之中。我跟著他，他停下了腳步。布洛克在最前方，沒有繼續前進。一輛麵包車駛過，從左側開往右邊。她的目光跟著車子移動。我注意到駕駛根本沒有在看路。

他盯著布洛克。他的雙眼隱藏在包覆型的戰術太陽眼鏡之後。咖啡色的鬍子又長又厚，垂到胸口。

我跟哈利站在人行道上，等著布洛克告訴我們可以跟上。她看著麵包車一路開過去，直到車子消失進街廓的轉角。

我忽然間覺得不太對勁。布洛克左右擺頭，掃視起街道其他位置。雷克從飯店出來，站在我身後。

「沒事吧？」他問。

布洛克一語不發。

「妳有看到什麼嗎？」他問。

布洛克說：「沒有。」

「那我們杵在這裡幹嘛？」雷克問。

「因為我感覺到了。」布洛克說。

我也感覺到了，空氣中閃過一絲電流。太陽正在我們對面的建築上方。從昏暗的飯店室內走進熔爐般的陽光下，我暫時看不清楚。

電光火石間，各種狀況同時發生。

有人站在我面前，擋住陽光。我的雙眼無法立刻調適過來。

我眨了幾下眼睛，忽然間有溼溼的東西撞上我的臉。

我向後畏縮，同時聽到了一個聲音。不可能認錯的聲音。

槍聲。

此時，溼漉漉的物體打到我，我發覺我跌倒了。一股力量重擊我的胸膛，無比的速度將我撞倒在地。

我的後腦勺撞到人行道。不曉得自己有沒有暈過去，但有幾秒鐘我什麼都看不到。雙眼無法聚焦。

胸口感覺好沉重。我抹抹臉，手指染成紅色。

鮮血。

我想動，卻動不了。

某個東西將我壓在地上。

我的後腦溼成一片，鮮血沿著我的脖子往下流進衣領，心跳在太陽穴裡猛然搏動。

接著，重量忽然莫名其妙地從我身上消失。

我坐了起來。

哈利倒地。剛剛就是他壓在我身上，將我撞倒。他的肩膀肯定撞上了我的胸膛。

我低頭看著從他腹部流出的鮮血。他抬頭望著我。雷克撲倒在地，

雙手用力壓在哈利肚子上，吆喝要叫救護車。陽光下閃著光澤的鮮血在雷克指間湧成一灘。

一切都悄然無聲。

哈利想要開口。我握住他的手。他咳嗽，口中噴出更多血。

忽然間，聽覺恢復了。布洛克依舊站在我面前，正在用她那部手持大砲開槍射擊。往上瞄。一開始，我以為她瞄準的是太陽，隨後，我聽到玻璃碎裂的聲音，大片建築磚石掉落到街上。

她朝著窗口射擊，就在對面建築的高樓上。

我告訴哈利，我愛他。

他緊握我的手。

我要他撐住。

他握得更大力了。

雷克尖聲要他保持清醒。

哈利的眼皮逐漸闔上。

布洛克重新裝彈，發出結合了憤怒、哀痛、驚愕的嗥叫，又朝著建築打空一輪子彈。

隨著槍聲的餘音在曼哈頓鋼筋玻璃的峽谷中逐漸消退，我聽到了遠處的警笛聲。

哈利的手指逐漸癱軟鬆開。

28

聖誕節先生

槍聲讓他退縮。

一開始，他不曉得出了什麼事。他沒有開槍。

跟隨艾迪·弗林走出飯店，並站到他身旁的男人，聖誕節先生認得他。

蓋布瑞·雷克。

他不曉得雷克與弗林共事。

他的感官與心智都受到衝擊，但隨即恢復過來。

槍聲來自他左側上方。他用手抵著眉頭，往上望去。半開的窗口，就在對面建築的二十樓。

狙擊手天使。

他總從高處賜死，完美的位置，高於平地，撤退的好選擇。他還會專挑與太陽呈現一直線的位置開槍，這樣目標更難察覺他的存在。迎向他開槍的位置只會看到刺眼的陽光。

聖誕節先生回頭望向街道與飯店門口。

他的大腦正在拼湊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哈利·福特在中槍前，站在弗林前面。子彈擊中福特的力道讓他往後跌，撞上弗林，動能讓他們跟兩只保齡球瓶一樣往地上倒。弗林跪在福特身旁。

雷克想要加壓止血。

布洛克肯定做出了跟聖誕節先生同樣的推測。她也看到了開啟的窗口，聯想到了。角度、槍聲來源、太陽下方的狙擊位置。

她拔出麥格農手槍，開始射擊。窗口上方的半格玻璃碎裂。隨著布洛克開槍、重新裝彈、再度射擊，窗框周遭的飛塵與磚頭炸裂開來。

聖誕節先生低頭鑽進巷子裡。

他踏過斷氣工人流濺在地上的血河，沿著暗巷拔腿就跑。

天使打亂了他的計畫。在他解決弗林前，他得先收拾這位狙擊手。

他不能在沒有了解進一步詳情的狀況下對律師動手。前聯邦調查局探員與弗林共事，這點改變了一切的走向。

他怎麼會認識弗林？

更重要的是，弗林對雷克的認識有多深？

他曉得真相嗎？

第三部

29

艾迪

克萊倫斯趴在草地上，頭枕著前爪，嘆了口氣，望向面前的墓碑。

牠一動也不動，趴在那裡好一陣子。

任我一個人整理紛亂的思緒。

我一手壓在冰冷的大理石石碑上。

我在心底暗自許諾，又於原地站了好一陣子。

早上這個時候，墓園很寧靜。唯一的聲響是遠處鋤草機的運轉聲。

「克萊倫斯，走吧。」我說。

牠起身，我們走回車上。我打開福特野馬的副駕駛座車門，不需多說，克萊倫斯就自己跳上去。我關上車門，走到駕駛座，將車窗打開一條小縫。通常開車時，克萊倫斯都會將頭探出去，任舌頭隨風飄揚。

今天沒有，牠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做了。

克萊倫斯蜷縮在副駕駛座，發出嗚咽聲。我伸手輕撫牠幾下，說：「伙計，我知道。我也想他。」

進城開車需要四十五分鐘。克萊倫斯全程沒有動過。我盡量撫摸牠。我要牠知道，我會一直陪著牠。

我把車子停在第九十九街的停車場，就在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與克萊倫斯步行前往西奈山醫院。我們搭電梯到加護病房的特別區域。狗不能進醫院，但我找對櫃檯、找對人，在紐約市政廳砸了幾百塊

錢，弄到了特別的許可。克萊倫斯現在是官方認證的治療犬，在紐約能夠進出的大樓比我還多。

回扣與鈔票啊。

我打開單人病房的門，解開克萊倫斯的狗鍊，牠連忙跳上床，坐在哈利腳邊。

只有這樣克萊倫斯才會平靜下來。

我坐在床邊，用手撐著頭。聽著克萊倫斯的喘息聲，聽著哈利在機器輔助下的呼吸聲，以及心跳監測儀發出的嘀嗒聲，帶有穩定的節奏感。

急救人員保住了他的命。他失血過多，造成低血容性休克，在急救人員輸血前，他的器官就開始衰竭。除了失血、休克、貫穿他肋骨下端且劃傷肝臟的子彈外，哈利的身體還有很多問題。緊急手術救了他一命。

這一切對他的身體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手術後，他一直沒有醒來。腦電波圖顯示大腦功能正常，或該說，算是正常，畢竟他處在昏迷且沒有反應的狀態。

自從哈利那天在卡多佐飯店外闔眼後，這雙眼睛就再也沒有打開過。幾個禮拜過去，始終沒有睜開。

外科醫生說，哈利聽得到我說話，也聽得到克萊倫斯的聲音，可能還感覺得到牠。我每天都會帶克萊倫斯來醫院。凱特與雷克也經常探訪。倒是布洛克在他住院後，一次都沒有出現過。我沒有要她來，凱特也沒開這個口。布洛克不擅長處理情緒，她什麼感受都往心裡塞。她實在沒有辦法親眼看到哈利躺在病榻上。

我抬起頭，望向哈利。輕碰他的手。

「我今早去墓園看哈波了。」我說。

哈波是我的調查員，我們的朋友。或許也是能夠與我共度餘生的人。我愛她，我相信她應該也愛我。直到那晚，她遭到殺害，永遠離開了我與哈利。這件事讓我心碎，哈利也是。哈波過世前不久，哈利才遇上克萊倫斯。她看到哈利與街上的無家可歸的小動物交朋友，這些「浪浪」還跟著他回家。他因此養了這條狗，取名為克萊倫斯，靈感來自知名民權律師克萊倫斯．丹諾。

哈波提到哈利撿流浪狗回家，便看著我。

哈利撿到我的時候，我也是流浪動物，在街上行騙。

「我想念她。」我脫口而出。「哈利，我也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邊。」

我坐在原位好一陣子，不曉得該講什麼，於是開始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克萊倫斯大多在丹妮絲家過夜，牠喜歡她家。髒話哥東尼經常去她家，那傢伙每次看到狗就變成家庭號泰迪熊，又寵又哄的。他們給牠吃太多點心了。」

克萊倫斯猛一抬頭，看我的眼神彷彿有點憤慨，然後又把鼻子貼在哈利的腳踝上。

「傑克森一案今早就要開庭了。我很詫異約翰居然能撐這麼久。他們家處在水深火熱中。愛莉森現在要吃藥，母親的命案徹底擊垮了她。我覺得她多少有點自責，她快撐不住了。布洛克與雷克忙著聯絡負責愛莉森母親命案的警察。當然了，警方不讓我們與艾希雅交談。雷克覺得一切都太巧了。他覺得這個案件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謀殺案有關，但我們還沒查到其中的關聯。艾希雅偷了傑克森家的珠寶，運氣不好才被逮到。而愛莉森的母親瓊絲特聯絡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檢舉艾希雅家人沒有合法身分。艾希雅因此向瓊絲特復仇。警方在瓊絲特家中垃

圾桶找到染血的圍裙。在曉得檢舉人是瓊絲特之後，就證實了艾希雅的犯案動機，警方逮捕她，進行DNA採樣，發現符合染血圍裙上的DNA.....」

機器低聲運轉，發出嗶嗶聲與氣流聲。

哈利一動也不動，什麼反應也沒有。

「不知道耶。艾希雅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瓜葛，但愛莉森還是相當自責，一直譴責自己。要是她沒有開除艾希雅呢？要是她一發現東西掉了，就立刻報警呢？可憐的女人。凱特想要探討艾希雅將手槍栽贓在傑克森家的可能性，我是覺得不合理。她又沒有替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工作。布雷克摩爾家也沒有丟失任何物品。我不信這個說法。凱特說陪審團也不一定要信，但如果他們能夠考量這個可能性，也許就存在合理懷疑。有點牽強。此刻對於陶德．艾利斯與布雷特．貝爾，我們只掌握了各種流言蜚語與那通手機簡訊，但沒有辦法證明訊息是發給誰的。」

我捏捏他的手，然後放開。我抹了把臉，手指梳過頭髮。

「我希望你醒來。哈利，我需要你。」

他的胸口隨著機器的節奏起伏。他雙眼緊閉。有時，一直注視著他，我就會騙自己，他要醒來了。我會看到眼皮輕顫。布滿老人斑的額頭肌肉微微抽動。手指輕輕晃動起來。

但這一切只是我的幻想。

插進喉嚨的管子讓他無法闔上嘴巴。嘴角上有乾掉的唾液痕跡，在他下巴的鬍渣上結塊，現在他的鬍子都長了。我問過院方，我能不能替他刮鬍子，他們說不行，會有專人來處理，但他們始終忙著照顧其他病患。我從床邊架上抽起紙巾，輕輕擦拭他的嘴唇與下巴。

低聲說起我愛他。

我不用說出口，哈利很清楚。

我一再回想起那天的情景。太陽照得我睜不開眼，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哈利一個箭步擋在我前方，突如其來的影子讓我的眼睛沒有時間適應，他隨即撞上我的胸膛，將我撞倒在地。

他是在保護我，就跟幾週前，我們一起走出事務所，面對停在對街的重機騎士一樣。只不過這次該打中我的子彈擊中了哈利。我因此對他愛恨交加。我不希望生命裡的人因為我、因為我所做的一切而承受痛苦，但每次都這樣。

所以我疏遠妻子。所以我雖然很想陪伴女兒，卻也很少見到她。

如果因為我，害她們出了什麼事，那我也不想活了。

我的胸口又隱隱作痛，緊繃的灼熱感，好像體內有東西被掐住一樣。我上氣不接下氣，只能低頭坐下。迫使我的肺打開、胸腔擴張，盡量將空氣吸入身體裡。屏住呼吸，緩緩吐出來。

太可怕了。醫生說不是心臟問題，我年紀還沒到，檢查結果也都正常。

這是心因性的恐慌發作。

通常隨之而來的是脖子酸痛與頭痛。

我只希望我不認識哈利。這不是我第一次這麼想，我也希望我不認識凱特、布洛克或雷克，我沒有開什麼事務所，更沒有任何員工。

我希望我孑然一身，沒有人會因為我而受傷。

呼吸恢復正常，我起身扭動頸子。頭痛就要發作，我沒配水，直接嚥下三顆止痛藥。克萊倫斯還沒下床，牠先轉頭望向哈利，小心翼翼地抬起前爪，避開哈利的身子，這樣才不會踩到他，接著，牠緩緩移動起來。

牠舔了舔哈利的手，發出哀鳴。

「夥伴，走吧。」我說。

克萊倫斯心不甘、情不願地跳下床。

我們站在原地好一陣子，就我跟牠。我們看著我們的朋友躺在病榻上。所幸他還活著，但我們擔心死了，擔心他永遠醒不來。而我們似乎都知道，一天天過去，哈利睜開眼睛的機率也隨之降低。

「弗林先生？」一個聲音開口。

我轉過頭去，看到了照顧哈利的護理師。

我向她打招呼，她問我有沒有時間，想跟我聊一下。

「我看你常常來。」她說。「哈利的臨床工作人員開過一次會，我們決定跟他的親朋好友談一談。既然你是主要的聯絡人，我們想說還是先跟你說好了……」

我喉頭一緊，但還是勉強擠出話語。

「跟我說什麼？」

「先說清楚，哈利狀況很穩定，但通常遇到昏迷這麼久的個案，我們都會告訴家屬也許是時候該考慮放手了……」

「放手？」

「過了這麼久，多數人基本上都醒不來了。我覺得你跟你的朋友該做好心理準備。」

她露出微笑，輕拍我的手臂，然後轉身離開。

克萊倫斯哀號出聲。

我們離開醫院，在公園裡一起吃完兩份熱狗。我將克萊倫斯送去丹妮絲家。

「有什麼新消息嗎？有什麼進展嗎？」她問。

我搖搖頭。

「艾迪，他會醒過來的。」她說。

我沒告訴她護理師跟我說的話。我不想摧毀她的希望。

我笨拙地想找話語回應，便說：「妳怎麼能這麼篤定？」

「因為哈利．福特這個老頑固不可能在床上躺太久。」

我前往事務所，一路上注意周遭狀況，在市區繞遠路，接著等待布洛克打電話來，同一時間，我研究起傑克森案的卷宗，這大概是我第五次研讀了吧。我在座位上待了好幾個小時，思考，閱讀。差不多到了傍晚，我肯定閉上了眼睛，因為等我睜眼時，事務所整間一片漆黑，脖子痠痛不已。

我也沒有找到能替約翰．傑克森辯護的角度。我需要好好睡一覺。我每晚都在不同的地方過夜，總是戰戰兢兢。

我只希望這個案子已經過去。

明天卻才正要開始。

真不曉得我能不能活到宣判的那一天。

30

凱特

辯護律師所在的桌子讓凱特心煩。

她心想：一定是地板的問題。她彎下腰，看到靠近她這一側的桌腳下方橡膠防滑墊脫落了，因此整張桌子有一、兩公分的高低落差，只要她把手肘撐在桌上，桌子就會稍微搖晃。這樣她面前排成一系列的四枝筆就沒辦法整齊擺放。

她從有易撕虛線設計的黃色便條本上撕下五、六張紙，重複對折，最後將折成楔形的紙團塞進桌腳下。起初紙團邊角裂開，但她用鞋尖用力將紙張卡進桌腳與地板磁磚之間。

她雙手壓在桌上，試試看平不平。很穩。

她重新擺好筆。檢查手機，確定手機調成靜音模式。檢查iPad，也是靜音模式。整理好桌面上的物品，確保間隔同樣的距離，且在一手就能取拿的範圍內。

她滿意地點點頭。

秩序是凱特的生存之道，有人會這麼說。事實上，凱特真正喜歡的是「重建秩序」。修復各種事物，好比說：將檔案卷宗整理成整齊的一落，頁面上還貼了各種顏色的標籤識別；將筆整齊排成一系列放在面前，每支筆之間相隔一點三公分，筆蓋的固定夾統統朝右；還有就是穩住搖晃的辯方長桌。這項習慣，或該說強迫行為，也能應用在人身上，舉例

來說：解決掉騷擾員工的下流老闆；調整艾迪的領帶，讓其看起來平平整整；將哈利的亂髮分邊梳好；在艾迪罕見加入哈利舉杯的行列時，監督他只能喝一杯波本威士忌……至於蓋布瑞．雷克？還是算了，這位先生的打扮凌亂邋遢，有時會讓她頭暈眼花。

這座法庭裡也有秩序需要重建。陪審團必須明白，約翰．傑克森是無辜的。

她轉身望向約翰與愛莉森。

約翰閉起雙眼。陪審團進場時，他會坐到辯方席來。此刻，他坐在第一排，握著妻子的手，她也很不好過。自凱特認識約翰以來，他就瘦了差不多十公斤，他根本沒有那麼多肉可以瘦。現在他看起來不是精瘦，而是消瘦。他的雙眼及沒有血色的臉頰上始終呈現一種灰暗的色調。他的左手會緊張顫抖。在瓊絲特的命案之後，她注意到這點。在凱特的堅持下才求醫，找的是曼哈頓外、不認識他的醫師。經過檢查，顫抖不是神經問題，而是心理因素造成。沉重的壓力逐漸開始摧毀他。

他身旁的愛莉森雙眼空洞，心思似乎飄往遠方，也許回到幾年前，也許在想以往的生活，與家人闔家歡樂的日子。早在丈夫遭逢謀殺指控之前，早在母親尚未慘遭冷血謀害之前，早在她的完美生活仍未崩塌之前。失去父母是一回事，當她是死於殘忍謀殺時，一切就不一樣了。而且，凶手還是愛莉森辭退的人。雖然已經過了好幾週，凱特卻依舊記得葬禮上的愛莉森。墳邊的她不是啜泣，而是哭得撕心裂肺。這種痛哭，凱特很熟悉。她想起母親過世時的自己。只有心碎的人才發得出這種結合了痛楚、失落、懊悔的哭聲。有時，悲痛是能夠絞碎骨頭的研磨機，而愛莉森還深陷其中。

愛莉森食不下嚥。她遮蓋住眼周憂愁深刻的紋路，但再多的化妝品也無法掩飾她空洞的神情。

她幾乎失去了一切。如果約翰罪名成立，凱特實在不敢想愛莉森會有什麼反應。有些人能夠穩穩接住生命扔出的所有招數。愛莉森過去幾個月卻遭到連續重創，某次重擊讓她再也爬不起來。

凱特露出安慰的笑容，但約翰與愛莉森似乎都看不見。痛苦與無比的恐懼完全霸占了他們的內心。

艾爾．派瑞許坐在愛莉森身旁，查看起手機，大概是工作上的電子郵件。對艾爾來說，傑克森夫婦只是另一組客戶。對他而言，他們相當於股票經紀人眼裡的投資組合，或是木匠眼中的一塊松木或桤木。只是商品，只是卷宗，只是Excel試算表上能夠賺取高額時薪的名字罷了。

對凱特來說，他們是活生生的人，心碎的人，需要她的協助，才能讓生命回到正軌。

凱特望向右手邊的兩張椅子。約翰馬上就會坐進邊緣那一張，凱特身旁屬於本案首席律師的位置卻空空如也。

艾迪說他會遲到。

凱特會記錄下卡斯楚開場陳述的重點，也會做出她的開場陳述。

遴選陪審團的過程平靜無波。十二位普通紐約客，沒有誰較為偏頗或公正。多虧艾迪，本案沒有受到卡斯楚渴望的媒體關注。凱特也懷疑，他暗中運作，讓瓊絲特的命案沒有見報，這樣陪審團才不會同情傑克森夫婦。不過，重點在於，陪審團並沒有受到五十篇新聞報導的影響，這些文章臆測了她的委託人為什麼殺害昔日的小明星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多數陪審員先前都沒有聽說過這起案件。命案發生時，有人稍有印象，但都沒有深入了解。等到裁決時，也不會受到外界影響，進而左右他們的看法。

報導犯罪事件的記者大多來自網路媒體，他們聚集在法庭後排。只有寥寥幾人參與旁聽。就連死者的丈夫都沒有出現，也許是因為喪妻太

悲痛，也許是因為他已經繼續展開新生活了。凱特印象裡，愛情並不存在於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婚姻之中。

凱特左側的檢方席傳出聲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卡斯楚站在助理檢察官後方，指著筆電螢幕，竊竊私語。他雖然想壓低聲音，但凱特看出他實在無法按捺住情緒。他臉頰通紅，不是因為憤怒。他那身象牙白的西裝襯托出了他的紅暈。白衣人，英雄，至少他希望大眾這麼想。一位助理按了幾個鍵，卡斯楚注意到凱特正盯著他看。他連忙伸手過去，迅速蓋上筆電。

他在搞什麼小動作。雖然一身白，但他絕非清白無害之人。

她轉頭望向法庭的門。

沒見到艾迪，還沒。

她可以處理好這個案子，她對自己的技巧很有信心，可艾迪在身邊，她會放心一點。無論卡斯楚出什麼招，艾迪總能以更低劣的手段回擊。凱特只會直球對決。不過，站在整個紐約州的對立面，想要贏，有時就得玩點陰的才能提高勝算。這就是艾迪的強項了。

只是，此刻他甚至還沒進法院。

她想到病榻上的哈利。她想念他的能耐與智慧。她最懷念的莫過於他的友誼。

「全體起立。」書記官說。

法庭上的人都站了起來。檢方席的興奮低語消失。約翰吻了吻愛莉森，離開旁聽席，坐進凱特身旁的辯方席座位上。

亞瑟．澤爾法官坐進法官席。他不算差勁的法官。經驗不多，處理刑事案件的次數更是寥寥可數，他「公正」到要經常回法官休息室查閱法條。他不會只聽信檢察官的話。他還在適應穿著法官袍行動。他的袍子一側上有明顯的修補縫痕，因為袍子常常卡在門把或樓梯圍欄上。運

氣好的話，他在審理過程中不會過多介入，這樣已經算很不錯的法官了。

澤爾法官提醒陪審團他們有義務保持開放的心胸，必須在聽取完所有的證詞後，才能討論案情。他接著請卡斯楚做開場陳述。

凱特感覺到辯方桌在搖。她低頭查看紙團是否鬆脫，還在原位。這時她才發現是約翰在發抖。他雙手交握，擺在桌上。

凱特溫柔地握住他的手，將他的雙手鬆開，請他將掌心擱在大腿上。他沒辦法克制住顫抖，因此請他不要抖根本沒有意義。不過，凱特告訴他，最好還是不要讓陪審團看到他這麼緊張。對情緒的解讀可以有百百種，有人看到約翰害怕到冒汗、顫抖，就會在當下認定他有罪。完全無需證詞與證據。那傢伙看起來有罪，那他就一定有罪。

凱特眼前的麻煩已經夠多了，陪審團不需要也來參一腳。

她靠過去，低聲對約翰說：「冷靜點。我知道很艱難，但陪審團正盯著我們。別對卡斯楚的話做出反應。他就是想要惹怒你，讓你在法庭上、陪審團面前發火。不要表現出太多情緒，不要露出緊張的微笑，或是生氣的樣子。」

約翰點點頭。

「記住，卡斯楚是掌握了一些鑑識證據，但他沒有能夠說給陪審團聽的故事。根本沒有作案動機。這是我們本案強調的第一個重點。我們需要陪審團想起這些未解的疑問。沒有故事就無法定罪，好嗎？」

他再次點頭，深呼吸。

凱特將注意力轉移到卡斯楚身上，這位檢察官就站在陪審團前方。

「陪審團的各位成員，首先我要感謝你們在本案審理期間的付出。結案之前，各位會行使誓言中的市民義務。各位會做出本案唯一有效的裁決，也就是有罪。各位會將殺人凶手送進監獄，終身監禁。這是紐約

市對你們的要求。我相信各位絕對不會迴避這樣的義務。說到底，本案非常簡單。辯方.....」

卡斯楚比向凱特，接著繼續說。「辯方會想盡辦法讓本案變得無比複雜。各位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相信他們。我個人講究的是簡單與真實，也就是事實。陪審團的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們面對的是事實，即人物、事件、地點與時間。」

「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凶手是誰？犯罪時發生了什麼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檢方將證明以下事實，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死於多處槍傷。六月二號午夜左右，她在自家遭到槍擊。警方以合法手段在被告家中尋獲凶器，就在他的衣櫃裡，上頭還有他的DNA。」

這些資訊對凱特及約翰來說都不新鮮，她早就料到這點。對陪審團提出簡潔有力的開場陳詞，卡斯楚以他掌握的要素建構起案情。他發言時，她寫起筆記。卡斯楚提到幾個事實，也就是人、事、時、地。

但他漏了最重要的問題，也是陪審團會不斷懷疑的事實。

為什麼？

「這些都足以讓陪審團定罪被告.....」

凱特曉得卡斯楚就要結束發言了。她感覺到胃裡有點緊張。她馬上就要進行辯方的開場陳述了。

「.....而且，陪審團的各位成員，一旦你們聽取了檢方證人的證詞，這些事實在各位腦海中就會變得相當明確。因此，只會有一種裁決結果，那就是有罪。」

卡斯楚坐了下來。法官給凱特機會，從她的角度向陪審團陳述案情。她與其他優秀律師一樣，曉得最好的對策就是用檢方自己的說詞對付他們。

「陪審團的各位，我是凱特．布魯克斯。我的客戶是知名小兒神經外科醫師約翰．傑克森。他是我們社區中傑出的一員。」

她望向約翰。他的手又交握起來，就擺在桌上，整張桌子晃個不停。哈利教過她，案子裡所謂的劣勢或弱點，其實都是觀點問題。如果換個視角，也許就能成為優勢。

她繼續說：「多虧了我委託人約翰．傑克森的巧手，幾百名孩童才有健全、具備意義的人生。陪審團的各位，請稍微花點時間看看我客戶的雙手。」

陪審團轉頭望向約翰。他們看到他眼中的懼色與傷痛，這些痛楚從他顫抖的手指間散發出來。

「我的客戶相當害怕。他是無辜的人，卻必須為此出庭受審。他做的不過是替我們的社區盡一份心力、拯救我們孩子的性命罷了。」

凱特曉得要暫停一下，讓陪審團好好看看約翰。她要他們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式，換個角度觀察眼前的人。他不是遭到司法體系逮捕的有罪之人，而是遭到誣陷，還因此付出慘痛代價的人。

「此刻，陪審團的各位，約翰．傑克森需要你們。這些子虛烏有的指控摧毀了他的人生與事業，在本案結案時，我們想請各位將他的人生還給他。卡斯楚先生所說的證據充滿爭議，在本案結束前，各位也會明白，鑑識證據不見得能夠講述完整的故事。說到故事，各位必須記住相當重要的一點。檢方要各位回答人、事、時、地的問題，但他們不希望你們去思考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約翰．傑克森為什麼要殺害他的鄰居？這個問題無法得到解答，出於兩個理由。一，檢方無法將約翰．傑克森及本案死者串連在一起。他們無法告訴你們『為什麼』，是因為他們也不清楚。他們不清楚，是因為約翰．傑克森並沒有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他沒有理由傷害她，具備充分理由與動機的人則另

有他人，而這個人，今天並沒有坐在各位面前——」

「異議，法官大人。」卡斯楚說。

凱特轉過身去，非常意外。檢察官在辯護律師的開場陳述就提出異議著實罕見。法官將雙方叫到面前。

「這是什麼意思？」法官問。

「法官大人，我道歉。我必須提出異議。辯護律師在誤導陪審團。」

「什麼？」凱特只擠得出這兩個字。

「我姑且相信布魯克斯小姐不知情，我覺得她不是故意的。說不定她沒有時間閱讀我們剛提交的資料。」

凱特感覺到後頸發涼。

「什麼資料？」澤爾法官問。

「我們提交了匿名證人的聲請……」

凱特隨即想到法官進來前，卡斯楚的竊竊私語。他的助理檢察官肯定在法官走進法庭前一刻發出電子檔案。凱特離開法官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著iPad過來。果然，她也收到了檢察官的聲請副本。他們是故意拖到最後一刻的，確保她在進行開場陳述後才注意到，這樣他們就能打斷她，打亂她的開場。

「這是什麼？」法官問。

「法官大人，檢方掌握了新的證據，來源是一位只願意匿名作證的目擊者。這位證人害怕遭到被告報復，我們相信這位證人符合匿名作證的條件。這名證人會向陪審團說明約翰．傑克森為什麼要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

31

艾迪

「請給我兩顆有機蛋，做成水波蛋，稍微烤過的酸種麵包，一杯熱水，加上一片有機檸檬。」

服務生眯著眼睛望著雷克，雙唇緊抿，思考了一下才開口。

「我們不做水波蛋。」她說。

「那水煮蛋？」雷克問。

「我們有烤架跟烤盤。親愛的，你可以選炒蛋、煎蛋或生蛋。」

服務生的確說了「親愛的」，但口氣很差，聽起來簡直像在罵人。

「為了我的理智著想，他吃煎蛋就好。還要鬆餅跟大杯咖啡，麻煩了，女士。」我說。

「我也一樣。」布洛克說。

女服務生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收拾後帶著點菜單消失。我們幾乎徹夜未眠。我去布洛克家借住，發現雷克也在。他們正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分析。馬上就要早上七點。我需要食物、咖啡、沖澡，然後應該可以上午休庭期間去找凱特。她說她自己搞定開場陳述。我想我在場頂多只能提供她精神上的支持，而此刻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案子背後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還是想不明白。」我說。「我覺得幕後還有一整齣戲，可我完全看不清。總共有兩起命案與這條街有關。首先是瑪格麗特．布雷克摩

爾，但除了出現在約翰家的凶器外，他們兩人毫無瓜葛。接著是愛莉森的母親，凶手應該是人贓俱獲的女傭，後來瓊絲特去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檢舉她家人的非法身分。我知道凱特認為是艾希雅藏的槍，但艾希雅與布雷克摩爾之間又沒有關係。」

雷克說：「艾希雅與貝爾、艾利斯之間也沒有連結。」

布洛克說：「我懂，艾希雅有動機殺害瓊絲特．漢森，但艾希雅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圍裙留在受害者家的垃圾桶裡？上頭有她的DNA，還有死者的血。我覺得這麼做太蠢了，而且現場也沒有其他鑑識證據能夠將艾希雅與那個地址串連在一起。會不會是殺害布雷克摩爾的凶手？我只知道凶手希望艾希雅因為謀殺而遭到逮捕。」

我向後靠在包廂沙發的椅背上，思考她的話。女服務生端來咖啡及雷克的熱檸檬水。我道了聲謝，她離開時對我微笑，卻白了雷克一眼。

「凶手怎麼知道要把命案栽贓給艾希雅？凶手怎麼知道瓊絲特向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檢舉艾希雅的家人？」我問。

我們坐在原位好一陣子，默不作聲。

「如果瓊絲特沒有向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檢舉艾希雅的家人呢？那種檢舉熱線跟緊急救援電話不同，根本沒有錄音。可以匿名檢舉，何必自報真實身分？」我問。

「好。」雷克說。「假設這個凶手出於我們不明白的理由，殺害瓊絲特，嫁禍給艾希雅。這樣的作案模式有點類似布雷克摩爾的命案。的確，手法不同，瑪格麗特遭到槍殺，但我們的客戶遭到誣陷。其中還是有相似之處。」

「我同意布洛克的想法。我不確定殺害兩名受害者的凶手是同一人。」我說。「有個聰明絕頂的傢伙在幕後進行複雜的運作。說不定我們全都想錯了。也許凱特是對的，艾希雅就是幕後黑手，而有人與她合

作。我實在沒辦法將一切拼湊在一起.....」

女服務生端著早餐上桌。我們開始進食，一語不發。我跟布洛克一口接著一口。我根本沒有仔細品嚐食物的滋味，只是需要熱量罷了。雷克將煎蛋翻來翻去，仔細盯著看，權衡過後，選擇只吃吐司。

清空盤上食物後，我要求咖啡續杯，望向窗外。曼哈頓夏日早晨，這裡的太陽從不倦怠，暖陽所照之處，炙烤起人行道，加熱下方的臭水溝。簡餐店外行色匆匆的人戴著墨鏡、鴨舌帽，只穿T恤。然而在這座城裡，根本無法逃避高溫。車流速度放緩，輪胎在褪色的柏油路上留下油潤的痕跡，連風都不吹了。

「只希望哈利在這裡。」我說。

布洛克沒有接話。

雷克說：「我今晚會去看他。」

布洛克還是沉默不語，但當雷克說要去看哈利時，她的肩膀沉了下去。

「布洛克，那不是妳的錯。」我說。

「我不該讓你們離開飯店。」她說。「就是我的錯。」

「怎麼會是妳的錯？會發生那種事都是因為我威脅要曝光腐敗的警察。大家的痛苦是我帶來的。」

「但你做的是正確的事情。我那天在飯店外頭感覺到了，卻沒有依照直覺行事。哈利不在了，都是我的錯。」

「他沒有不在了，他還在，他會挺過去.....」我喉頭一緊，實在沒辦法好好說完。

布洛克深呼吸，擴展胸腔，屏住呼吸，緩緩將空氣吐出來。

「妳很清楚他會擋在我前面。」我說。「就跟我們在事務所外頭遇到那些重機騎士的時候一樣。他願意替我擋子彈。別自責，這一切都是

因為我。」

女服務生過來結帳，我拒絕讓雷克付錢，順勢將鈔票點了點，擺在桌上。布洛克沒有多說什麼。她狀況好的時候話就已經夠少了，她的思緒都不太會說出來。她今天已經分享了很多。無論她對哈利的遭遇感到多麼難過，她都決定往肚裡吞。

他們一起離開簡餐店。我就著續杯的熱咖啡，坐在原位思索起來。我滿腦子都是內疚、推論，以及無比的擔憂，害怕我們的委託人約翰最後必須獨自為這些罪行付出代價，但人根本不是他殺的。

艷陽移到雲後，一名男子走進簡餐店。

他穿了黑色西裝，裡頭是筆挺的白襯衫搭配黑色絲質領帶，右手拿著一頂費多拉帽。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俐落的西裝，以及，他完全沒有在入口指示牌那裡等候帶位。他反而一進店就朝我走來。抵達我的包廂座位時，停下腳步，盯著我看。

不會有人在簡餐店這種大庭廣眾之下朝我開槍。就算如此，我的右手還是伸進外套口袋，指頭扣上了我的陶瓷手指虎。

男人皮膚雪白，眼珠顏色很淺。這種顏色很奇怪，彷彿曾是明亮、飽和的藍色，因為歲月及光線而褪成粉粉的顏色。

「弗林先生，見到你，我非常高興。」男人開口，卻沒有打算伸手。「我很樂意與你握手，但我看得出來，你那隻手握著口袋裡的武器。請不要緊張，沒有必要動用武器。至少此時此刻不需要。」

我還沒開口，他就坐在我的對面，也就是幾分鐘前，布洛克與雷克的位置。他的動作流暢又冷靜，坐進座位時，還帶著老牌影星的優雅身段。

「我知道你很忙，但你跟我該聊一聊。在下聖誕節先生。我不想失禮，但我打算殺了你.....」

32

露比

過去二十四小時裡，露比忙得不可開交。她不喜歡與警察打交道，還有那個地方檢察官卡斯楚先生，一身白西裝配上燦爛的笑容讓她覺得毛毛的。

他們對她相當滿意，直說她做的是正確的事，而她沒理由害怕。

他們會保護她。

他們會確保殺害瑪格的約翰．傑克森付出代價。

紅衣主教的聲音此刻在她腦海縈繞。就算不在傑克森家，她都聽得到。昨天晚上發生的，她當時正要送媽媽上床。一開始，她覺得身邊有蒼蠅嗡嗡飛。接著，嗡嗡聲加劇，音色、音調轉變扭曲成竊竊私語……

露比……

紅衣主教一開始出現在她腦海時，感覺相當不安。壓力暴增，她忽然腳步踉蹌，失去平衡，差點壓在她媽身上。她握住床邊扶手。緊閉雙眼，吸氣、吐氣。

「妳還好嗎？」母親問。

「沒事，只是頭痛。」

「吃點止痛藥，喝點水。」

就算到了這個年紀，就算身體狀況這麼糟，她還是她的母親。她很快就會搬去新的地方住了，會有人照顧她、替她沐浴更衣、餵她吃飯。

露比必須離開。她得讓紅衣主教安靜下來，去一個誰也找不到她的地方。

現在低語聽起來帶有奇異的撫慰感。不知怎麼著，讓她感覺沒有那麼孤單。有紅衣主教陪伴她，他雖然邪惡又冷血，但他深愛露比。而且，只要按照他的吩咐行動，他就不會怒吼狂叫。

露比不喜歡他咆哮，她的顱內壓力會有如煮沸的滾水，耳朵彷彿要爆炸，還很痛.....接著會流血，流鼻血，不過只流一點點。她告訴自己，他說什麼，她統統照做就是了，這樣他就會冷靜下來。他的聲音在她腦海中已經不是隆隆作響的麥克風，只是舒心微風輕徐而過的低語。

露比在信上留給艾利斯、貝爾一點時間。他們當然有錢，但他們需要時間，確保付錢時，其他人不會注意到帳戶的動靜。

信上註記了詳細的銀行帳戶資訊。今天就得付錢，中午是最後期限。露比也需要時間想辦法隱瞞身分，確保其他人追蹤不到這筆錢。

露比隨即就得把錢轉走。她以不同公司的名稱開設了十幾個帳戶。她先前在網路教學影片中學會轉移資金的方法，金額不能太高，不然就會引人疑竇，或是引發銀行對於洗錢的疑問。她必須等到帳款轉進第一個帳戶後，才能行動。

她還有時間。傑克森一案今早開庭，露比要照顧湯瑪斯，只需顧到審判結束那天。傑克森一家決定，無論結果如何，他們都打算離開紐約，至少在外地待一個月。若萬事順利，約翰也會跟著家人出城。若罪名成立，愛莉森就會帶著湯瑪斯遠離接踵而來的媒體騷擾和謾罵。

露比迫不及待要他們離開。事實上，雖然他們的生活成了一場惡夢，她還是無法相信他們撐了這麼久。天曉得露比多麼努力，才讓事態變得這麼糟糕。

他們一離開，露比就能行動。

之後，露比也會揚長而去。

她的母親進入新的安養機構，而露比就能自由。她開始幻想敞篷車與漫長的沙漠公路。

遠離一切麻煩。

33

艾迪

「聖誕節先生算哪門子名字？你的紅色聖誕裝呢？」

對面的男人只是笑了笑。他膚色雪白，雙眼呈現粉藍色，還穿了俐落的西裝，看起來不像隨便露出笑容的人，但他的興味似乎發自內心。

「弗林先生，我開始喜歡你了。你具備許多令人欣賞的特質。當然啦，這不意味著我不會取你性命，但至少此刻不會。所以你大可輕鬆一點，放開口袋裡的武器。我也可以向你保證，我沒有傷害你的導師福特先生，那是其他殺手所為，我的專業手段更為講究。此刻我沒有帶槍。袖口有一把刀，不過我認為沒有使用的必要。除非你逼我.....」

他的聲音深邃又有力，從胸腔發出。他的唇舌動作優雅流暢，確保每個音節都發得一絲不苟。他前面才說要殺我，但語氣聽起來還算和善，用字遣詞也相當正式。我猜是讀過書的人。他手指交握，掌心靠在桌上，手肘平擺。抬頭挺胸，姿勢端正，整個人散發出自信。他身上也瀰漫一種味道，柑橘香調，混合著木質調與菸草味，是高級的調香，跟他的西裝一樣，不便宜。

我的手指鬆開口袋裡的陶瓷手指虎，雙手擺到桌面上。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我猜測，如果他願意，他的動作可以很迅速。我絲毫不懷疑他會使用袖內的刀。誰會在袖裡藏刀啊？絕對是有特殊護套的人。客製的刀套。今天可不是聖誕節先生首度出任務。

小時候，我身邊不乏殺手出沒。還記得八歲時，坐在布魯克林的廉價小酒館裡，喝百事可樂配花生，父親就在後面打牌、擲骰子。酒吧裡看報的西裝鬍子壯漢很清楚我爸在搞什麼把戲，爸騙到的錢，他們也能分一杯羹。這些壯漢會一直拿百事給我喝，我就靜靜坐在那裡聽他們談天說笑。以殺人為生的人有種特色，關鍵在他們的雙眼與聲音。他們是普通人，又異於常人。他們了解社會規範，會與同僚社交，也有鍾愛的對象，但他們也很清楚開關在哪裡。他們知道朝另一個傢伙的腦袋來上三發點二二子彈，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聖誕節先生的確是殺手，看得出來。

但只有知道該觀察哪裡的人才看得出來。

「對哈利開槍的人是誰？」我問。

「那個可以晚點再聊。還有更有意思的話題可以討論。」

「如果你是要來請我吃早餐的，已經來不及了。我已經買單也飽了。」我說。

「弗林先生，這不是社交拜訪。理論上也不是為了公事而來，畢竟你還安然無恙。我也不是來閒話家常的。此刻既然已經自我介紹完畢，我想我們就直說重點吧。」

他停頓了一下，與女服務生對上眼，客氣地點了咖啡。服務生將杯子端過來，又替我續杯。真慶幸我給了不少小費。

他先望著杯中物，然後才拿到唇邊。他啞嘴時露出稍微反感的神情，接著放下杯子。

「我在西西里待了八年，這段時光養壞了我的胃口。那裡的咖啡太香純，我至今都能在腦海中聞到，而這個……」他比了比馬克杯。「請原諒我，離題了。我想要請教你與雷克先生的關係。」

他坐進來的時候，我完全不曉得他想聊什麼。我這輩子沒見過想殺

我還這麼講禮貌的人。有點像見到替你訂製棺材的師傅。無論先前猜測聖誕節先生為何而來，我都沒想到他會對蓋布瑞．雷克感興趣。

「他是我朋友，也是我的調查員，自由接案。你認識他嗎？」

「我們見過。」聖誕節先生說。「那是短暫的相遇，還算愉快。我對雷克主要是專業上的興趣。他曾經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工作……」

他把調查局的名稱說得非常完整，沒有把「調查」這個字說成複數型態的investigations。如果哪個傢伙在你面前出示識別證，還說自己是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的探員，你當下就可以斷定，這傢伙與證件都是偽造的。

「他的工作經歷我很清楚。」我說。「他待過行為分析組。雷克追捕連環殺人魔。現在私人承包這項業務。」

聖誕節先生再度露出微笑。「我知道他不在調查局了，他解釋過原因嗎？」

我點點頭。

「我好奇，他有詳細解釋清楚嗎？」

「他說他接到聯邦線人的密報，回報某個連環殺手的所在位置。雷克前往該地，踹開大門，但已經來不及了。那裡不是殺手的棲身所，而是海洛因倉庫。雷克差點命喪當場，但他在失血過多暈死過去前，解決了室內每一位槍手。新聞有報，或該說，大部分的內容都報導了。等到雷克在醫院清醒時，線人也死了。雷克覺得局裡有人設計他，送他踏入死亡陷阱。最後這部分沒有上新聞。」

聖誕節先生歪著頭，表情很好奇。「那天晚上的確有些事情沒有公開。要麼是出於必要，要麼是故意隱瞞。他沒說過那晚他追殺的凶手是誰？」

他的語氣變了，音色變得嚴肅許多。他也不需要自己說出口。

「他是在找你？」我問。

聖誕節先生輕輕闔上雙眼，再度睜眼時，他微微點頭同意。

「雷克先生以相當激進的手段辨識、追捕、偵查凶案的累犯，這些人也許是出於洩慾，或是將殺人視為『合法』的生意，總之雷克的行為惹怒了其他調查局探員。某些同事認為他做的是對的。若他持續在局裡服務、發展，他會改變整個組織的生態。某些探員會因此難堪，他會終結其他人的職業生涯與畢生調查心血。有人警告過雷克先生，或該說威脅過他，他可能會成為針對的目標。我會說，勇氣與決心帶著他前進，但我也會說，他擇善固執，或許過於自信。結果顯然易見，這點無須多說。」

「你為什麼對雷克感興趣？」我問。

「他讓我好奇。我幹這一行已經很久了。很少遇到具備這種技能的對手。而我覺得，在另一個宇宙裡，大概是我在追捕他。他也許是你的朋友，也許是優秀的調查員，但他也是殺人凶手。我想這點你已經很清楚了。」

「你把雷克當目標？」

「不，我沒有興趣殺死雷克先生。只是他忽然闖進我的生意裡，跟你一起出現……」

真是夠了。我最好的朋友昏迷不醒。案件正在開庭，我確信被告是無辜的，真凶還逍遙法外。

我靠向前，說：「我沒時間陪殺手憶當年。就算是跟你一樣有教養、講禮貌的殺手。我還有事情要忙，所以如果你不想動手，我建議你閃一邊去。很多殺手嘗試過，都失敗了。你知道對哈利開槍的人是誰嗎？」

他點點頭。

「是誰？」

「他叫天使，至少這是他在江湖上的名號。他是前特種部隊成員，海豹部隊的狙擊手。技巧高超。他的真實身分應該很好查。就我所知，他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過往經歷不是很愉快，這麼說還算客氣了。他的小隊負責追蹤、刺殺某位ISIS幹部，這位幹部專門攻擊美軍巡邏隊。這位幹部的手法是將炸藥捆在孩童身上，送他們接近美軍，然後……
哎……你可以想像。天使負責掩護巡邏隊。士兵若無法殺死敵人，犧牲的基本上就是隊友，部隊裡就是這樣訓練他們的。奪取性命是為了保護身邊戰友。這招相當奏效。就天使的例子來說，他必須擊斃十二名以上的孩童，才能保護他的隊友。只是這些孩子不是全都攜帶爆裂物。不確定事情發生在他擊斃第一個孩子或是第十二個孩子的時候，顯然天使內心的某個東西斷裂了，永遠無法修復的東西。我尊重他是我的同行，但如果你不殺他，我覺得我可能會親自動手。」

「你為什麼要動手？」

「原因有幾個。首先，在我拜訪某位客戶前，他先解決掉了對方。他是競爭對手，且我們這行的競爭，這麼說吧，挺『割喉』的，對吧？姑且稱為物競天擇的謀殺經濟。接案的專業人士越少，便能坐地起價。還得考慮其中的挑戰。多數的目標在我的刀刃抵上他們的喉嚨前，都不曉得我存在。天使卻很清楚我的手法，我很享受這場較量。」

我以從容的態度緩緩起身，這樣聖誕節先生才不會認為我在挑釁。

「替我捎個口信給紐約警幫，好嗎？」

「沒問題。」他說。

「趁現在還來得及，叫他們收手。」

「恐怕他們對這條訊息的反應不會太正面。追殺你的賞金獵人不只

我跟天使。八八分子也在找你。」

「那些新納粹分子？」

「別無分號。」

「有什麼好消息嗎？」

「有的，我想事情快告一段落了。不管怎麼樣，這一切馬上就會畫下句點。」

34

露比

自從艾希雅背叛愛莉森後，愛莉森就越來越依靠露比，甚至把自家鑰匙交給她。開庭首日，露比一早抵達傑克森家，她自己開門進屋，愛莉森則身穿黑色商務套裝出現在廚房裡。愛莉森的素顏她已經看習慣了，是說愛莉森本來也不是濃妝豔抹的人，只上個粉底液，稍微局部打亮一點罷了。自從她母親過世後，就沒有必要化妝了。愛莉森天天以淚洗面。不只是失去摯愛，而是內心深處有了一個永遠不會癒合的黑暗傷口。而今天開始的過程會讓她眼睜睜看著丈夫在監獄度過餘生。某種程度稱得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哀悼。

「湯瑪斯想睡就讓他睡。」愛莉森說。「我們昨晚都沒怎麼睡。剩菜在冰箱……」

一股強烈的情緒在愛莉森胸口爆發。她難過到近乎抽搐，腹部與胸腔因劇烈啜泣而起伏。露比緊抿雙唇，走上前去，溫柔搓揉起愛莉森的後背，彷彿在安慰小孩子。

「一切都會沒事的。我很清楚。約翰是好人，他沒有做這麼可怕的事情。大家會理解的。」露比說。

「我只是……」愛莉森想要把內心的感受說清楚，彷彿這麼做就能稍微平靜一點。「我昨晚做了千層麵。約翰愛死我的千層麵了。我總做他喜歡的食物。我忍不住。感覺太蠢了，他擔心到沒胃口，但我一直覺

得，他最好盡情享受這些食物，因為如果事情不順利，他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跟我們一起吃飯了……」

面臨巨大挫折時，有時傷人最深的是單純的小東西。氣味、食物、冰箱上的紀念品、念想之物、舊咖啡杯、開門的鑰匙聲，甚至是椅子上稀薄的坐墊，上頭依舊留有那人坐過的痕跡，這些都是心靈牢牢把握的日常小地雷，能夠帶出壓抑的既有情緒，猛力碰撞進真實世界。對露比來說，這是冰塊墜入玻璃杯裡的聲音，是波本威士忌的味道。最糟糕的莫過於嗡嗡嗡嗡的聲響。

綠頭蒼蠅翅膀那永無止境的嗡嗡聲。

「我會好好照顧湯瑪斯的，可愛的小傢伙。也許陪他玩個遊戲，讓他不要胡思亂想。」露比說。「他是堅強的小東西。」

約翰走進廚房，臉色蒼白憔悴，彷彿好幾週沒有曬過太陽、吃過一頓像樣的飯。大概的確如此。襯衫領口鬆了一、兩公分，訴說的是同樣的故事。他的生命彷彿暫停了下來。露比曉得維繫著他的是一條細繩，也就是對律師團盲目的希冀與信念。

露比馬上就會站上法庭，看著約翰眼中最後一絲期待的火光熄滅。

「希望今天一切順利。」露比說。這對夫妻打理好自己出門。大門才關上沒多久，嗡嗡聲就開始了，越來越大聲。

露比……

看著我。

她前往走廊，盯著紅衣主教看。他的面容不一樣了。雙眼變成黑色，相當可怕，嘴唇向後縮，露出利齒，長長的黑色舌頭從嘴裡探出來。

殺了那男孩。

「不，我有別的方法。」

妳的方法不管用。

「官司過後，他們就會離開。」

殺了那男孩，殺了那男孩，殺了那男孩……

露比抬起頭，想像起湯瑪斯在樓上睡得安詳，而紅衣主教要人命的碎念變弱，放低成嗡嗡聲。

露比打開自己的筆記型電腦，登入存款帳戶。中午前就該入帳。露比需要那筆錢。為此，她相當努力，就連殺人也在所不惜。

她查詢起帳戶餘額。

一塊錢。

她一直按下重新整理。一開始每隔十分鐘按一次，接著是每隔八分鐘，然後是五分鐘，一再重新整理，直到時鐘滴滴答答，接近正午。

早上十一點五十五分。

重新整理。

餘額一塊錢。

「露比，我可以吃三明治嗎？」湯瑪斯問。

男孩站在廚房中島旁邊，依舊穿著睡衣，正將倦意從眼中揉開。她讓他度過了一個慵懶的早晨。他的父母正在法庭上，面對夢魘的終結，露比只希望約翰罪名成立，新一輪惡夢又將展開。法庭是相當可怕的存在，創傷、痛楚、死亡會在唇槍舌戰中激盪碰撞。露比自己也不期待出庭，但她別無選擇。她必須去，確保約翰成功遭到定罪。她需要這一家人離開她的生命。

「你甚至連早餐都還沒吃呢。」露比說。

十一點五十六分。

重新整理。

一塊錢。

「我不想吃早餐。我只想吃果醬加花生醬三明治，還有果汁。」湯瑪斯說，語氣裡還帶有剛起床的沙啞破音。

「甜心小兔兔，去客廳等，我等等就端過去。」

「現在不能吃嗎？」

十一點五十七分。

重新整理。

一塊錢。

露比沒搭理他，她全神貫注盯著電腦螢幕。各種可能性在她腦海中翻騰。他們都付錢了，只是轉帳流程耽誤。他們都不付錢，這樣就得打一仗了，但這場戰爭露比不會贏，因為時間所剩無幾。她需要逃跑，她需要那筆錢。

真他媽的，他們為什麼不付錢？他們不怕人生就這麼毀了嗎？不怕因此死掉嗎？

「露比.....」

十一點五十八分。

重新整理。

螢幕載入中。

一塊錢。

「露比！我餓了！」大吼，哀號。

她對他微笑，燦爛、喜孜孜的笑容。她內心的計畫開始崩壞。她緊咬臼齒，發出嘎吱聲響。

搞什麼？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能——這——樣.....

「露比！」

「湯瑪斯，媽的給我閉嘴！」

孩子向後踉蹌幾步，原本昏昏欲睡的雙眼忽然大開。他張著嘴，僵在原地。淚水開始在圓睜的眼眶裡打轉，露比此時按捺住脾氣，想要伸手抱他，男孩卻心懷恐懼，連忙退開。

「湯瑪斯，我非常、非常抱歉。對不起，我分心了。真的很抱歉。」

他跑出廚房，小小的腳慌忙踏上樓。

露比咒罵了一聲。她現在不能去安撫他。他得自己先冷靜下來。

她聽到他在室內梯的二樓平台大喊，小男孩憤怒又認真的聲音。

「我要跟我媽說。妳講髒話，還吼我！」

露比心想：噢，不、不，你不許跟你媽打小報告。已經如此接近了，只要幾天就好，只要再工作幾回就好。湯瑪斯不准在這個時候攪局。

無論如何，他都不能向他媽告狀。

湯瑪斯很快就會明白這點。他要麼冷靜下來，忘了剛剛發生的一切，不然，等他媽到家時，湯瑪斯很可能就不在了。

正午十二點零一分。

重新整理。

露比渾身無力。

帳戶餘額五十萬零一元。

「湯瑪斯，小傢伙，我很抱歉……」露比說。

35

聖誕節先生

專播經典老片的電影院空蕩蕩，只有一名觀眾。

他坐在第八排正中央，也就是H排，十五號，一排總共有三十個座位。這個位置能讓他以最舒適的視野，看到銀幕最大的範圍。

觀眾席的燈光熄滅，但下方往上打的小燈亮著，照亮了放映室兩旁的紅絲絨帷幕。三十五釐米的放映機甚至還沒開機。他面前十八公尺寬的銀幕只是一片灰，沒有動靜。地上散發出爆米花及令人更加不悅的氣味。

聖誕節先生很少一邊吃東西一邊看電影。偶爾當他渴望戲院的黑暗與孤獨時，他會買汽水與熱狗。他不喜歡爆米花，但他喜歡爆米花的香味。這種氣味貫穿他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因此也是陪伴他一輩子的味道。無論身在何處，他幾乎每週都會去影院報到。

他喜歡亞利桑那州炙熱、髒亂停車場的露天電影院，也喜歡底特律鼠輩橫行的二〇年代老派大影城，以及洛杉磯現代風格的多影廳電影院，還有專播經典老片的戲院，只有一片銀幕，吸引文青與電影發燒友。

他仰頭望向天花板各處。他小時候就會這樣，讓黑漆漆的巨大鑲框天花板吞沒他。而感覺也跟他小時候一樣，深信且恐懼天花板會坍塌下來，壓在他身上。感覺太強烈，一股電流從他的大腿後方一路流竄到他

的小腿與腳踝。

恐懼的喜悅讓他打起冷顫。

聖誕節先生對著放映師舉起手。他有時喜歡與少少幾位陌生人一起看電影，不過他更喜歡獨享整座銀幕。在這種時候，聖誕節先生必須買下戲院裡每一個位置。這不是小錢，他沒有掌握無盡的財富，但口袋也不淺。在生活中，他喜歡某些精緻的東西，他的生活風格卻不鋪張。他有幾棟房產，開林肯車，沒有船、私人飛機，或是更燒錢的嗜好。

他的錢花在體面的衣服與香醇的咖啡上。

還有看電影。

往上打的小燈熄滅，偌大的空間完全陷入黑暗。此刻的銀幕有如太空船，充滿魔法的物體，能夠將他送往世界各處，亦或是離開這個世界。

銀幕的畫面動了起來，派拉蒙的商標填滿他的內心。

他的手機卻震動起來。

他舉起手，一開始什麼反應也沒有。直到他揮揮手，銀幕上的動靜才停住。

聖誕節先生從外套口袋中抽出手機，接聽電話。

「我正要享受思考的時光。」聖誕節先生說。「我不想顯得沒有禮貌，但我覺得還是需要解釋一下，這通電話必須長話短說的原因。」

「連聲招呼都不打嗎？」

「嗨。」聖誕節先生說。

「算了。聽著，我只是出於禮貌，來通知一聲。既然你接了弗林那的生意，你在附近，又有一份工作出現，想說你可能會想一併處理。」

「這是公開合約？」

「獨家合約，私人派對。報酬稍微比弗林那單好一點，美金七萬

五，費用外加。」

「有意思。也許值得稍微分個心，報銷我這一整趟的花費。內容為何？」

「收回與結案。」

「說說細節。」

「我們的客戶希望取回他的二十五萬美金。他付錢是為了透過金流，追溯恐嚇取財之人的身分。對方是一個年輕女孩，名叫露比．強森。把錢拿回來，殺了這女孩。」

36

艾迪

我搭地鐵前往法院，全程繃緊神經。後腦勺不長眼睛的騙徒無法在街頭存活。基本的應對方式我很清楚，變更路線、臨時掉頭、停頓又折返。在市區移動時，我會從商家櫥窗、地鐵車窗及打亮反光的花崗岩磁磚觀察身後狀況，留意周遭環境。

我也忍不住往上看，隨時望向虛掩的窗戶，確保自己不會站在人行道這種開闊的地方。我緊跟路人，追隨他們的腳步，用他們的身軀遮擋我與敞開的窗口。

在曼哈頓的地鐵與人行道上移動，你會看到一千張臉。將這些面容統統牢記在心底，確保我不會在街角、月台或階梯這些他們不該再次出現的地方二度見到他們，感覺很像沐浴在人潮與妄想之中。抵達目的地時，我的大腦已經運轉超載。

我打電話給雷克：「你在哪？」

「西七十四街。今早什麼動靜都沒有，貝爾與艾利斯都還在家。」

「我跟一個自稱認識你的人聊了一下，滿有意思的。他叫聖誕節先生。」我說。

雷克一度沒有回應，然後他說：「他接了布坎南那邊的合約？」

「他打算先幹掉幾個同行，但，沒錯，我想他接了。」

「那他就死定了。」

「他說你被騙去那個倉庫的時候，其實是在追蹤他。」

「的確，而我活著走出來了。他在我的名單上。」

「對於這個人，你還有什麼想告訴我嗎？」

「他喜歡老電影，喜歡馬龍．白蘭度，而且他心理病態。」

「很高興知道這些。」我說完就掛斷電話。向雷克請教這個男人的事情需要時間與空間，現在時機不對。

走進法院，感覺就安全了些。我順利通過保全安檢，獨自走進電梯。門關上時，我讓眼睛跟著闔上。

我的腦袋彷彿在果汁機裡頭旋轉。

哈利在醫院不省人事，我很可能會失去他。一群腐敗的黑警雇了大批殺手要幹掉我。無辜的男人將性命托付在我的手裡。案件難以破解。還有一個傢伙在邊緣遊走，於無人留意之處動手行凶。

我聽著電梯運作的聲音、纜索和滾輪的聲響，讓思緒沉澱下來。

電梯停在我要去的樓層。門緩緩打開，我也睜開雙眼。

凱特在走廊等我，她抱著卷宗資料，還有她的便條本。一支筆插在她腦後的髮髻上，她的神情訴說了她也扛著千斤重擔。我的麻煩也是凱特的麻煩，我不喜歡這樣。

「有收到我的訊息嗎？」她問。

我跟著她沿著走廊前往法庭。「收到了，我們遇上埋伏。」

「卡斯楚挖到一名目擊者。對方說害怕報復，只能在法院允許的匿名狀態下作證。看來我們得在矇住雙眼的狀況下進行交互詰問。」

「約翰跟愛莉森狀況如何？」我問。

「糟透了。我覺得我們不能安排約翰出庭作證。他看起來一副已經坐牢幾個月的模樣，隨時會崩潰。天曉得他在交互詰問時會說些什麼。」

「我通常不喜歡讓客戶作證。卡斯楚會指控他說謊。凶器上有他的DNA，但他告訴警方，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把槍。如果他應付得過來，這樣也值得。我覺得當他親口說出，他沒有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時，大家其實會相信他。」

凱特撕下一頁黃色便條，交給我。

「這是第一組證人的名單。卡斯楚首先要傳的證人是負責調查的警察。替陪審團建立出命案現場的全貌。噢，對了，布洛克要找你。」她指向大廳。

布洛克靠在前方走廊冰涼的牆壁上。低著頭，迷失在思緒之中。我走過去，她望向我。

「我動用點關係，調取瓊絲特·漢森的通話資料。沒有打去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紀錄。」

「所以也許這是為了要陷害艾希雅？」

布洛克說：「也許不然，說不定是打公用電話。陷害的可能性增加了，但不一定就是這樣。」

「去找雷克，以免兩名嫌犯採取什麼動作。我們必須盯著貝爾跟艾利斯。順便提醒雷克，叫他自己去弄輛車。他已經講了好幾禮拜了。對兩位神祕證人的身分，你們有什麼見解嗎？」

布洛克搖搖頭。凱特將筆從頭上取下，開始咬筆尾。我耐心等待，讓她推敲起各種可能性。

「無論對方是誰，要談的都是動機。」凱特說。「我隱約覺得事情不單純。我沒有處理過匿名證人的案例。你覺得法官會同意他的聲請嗎？」

「我相信會的。」艾迪說。「現在匿名證人越來越常見了。黑幫庭審與人口販運的案子裡經常出現。」

「所以我們必須在完全看不到對方的狀況下進行交互詰問，還是重大謀殺案件？這樣公平嗎？」

「這是司法體系。」我說。「沒人說一定要公平。」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妳依照原定計畫走。我們還是有策略的。匿名證人交給我來煩惱就好。不公的司法體系有個好處，那就是大家都不用照規矩來。如果檢察官搞小動作，那我也不會守規矩。他們倒是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騙子是騙不倒的。」

37

艾迪

亞瑟．雀斯警探右手按壓聖經，發誓上帝為證，他所言句句屬實，完整陳述實情，絕無半句虛假。

他這輩子都在紐約市警局服務。深色西裝，深色襯衫，搭配深藍色的領帶與閃著光澤的銀色袖扣。右手上有一條粗鏈，左手則掛著厚實的勞力士Submariner潛水腕錶，都是銀色的，襯托袖扣與領帶別針。他是身繫使命的人，有地方要去，有壞人要抓。皮膚長年黝黑。太陽穴附近的頭髮稍微花白，但年紀沒有拖慢他的速度，也沒有影響他的才智。銳利的綠色雙眼跟袖扣一樣閃亮，似乎在觀察整個法庭。亞蒂．雀斯口碑很好，畢竟叫這種名字，應該不可能差到哪裡去¹。他照顧同組的警員，準時交報告，提高轄區的破案率，每次上酒吧都會請第一輪酒。他為人正直，與紐約警幫沒有關係。他不會對嫌犯拳腳相向，沒有違反過規矩，只是照顧他的組員、偵破他的案件。

某種程度來說，他因此成了最糟糕的警察。

因為有雀斯這種人，黑警得以撐過二十年的執法生涯。條子之間會互相照應，人人都一樣。壞警察也是。如果你檢舉同事，你的生活就會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職業生涯更是急轉直下。這還是最理想的狀況呢。雀斯很早就了解這點，因此，他也跟每一位警察一樣，曉得該閉上嘴巴。一開始很難，但當你的工作表現夠好時，就簡單多了。在紐約，做

好事的代價就是要對同一個屋簷下的壞事視而不見。你做得越好，越容易撇過頭去。

雀斯做的好事可多了。

辯護律師不會為難證人席上的雀斯。他們內心深處曉得陪審團欣賞雀斯這樣的人。如果律師一開始不清楚，在他作證時，從陪審員看他的眼神就能排除一切疑慮。批評雀斯只會惹來陪審團的反感，而且他作證都實話實說。條子在法庭上講實話的問題在於，律師抓不到他們的破綻。他們的戰線毫無弱點，無法在他們的證詞上找到漏洞，甚至連動搖也辦不到。

他是辯護律師最可怕的惡夢。

卡斯楚強調雀斯的魅力與天生的吸引力，讓他介紹自己的職業生涯，也就是他多年的服務與資深資歷，然後才來到證詞的重點。

「我接到電話，前往西七十四街，調查一樁潛在的凶殺案。一名鄰居注意到大門敞開。大清早的，這樣很不尋常。他喊了幾聲，進屋後發現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屍體倒在地板上。他隨即報警……」

這位鄰居是諾曼·塔朵。他是科技業投資人，在命案發生的一個月前才搬進這條街。他出門進行五點的晨跑時，發現門是開的。他什麼也沒有碰，更沒有接觸屍體、企圖進行心肺復甦術，顯然瑪格麗特已經斷氣多時，回天乏術。布洛克與雷克仔細調查過諾曼，他正直老實，就跟我們的委託人一樣。我們同意讓陪審團直接聽取的諾曼證詞內容，並納入證據。他不認識瑪格麗特，根本還來不及認識任何住戶，出庭作證的人少一點，案子就能早點結束。

「我抵達現場，與封鎖屋子的兩名警員交談。依照自己的標準流程，問他們碰過哪些東西、去過哪些區域，有何發現，是否妥善登記。我開立案件紀錄，聯絡鑑識人員與法醫。」

「進屋後，你有什麼發現？」卡斯楚問。

「我看到一名女子仰躺在起居的區域。她的頭面向凸窗。太陽穴上有兩個槍傷的傷口，胸口有一處。她沒有閉眼。顯然已經斷氣。」

「有掙扎的跡象嗎？」卡斯楚問。

此刻，我明白匿名證人要說明的就是死者與我們委託人之間的關係。卡斯楚是在鋪陳。

「沒有明顯的痕跡。」

「有強行闖入的跡象嗎？」

「沒有。」

「根據你超過二十年調查命案的專業資歷，在沒有掙扎，也沒有強行闖入的狀況下，你能得出什麼見解嗎？」

沒必要提出異議。某些律師會希望法官介入，要求警察依照事實陳述。陪審團喜歡亞蒂．雀斯，最好將這點扭轉成我們的優勢。

「說明受害人認識加害者的機率相當高。」

幾位陪審員點起頭來，同意雀斯的見解。

「在你檢視過犯罪現場，於客廳及死者身上進行鑑識調查後，接下來呢？」

「我們的同僚在社區中奔走問話，但命案當晚，沒有人看到或聽到可疑狀況。」

「你們採取了何種調查方法？」

「我們先去找死者的丈夫艾倫．布雷克摩爾問話，命案當時，他不在本州……」

他是稱職的證人，堵上了辯方可能攻擊的弱點。多數已婚婦女死於非命都是出自丈夫之手。雀斯在這行幹得夠久，曉得辯護律師會往那個方向引導，他直接在我們開口前，堵住了那道門。

「……我們建立出死者的生活與社交圈。我們持續調查，兩週後得到突破。有人匿名提供線報，對方使用付費公用電話。」

「法官大人，我們希望向陪審團播放這條錄音，也就是檢方的第十九號證物。」

地方檢察官與他的同僚在筆記型電腦前七手八腳操作起來，電腦已經連接法院的音響系統，開始播放錄音。我已經聽過了。來電者的聲音經過變造，聽起來低沉沙啞，但音色不夠渾厚。我推測對方年紀很輕，可能是女性，但也難說。

「我知道殺死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人是誰。那晚我就躲在對街停靠的一排車輛後方。我親眼看到約翰．傑克森對她開槍，然後回家。他帶著槍離開……」

電話掛斷。打電話的人沒有理會接線員，也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只是講完這段話，就直接掛斷。

「接到這條線報後，你採取了何種行動？」卡斯楚問。

「我申請搜索票，搜索約翰．傑克森的住所，且逮捕他，進行問話。那通匿名線報包含了具體的佐證。我們沒有向媒體說過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死於槍傷。知道這點的人只有凶手跟潛在的目擊者。得到搜索票後，我們就搜索起房子，進行逮捕。」

「你們在他家搜查到什麼物品？」

「派蒂弗警官在被告臥房衣櫥裡找到一把點二二口徑的手槍，就塞在幾床額外的床單之間，位在高處的架子上。」

「這把槍的口徑有什麼特別之處？」

「口徑符合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體內的子彈。她中了三槍。這把槍具有可以安裝九發子彈的彈匣。手槍彈匣已經開過三槍。」

「這把槍有進行鑑識檢驗嗎？」

「有，相當緊急的比對。槍上找到部分潛伏印痕，但這個印痕不足以與被告的掌紋進行比對確認。不過，我們的鑑識實驗室從那處跡證中提取到了DNA。」

「稍後多名專家會作證解釋鑑定結果及DNA檢驗的過程，只是，根據你的觀點與理解，DNA證據會比掌紋或指紋比對更加精準嗎？」

「是的，先生。」雀斯說。

卡斯楚停頓了一下，翻起桌上的紙張。他是在製造緊張氣氛，為他的終曲鋪陳。

「你有沒有問過被告，為什麼這把槍會出現在他的衣櫥裡？」

「有，我必須說，當時我們尚未掌握彈道報告，還沒有辦法證實這把槍就是凶器，但我們十分有把握。不管怎麼說，我都問過傑克森先生為什麼他的衣櫥裡會有槍，而他能否解釋槍怎麼會在那裡。」

「他怎麼說？」

「他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把槍。」

「就在他否認過後，凶器上的DNA卻與被告的DNA樣本相互吻合？」

「沒錯。」

「被告說，他沒有見過這把槍的時候，你相信他嗎？」

「我相信我們在被告家裡尋獲的那把槍，就是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凶器。上頭有被告的DNA。要解釋這一切相當容易。那就是被告槍殺了受害者之後矢口否認，就跟他今天不肯承認一樣，他在撒謊。」

「沒有更多問題了。」卡斯楚說。

我起身，繞過律師席，站在法庭的法庭中央空出來的空間。這是法官、證人、檢辯雙方與陪審團間的三不管地帶，也就是中央舞台。我手

插口袋，瞥頭望向約翰。

坐在辯方席上的他看起來相當失落，相當挫敗。恐懼蒙上他的雙眼。這個男人的生命即將提早結束。從我認識他第一天起，他就在掉體重，越是消瘦，氣色越差。身上的西裝鬆鬆垮垮，彷彿裹屍布。

同樣的情景每天都在美國上演。無辜的人捲進摧毀他們及家人的制度機器之中。我沒有神奇的按鈕可以讓機器停下，沒有故障停止裝置，沒有斷電開關。在司法鋼輪碾磨的隆隆運轉聲之間，我只有話語，話語是我唯一的武器。

更吸引人的是尖叫與咆哮，讓我的聲音壓過機器的巨大聲響。

只是，我知道，最好的辦法還是輕聲細語。這樣那十二位能夠停下機器的人，才會湊上來，仔細聆聽，用心傾聽。因為，如果他們不聽，那這台機器就會直接輾過約翰、愛莉森，還有湯瑪斯。

我對約翰點點頭。我要他知道，我會為他奮鬥到底，尚有機會。

他看不到這點，還沒而已。我必須讓他聽得清清楚楚。

這意味著，要讓雀斯亂了陣腳。

「雀斯警探，在你的調查工作裡，你覺得是否有哪些流程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

這是開放式問題，回答難以預料。進行交互詰問時，律師的訓練會特別避開這種方向的提問。他們會希望答案固定，只有是非題，限制住證人，限制他們的證詞。不過，我很清楚雀斯會怎麼回答。

聽到問題時，他詫異地睜大了眼。沒料到這種問題。他稍加思索，然後說出他能夠提供的唯一回答，還加油添醋了一番。

「沒有，完全沒有。我相信我們的調查帶領我們挖掘出了真相，你的客戶就是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凶手。」

卡斯楚先是蹙眉，然後又對助理檢察官微笑，彷彿是眼睜睜看著我

被專業拳擊手修理一樣。我期待這一擊。雀斯作證經驗豐富。經常作證的警察曉得何時接到球，就該擲出三分球，而且每次都要保證進籃得分。

挨這一拳相當值得。雀斯的三分球投了出去，但比賽才剛剛開始。

我故意清了清嗓，看著陪審團，說：「我們來說說這次調查吧，你們警方錯過的證據，還有你們隱瞞陪審團的證據.....」

譯註：在凱爾特字根裡，亞蒂（Artie）是一個中性的名字，是亞瑟（Arthur）的暱稱，代表「熊」。雀斯（Chase）則有追逐的意涵。

38

露比

屋內靜悄悄。過去二十分鐘都是這樣，露比忙著操作筆記型電腦，將錢從一個帳戶轉移到另一個帳戶去。

沒有湯瑪斯玩iPad遊戲的聲響，沒有音樂，沒有他在樓上走踏的腳步聲。只是，這樣的悄然無聲並不平靜，空氣中瀰漫著沉重的氛圍，露比必須打破這緊繃的氣氛。

不能讓湯瑪斯向父母打小報告，說露比對他發脾氣。他們很信任她，說什麼都不能摧毀這份信任，絕對不行。特別是這一刻，自由就在眼前，馬上就能解決威脅她的難題，擺脫糾纏她好幾個月的麻煩。

她嘆了口氣，將柳橙汁倒進玻璃杯中。接著，她用兩根湯匙將會引起嗜睡的贊安諾壓成粉末，摻進果汁中，還有一匙助眠的夜間止咳藥水與另一匙苯海拉明。露比混合攪拌。柳橙汁的顏色變成了霧霧的黃色。她洗好湯匙，端著果汁，從罐子裡拿了一塊巧克力豆豆餅乾，接著上樓去。

湯瑪斯房門緊閉。她把耳朵貼在門上，仔細聆聽。

一開始沒有聲音，接著是吸鼻涕的聲響。

露比用手腕托著餅乾，開了門，走進去。白色的牆壁，白色的層架，湯瑪斯床後有一抹亮眼的藍色，到處都是擺放整齊的玩具。湯瑪斯蜷在枕頭上。小腦袋瓜子旁邊有一處小小的暗色浸溼痕跡，他剛哭過。

他背對露比，她一進房，整個人便緊繃起來。

「湯瑪斯，我很抱歉。我媽生病了。我剛得到消息，知道她可以搬進一個特殊的機構，會有醫生跟護理師照顧她。很抱歉我剛剛對你吼。」她溫柔地說。

「妳說了不好的話，很糟糕的話。」

「我知道，小甜心。我心情不好。我再也不會那樣說話了。」

露比緩緩繞過床鋪，面對湯瑪斯，孩子卻扭著下巴將臉埋進枕頭裡。他不想看她。有時，小朋友以為看不見恐怖的東西，它就不存在，會自行消失。

露比.....

嗡嗡聲又在她腦海中響起。

她踩到了某個物品。她低下頭，發現是湯瑪斯的跳繩。粗粗的編織纖維繩，還有漆紅的木頭握把，顏色已經有點斑駁。

露比.....

她搖搖頭。

「我帶了飲料跟餅乾來跟你道歉。」

他小小的拳頭緊扯著枕頭，扭轉邊角，想要將枕頭蓋在頭上。

「哎呦，小傢伙。我知道你餓了。你一定也渴了吧。把果汁喝光，就可以吃餅乾。」

他從枕頭下方探出來一秒，看到露比手裡的玻璃杯，又把臉塞回枕頭下。這次埋得更深了。

他開口時，枕頭悶住了聲音，不是很清楚。「不想喝。我記得上次喝那個飲料的時候，髒果汁，喝起來怪怪的。」

「只是柳橙汁而已，來嘛。如果你想看《星際大戰》，我們下午可以看。」

他肯定呼吸不暢，因為他調整姿勢，轉頭背向露比，望向房門。

「來嘛，多有意思啊，小傢伙。我可以教你怎麼做爆米花。」

沒反應。男孩只是躺在床上。

露比.....拿起跳繩。現在就動手。他會毀了妳的計畫.....

有時露比望向湯瑪斯的雙眼，她的內心會有所觸動。露比小時候也曾經出現過同樣的神情，那時的她與湯瑪斯此時年紀相仿，或許更大一些。那是孩童始終藏在內心的恐懼，只有在特定的時機點，這份恐懼會浮現在他們臉上，全然展現出來。

露比記得自己在鏡子前看著自己，那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母親要她坐在客廳裡，說她得堅強一點。有人來找她爸，他必須離開。

「什麼人？」

「壞人，他的債主。」

「我知道我們沒有很多錢，但我們還是有錢，對嗎？爸不能還他們錢就好？」

母親陷入沉默，她的表情讓露比明白，她正在思索該怎麼回答，還要謹慎用字，不能傷害到孩子的心。

「露比，妳爸工作很努力，但他也會賭博、酗酒。這兩樣東西加在一起不會有好結果，因為他完全沒有辦法駕馭。我們可能得搬家了。」

「什麼？搬家？」

她點點頭，說：「跟妳爸一起搬走。他在樓上收拾行李。他說他先走，去遠一點的地方找房子。等到安排好，他再回來接我們。」

年紀輕輕的露比想要理解這一切，她站起身來，在客廳裡走動。就在此時，她看到了自己的面容。鏡面上積了一層塵垢。雖然家裡很乾淨，但母親從來不擦鏡子。也許是因為母親雙眼無神、右側嘴角下垂，也許是因為她不願看到自己的倒影，她的面容是對丈夫的控訴。不過，

那天露比看穿了鏡子上的灰塵，看到了自己臉上真切的恐懼。

「他說他有計畫。一切都會沒事的，露比.....」

露比。

露比.....跳繩！

露比緊閉雙眼。

就差臨門一腳。愛莉森會把妳趕出去.....

「拜託了.....」露比說，不確定是在對湯瑪斯說，還是在向紅衣主教開口。

她把湯瑪斯的果汁放在床頭櫃上，將餅乾擺在旁邊。接著緩緩坐上床。

她的重量壓在床墊，湯瑪斯沒有動作。

拿起繩子.....

露比用顫抖的手指往下探，碰觸到那條跳繩。白色的編織纖維很強韌。露比用雙手將跳繩捲起來時，一只木頭握柄在木頭地板上滾動，發出空心的碰撞聲。

「拜託.....」她說。

勒死男孩.....

她用繩子纏住自己的雙拳，中間留了約莫三十公分的長度，露比曉得，這次不能跟紅衣主教爭。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大聲，越來越憤怒。要不了多久，她就會開始頭痛、流鼻血，況且，他說得對。她不能冒這個險。

現在就動手！

她靠向前，拉緊繩子，不曉得為什麼，她感覺到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她會盡快結束，雖然不至於完全不痛，但她可以俐落一點。用跳繩

纏繞他的頸子，用膝蓋頂住他的背後，使勁拉扯。運氣好一點，在他窒息前，脖子就會先斷裂。

露比站了起來，心臟狂跳不止。

口乾舌燥。

臉頰淚溼。

繩子繃緊。

而她猶豫了。

因為湯瑪斯的小手伸出來抓餅乾。他從床頭櫃上拿起餅乾，咬了一口。

露比放下跳繩，將其塞進床下，也就是床墊與床尾板之間。

「露比，我也很抱歉。」湯瑪斯說。

「沒事的，小甜心。一點事都沒有。喝點果汁。」

湯瑪斯乖乖聽話，小朋友對於生命中首度嘗到的不公憤怒已經消散。他喝了一口，皺起臉來。

「喝光光。」露比說。

他喝下整杯果汁，就連杯子底部濃稠的部分也喝完了，這邊主要是藥物的沉積結塊。他扭著嘴，吐出舌頭，好像是想吸取空氣，或是任何物質，好除去嘴裡的藥味。

「把餅乾吃了。」露比一邊說，一邊撫摸他的頭髮。

「妳媽媽會沒事嗎？」湯瑪斯問。

「我想會吧。她需要有人一直在她身邊，滿足她的需求。她值得好一點的照顧。」

「很好。」湯瑪斯說，又咬了一大口餅乾，在嘴裡咀嚼起來。

他們一起靜靜坐在床上，有時交談，有時沉默。不過，不到半小時，湯瑪斯的眼皮開始變得沉重。

「你要不要睡個午覺？有事我就在樓下。」

湯瑪斯沒有多說什麼，轉過身去就閉上眼睛。他睡得很沉，至少可以睡上五個小時。露比會告訴愛莉森，湯瑪斯鬧脾氣，也許有點發燒，她一度提高嗓門，因為他在亂叫，可她不喜歡這樣。湯瑪斯體內有很多鎮定劑，醒來後會繼續昏沉幾個小時，還會有點腦霧。上次露比希望他熟睡，給他喝「特調果汁」時，他也是這樣。

現在露比覺得一切都會順順利利的。

已經快結束了。

她今晚還要再買點東西，要去布朗克斯的五金行，她先前沒去過。她要買耐用的塑膠垃圾袋，黑色、厚實，用來裝工業廢棄物的那種。也適合拿來裝屍體。

39

艾迪

在我能夠提出正式的問題前，亞蒂．雀斯就自己開口。

「調查工作沒有瑕疵。我跟我的團隊做事縝密、一絲不苟、相當專業。」

通常這時我會提出異議，請法官讓陪審團忽視證人剛剛的證詞。

我沒有，反而提醒陪審團，剛剛雀斯是怎麼說的，我一邊說，還一邊用手指點起來。

「做事縝密、一絲不苟、相當專業，是這樣嗎？」

「媽的沒——，抱歉，是這樣沒錯。」

雀斯有點急躁。他不喜歡別人批評，無論是實際或暗示的批評，他都無法接受。他只能慢慢習慣囉。

「你們檢視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命案現場時，沒有發現任何掙扎的跡象。屋內物品有動過的痕跡嗎？」

「沒有，屋內井然有序，只有受害人倒在地上，且大門敞開。」

「這棟房子裡有很多昂貴家具、裝置與燈飾。二樓化妝檯上還有珠寶首飾，死者戴了多枚要價不菲的戒指。可以保守地說，你們並不認為這是搶劫嗎？」

「一開始，我沒有排除任何可能性，但你說得沒錯。查看過屋內後，發現沒有跡象顯示物品遺失。如你所言，的確有很多可以偷的私人

物品，但東西都沒有少。布雷克摩爾先生當日後來也證實屋內沒有遺失任何財物。這時我才推論，這不是強盜殺人案。」

「警探，美國女性大多死於熟人之手，可能是伴侶、男友、配偶，對嗎？」

「的確。不過，布雷克摩爾先生命案當時不在本州。他的不在場證明得到證實。」

我不是在問他是否懷疑艾倫．布雷克摩爾。他已經預設了我提問的方向，還打算堵死這條路。這是雀斯犯下的第一個錯誤。我打算好好把握這次失誤。

「我沒有問你艾倫．布雷克摩爾是不是嫌疑犯。我請教的是命案凶嫌的統計數據。所以，你這是在說，艾倫．布雷克摩爾原本是你們的頭號嫌犯？直到你們排除他的嫌疑？」

「啊，我……這個，他本來就不是『正式』的嫌犯，但我先前說過了，我的團隊做事縝密、一絲不苟、相當專業。」

我大可跟雀斯理論，要他親口說出他調查過艾倫．布雷克摩爾，將他列為頭號嫌犯。不過，我覺得，還是讓雀斯勉為其難承認這點比較好。

「你已經證實沒有強行闖入的痕跡，因此，以做事縝密、一絲不苟、相當專業的態度，你會從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認識的對象中，尋找有動機殺害她的人？」

「我們的確懷疑過其他人，沒錯。」

「嫌犯也許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有親密關係？」

「也許。我們詢問過布雷克摩爾先生，向他請教是否知道有人會想傷害他的妻子，而他坦言他不清楚。」

該把這次交互詰問推向高潮了。

「好，如果布雷克摩爾先生不是正式的嫌疑犯，那你的意思是說，在匿名線報出現前，警方並沒有鎖定任何嫌犯？」

我喜歡這個問題，其中沒有營造完美回答的空間。若他說，在匿名電話打來前，他們沒有鎖定嫌犯，那會顯得警方無能。若他說有，那他就會呈現出隱瞞陪審團的樣子。

他停下來思考。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我問。「我們知道警方至少鎖定了兩名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嫌犯，是這樣嗎？」

雀斯點頭，說：「對，的確。」

「所以你方才不願承認，是打算隱瞞陪審團還有其他嫌犯存在？」

「不，並不是……」

「雀斯警探，你並沒有向陪審團說出完整實情，對嗎？」

「我們馬上就排除了那兩名嫌犯。他們有不在場證明。」

「命案當晚，他們都在西七十四街上的一場派對上？」

「對。」

「一起出席？」

「現場還有其他人，對。」

「有沒有可能，在喧鬧吵雜的派對上，有人可以從大門偷偷溜出去？」

「不可能。」雀斯說，現在他麻煩大了。

「不可能偷偷離開？所以你的同僚向派對上的每一位賓客都問過話了，對嗎？」

「對。」

「而嫌犯在派對上的每分每秒，都有人可以作證他們沒有離開過嗎？」

雀斯沉默不語，他只是咬緊嘴唇，理了理褲子。

又過了幾秒鐘，他才開口：「不，沒有人每分每秒盯著他們。」

「我明白了。」我說。「所以，當你告訴陪審團，這兩個人不可能偷偷從大門離開時，其實是在說謊？」

「不是說謊，只是一時不精確。」

「『一時不精確』，我聽起來倒像『另一種事實』。警官，你明白你今天是發過誓的，對嗎？」

他點點頭。

「在調查過程中，你們已經假設了可能的作案動機，因此你與你的同僚並沒有在樓上臥房進行徹底的搜查，對嗎？」

「我們稍微搜查過，但這不是需要搜查且扣押的狀況。」

「你們尋找的是可能的動機與嫌犯，但你們沒有找到這個……」

我走回辯方席，凱特將我們的第一項證物交給我。

「這是一部手機，登記在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名下，就藏在二樓臥房的衣物櫃裡。手機中只有兩個聯絡號碼、一條訊息。從訊息看來，顯然死者與至少一位聯絡人之間有過性關係。警方沒有注意到這件物品，對嗎？」

「沒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部手機。」

「法官大人，這項證據先前就該揭露……」卡斯楚起身，提出異議，我們走向法官席時，他氣得臉頰脹紅。

「法官大人，在我請教這位警官前，我不清楚警方是看過這支手機，選擇忽視，還是從來沒見過。就我所知，我以為他們檢查過，認為與本案無關。我們顯然想將其納入辯方證據。」我說，這是在法官面前盡可能將事實延伸到有利我方的程度。

「法官大人，這是公然埋伏。」卡斯楚說。

「也許他說得沒錯？埋伏對手就是他的強項……」

「好了、好了。」澤爾法官說，接著又望向我。

他曉得卡斯楚的匿名證人讓我措手不及，我因此得到一點彈性的空間。

「你還有哪些相關證據沒有向檢方公開？」他問我。「手機裡有什麼？」

「一條訊息，命案前六、七個小時從死者手機傳送出去。我們無法追查另外兩支號碼登記的裝置。不過從訊息中可以得知，死者至少與其中一位聯絡人有過交往。命案前一天，這兩個號碼都致電曾給死者。」

澤爾為人正直，具備成為優秀法官的條件。

「我允許這項證據。不過你們得保證，不會再端出什麼驚喜。」

我們回到各自的位置，卡斯楚邊走邊搖頭。

「雀斯警探，請宣讀這條訊息，這是命案前幾個小時由受害人的手機傳出的。我的合夥人布魯克斯小姐會將文字投影在螢幕上，方便陪審團閱讀。」

發送至聯絡人的簡訊：發送時間十七點零五分。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你還是把我當垃圾。我永遠都排老二，對嗎？

我當膩第三者了。

只要一通電話，你就完了。

也許我該把你幹過的事情說出去。

感覺怎麼樣？

然後你就知道什麼叫痛。

法庭內鴉雀無聲。

「雀斯警探，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威脅要透露某些資訊。如果在

匿名線報來電前，你看過這條訊息，你肯定會優先鎖定某位嫌犯，對嗎？」

雀斯一度沒有開口。他磨起牙，下巴前後移動。他曉得他該怎麼回答。他心中的答案再簡單不過，法庭內的每個人都懂，但他的身體卻彷彿拒絕透露這些話語。又過了幾秒鐘，靜默變得尷尬。他明白他的沉默只讓局面變得更加不利。

「是有這個可能，但——」

「等等，在受害人遭到謀殺前的幾個小時，她向一位不明人士發送威脅訊息，結果這個人只是『有可能』的嫌犯？」

「這個人的確可能是嫌犯，但弗林先生，這個嫌犯遭到冤枉。你的客戶將凶器藏在自家，上頭還有他的DNA。」

我就在等這個。

「警探，你不清楚那把槍在我客戶的衣櫥裡擺了多久，對嗎？」

「對。」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可能，這位身分不明的嫌犯先是射殺了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然後才將凶器栽贓到我委託人的家裡？」

「不可能。」他說。

早料到了，就等他上鉤。

「你確定嗎？你有沒有可能對你的答案『一時不精確』？在我們繼續那個話題前，先稍微想一想，仔細想一想。身分不明的嫌犯的確可能先射殺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並將凶器栽贓到他家，對吧？」

「是有這個可能。」雀斯氣急敗壞地說，隨後又加上：「但機率不高。」

我還有三個問題。我想要加快提問與回答的節奏。雀斯已經火大了。我步步逼近，迅速提出下一個問題，口氣稍微尖銳。

「你在本次交互詰問開始時說，你與你的團隊做事縝密、一絲不苟、相當專業。沒看到那支手機相當不專業，沒有徹底搜查死者住所稱得上是怠忽職守，是這樣吧？」

「不，我……」雀斯立刻反擊。

「你想立刻進行逮捕，不在乎落網的是誰，是這樣嗎？」

「我們抓對了人。」他靠向前，對法庭噴出這句話。

我已經盡量收拾雀斯了，埋下懷疑的種子。在缺乏進一步證據的狀況下，我還不想提到貝爾與艾利斯。特別指名這兩個人只會讓卡斯楚有機會逐一反駁，排除他們犯案的可能。現在讓陪審團抱持疑問，這些嫌犯是誰？他們跟死者有婚外情嗎？辯護律師只能期待陪審員在心底問自己這些問題，質疑是辯護律師的涅槃境界。

我以同樣連珠砲的速度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只為觀察他的反應。

「你知道匿名來電人士的身分，對嗎？」

他張開嘴，吸了口氣，隨即闔上。卡斯楚站了起來。

「法官大人，異議。」他說。

「什麼？為什麼？他要麼知道對方的身分，要麼不知道。這項資訊尚未揭露。」我說。

但我心裡很清楚卡斯楚為什麼抗議。

我們前往法官席，這樣陪審團與法庭內的其他人才不會聽到我們的低語交談。

「法官大人，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卡斯楚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法官說。

卡斯楚嚥了嚥口水，瞥了我一眼，又望向法官。

「法官大人，匿名來電者現在是我們的匿名目擊證人。」

40

布洛克

「這兩個傢伙是怎麼回事？」雷克說。

他坐在布洛克吉普車的副駕駛座上，喝他的過濾水。他們一早就在這裡了。他們的位置可以同時觀察陶德．艾利斯與布雷特．貝爾的住所。貝爾的家比較遠，但布洛克前方沒有停靠的車輛，吉普車較高的座椅也確保他們能夠看到進出這兩棟建築的人。

至今這兩位先生都沒有出門，也沒有訪客上門。

「肯定有事發生。」雷克說，這次他轉頭望著布洛克。她對他的第一句話沒有反應，現在又無視他的第二句話。

「我都沒問過妳，但妳怎麼話這麼少？」他問，手指還不斷輕敲座椅扶手。

布洛克緩緩轉頭，盯著雷克。她挑起一側的眉毛，問：「你什麼時候去弄輛車？」

雷克點點頭。

這樣的回答似乎就夠了。

她望向前方，嘆了口氣。雷克話太多了。他不時用手指敲擊座位前方的面板，或讓腳在地上抖啊抖的，不然就是揉亂自己的頭髮，再不然就是哼起歌來，最後則是為了講話而講話。雷克的腦袋轉得飛快，裡頭有太多東西在運轉。

布洛克靜止不動。

相當沉穩。

她的思緒以不同的方式運作。邏輯、數字、事實，接著是結論。雷克補強了她對人類行為認知上的不足，她不理解的地方其實滿多的。他的思考方式更像他追殺的對象。這點，布洛克不願多想。設身處地以他人的方式來思考是雷克的強項。他具有強大的同理心，但不是同理一般人，差得遠了，他研究的是最低劣的人性，可以理解他們扭曲的動機與慾念。布洛克有時會好奇，雷克是否會在這些禽獸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特質。

「妳覺得他們在搞什麼把戲？」雷克問。

布洛克暗自祈禱有人出門。這樣她就可以把雷克踢下車，盯著另外一人，她則開車追蹤離家的對象。她嘗試思考。在她腦海中，這樁案件與環繞的各種事件彷彿破碎的馬賽克拼圖。她把玩碎片，想看看是否能拼湊在一起，組合出事情的全貌。至今，湊得起來的拼圖寥寥可數。甚至就算拼得起來，畫面也並不清晰，還是缺了太多碎片。

說時遲，那時快，她大腦負責冥思的部分停止運作，另一塊區域活了起來。因為眼前的布雷特·貝爾踏出自家大門，沿著門廊階梯來到人行道上。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羽絨外套、藍色牛仔褲及運動鞋。還戴著鴨舌帽與墨鏡。打扮低調，這是布洛克的第一個念頭，只是，她望向儀表板上的氣溫，攝氏三十三點八度。這種天氣穿這種外套也太熱了吧？他不只披掛著，還將拉鍊一路拉到領口。

他繞過自己的跑車，走向他的荒原路華豪華休旅車。他的步伐變了。通常布雷特·貝爾走路時，會散發出銀行戶頭裡有四十億存款的模樣，跬跬的，肩膀後挺，雙手放鬆，下巴仰天。

今天倒是沒有出現這種姿態。他的右手隨著腳步稍微擺動，左臂卻

僵直緊貼在身軀上。

這些小地方布洛克都注意到了，這是她的天賦，也是她賴以為生的職業技能，一種感召，有時也算詛咒。她可以在解讀犯案現場時，觀察到他人所不能之處，她卻沒有辦法感覺到他人是否難過、脆弱、高興或悲傷。

布雷特．貝爾爬進荒原路華，布洛克只花了一秒半的時間就將所見景象解讀為符合邏輯與理論的結論。

她不需要開口。雷克反應也很快，而且他話多。

「他有槍。」雷克說。

布洛克點點頭。平常不會隱匿俱械的人不曉得該怎麼拿槍。裝上子彈的手槍平均重量約在七百到九百克之間，加上皮套，如果是品質良好的真皮肩套，那至少還要外加兩百克。沒有天天持槍的人，對這種重量會感到陌生。重量也會稍微影響你的平衡，但除此之外，你還會一直想到自己身上有槍，彷彿是身上繫著一把鐵鎚一樣。

這也就是貝爾左手僵硬的原因。他的手隔著外套，按著放槍的位置，確保槍在原位，不會因為各種原因掉出來。而且天氣很熱，雖然不至於熱到融化柏油，但真的很熱。如果不是為了要藏槍，根本沒有理由在這種天氣穿這麼厚的外套。

布洛克發動引擎。

「我該下車嗎？」

她點點頭。

雷克下了吉普，荒原路華開出去五秒後，布洛克才開上街。她跟蹤貝爾，保持一段距離。他在街廓盡頭左轉，在號誌燈前暫停。布洛克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尾隨。她隔著一段距離，但已經近到足以看清車內的動態。後窗玻璃貼黑，沒有暗到完全看不清貝爾在駕駛座上的身影。

綠燈了。

貝爾駛離。

她跟上去。

他沒有打方向燈，直接左轉。布洛克暗地咒罵一聲，接著轉過去。

他這是使出反跟監技巧？這招很基本，一開始先在街廓繞個幾圈，然後隨意轉彎，轉得又急又快。這樣會留下一道瘋狂的行駛路線，身後其他正常駕駛通常不會依循這種走法，因此，只要有同一輛車一直出現在你的後視鏡裡，你當場就知道自己遭到跟蹤。

荒原路華打起左轉的方向燈。

該死。

他在繞圈，現在又回到了西七十四街。

布洛克考慮直走，不繼續尾隨。他肯定使出了反跟監技巧。

她很清楚自己應該直走。

她的大腦尖叫著要她直走。

結果狀況出現。她不曉得這是直覺，還是原始的蜥蜴腦再度運作，無論這是什麼，她也跟著打了方向燈，在貝爾車後四秒往左轉。

之後，他做了布洛克意想不到的事。

荒原路華開進街道右側的停車格。

布洛克超過休旅車，過程中，她查看鏡子，仔細觀察駕駛座上的貝爾，這才理解他在做什麼。就是這一刻，本案某些零散的馬賽克拼圖碎片移動起來，害得布洛克倒抽一口涼氣。

她又沿著街道開了一百八十公尺，經過沿著人行道前進的雷克。她在街角轉彎，靜靜等候。她在後照鏡裡看到他，打起方向燈。雷克坐進副駕駛座。

「搞什麼？他在繞圈？他發現我們了？」

「沒有。」布洛克說。「我很確定他沒有注意到我。你有看見他把車停在哪裡嗎？」

「沒有，怎麼了？」

「他有槍，而且他盯著街上的某棟屋子。」

雷克睜大雙眼，說：「他停在傑克森家外頭？」

41

艾迪

「你覺得今天進行得如何？」愛莉森問。

我們正要離開法院大樓，從員工出口出去。如果可以，進出建築時會盡量選擇不同的出入口，畢竟還有一位狙擊手跟不曉得多少人要我的命呢。

沒有記者在等我們。我認識多數保全人員。我不可能每次都從這裡離開，但如果友善的面孔剛好出現在這些後門通道旁，我們就能在沒人留意的狀況下離開法庭，來到人行道上。我拉著門，讓愛莉森、約翰先出去，接著是凱特，她經過時對望上我的雙眼。

我不曉得該怎麼回答愛莉森的問題。我一踏出法庭，第一個浮現腦海的就是我的朋友在病榻上昏迷的畫面。就算我曉得手機上沒有收到新的訊息，我還是會看一下。某種程度而言，我怕護理師聯絡我。他們的訊息只會有兩種可能，不是哈利醒了，不然就是更可怕的狀況。後者的可能性比較高。

我的思緒依舊維繫在這位朋友身上，沒有回到當下，沒有辦法提供客戶冷靜的判斷。凱特看到我在掙扎，她也不想吊愛莉森胃口。

「我們不可能在開庭第一天就贏。」凱特說。「我們只能期待今天提到的一切引發了陪審團的好奇。我們要他們提出幾個疑問，還有誰牽扯進這樁命案裡，以及警方為什麼不跟進調查？我覺得某些陪審員至少

已經開始思考了。我們明天會以此為基礎，再接再厲。」

「非常謝謝你們兩位，我是真心的……」約翰說，因為恐懼，他的喉頭緊縮。

「這只是第一戰，堅強下去。」凱特說。「戰爭才剛剛開始。」

我的手機震動起來。感覺手機彷彿是連接心臟的裝置，震動時彷彿電擊。我立刻慌亂起來，笨拙地從外套中掏出手機，暗自祈禱這不是醫院捎來的壞消息。

結果是雷克，我稍微閉上雙眼，雙肩的緊繃退去，我按下接聽。

「你跟傑克森夫婦在一起嗎？」他問。

「對。」

「你稍微迴避一下，我不希望他們看到你的反應。」

「等我一下。」我說，移動到鷹架下方，此刻這一側的建築搭了鷹架。

「怎麼了？是哈利嗎？」

「不是，他狀況如常。我今早才去看過他。是布雷特．貝爾。我們覺得他持槍，還將他的荒野路華停在傑克森家外頭。他在盯梢那棟房子。」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不清楚。」

「保母跟湯瑪斯還在屋內嗎？」

「對。」

「他有試圖進屋嗎？」

「還沒，他只是坐在車上，緊盯著房子。我覺得他一定是在等約翰。我不想為了救客戶一命，就殺死一名嫌疑犯，特別是此刻我們還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真凶。」

我的後頸感到一陣刺痛，接著就會是壓力引發的嚴重頭疼。我習慣了。五年前，我肯定會上酒吧，先來兩小杯烈酒，再喝下一罐啤酒。痛感就沒那麼銳利了。現在我只喝咖啡與汽水，無法達成同樣的舒緩效果。我扭動肩膀，轉動脖頸，放慢呼吸速度。查看口袋，止痛藥吃完了。

「他在外頭待多久了？」

「將近一個小時。」

我轉頭望向我的客戶與他的妻子。他們與凱特站在一起。她一直穩住他們的情緒，讓他們不至於崩潰。約翰還得再強撐幾天，就算只有一絲希望，我們也要施展奇蹟，讓他無罪開釋。此刻，結果似乎很遙遠。感覺我得在拉斯維加斯贏一把骰子賭局，只是，我甚至不在內華達州，我在德州的布朗斯維爾，努力發動著四輪洩氣的生鏽別克車。

「好，守在原位。如果有什麼進展再跟我說。」

我掛斷電話，客氣地將凱特從客戶身邊拉開。

「傑克森家出了點狀況。布雷特·貝爾在盯梢他們家。他有槍。我要妳稍微拖住約翰與愛莉森。就說妳要他們去事務所，半小時就好，想重新檢視他的證詞，腦力激盪匿名目擊者的身分。」

「你有什麼打算？」她問。

「妳知道我的，我要去幹蠢事。」

我先前將車藏在距離法院三個街廓外的停車場裡。停車前，我請布洛克仔細檢查車上有沒有安裝GPS追蹤器或其他不怎麼討喜的裝置，就連油箱都檢查過。什麼都沒有。我也確保沒有人尾隨我進出停車場。我坐進老舊的福特野馬，稍微享受起V8引擎的運轉聲，加速駛向西七十四街。

下起了小雨，滴滴答答的。太陽依舊高照，在細霧中投射出藍紫的

色調。我將車停在布洛克車後，下了車，走去駕駛窗邊。她打開車窗。

「有什麼動靜嗎？」我問。

布洛克搖搖頭。

「好吧，我這就去跟他談談。他望向後視鏡時，亮出瑪姬，然後收起來。還有一件事，如果他朝我開槍，妳就殺了他。」

布洛克正要開口阻止，我已經遠離吉普，朝荒原路華前進。我站在副駕駛座前方。他的注意力都在另一個方向，緊盯著傑克森家。我敲了敲車窗。

他嚇了一跳，轉頭看著我。我們四目相視了一秒鐘。我示意要他開窗，他揮手打發我走。

我沒有移動。

他又花了幾秒鐘打量我。我穿著西裝，頭髮有點亂，領帶有點歪，但我顯然不是要討零錢的流浪漢。

他按下車門面板上的按鍵，窗戶打開兩公分。

「讓我上車，下雨了，我覺得我們得談談。」

「你哪位？」

「在下艾迪．弗林，約翰．傑克森的律師。」

這項資訊在他腦中翻滾了好幾秒。他一隻手伸往外套拉鍊。

我緊繃起來，堅守原地。

他將拉鍊拉到胸膛下方，手放在腹部。如果他動作快，他可以在一秒鐘內握住外套裡的槍，瞄準我。

「你想幹嘛？」

「我說了，我想談談。」

他目光飄移，從擋風玻璃向外望。資訊太多，需要消化。他坐在命案嫌犯的住家外面，也許命案就是他栽贓約翰的。他正在衡量自己的選

項。如果我表現得強硬挑釁，他還有槍。

他的左手依舊擱在門把的控制台上。我聽到車門解鎖的機械聲，於是拉開副駕駛座的門，坐進他身旁，接著甩上車門。

右手則稍微貼近拉開的外套。

「我們先說清楚，我只是想談談，沒有別的目的。所以放鬆一點。」

他的右手沒有移開，雙眼緊盯著我。

「如果你將雙手擺在方向盤上，我會很感激。沒必要動用你外套裡的槍。」

他雙眼圓睜，手指朝著拉鍊內側移動了兩公分。

「看一下後照鏡。看到後面吉普車上的女駕駛了嗎？她給你看的是一把史密斯威森麥格農五百手槍，她叫它瑪姬。安裝的是重達四十五克的子彈，足以穿透裝甲。那把槍會跟割紙一樣，打穿這輛車。子彈會在你的胸膛留下籃球尺寸的出射傷口。所以冷靜點。手離外套裡的那把槍遠一點，告訴我，你到底來這裡幹嘛。」

「我只是坐在自己的車上，我住這條街。管好我他媽自己的事而已。」貝爾說。

「那你為什麼開車在街廓繞，停在我客戶家門外？」

「這是自由的國度。」

「不，並不是。我不曉得這個國家有沒有自由過，但你今天肯定與自由無緣。所以，告訴我，你在這裡做什麼。還是，你想聊聊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

他的神情說明他認得這個名字。他拚命想保持自信、中立的表情，但聽到我說出這個名字時，他瞳孔放大，嘴巴微開。

「我不想跟你的客戶或他家人有任何瓜葛。我不想與他們交談，我

也無意傷害他們。」他說。

家父是具有愛爾蘭血統的騙子。家母則是義大利人，淵遠流長的歷史可追溯至西西里島的首府巴勒摩，堅強女性世代輩出。父親能夠欺騙全天下所有的人，唯獨一人騙不了，那就是我媽。她可以在四百五十公尺外看出蒼蠅屁股上的謊言，或更精確地說，她可以在父親還沒開口前，從他的神情讀懂他想撒謊。在這種家庭長大，相關技能多少都耳濡目染。

當布雷特．貝爾說他這一趟的目的不是要找我的客戶時，他說的是實話。

「那你到底在這裡幹嘛？」

他沉默不語。

「只是.....有人持槍停在我客戶家門外，我會覺得緊張。特別是你這種人。貝爾先生，讓我緊張不是什麼好主意。」

「我這種人？我哪裡招惹你了？」

「還沒而已。你前妻是游泳冠軍吧？結果她卻在風平浪靜的好日子裡從你的船上溺水身亡。貝爾先生，你周遭似乎很常出意外啊。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也算其中一起意外嗎？」

他開始啃嘴唇，然後磨起牙來，下顎肌肉前後咬合。他的藍色雙眼呈現一種詭異的抽離神情。

「你有龐大的財務資源。」我說。「你冷血無情，態度果斷，大概還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對多數人來說，你也許是他們最可怕的敵人，但我遇過更難搞的對手，而我依舊安然無恙。所以別動歪腦筋。這是接下來的狀況，我會下車，你把車開走。我的人會在這裡盯梢整晚。你看不見他們，但他們看得到你。」

他再次望向後視鏡。布洛克拿著可以在武裝悍馬上轟出大洞的麥格

農可不是什麼好看的景象。貝爾也許有反社會人格，但他可不傻。

「下車。」

「槍放回皮套裡。貝爾先生，下次見。」

我拉開車門，但決定離開前，給貝爾一份訣別禮。

「事實上，不會有下次。我覺得我們後會無期。如果我要收拾你，直到一切結束前，你也不會知道我來過。」

我站在人行道上，大力甩上車門。引擎隨即發動，貝爾將車子從停車格中移出，猛踩油門。布洛克將吉普車開過來，與我平行，接著停車，打開車窗。

「你覺得如何？」

「他不是要找傑克森夫婦。他是這麼說的，而我相信他。」

「那他在這幹嘛？」雷克問。

「不曉得，但這個人很危險。我要你們兩個今晚輪流盯著我們的對象。貝爾是迫切的威脅，我要知道艾利斯有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你覺得他殺了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布洛克問。

「不確定。還有啊，蓋布瑞，拜託去買輛車。」

42

露比

大門開啟，愛莉森與約翰進屋時，紅衣主教正在對著露比吶喊。傑克森夫婦一進來，他就閉嘴了，但露比還是頭疼。這種時候，彷彿他蒼白的大手插進她的頭顱之中，用力揉捏擠壓她的大腦。

今天的出庭結束了。

約翰也像是玩完了。他看起來甚至比今天早上還要精疲力竭。過去幾週，露比觀察他走下坡的模樣，覺得很有意思。活力充沛的健壯年輕父親成了倦怠消沉的鬼影，彷彿是當著他的面，生命力就被什麼東西吸吮殆盡一樣。愛莉森也看到了。露比注意到了。她親眼目睹愛莉森望向丈夫的關切眼神，輕微的碰觸、輕撫他的肩膀、輕握他的手。有時，露比在想，愛莉森會不會擔心丈夫結束自己的生命。

露比也擔心這點。她不希望事情發展到那一步，約翰必須活下來，至少稍微活久一點點。

她解釋起來，湯瑪斯今天不好過，肯定是發燒了，因此她給他吃了孩童用的乙醯苯胺類解熱鎮痛藥。他鬧了脾氣，但露比打理好了，沒必要再提這件事。他在樓上睡覺，睡了大半天。

愛莉森謝過她，爸媽就一起上樓看他。露比遠遠地跟在後頭。她看著約翰與愛莉森一語不發爬上湯瑪斯的床。一人躺一邊。他們一起抱著兒子。湯瑪斯稍微醒過來。

「爸。」他一邊說，一邊將小手貼在父親胸膛，湊進他懷裡。父親的淚水滴在湯瑪斯髮絲上，但似乎沒有打擾到昏沉的孩子。愛莉森啜泣時，身軀抽動起來。約翰沒有動作，只是他飽受風霜的眼睛很快就闔上了。

露比默默下樓，拿了背包與夾克，打開大門。一站在石頭階梯上，她就感覺後頸寒毛豎起。某種感覺從雙腿向上爬，來到她的下背部，繼續攀上她的脊椎，延伸到肩膀，向下流竄至雙臂，最後她的指尖刺刺癢癢的。

彷彿是置身在黑暗森林裡，聽到身後傳來樹枝斷裂聲響；也像靠在高聳建築頂樓扶手往下望；當你身處荒野，大老遠看到山脊上衝來的熊，啟動的是同樣的中央神經系統警告，這是肉體警報系統閃個不停的紅色警戒，腎上腺素會湧入肌肉中。

有人在觀察露比，她立刻就明白了這點。

她拍拍口袋，彷彿是在確認有沒有帶鑰匙一樣。這個動作提供了一點時間，可以站在原地，用餘光鎖定觀察者的位置。

那裡，就在對街。

那是替約翰·傑克森律師工作的人。女的，叫布洛克。她坐在吉普車裡，緊盯著露比。

露比不習慣他人的目光。身為清潔工、女傭、保母，沒有人留意過她。她可以走進這條街上的許多住家，每週在這些房子裡待上好幾個小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在不在。如果她沒有主動開口，住戶不會與她交談，也肯定不會盯著她看。

她只是幫手。

只是僕人。

隱形的。

不過，此刻隨著布洛克炙熱的目光注視著她，她感覺到自己臉頰發燙。沒辦法，只能無視這種感覺。她費力將背包背上雙肩，小跑下階梯，快步轉上人行道，朝家與母親的方向前進，媽媽會餓著肚子在那裡等她。

這位調查員很精明。紅衣主教叫她幹掉這個傢伙。不容易，最好還是避著她，至少此刻如此。露比很清楚這個女人是威脅。

她始終低著頭，走在溼溼的人行道上，前往大街。每走一步，就感覺到緊迫盯人的灼熱目光。每走一步，就聽到紅衣主教在她腦中的低語。她打算想點別的念頭，永遠擺脫這位主教。

隨著她轉進街角，她忍不住回頭朝街上望一眼。那位調查員布洛克下了車，站在車旁。

依舊盯著她。

露比轉動自家公寓鑰匙，立刻聽到不尋常的聲響。

談話的聲音。

「媽？」她喊了一聲。

沒回應。只有兩個男人的低語交談。

「.....你在美國找到了天堂.....你過上了好日子.....警察會保護你.....還有法院.....」

聲音好熟悉，是她認識的人？

不，那是電視的聲音。母親幾乎不看電視，她聽唱片，讀平裝本羅曼史，但她很少開電視。露比也很少看。有時會看新聞，但也僅此而已。

她走進小小的客廳，這裡閃爍著螢幕的亮光。不知怎麼著，母親調整了僅有的兩張椅子位置，讓它們面對電視。母親坐在她專屬的椅子

上。全身黑的男人則坐在另一張椅子上。

「.....有朝一日.....我也許會請求你的幫助.....直到那天，請在小女婚禮這天接受這份正義的禮物.....」

露比喜歡電影，這段對白她很熟，出自《教父》。

編劇是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與馬里奧．普佐，飾演主角的演員則是.....

馬龍．白蘭度。

「晚安。」椅子上的男人開口。

43

露比

「嗨。」她媽開朗地說。「妳都沒提過這位好好先生。我想是妳的朋友？」

露比動也不動，站在黑暗之中。廚房抽屜裡有片魚刀，就在她身後二點四公尺的距離外。她床下有爆破鎚跟鐵撬。但如今她手無寸鐵，連折疊小刀都沒有。男人的表情相當平靜，雙唇揚起歡迎的微笑。他的眼睛閃著電視螢幕照亮的光澤，彷彿是黑暗中車燈捕捉到大型叢林裡的貓眼睛。

男人沒有說話，也沒有採取什麼動作，長腿彼此交疊。俐落的黑色長褲。擦得錚亮的高級皮鞋也是黑的，跟他的西裝一樣。形成對比的是熨燙平整的扣領襯衫及深色領帶。在這樣的光線下很難看清楚，但他的髮色似乎很淺，皮膚也是米紙般的色調，白到彷彿透明。雖然只有電視的光，露比仍看得到他臉頰上有如細蛇般爬起的紅色、藍色血管。

她沒見過這個人，但他認識露比。

也就是說，他看得清真正的露比，露比的真面目。她看得出來。他是那種只消幾眼就能看穿你的人。這個男人的淺色眼珠能夠看到漂亮粉紅色毛衣之下的黑色靈魂。跟布洛克觀察她時一模一樣，那種感覺又回來了。只是這一次感覺放到最大。

「妳不打招呼嗎？」她媽問。

她興高采烈，很高興家裡有客人來。她們剛搬來時，母親的幾位朋友想要過來拜訪。不過母親都拒絕了。她不希望他們看到他們家道中落。從西七十四街搬來只有兩間臥室、蟑螂肆虐的地獄廚房公寓，簡直是天壤之別。因此最後母親的朋友都不再聯絡她。露比與母親就這樣相依為命。

「你好。」露比說。

男人優雅起身，態度愉悅，身姿靈巧，毫不費力，彷彿是能夠控制細小肌肉的體操選手。姿態令人不安，看起來又不可思議。露比感覺到恐懼正啃食著她的五臟六腑。無需低頭，她都曉得自己的雙手在抖。

「我與令堂只是在欣賞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男人說。

「我也喜歡。」露比說，而他露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笑容。

「對。」露比說。「我愛白蘭度，他值得一座奧斯卡獎。艾爾．帕西諾也該得最佳男配角。喬爾．格雷因為《酒店》得到最佳男配角。我喜歡帕西諾.....為了保護家人.....犧牲自己.....」

說到最後兩句話時，她瞥了她媽一眼。

聖誕節先生心領神會，緩緩眨了一下眼睛。

「妳對電影真有研究。我跟令堂只是在打發時間，等妳回來。我替她熱了湯，我們一起喝過了。我不曉得妳什麼時候到家，所以沒有替妳盛一碗。爐子上還有剩下的湯，可以晚點喝.....」

「我不餓。」露比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他不是條子。這點倒是挺明顯的。

「哎啊，我不想繼續打擾兩位了。強森小姐，不曉得我們是否可以私下聊兩句？我告訴令堂，妳在住戶守望相助小組裡相當有影響力。我們西七十四街的居民真的不能沒有妳.....」

露比點點頭，退出客廳。

她轉身時聽到男人向她母親告別。

「夫人，謝謝妳的熱情款待。貴府相當溫馨。強森太太，今晚能有妳的陪伴，著實是我的榮幸……」

此刻露比走在男人前頭，也許距離有一點五公尺吧。她大可去拿廚房抽屜裡的刀子，不過，男人會看到。如果她想找武器防身，現在就是最適合的時機。她大可衝進房裡，關上房門。是有時間這麼做，唯一的問題在於，露比安然躲在鎖上的房門後面時，她媽會出什麼事。

於是她就不慌張了，開始思考。他今晚不會動手。他花時間陪她媽，替她熱晚餐，還陪她聊天。他似乎是因為西七十四街的原因認識露比，但不曉得這個男人到底對她的真面目了解有多深。

隨著露比經過廚房，她注意到水槽瀝水盤上擺了兩個碗與兩支湯匙。他不只熱了湯，還洗了碗。甚至在湯鍋上蓋了一條乾淨的擦碗巾，免得蒼蠅還有其他在廚房肆虐的東西爬進她的湯裡。

公寓裡到處都是他的DNA。他不是來殺她的，至少今晚不會動手。

她開了家門走出去，進入昏暗的走道。角落的動態偵測器壞了，僅有的光線來自公寓或開啟的電梯門，但當然啦，電梯也故障。露比不得不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功能，才能在這層樓摸索前進。

男人跟著她前往走道，關上門，她則繼續照亮地面。

現在只有他們兩個人，母親聽不到他的交談，男人這才輕聲細語地開口。

「謝謝妳配合演出。我不希望令堂過度受驚。她經歷了那麼多，真是了不起的女性。」

「你怎麼知道我媽經歷過什麼？」

他歪著頭，對著露比的疑問投以淺淺的微笑。

「我們關燈前，我注意到了她的臉。我曉得挨揍挨了半輩子的女人

長什麼模樣。我知道妳很關心她，而她在人世間沒有多少時間了。考慮到妳們的經濟狀況，公寓卻很整潔，令堂也得到妥善的照顧。這點因此讓我想起我來訪的目的地。如果妳不介意的話，我的客戶想要取回他的二十五萬美金。」

原來這才是他出現的原因，替艾利斯或貝爾善後。

「我不曉得你在說什麼。」露比說。

「我該去請教令堂嗎？」他說，這次他開口，語氣間沒了溫暖。

露比一動也不動，恐懼害她很想顫抖。她得小心應對這個人，選擇恰當的語言。

「不在我身上。」她說。

「透過巴拿馬轉移後，金流就斷了。這招很聰明。不過，妳第一步就該先使用那間銀行。我的客戶有很多資源，立刻就追查到妳。其他人再次追蹤到金流只是時間問題。已經有人在查了。我猜妳還沒提領出來。我熱湯時到處看了一下。妳衣櫥裡有一袋衣服、工具與拋棄式手機，因此我覺得妳正準備逃亡，強森小姐。也許妳該早點逃。」

「辦不到。」她的目光從面前冰冷的男人身上移開，飄向自家公寓大門。

「令堂的原因？」

「錢我花掉了。」露比說。「我出錢讓她住進市區的一間養護機構，安養院，老人社區，隨便你怎麼叫那種地方。我沒有錢。她就要.....」

「明天一早。」男人打斷她的話。「幾位好心先生會來載她的物品，搬去她的新家，她是這麼說的。我也注意到她的行李。雖然我欣賞妳的情操，但這樣妳與我客戶的關係就變得相當棘手.....」

他淺色的眼珠在手機手電筒光線的照射下，似乎變成炙熱的紅色。

「我弄得到.....」露比急忙地說。

「這位年輕小姐，妳果然有兩把刷子.....」

「二十四小時，現金就會到手。」露比說，因為她在不同帳戶裡還有另一筆二十五萬美金。露比分別向兩個人敲詐，總共得到五十萬。不過，這一份是她的逃命錢。這是她解決巨大麻煩後，邁向自由的門票。

男人一度沒有說話，只是盯著露比看，彷彿是大白鯊，雙眼死氣沉沉。他要麼游開，要麼乾淨俐落地一口咬掉露比的腦袋。此時此地，他思忖起來。

露比站在原地，她的身軀彷彿尖叫著要她快逃，回到公寓裡。拿把刀，抓起鎚子。保護自己。

這因此逐漸驚動了紅衣主教。他原本默默躺著，靜靜旁觀一切發生。露比聽得到他的聲音。這是在她腦海裡的隆隆聲，他的血盆大口張開，準備放聲尖叫.....

「我通常不會這麼做，但我近來體驗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執業方式。強森小姐，我們這麼說好了，二十四小時。妳把錢準備好，如果沒有，我會讓妳身上每一絲神經纖維都後悔不已。」

露比內心讓她保持直立的力量在這一刻似乎動搖、軟化了。鬆了口氣的感覺來得太快，也消散得太快。

「怎麼稱呼？」她問。

這個問題似乎讓男人很意外。

「可以叫我聖誕節先生。強森小姐，我會盯著妳的。」

他點點頭，腳跟併攏。接著迅速經過她身邊，踏著輕快的腳步下樓。完全沒有回頭。

露比聽著迴盪在樓梯間的腳步聲。直到聲音徹底消失，她才敢吐出一直憋著的那口氣。

44

艾迪

「阿弗，早他媽的安。你想來一點他媽的炒蛋嗎？」

我從丹妮絲的沙發上抬頭，立刻感覺到後頸的痠痛。髒話哥東尼在她小小的套房公寓廚房裡張羅早餐。

「只要咖啡跟止痛藥就好。」我說。

「混蛋，你不是他媽的又喝酒了吧？」

「沒有，是沙發，跟酒精無關。」

我踩在地上伸展雙腿，坐直身子，揉揉左肩。拉伸、扭動脖子。才不是因為沙發，是因為壓力，但我不希望東尼或其他人知道這點。

「那件西裝跟雷克穿過一樣。」丹妮絲走進廚房，她披著浴袍，溼漉漉的頭髮用毛巾包裹起來。她吻了吻東尼，他們開始低語。我沒聽見。不過無論他們說了什麼，他們都相視而笑。我替丹妮絲感到高興。

我穿著襯衫與西裝褲入睡。丹妮絲昨晚給我的毯子還整整齊齊疊在對面的椅子上。我聽到爪子接觸硬木地板的聲音，隨即感覺到又溼又長的舌頭舔上我的臉。我向克萊倫斯道早安，搓揉起牠的肚皮。東尼打開一整包培根，全部丟到平底鍋中。丹妮絲吃素。半包是東尼的，剩下半包則是克萊倫斯的早餐，因此，向我道早之後，牠就跑進廚房，坐在東尼腳邊。對牠而言，熱鍋裡的培根香是無比的誘惑。

「今天別進事務所。」我說。

丹妮絲替我倒咖啡，一起拿到沙發這邊的還有一罐止痛藥。

「早餐搞定。怎麼回事？我們要關門了嗎？」

「接下來幾天，我要妳安然在家。我一直到處借宿，不會接連兩晚睡在同一個地方，而這個案子.....我要結束所有的問題。對我的追殺懸賞，傑克森一案背後瘋狂的幕後黑手，還要搞清楚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真凶究竟是誰。」

「對這一切，你有什麼打算？」

「還不知道，但我有大致的想法。」

我撓撓喉嚨，沒配水就乾吞三片藥。

「別一口氣吃這麼多。」丹妮絲說。

「東尼，如果可以的話，我要請你今天幫我一點忙。」

「沒問題，媽的什麼都好。」他說。

我一度沒有注意到。然後，我發現他這次開口居然只冒出一句髒話。丹妮絲注意到我的神情。

她壓低聲音說：「我們正在調整說話的方式。我不希望八十七歲的家母在他進屋後兩秒就攆他出去。」

「他要見妳媽？肯定是認真的。」

我喝了一口熱咖啡，站起身來，伸個懶腰，然後去找東尼。

「我今早會跟雷克聯絡。他會打電話給你，請你幫忙。我要在倫納德街弄間公寓，就是那棟老舊的鐘樓建築。」

「我看起來像啥？媽的地產經紀人？」

「我不想租，我要的是有人招租。那棟樓我負擔不起。只是要在Airbnb或類似的網站上張貼出租資訊，幾天就好。我敢說州政府有相關規定，不能這樣隨便出租，但我相信你能說服適合的房東。我會補償他們。」

「你要幫忙出他媽的醫藥費喔？」

「別傷害那棟大樓裡的任何人，低調一點，也不要綁架任何人。就是，你知道，善用你的說服力。」

東尼點點頭，將培根倒進盤子裡，在鍋中打蛋。

「噢，還有一件事。問吉米可不可以安排跟布坎南見面。我該會一會紐約警幫了。」

「見面？吉米才不想見什麼他媽的條子呢。」

丹妮絲一直旁聽我們的對話，她瞪了東尼一眼，髒話講不停。

「不是他要見人，是替我安排。」

「你是打算跟一幫想要幹掉你的黑警他媽的坐下來聊聊？」

「你有別的好方法可以結束這一切嗎？」

「有啊，媽的幹死他們。」

「東尼，注意措辭。」丹妮絲說。

東尼舉起手，表達歉意。

「我沒辦法幹掉整個幫派，難保又有人因為這件事喪命。我不會要求吉米為了我開戰，只是請他幫忙安排而已。我自己去，我要跟布坎南在同一個屋簷下。告訴吉米，我想跟他們談條件。」

東尼大笑起來，說：「小朋友，你真他媽的膽子很大。」

丹妮絲無奈地甩甩頭。

「我需要時間思考。我要慢慢散步去西七十四街。」我說。

「艾迪，小心點。」丹妮絲說。

「我必須結束這一切。我受夠綁手綁腳、謹慎小心了。是時候放聰明一點了。」

45

艾迪

曼哈頓就是生命。

走在這些街道上宛如大腦直接與人性連線。有人說，定義這座城市的是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夜晚有如火山般富饒華麗的時代廣場、雄偉壯闊的中央公園，或是集規模與奇觀為一身的布魯克林大橋。

這些都不是原因。

組成曼哈頓的是路邊往來的人，是卡在車陣裡的計程車司機，是由倒啤酒、賣報紙、翻漢堡、買賣世界、點數鈔票，以及保衛上述一切活動的人，每一個人散發出來的聲音與精神相輔相成，進而打造出來的地方。

在曼哈頓，星光難以觀察，因為城市裡的人燃燒得太耀眼。

我跟克萊倫斯穿過公園，往西邊前進。夏日的太陽已經逐漸曬暖人行道、車輛與人潮。同一時間，各種問題在我的腦中翻騰，特別是在我接了布洛克的電話後。她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回家洗澡，昨晚艾利斯與貝爾都沒有動作。

「你昨晚說，布雷特．貝爾表示，他不是針對傑克森一家。」布洛克說。

「沒錯。」我說。

「而你相信他？」

「對。妳覺得我搞錯了嗎？」

「不，我覺得你沒弄錯。我覺得他感興趣的應該是那個保母，露比．強森。直到昨晚我才搞清楚她的長相。她就是我跟雷克去布雷克摩爾家時見過的女孩。她昨晚在傑克森家外頭看到我。這個女孩有股特質……」

「什麼意思？」

布洛克嘆了口氣，說：「我不擅長與人打交道，但我曉得思緒是怎麼運作的，我也知道該怎麼戰鬥。見到露比時，我會下意識握拳、咬緊下顎。我沒辦法不盯著她看，就好像是看到蜘蛛或蛇的時候一樣。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但的確就是如此。我只能解釋到這裡。」

「妳這是在說，妳怕一個保母？」

「我覺得我的確會怕她。」布洛克說。

我們又多聊了幾句，我告訴她至今的計畫。有點危險。

「跟布坎南見面，你去哪裡弄錢？我要怎麼保護你？」

「我跟布坎南見面時，妳沒辦法保護我。我自己去。我不曉得該去哪裡弄到這筆錢。相信我，我會想到辦法的。」

「太多地方可能出亂子了。我不希望你躺在哈利隔壁。」她說。

「如果真的出事，我大概不會進醫院，會直接進停屍間，但我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

「我怎麼跟凱特講？」

「別告訴她見面的事。告訴凱特，我要她配合卡斯楚。這個案子的關鍵在於潛伏掌紋跟DNA。這是哈利之前提過的重點。匿名證人我們盡量應付就好。」

我掛斷電話。前進時，克萊倫斯抬頭看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的計畫沒什麼信心。

我也不是很有自信，只能緊握牠的牽繩，繼續走下去。

約莫早上八點，我們抵達西七十四街上的傑克森家。愛莉森前來應門，讓我們進屋。我從來沒有來過他們家。起初看起來像是完美的住家，整潔乾淨，裝潢相當有品味。客廳裡有舒適奢華的沙發，還有厚厚的地毯。走廊上則鋪了黑白相間的磁磚，可以通往左側的廚房。

小男孩坐在中島旁邊吃穀片。他看起來彷彿剛出院，帶著那種精疲力竭的病態神情。

背上莫須有的重罪罪名會對當事人產生影響，同時遭到牽連的還有當事人的親人。這種情緒彷彿癌症，會從內而外侵蝕每一個人。我在約翰身上看到了，愛莉森也是，那種遭到糾纏的模樣。就連她對著克萊倫斯笑的時候也散發著那種氛圍，話說她對我都沒有這麼熱烈歡迎呢。

「妳今早都還好嗎？」我問。

「艾迪，我想念我媽。她有時很嚴厲，不講情面，但她愛我，我也愛她。她永遠支持我，而現在.....我只是.....我不能也失去約翰。我真的辦不到.....」

「我會確保他留在妳身邊。」我說。

「狗狗好乖喔。」小男孩一邊說，一邊搓揉起眼睛。他放下湯匙，小心翼翼地爬下早餐凳，走到克萊倫斯身旁。

「湯瑪斯今天還是有點昏沉。」愛莉森擦拭自己泛紅的臉頰。我猜她又哭了一晚。「他昨晚發燒，服了一些藥，通常會因此昏上一整天。」愛莉森說。

「我可以摸牠嗎？」湯瑪斯問。

就連小朋友的聲音都聽起來緊繃疲憊。不過他的雙眼閃爍著光彩。

「當然可以。」我說。「這位是克萊倫斯。」

「嗨，克萊倫斯。我是湯瑪斯。」男孩說。

我聽見室內梯上的腳步聲，接著約翰走進了廚房。他的氣色比昨天還差，但當他看著湯瑪斯輕摸愛討關注的克萊倫斯時，他的恐懼一度消散。

「乖狗狗。」約翰說。

「不是我的，是……」我說。

「哈利的？」愛莉森說，我點點頭，很慶幸她能替我開口。我還是每分每秒都掛念我的朋友。我希望他能在我身旁，這樣我們才能交談，我才能聽到他的歡笑。護理師基本上要我做好最壞的打算。我沒有辦法消化這樣的資訊，我不想面對。

「他狀況如何？」約翰問。

「沒有起色。」我說。

「咖啡？」愛莉森問。

我坐進廚房中島旁的另一張高腳椅上，看著湯瑪斯與克萊倫斯逐漸熟絡起來。克萊倫斯舔他的臉時，小男孩咯咯笑了起來。

「謝謝。」約翰說。「我想不起來上次聽到他笑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我們陷入沉默。愛莉森倒了一杯咖啡給我，我小啜了口，然後放下杯子，稍微等咖啡降溫，同時我在廚房裡張望起來。

就跟客廳一樣，每件物品都井然有序，品味絕佳。我猜是愛莉森的功勞，她眼光很好。這裡彷彿是在商業廣告或目錄裡會看到的華房，但有人實際在裡頭生活，不是冰冷，沒有溫度的模樣。床邊地上有一輛玩具消防車，門框上有鉛筆留下的痕跡，我猜是約翰替湯瑪斯記錄身高用的，大大的冰箱門上吸了好幾枚紀念品磁鐵，固定著帳單、信件、圖表、湯瑪斯的圖畫，以及走廊跟客廳的工程圖，這是裝潢翻新用的。我猜愛莉森是喜歡規劃的人。

愛莉森與約翰看著湯瑪斯與克萊倫斯玩，我則聽到了某個聲音。

一開始很微弱，後來變得大聲。

嗡嗡嗡的聲音。

是蜜蜂，還是黃蜂？

我看到了，又大又肥的綠頭蒼蠅嗡嗡飛過。克萊倫斯也看到了。牠追蹤起蒼蠅在空中飛過的軌跡。

蒼蠅在廚房裡俯衝，克萊倫斯鎖定了牠的飛行路徑。牠跟著蒼蠅進了走廊。

「克萊倫斯。」我說，然後跟了過去。

進了走廊，克萊倫斯靜靜站在那裡，盯著牆上的東西。

我猜是那隻蒼蠅吧。結果牠低吠了一聲，接著又嗚咽起來。

「伙計，怎麼了？」

隨著我一步步接近，嗡嗡聲變得更大了。克萊倫斯似乎正盯著牆上的畫作。有夠奇怪。首先，這幅畫與愛莉森的品味裝潢似乎格格不入。鍍金畫框，畫面上是一位老者，身穿黑紅長袍，一手握著十字架，他坐在椅子上，盯著畫外看。這不是我小時候見過的那種畫作，圖畫裡的人物眼睛會跟著你移動。不過，畫工細膩，還很有年代感，似乎歷史悠久。

蒼蠅爬過稍微凸起的顏料表面，在上面發出嗡嗡聲響。

克萊倫斯吠了起來。

「嘿，那只是蒼蠅而已。伙計，冷靜點。」我說。

綠頭蒼蠅從畫上起飛，又回去廚房。克萊倫斯一度看著蒼蠅飛走，沒有跟上。牠只是站在那裡，盯著那幅陰鬱、令人不安的老者畫作。牠又叫了一聲。牠不喜歡這幅畫，我也是。

「這原本是我媽的財產。」愛莉森來走廊這邊找我們。「更早之

前，屬於我的外婆，又流傳給我。就跟我們家的多數物品一樣，大部分我都保存了下來，除了我的項鍊。如果可以用這幅畫把項鍊換回來，我會毫不猶豫，立刻答應。」

「艾希雅偷手鍊被妳當場逮到，警方卻沒有找到項鍊？」我問。

她搖搖頭，又說：「戰後外婆花了大錢尋找這幅畫。她的朋友把這幅畫藏在華沙的一處地下室裡。她說她在五〇年代將畫作運來美國。我從小就不喜歡這幅畫，我覺得很可怕，有時我會覺得畫裡的主教盯著我看。真蠢。母親將其當作新婚禮物送我時，我不得不把畫掛起來，別無選擇。我一開始不想掛，但她每次上門，總會問我把教士的畫像藏哪兒去了。她很難伺候。我想念她的壞脾氣。最後，約翰把畫掛在這裡，只為了堵上她的嘴。不顯眼的地方。每次上樓都會看到，但某種程度又算藏得很好，多數人不見得一眼就注意到。我原本想把畫收起來，就在媽.....但我實在沒有心力去想這件事，還不行。」

她抹去眼淚，約翰也來到走廊這邊，一手攬著愛莉森的肩膀，輕輕吻了吻她的頭髮。這是很溫柔的舉動，提醒她，他也在哀傷中陪伴著她。

「露比也怕紅衣人。」湯瑪斯說。

清潔工兼保姆，露比。我還沒實際見過她，但是時候會會她了。

「甜心，怎麼說？」愛莉森問。

「露比很怕畫裡的那個人。我有時會看到她在看他，看起來很害怕的樣子。」

愛莉森臉上浮現古怪的神情。

現在我真的得見見這個露比了。

「聽著，我不是來串門子聊家常的。」我說。「差不多再一個小時就要開庭了。愛莉森，我知道妳非常支持妳的丈夫。我們也需要妳陪伴

他，但可以請妳今天稍微晚一點再去法院嗎？要請妳趁今早收拾幾天所需的物品，去住飯店。其他的事情我們會打點好。這是為了你們的安全，也能節省我們團隊的人力。我們必須動作迅速，因為這個案子的庭審進展很快。妳覺得妳可以幫我這個忙嗎？」

「辦不到。」約翰說。「鄰居就是在打這個主意，他們就是要我們搬走。我什麼都沒有做，我不會離開自己的家。」

「約翰。」我說。「我知道你有一身傲骨，你也有理由拒絕屈服。只是，此刻重點並不是你，而是家人的安危。我知道你是一家之主，願意保護家人。現在我要你明智一點。」

「不過他們看到我們離家，就會覺得我有罪。」

「他們已經覺得你有罪了。你想贏嗎？讓我的團隊安心執行他們的任務。去住飯店，叫客房服務。相信我，你們在那邊會比較安全。」

約翰雙手叉腰。這件事彷彿最後一根稻草。他一直想要挽留一切，聲譽、工作、婚姻、家庭與理智。只是此刻最後一樣能夠掌握的事物，他的家，也即將遭到剝奪。

他嚥了嚥口水，點點頭。

這個反應算好了。

「跟我聊聊這個露比。」我說。

愛莉森解釋起來，露比跟她媽本來也住在這一條街上，但她爸酗酒、嗜賭，輸光了所有家產。他跑路，讓妻女背負後果，包括強制回收他們住的房子。愛莉森不太確定，但她聽說露比的父親會家暴，也聽說過他經常揍露比她媽。

「事實是，在那種家庭長大，你會好奇她是怎麼活下來的。她的未來遭到剝奪，不過她沒有憤怒也沒有陰沉，只是一直照顧她媽。」愛莉森說。

「她媽病了？」我問。

愛莉森點點頭，說：「我覺得她撐不了太久。聽著，我信任露比。過去這幾個月，她一直是讓我們穩定的基石……」

我打算說，愛莉森原本也很信任艾希雅，但我沒開口。

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大門開了，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孩走進走廊。她穿了一件T恤、藍色牛仔褲與淺綠色的外套。頭髮紮成馬尾，還背著後背包。她一進屋，發現室內每個人都停下動作盯著她。

「嗨，露比。」湯瑪斯說，打破了尷尬凝滯的靜默。

「嗨，我的小天使。」她說。

她看起來客客氣氣的，聲音與輕鬆揚起的微笑間帶有棉花糖般的甜美。真不曉得布洛克在這個年輕女孩身上看到了什麼我沒注意到的特質。

說時遲，那時快，我看見了。她望向了我們。

笑容退去一秒鐘，也許只有半秒。彷彿是有人扶著架子，突然放手任其傾倒，卻又隨即撐回去，保持住平衡。

「露比。」愛莉森說。「我跟約翰要離開幾天，會帶上湯瑪斯。可以麻煩妳幫我整理行李嗎？」

露比的笑容變得燦爛，雙眼明亮了起來。

「我覺得這樣最好。我來幫妳收拾。」露比說。

在我牽著克萊倫斯道別前，我懷疑起露比。強森到底是怎麼回事。她隱瞞了什麼？

46

凱特

凱特想起艾迪說過，交互詰問有如持槍搶劫。講究快狠準，快進快出，完成目標。

因為凱特的父親當過警察，她其實不是很喜歡這種比喻。不過，說得倒是沒錯。

陪審團入席，法庭上的人員各就各位，卡斯楚傳法醫作證。

法醫喬安．齊爾特博士證實受害者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死於三處槍傷，一處在胸膛，兩處在太陽穴。她從屍體上取回三枚子彈，作為證物交給彈道專家哈里斯先生。

法醫不是愛爭論的證人，她會依照觀察，解釋事實。凱特曉得有些狀況法醫沒有觀察到，而這點對約翰．傑克森有利。

「齊爾特博士，妳仔細檢查過三處槍傷的子彈射入口。妳沒有在這些傷口周圍找到瘀傷的跡象？」

「沒有。」

「有沒有看到任何灼傷的痕跡？」

「沒有。」

「五星形狀的射入傷口是什麼？」凱特問。這是開放的問題，但根據事實，只能有一種回答。值得冒險。

「這是當槍管貼著皮膚開火時，子彈射入傷口周圍造成的皮膚撕裂

與腫脹。因為武器發射時產生的氣體卡在皮膚下，引發皮膚下方的微型爆炸，因此造成的爆裂與撕扯痕跡。」

「本案中沒有出現這種痕跡？」

「沒有。」

「所以槍手射出致命的子彈時，保持了一段距離，對嗎？」

「對。」

凱特謝過證人，回到座位。

卡斯楚將焦點轉向從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體內取出的子彈。

彈道報告上有哈洛·休·哈里斯的縮寫簽名。

他總會連中間名一起簽，宣讀誓言後，還以相當浮誇的語氣唸出自己的全名，以供記錄。卡斯楚花了點時間摘要他的經歷與資格。他沒有博士頭銜，連大學學位都沒有。他的本職是槍枝銷售。至少他曾經賣過槍，後來他發現私人彈道專家賺得更多，因此轉換跑道。光靠眼睛就知道他收入頗豐，錢花在訂製的深藍色條紋西裝上，腳踝位置特別剪裁，露出他的咖啡色牛仔皮靴。

如果有人猜不出來，他其實來自德州。

他的資歷來自專業認可單位舉辦的訓練課程，為期一個月，由多位專業彈道專家授課。他付學費，完成作業與訓練，然後就能收到四角有金箔裝飾的證書。至於所謂專家證人資歷則是來自他所謂「超過十五年的豐富案件分析」。

「哈里斯先生，你收到且檢驗了本案使用的武器？」

作為「專家證人學校」畢業生。哈里斯面向陪審團，只讓檢辯雙方看他的側臉。他深知法庭上最重要的對象莫過於陪審團，而且如果不跟律師產生眼神接觸，那就不會與他們起衝突。

「是的，先生，一把西格紹爾的手槍……」

「哈里斯先生，等等。你收到手槍的時候，是否也收到從命案現場取得了其他物證？」

「的確，先生。我也收到了命案現場的三枚彈殼，以及三顆子彈，我相信都來自死者體內。然而，我只有檢驗其中一發子彈。」

「為什麼你只檢驗其中一顆？」

「先生，就我的理解，只有這顆子彈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損害。僅有頂部稍微變形，其他部分都相當完好。其他兩顆子彈都嚴重損毀。」

「請告訴陪審團，你進行了何種檢驗。」

「我進行的檢驗可以研判子彈是否由警方在被告衣櫥中尋獲的手槍發射。」

「詳細的過程為何？」

「我在水箱中以這把槍發射了五枚子彈，接著用顯微鏡檢視這些對照彈，比對死者身上找到的子彈。各位明白，子彈發射時，通過槍管的時候，會在彈身上留下刻蝕的痕跡。每一根槍管都有機器留下的螺旋痕跡，也可稱為膛線，這些紋路會讓子彈旋轉，進而讓子彈以直線的方式拋射出去。子彈上會留下特定紋路，但每一把槍都會有自己的痕跡，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我可以確認，對照組子彈上的紋路與命案子彈的痕跡相吻合。」

卡斯楚花了點時間確保陪審團都聽懂。多數人跟上了，少數人還沒。他決定講得更清楚，讓其他陪審員更容易理解。

「子彈上的痕跡是不是類似武器的指紋？」

「的確，非常像指紋。每一顆子彈都會帶有發射子彈武器的痕跡。就本案而言，我可以篤定地說，被告衣櫥裡的手槍正是本案的凶器。」

47

凱特

在專業領域挑戰專家令人卻步。

讓人更加卻步的是這樣的挑戰攸關一個人性命。凱特把這些思緒拋去一旁。這幾乎是無意識的舉動。她受過的訓練告訴她，案件結果只能仰賴陪審團。在過程中，不要去想每一次犯錯造成的後果。什麼也不能擾亂她的心智。

就在此時，凱特無視她的訓練。她深呼吸，深深吸入空氣，感受責任湧進她思緒與身體的沉重感。

這一刻，無辜之人的性命就握在她手中。

如果她要打贏這一仗，她就得拖著約翰一起前行。

首先要做的就是打斷哈里斯在證人訓練過程中學到的規則。不能讓他的注意力一直擺在陪審團上。哈里斯必須看著她，不然他怎麼可能掉進凱特布設的陷阱呢？

「哈里斯先生。」凱特說。「這些檢驗以及你為本案投入的時間與心血並不是無償的行為，對嗎？」

他笑了笑，但還是面向陪審團，他說：「不，女士。我是獨立彈道專家，但我的工作是要收費的。小姑娘，對於妳這種辯護律師，我給妳的報價跟地方檢察官是一樣的。」

小姑娘。

哈里斯臉上掛著自以為是的笑容。

凱特心想：看你還能得意多久。

「跟我說說，地方檢察官為了本案花了多少錢請你鑑識？」

「異議，關聯性？」卡斯楚說。

「法官大人。」凱特說。「民選的地方檢察官花錢雇用這位專家。紐約市警局裡有受過彈道訓練的稱職鑑識專家，地方檢察官卻選擇了另外的專家。人民有權知道花了多少錢，以及這種專家選擇背後的動機。」

法官點點頭。凱特在他回心轉意前連忙繼續。

一般人不喜歡說明自己賺多少錢。就本案而言，哈里斯是因為凶殺案發生才有利可圖。陪審員一整天外加午餐只領四十五塊美金。哈里斯很清楚這點，陪審團也知道他心知肚明。

哈里斯的目光從陪審團上移開，直直盯著凱特，說：「我的報酬是十三萬五千美金。」

現在打斷了他與陪審團相視的目光，凱特的任務就是讓他持續與她對話，永遠斬斷他與陪審員四目相識的機會。最好的辦法就是引發衝突。

「這是在法庭上說謊的報酬嗎？」凱特說。

「小姑娘，我沒有說謊。我對凶器及子彈進行了縝密的鑑識，在法庭上提供我的專家意見。無論是誰出的錢，我都會如實相告。」

「哈里斯先生，你的行為恰恰相反。你告訴陪審團的並非事實。你是槍械及工具痕跡鑑定人員協會的會員嗎？」

「我是繳清會費的正式會員。」

「檢驗射出子彈及判定是否來自同一把槍的標準為何？」

「兩者的痕跡必須一致。我相信這就是實際的用詞。」他用權威的

語氣說。

「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對嗎？指導原則的實際用語應該是，若要判定射出子彈來自同一把槍，兩者痕跡必須具備『足夠的一致性』。」

「我就是這麼說的，一致。」

「因為時間及使用的頻率，射出子彈上的痕跡會有所改變。因此同一把槍，今天留下的痕跡可能會與下週不同？」

「的確。」

「那你對留下痕跡的比對就是出於純粹主觀了，對嗎？」

「我在顯微鏡下比對射出的子彈。等到我滿意，認為它們具備同樣的痕跡後，我才會說它們來源相同。在本案中，射出子彈上有同樣的凸起與凹痕，因此我才認為來自同一把槍。」

「但其他彈道專家也許會認為這項證據沒有說服力？你接受這點嗎？」

「那是他們的意見。」哈里斯說。

凱特強忍住笑意。她這一連串連珠炮的提問終於聚焦在這一點上，她就是要誘導哈里斯說出這兩個字。她將他所謂「子彈即凶器指紋」的證詞扭轉成只是「意見」罷了。

「根本沒有客觀的科學證據能夠說明這些子彈由同一把武器射出，就算進行過比對，但這也只是你的『意見』罷了？」

「我的專家意見。」

「除了你進行的測試，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你的意見？」

哈里斯思索起這個問題，然後才開口：「什麼都不會左右我的看法。我有時會收到命案現場的細節資訊，但那不重要，我還是仰賴我的對比研究。」

「我明白了，這個嘛，如果我們現在進行小小的對比研究，如何？」

在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委託的案件中，你有多少次認定爭議中的射出子彈吻合被告的槍枝？」

「我不記得了，我經手過太多案件。」

凱特昂首闊步，走回辯方席，打開一份薄薄的卷宗。她可是對哈里斯做足了功課。

「哈里斯先生，容我提醒一聲。你在四十三起案件中以檢方證人身分出庭。在這些案件裡，你都說射出子彈吻合被告的槍枝。」

「妳說是就是了，我不記得。」

「你在十三個州裡，以辯方證人的身分替二十六起案件出庭。在這些案子中，你都反駁檢方所言之射出子彈與被告槍枝匹配的說法。」

他歪著頭，說：「我每個案件都會進行詳細的檢驗。」

「但你已經坦承你的專家意見僅僅只是『意見』而已，並非事實，對嗎？」

「我用顯微鏡仔細比對過這些子彈……」

「哈里斯先生，你的意見端看誰出錢請你。陪審團無需顯微鏡就能看清這點。」凱特說。

48

露比

日暮安養機構位在第四十六街與第十大道上，一邊是狗狗日間照顧中心，另一側則是酒行。

接待櫃檯的告示牌上寫著：「讓你的日暮之年盡善盡美。」下方則是一張照片，老太太在屋頂啜飲著瑪格麗特雞尾酒杯，欣賞曼哈頓建築後方的西下夕陽。

機構的經理盧拉指出，他們不得不關閉樓頂的休憩區域，因為兩位住戶從建築樓頂成功跳樓。她也解釋起，週六有電影之夜，週三吃烤肉捲，週二上有氧課，週四則是卡拉OK之夜。兩起自殺都發生在禮拜四，盧拉補了一句，一切純屬巧合。的確是很有幫助的解釋呢。

這裡光是一年費用就要花上八萬九千美金，在紐約市這個區域算便宜了，露比因此覺得，對某些人來說，跳樓大概是很「經濟」的選擇。

「相信妳母親在這裡會很愉快的。」盧拉一邊說，一邊帶著她們前往她母親的房間，路上遇到幾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他們用助行器行走，臉上掛著不害臊的竊笑。

房內狀況有改善的空間。牆角印花壁紙脫落，護工蹲在床邊的置物櫃旁，將物品扔進藍色垃圾袋中。床單很乾淨，有電視、椅子、舒適的床與廁所。剛拆掉的圖畫在壁紙上留下了痕跡。

「我們鼓勵住戶將自己的藝術作品貼在牆上。搬運工會立刻將妳的

私人家具搬上來。」盧拉說。

她媽在房內四處張望，露出微笑，然後輕拍露比的肩膀。

「我在這裡會得到良好的照顧.....」母親說。「妳好好過妳的日子。真不敢相信妳將全部積蓄花在這裡.....為、為了我，妳工作那麼努力.....」

露比聽到母親充滿情緒的破音，她自己也哽咽起來。

「他什麼也沒有留給我們。露比，是妳拯救了我。我真的很愛妳。」

她在那個擁抱中感受到母親的最後一絲力氣。她用力吸嗅母親的氣味。媽媽皮膚上有歐蕾乳霜的味道，髮絲間有甜甜草莓香。露比的淚水滴在母親的格子洋裝上。

「我明天再來.....」她差點脫口而出「來道別」，但在最後一刻打住。「.....來看看。有什麼需要就打我手機。」

露比不在乎照料母親需要花上二十五萬美金。媽媽值得住在好一點的地方，這裡遠比她們的破公寓好多了。在她僅剩的短暫生命裡，她會得到良好的照顧。

這已經遠遠超過她的父親喬瑟夫所做的一切了。他只知道花錢、輸錢，以及傷人。

等到露比離開養老院時，計畫已經成形。

她考慮回家打包行李，除了幾件衣服外，她什麼也不想帶。她跟傑克森家不一樣，她沒有什麼傳家之寶。父親的債主因為找不到他，已經搬走或賣光他們有價值的家產。露比不曉得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真找人，因為父親替他們家所有的動產與不動產上都簽了留置權。銀行及他欠債的公司可以直接奪走房子與屋內的一切，拿去轉賣。他們也的確是這樣執行的。

她會去傑克森家照顧湯瑪斯，順便把事情想清楚。

當露比抵達傑克森家，她遇到了他們的律師弗林。她不喜歡他，也不喜歡他凝視自己的目光。

當愛莉森說，他們要去住飯店時，露比難掩心中的情緒起伏。她協助他們收拾行李。約翰自己去法院，愛莉森與湯瑪斯會直接去飯店。

計畫隨即在露比腦中成形。

她會去提領她的錢。回家打包行囊，租輛車，晚上再去傑克森家。

還要想辦法應付聖誕節先生。

她抵達銀行時汗流浹背，還提著她剛剛去Target大賣場買的全新圓筒形旅行袋。輪到她的時候，她解釋她先前就打過電話來，說要提領現金。櫃員找來銀行主管，他打算請露比不要結清帳戶，但他還是失敗了。

二十分鐘後，她回到街上，帳戶關閉。

新的提袋裡有二十五萬美金。

腦海中還有一個計畫。

自稱聖誕節先生的人很難對付，甚至令人生畏。他聰明歸聰明，但他沒有實話實說。露比很清楚，一旦她把錢交出去，他的下一個動作就是朝著她的頭扣動板機。

49

雷克

蓋布瑞．雷克坐在他的新車駕駛座上，回想起今早發生的一切。髒話哥東尼在老舊的紐約人壽保險大樓與他見面。雷克走下駕駛座，關上車門，用遙控鑰匙上鎖。

「那他媽的是什麼東西？」東尼問。

「我的新車。」

「你花錢買這他媽的鬼玩意兒？」

「這是一輛車，有四個輪子，也開得動。」

東尼搖搖頭，雷克跟著他走進倫納德街一〇八號，這裡原本是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部，之後擴建，還立起兩座鐘樓。如今，百年過去，此處成了超過一百五十多間奢華公寓的根據地。東尼向大樓門房竊竊私語，門房直接帶領他們經過鋪設大理石地板的接待區域，去一旁的辦公室找大樓經理。

雷克在皮沙發上等待，欣賞起妝點牆面的鐵製品，上頭還有金絲裝飾。東尼與經理一同走出辦公室，經理手上還拿著大樓平面圖。雷克選了南側的一間公寓，頂樓，就在鐘樓下方。

「進行整理的期間，我們可以安排房客入住到其他旗下飯店。這間公寓一個小時內就會登錄到各大租賃網站。」經理說。

東尼對經理說了聲髒話，雷克覺得這應該是熱情的表現，東尼又熊

抱起對方，直到男人的臉變得跟可口可樂的包裝一樣紅，東尼才放開他，讓他雙腳著地。雷克好奇起來，如果他是這樣對待朋友的，那與他為敵，髒話哥東尼又會使出何種手段。

雷克傳訊息給艾迪，確認公寓準備好了，接著回到自己車上。

東尼不喜歡他的車。不過，這也還是一輛車。雷克不太講究美感。與艾迪通過電話後，他驅車前往傑克森家，去找艾迪與克萊倫斯。

「這是什麼鬼東西？」艾迪帶著克萊倫斯坐進後座時問。

「我的車。」雷克說。

「這是龐帝克的Aztek。」艾迪說。

「是嗎？我不清楚。車子是白色的，這倒是意外。我買車的時候以為是咖啡色的。不過開起來還不錯。」

克萊倫斯環視車內，發出一聲哀鳴。

「我等等遛克萊倫斯回家，然後去法院。布洛克會盯著艾利斯與貝爾。你跟蹤露比．強森，她是傑克森家的保母。如果我料得沒錯，她會採取某些行動。記得拍照。」

因此，接下來的上午，雷克就跟蹤起露比．強森。他看著她送愛莉森、湯瑪斯去住飯店。約翰前往法院，之後露比也離開了。他看著她買了一個旅行袋，隨後前往銀行。

進去時，袋子是空的。

出來時，袋子滿滿的。

雷克用安裝了變焦鏡頭的數位相機拍了幾張照片。他緩緩駛進車流，前進了約莫一百公尺，接著又停下車。露比沒有搭地鐵，真是萬幸，雷克不喜歡地下空間。她似乎更喜歡公車，這樣比較好跟監，畢竟多數紐約駕駛人一天中至少都會卡在公車屁股後頭動彈不得好一陣子。

他始終間隔兩輛車的距離，不希望驚動露比，讓她知道自己遭到跟

蹤。跟了十個街廓後，他注意到公車停下時，前方有輛車也跟著停車，這輛車有好幾次可以超車的機會，但它都沒有繞過去。那是一台黑到發亮的林肯。

寒意爬上雷克的皮膚。林肯轎車是在跟蹤露比。

他認識一個人，也開這種林肯。無論這個人身處哪座城市，他總會買或租林肯代步。

他這輩子再也不想見到這個人。艾迪先前才見過對方。

露比在距離自家公寓一個街廓外下車。雷克超車駛過公車與林肯。經過時，他望向駕駛，但對方的手擋在窗框上，遮住了臉。雷克無法看清，於是加速，超車之後瞥向後視鏡。那位駕駛又低下頭。

不安的感覺在他腹部蔓延開來，他的右肩也開始隱隱作痛。鋼絲與鋼釘固定住他的關節，限制了他的活動範圍。多年前，點四五口徑的子彈打穿他的肩膀。他身中多槍，這只是其中一處傷勢，創傷外科醫師救了他一命，替腹部及貫穿大腿兩公分的傷口止血。這些傷癒合得很好。

肩膀有時還是會找麻煩。

天冷時，肩膀常痛。

或是他做惡夢的時候，夢見自己身處海洛因倉庫的槍戰中，險些因為這些傷勢喪命。驚醒時他會渾身大汗，肩膀劇痛。

雷克搖搖頭。在方向盤上敲出節奏，然後驅車繞行整個街廓，停在露比公寓對面。他剛停好車，就看到她走進建築。

他這一側有星巴克。他連上咖啡廳的無線網路，將露比的照片用電郵傳給艾迪。

一分鐘後，他打電話過來。

「那是勒索來的錢嗎？」艾迪問。

「肯定是。我相信光是換尿布、刷地板可賺不到塞滿旅行袋的現

金。」

「裡面有多少？」

「不清楚。」

「把銀行名稱與地址傳給布洛克。她查得到。」

「那貝爾跟艾利斯呢？」雷克問。

「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盯著每一個人。現在重點在露比．強森身上。盯著露比，繼續向我彙報狀況。」

雷克一掛斷電話，他的副駕車門就開了。龐帝克是有內部中控鎖的，要麼壞了，要麼雷克不曉得怎麼操作。

身穿昂貴黑色西裝的男人坐進雷克身邊的副駕駛座，順帶關上門。他一上車，雷克的神經系統就超載了，腎上腺素在血管中流竄，啟動戰或逃的本能。而比起採取任何行動，雷克卻有半秒鐘的時間僵在原地，驚愕地看著這名男子。整個畫面也太不協調了。

彷彿是看到車上來了一頭兩百三十公斤重的大鱷魚一樣。他先是難以置信，然後才曉得反應。

雷克伸手拔槍，但男人望了他一眼。男人在空中搖晃食指，彷彿是在訓誡小朋友，接著嘖了一聲。

「蓋布瑞啊，你的身手生疏了。介意我叫你蓋布瑞嗎？雷克先生似乎太正式了，畢竟我們一起經歷了那麼多。」

「那你要介紹你的名字了嗎？」雷克問。

「對我來說，聖誕節先生就夠了。噢，算了，我們發個瘋……你可以叫我聖誕節，如何？」他露出真切的笑容。

「我覺得我一有機會就會幹掉你。」雷克說。

「哎啊，蓋布瑞，真是太失禮了。我們在此，進行同一個案子，還在熟悉彼此，久違的敘舊……相當讓人失望，程度就跟這輛車差不多。

你去報廢場偷來的嗎？」

「你在這裡幹嘛？」

「我們在交流。」他說，注意力全部放在雷克身上，相當專注。雙眼有如引力光束，鎖定雷克的雙眼，他問：「你為什麼跟蹤露比．強森？」

雷克直接反擊：「你又為什麼跟蹤露比．強森？」

一來一回的兩個問題彷彿碰撞的利刃。

他們都沒有開口。雷克面對男人堅定的目光。靜默充斥在有礙觀瞻的車內空間中，他聽到自己宛如定時裝置的怦怦心跳，等待即將到來的駭人結局。

兩名殺手，彼此距離只有區區幾公分，一起坐在氣氛有如沸騰靜默的汽車之中。

不知怎麼著，聖誕節先生似乎拼湊出了雷克的動機。

「你們委託人的保姆實在了不起，對不對？」

「我還不清楚。在代價為多條人命的遊戲裡，她參了一腳。那個袋子裡有多少錢？」

這是無害的問題，聖誕節先生一度權衡起自己是否該回答。金額其實沒有差別，兩個男人都很清楚那是一筆鉅款。

「二十五萬美金。」聖誕節先生說。

他們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似乎消散。雷克看不見，但他覺得身旁男人蓄勢待發的態度似乎放鬆了一點，彷彿是原本繃緊的肌肉纖維此刻處於自在的狀態。

「你跟我都是這種遊戲的老手了。我們兩個加起來殺了不少人……」聖誕節先生說，但雷克不讓他說下去。

「你自己從棺材裡爬出來，別把我也推進去。我們不一樣。我不是

為了金錢殺戮。我是在做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那座倉庫裡發生的一切是對的？你闖進去，見人就殺，根本不管對方有沒有武器，這是對的？」

「你似乎覺得沒有關係。」

「蓋布瑞，你當時失血過多。的確很英勇，但最後那一個人.....你倒在地上，近乎暈厥.....」

「而你直接朝著他的臉開槍。要不是為了追捕你，我也不會進入那間倉庫。責任全在你身上。」

「你的同事要你死，騙你走進那個陷阱，這是我的錯嗎？不是啊。是你運氣好，我跟上你。是我把差點斷氣的你拖出來，是我打的求救電話。因為我，你才活了下來。」

「你是說，因為你，我差點死掉。」

「你還不明白嗎？我們是同類。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連。現在，我們具備共同的目標。小露比的詭計引發了各種漣漪。」

「有人雇你殺她。雇主是誰？」

「哎啊，蓋布瑞。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手法。聯絡工作都是辦公室負責的。我的客服能力不好，行政能力堪憂。我接電話，我扣板機。文件自然有人處理。」

「聯絡你的辦公室，或你的聯絡人，反正就是幫你接洽的人。我要背後雇主的身分。還有，在能夠證明我們委託人的清白之前，露比．強森必須活著。」

「我不確定這樣是否道德。」聖誕節先生說。

「你是職業殺手，我不確定你能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要是我拒絕呢？」

「你會答應。」雷克說。

聖誕節先生歪著頭，問：「為什麼？」

「理由就跟你把我從那棟建築裡拖出來一樣。」

他思索起這番話，然後說：「不能曝光我雇主的身分。不過，基於這場對話，我會給強森小姐額外的時間。我也會允許你的老闆多一點時間。」

雷克咬緊牙齒，說：「謝謝。艾迪不是我老闆。他是朋友。」

「而你卻沒有跟他提過我。」

「每個人都有祕密。」

「的確。好了，如果你不介意，我還得去向強森小姐追討她已經迅速且輕鬆領回的資金。請代我向弗林先生打聲招呼，我相信我跟他短時間內就會再見。」

隨著聖誕節先生打開車門，轉身下車，雷克考慮是否要抽出武器。男人背對著他。也許有一、兩秒的時間相當脆弱。這點時間足夠讓雷克抽出手槍，對著殺手的後背連開三槍。兩槍會打中肺，一槍正中脊椎。

聖誕節先生輕輕關上車門。

雷克的手指猛敲方向盤，然後他鬆開肩膀，稍微清理思緒，深呼吸，直到心跳放慢，低於一百三十下。肩膀的冷冽痛楚減緩了。過了幾秒，他掏出手機，撥給艾迪，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旅行袋、現金、暗殺。他沒有重述全部的對話，也沒有提聖誕節先生在倉庫幹掉最後一個槍手，救了他一命，這件事此刻他暫且不說。艾迪已經看到雷克傳來的露比照片，要他把照片也寄給布洛克。

「聖誕節人呢？」艾迪問。

「他剛過馬路，進露比公寓大樓了。」

「我這就過去。」

50

艾迪

在法庭外頭的走廊掛斷與雷克的電話後，我回到法庭，坐在凱特身旁。

「檢方傳安森．佈戴.....」卡斯楚說。

「佈戴是潛伏印痕專家。」凱特低語。

「我本來希望今天不用面對這位證人。」我說。

「我們該怎麼辦？」凱特問。

「利用潛伏掌紋與約翰不符的事實。我們只有這一個論點，但佈戴能夠輕易從這種問題中脫身。」

凱特小聲咒罵起來。我閉上雙眼，想要聚焦。肯定有更好的方法。掌紋很重要。卡斯楚寧可不傳佈戴上證人席，但符合約翰樣本的DNA來自那段採集掌紋的膠帶。他別無選擇。掌紋本身與約翰的掌紋不符這點相當重要，這是一個謎，而陪審員不喜歡謎團。

我的大腦深處有東西在運作，與這個掌紋有關。

哈利曉得這很重要。

不過，我卻捕捉不到關鍵在哪裡，還不清楚。我有一個推論，但實在太瘋狂了。只是，也許這就是真相。

「我們該怎麼擊敗卡斯楚？哈利會怎麼應對？」凱特問。

我低下頭。聽到他的名字，察覺到他不在法庭之中，這是一記重

拳。

重拳.....

「哈利老說交互詰問有如拳擊，同樣的戰術.....」我說。

我思索了一下。

的確有辦法。

「我們今天打不贏他。確保法官准許我們稍後再傳這些專家。就跟一九七四年的福爾曼對阿里一樣¹。今天我們會輸。」

「輸？」

「輸，而且輸得很慘。卡斯楚會狠狠修理我們。我們挨揍時，只能靠在邊繩上喘息。」

「然後呢？」

「今天我們輸，但明天我們會砍掉卡斯楚的腦袋。聽著，我得走了。有殺手在跟蹤露比．強森。」我說。「我們需要的解答不在法庭裡。妳獨守陣地，沒問題吧？」

「應付得來。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

「我覺得艾利斯或貝爾找了殺手要來收拾露比，曉得她就是恐嚇敲詐的人。她有一個旅行袋，裡頭有二十五萬美金。她將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命案變成了一場惡夢。」

凱特稍加思索，說：「記得哈利是怎麼說愛因斯坦的嗎？如果有人要愛因斯坦在一小時內解決一個問題，他會花五十五分鐘定義真正的問題為何，只花五分鐘回答。」

我沒聽懂。凱特看到我的困惑，於是解釋起來。

「如果露比不只是利用眼前狀況的人呢？如果是她一手設計出來的呢？她的確可以將手槍藏進傑克森家，之後再匿名報警。她是命案目擊者。對露比來說，目的就是錢。這樣說得通。」

「也許，但錢已經到手，她何必又來匿名作證？幹嘛不遠走高飛？還有，兇器上頭的掌紋不屬於約翰，其中怎麼會含有約翰的DNA？」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凱特說。「我們浪費太多時間思考答案。我們需要回到起點，想想何謂真正的問題。」

我大腦深處編織的理論現在逐漸浮現。還是缺少使其合理的拼圖，但會想通的。

我思緒萬千。對我的追殺令，要與紐約警幫見面，天使、聖誕節先生、卡斯楚、傑克森一家、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還有處在这一切核心中央地帶的露比·強森。以及我那位昏迷不醒的摯友。

「你有什麼打算？」凱特問。

「我得去見雷克，然後是聖誕節先生。不過，我得先打幾通電話，買點東西。等妳這邊結束，我們被狠狠修理後，我要請妳去找卡斯楚。告訴他，我們看得出來庭審的走向，我們想協商。暗示他，我們會跟客戶談二級謀殺的罪名，但我要先與卡斯楚見面，確保我們在說服客戶認罪後，還有這個選項。請他單獨來見我，晚上七點，就在分局對面的全美簡餐店。」

「你要跟那傢伙共進晚餐？」

「我不會接近那個地方。告訴他到時見就好。相信我。」

譯註：這是指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舉行的「叢林之戰」，喬治·福爾曼對上穆罕默德·阿里。福爾曼以蠻力著稱，阿里以速度見長。比賽開始後，阿里改變策略，使出「邊繩戰術」（rope-a-dope），靠在場邊的繩索上展開攻勢，目的是為了消耗對手體力。過程中難免挨打，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

51

艾迪

離開法庭前，我花了一點時間向約翰．傑克森保證，一切都會沒事。還說今天會相當不好過，但他不用擔心，我們明天一早就會重振旗鼓。艾爾．派瑞許坐在約翰後方的旁聽席第一排。我出去時，順帶輕敲他的手肘。

「陪我走走。」我說。

前往電梯時，我打開手機，撥給丹妮絲。

「我們麻煩大了。」艾爾說。

「我還不清楚嗎？最後都會順利的，我保證。今晚我要動用你那群受雇律師。跟上次一樣，街頭打扮，低調點。」

「這次你又想幹嘛？襲擊地方檢察官辦公室？」

「不盡然，我打算請他們吃晚餐……」

我解釋起我的需求。派瑞許不明白箇中原因，但答應安排。他開始習慣我執業的手法了。

丹妮絲接起電話。

「妳知道，我早上說妳今天可以在家工作？」

「對喔……」丹妮絲說，語氣聽來似乎並不相信。

「我要妳進事務所，盡快幫我影印一些文件。」

「你要我去辦公室，用影印機印文件？」

「天底下只有妳跟凱特曉得怎麼操作那台機器，就連安裝的人都搞不定。」

「要印多少？」她嘆了口氣。

「差不多要五公斤……」

我前往露比買旅行包的賣場稍作停留。細看雷克傳來的照片，放大。我在走道裡逛了逛，在架上找到一模一樣的包包。店裡只剩兩個。我露出微笑。

離開Target賣場時，我招了計程車去找雷克。他的Aztek依舊停在露比公寓大樓對面。我坐進副駕駛座。

「你去採買啦？」他問。

「對，本來打算買零食給你，但那邊只有給人吃的食物。他出來沒？」

「還沒。」

「他在裡面多久了？」

「一小時。」

我的手機震動起來。髒話哥東尼來訊。

天使入住鐘樓。

同時兼顧太多任務，是時候一一收尾了。

「聖誕節在裡面幹嘛？我們該進去看看嗎？」我問。

「他在講話，他喜歡聊天。我覺得他不會傷害露比，現在不會。他向我保證過。」

「而你信任他？」

雷克聳聳肩，摩挲起方向盤，腳跟也以同樣的節奏輕點起來。他天生毛躁，實在很難分辨他是真的擔心還是敏感。

「我要你在外頭等他出來。要他今晚七點半來找我。我會在諾福克街一百〇二號的下東區玩具公司。」

「你去那裡幹嘛？你要跟打算殺你的人見面？」

「我跟很多想要殺我的人見過面，我前妻就是一例。聽著，沒事的。我不會走進找不到退路的地方。替我安排就好。你跟他講好後，繼續盯著露比。凱特覺得露比是一切問題的核心。露比那晚看到了真凶，想辦法弄走手槍，藏進約翰·傑克森家。她可以自由進出那棟房子，而這麼做是為了敲詐真正的殺人凶手，她索要了二十五萬。我不曉得她是怎麼弄到約翰DNA的，這些推論也難以證實。如果凱特料得沒錯，我也覺得她是對的，那露比此刻應該在前往里約熱內盧的路上。她怎麼還在紐約？我覺得她會採取某些行動，而我們必須在場。」

我下了車，正要帶上門卻停下動作，探頭進去，說：「你知道，從車內欣賞這輛車最好看，但我還是覺得反胃。」

雷克豎起中指。

站在街上招計程車時，我打電話給蟲仔。他之前跟夥伴喬裝成拖車司機，在傑登與班恩·格雷警佐的官司中參了一腳。

「考慮重出江湖嗎？」我問。

「艾迪，不知道耶。我不能再坐牢了，這把老骨頭也不適合非法侵入這種勾當了。」

「如果不是要緊事，我也不會開這個口。今晚我需要動用你跟你的夥伴卡爾跟小包。這票五萬，意下如何？」

「為了五萬，我可以直闖諾克斯堡¹。」

「冷靜點，難度沒有那麼高。只是簡單做做樣子而已。分為兩部分，第一票超輕鬆。」我說。

「什麼活？」

我成功攔下黃色計程車，說：「我要你撬我的車。」

譯註：諾克斯堡（Fort Knox），位於肯塔基州的美國陸軍基地。該基地內有多座美國陸軍設施、單位、訓練營、學校與紀念館，也有儲放美國國庫黃金的金庫，超過半數的美國黃金儲備都在其中。據聞是全美戒備最森嚴之處。

52

凱特

凱特這輩子沒見過跟安森·佈戴一樣帥的人。

他有經典的斯堪地那維亞人長相，高大、金髮。極具品味的西裝下是奧運體操選手般的體魄，深靛色的雙眼讓她雙腿發軟，顴骨線條立體得像一九五七年的普利茅斯Fury的裝飾尾鰭。打量佈戴先生的可不只有凱特一個人。他念完誓詞，坐進證人席的時候，好幾位女性陪審員的目光也緊盯著他。

「佈戴先生……」卡斯楚開口，好像是在講「布袋」似的。

「事實上，要念『佈德』。」證人以純正英文回應，只帶有些許斯堪地那維亞腔調。陪審團中的女性顯然也喜歡他的嗓音。

「真抱歉，也許可以請你為陪審團簡單介紹一下你的工作內容及專業資歷。」卡斯楚語氣冰冷地說。這位地方檢察官不只不擇手段，更愛慕虛榮。凱特從他每次起身都要整理頭髮、調整西裝折痕的動作就看得出來。而他也跟每個傲慢專橫的男人一樣，不喜歡佈德。這點凱特從他的語氣也感覺得出來。

佈德用那討喜的口音進行自我介紹，他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鑽研過多門生物科學領域的學問，之後來到紐約深造潛伏指紋提取及分析技術，目前在紐約市警局鑑識實驗室工作。

「何謂潛伏印痕？」卡斯楚問。

「這個嘛，那我得先解釋何謂掌紋與指紋。」佈德說。

卡斯楚點點頭，這在他的預料之內，他請佈德繼續。卡斯楚其實滿不爽的，愛賣弄的證人在他提問時雞蛋裡挑骨頭。凱特覺得，佈德很在乎他身為證人及科學家的責任。

「指紋就跟掌紋一樣，在我們出生時已經成形。它們是手掌與手指上增加摩擦力的紋路，可以形成斗型紋、箕形紋及其他型態。」

他回答完，便看著卡斯楚。佈德顯然是經驗老道的證人，也會照規矩來。與其直接說出完整的回答，他會停頓，等待提問。話匣子打開就關不起來的證人都有同樣的問題，免不了會透露一些自找麻煩的資訊。

「那潛伏印痕是什麼？」卡斯楚問。

「自然的油脂與諸如凋零皮膚細胞的生物材料，這些物質會持續累積覆蓋在皮膚表面。碰觸物品時，通常就會留下這種物質。其中就包含了手指與手掌上獨特的形狀與紋路。」

鑑識課程結束，卡斯楚請佈德談談本案，問他在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的凶器上採集到的印痕。

「我在手槍上先撒了一層金屬粉末，仔細將粉末在平面上刷開。這樣油脂、物質與溼質就會顯露出來。只要有皮膚形成的紋路，我們就看得出來。我在槍柄上看到了紋路，便使用透明的提取膠帶，將那處印痕及組成印痕的生物材料提取下來，列為證據。」

「然後呢？」

「我替印痕拍照，掃描照片，輸入我們的印痕資料庫。這是一枚掌紋，或該說，部分的掌紋。不幸的是，沒有比對到吻合的資料。」

「為什麼某人會留下DNA、指紋或掌紋，但印痕本身無法比對到符合的對象呢？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為對物品施加的力道、手指移動的方向，

或是物體本身材質的原因。就本案來說，只是因為印痕不夠大，所以不符合被告的手。」

卡斯楚謝過佈德，坐回位置上。

凱特起身對佈德微笑。他也微笑以對。古怪的感覺又爬上凱特的大腿後側。

「佈德先生，只是想澄清一下，你剛剛的證詞提到，你在凶器上提取到的掌紋並不符合被告的掌紋，是這樣嗎？」

他再度微笑，凱特一度以為自己有所斬獲。

「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我檢驗的印痕上沒有足夠的特徵標記可以比對被告的掌紋。」

該怎麼說？這樣的回答對辯方更加不利。凱特得到法官的允許，晚點再傳佈德作證，這樣才不會造成進一步的危害。她坐回位置上。這不是她的錯，她很清楚這是該提出的問題。佈德也心知肚明，所以等著她開口。

卡斯楚接下來傳的證人，稱得上是他的王牌證人。霍普金斯博士看起來沉默寡言，身上背負著額外的十五公斤重擔，讓他的灰色毛衣看起來相當「充實」。他臉上掛著微笑，身穿西裝，腳上則是寬楦頭的舒適大鞋，專屬於六十五歲以上人士，或來自「長者宜居城市」的克里夫蘭人。他宣讀誓詞，介紹自己身為DNA鑑定專家的資格，然後卡斯楚花了十分鐘引導他簡單說明DNA為何，該怎麼提取與檢驗。

「從槍上提取的掌紋生物材料，你能從中取得DNA圖譜嗎？」

「可以，遺留下來的生物材料，好比說皮膚細胞，這些組成潛伏印痕的物質，其中具備足夠的DNA標記讓我們進行分析。」

「要釐清一下，DNA來自掌紋本身？」

「的確。樣本直接取自佈德先生使用的提取膠帶，膠帶採集到掌紋

上的生物材料」

「而你對這份DNA的分析結果為何？」

「我方才解釋過，每一組DNA都有特殊的標記。我們的技術可以檢驗血液樣本裡的二十四組獨立標記。就本案而言，我們採集到足以建立圖譜的DNA。這份圖譜極有可能吻合用來比對的被告DNA樣本。」

「你為什麼說『極有可能』？」

「就DNA鑑定層面而言，從科學的觀點出發，是不會有DNA完全吻合這種狀況。不過，我們的匹配程度已經很高了。也就是說，DNA圖譜在數學上與被告的樣本吻合。這組DNA屬於其他人的機率是三十四億分之一。」

「也就是說，槍上的DNA不是來自被告的機率是三十四億分之一。」

「是的。」

「這樣的機率是不是比贏得州立樂透還低？」

「低多了。這意味著要贏得美國每一個州的樂透，還是用同一組號碼在同一天下注。」

「霍普金斯博士，謝謝你。」

凱特不喜歡讓陪審團想著這組機率休庭。這是致命的一擊。她看得出來，霍普金斯博士讓他們印象深刻。他沒有誇大科學的發現，言簡意賅。幾位陪審員望向被告，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

他們做出決定了。

凱特要求改天再傳證人。法官宣布今日休庭。

約翰·傑克森閉上雙眼，垂下頭，任由淚水滴在辯方長桌上。

凱特口袋裡的手機震動起來。

他們開了一個聊天群組，這樣雷克、布洛克才能隨時向凱特、艾迪

回報這場遊戲的其他玩家身在何方。

布洛克原本停在西七十四街，鎖定貝爾。

但陶德．艾利斯有動作。

布洛克想盯著貝爾，只能放過艾利斯。

53

聖誕節先生

優雅的黑色林肯二度繞經諾福克街時，已經快七點半了。

聖誕節先生一邊繞著街廓打轉，一邊回想起今天種種，特別是他拜訪露比．強森的時候。這位小姐真是讓人驚喜不斷。

他原本以為她不會開門。她大概不會報警，畢竟她家還有大袋現金，但他以為她至少會抵抗一下。她好歹算個鬥士吧。

只不過，她沒有抵抗。開了門就請他進屋。

「錢到手了。」她說。

「注意到了。也許可以先讓我看看？」

她進入臥室，聖誕節先生在廚房靜候，他的右手插進口袋，做好拔槍的準備。露比提著藍色旅行袋走出臥房，將袋子擺在檯面上，拉開拉鍊。接著她就往後退開。聖誕節先生將袋子拉過去，這樣他才能在探向袋內的同時盯著露比。他可不想背向這個傢伙。

他將成捆的現金攤成扇形，確保面額都是百元及五十元，沒有一元紙鈔魚目混珠。總共是二十五萬元整。

「咖啡，喝嗎？」露比問。

「如果妳打算藉故推遲我們這樁生意必然的結局，那實在沒必要。露比，我今天不會傷害妳。」

她點點頭，說：「如果你想喝，還是有咖啡喔。」

「有何不可？」聖誕節先生說。

她倒了兩杯咖啡。聖誕節先生加了糖與脂肪含量較低的鮮奶油，他們拿著咖啡去小小的客廳，露比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聖誕節先生則霸占了她母親的老位置。

「送妳媽去老人院，心情如何？」聖誕節先生問。

「那裡也算是護理中心，因為她的病情。我鬆了口氣。」露比說。「她值得有人好好照顧她。她吃了太多苦。我爸讓她不好過，家暴她好多年。後來他拋下我們、帶著全家僅剩的錢跑路後，生活也沒有起色。我媽依舊愛他，同時也恨他。不過她還是帶領這個家度過難關了，因此我想要回報她。」

「妳找過他嗎？」

「我沒有。媽找過，差不多是他離開一年後。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在堪薩斯州的托皮卡，他在那邊的酒吧工作。他偷了週末的營業額，跟女服務生跑了。之後就音訊全無。我同情那位服務生，我敢說她也怕他。你呢？父母健在？」

聖誕節先生感覺到胃裡暖暖的。他已經很久沒有跟人聊過這些事。

「家父在我五歲時離開。他出門買牛奶，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聖誕節先生說。「我不清楚他現在人在何方，大概死了。家母無法接受，報警，說他失蹤了。她沒說出口的是那個男人會突然消失好幾天，打赤腳回家時，襯衫也破了。她的後半生，每晚都會望著家門等他回來。家母在我十五歲時過世。她酗酒無度，要來接我放學的途中出車禍。」

「你一定很難接受。」露比說。

「親愛的，並沒有。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異於常人。我當然能夠分辨是非，但我拒絕接受社會普通規範的約束。我跟其他人感受的方式不一

樣。我脾氣暴躁，特別是對無禮之人。這就是我唯一的情緒。其他的情緒鮮少浮現，出現時，我都是身處於黑暗的電影院裡。那是我展現情緒的地方，離開時，也不會帶走。它們會跟灑出來的爆米花一樣，遺落在影廳地上。」

「所以你才……」她無法說完整句話。

「對，幹這行能夠不假思索地殺人的確很加分。我有原則，勉強來說也有自己的道德標準。也許對某些人而言很奇怪，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妳講禮貌，明智到沒有打算殺我自保。這點是妳還活著的部分原因。露比，妳的這把『尺』又是什麼？」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我媽。」

「令人敬佩。」聖誕節先生說，接著他啜飲咖啡，稍微思索了一陣，又說：「妳不怕我。」

「我怕，但我沒有展現出來。我需要怕你嗎？」

他笑了笑。

「妳有什麼計畫？」他問。

「我不得不去處理一些事情。然後就學我爸鬧消失。」

「妳要處理的那些事，是為了保護令堂？」

她點點頭。

「之後妳要去哪裡？」

「我的臥室牆上有一張海報。我想應該是八○年代的凱迪拉克汽車廣告。藍色的凱迪拉克敞篷車。女人坐在駕駛座，車子開在筆直的沙漠公路上，這條路似乎可以一直一直延伸下去，她也就一路開下去。豔陽高照，金髮隨風飄揚。我就是要去那裡。」

「露比．強森，我喜歡妳。有朝一日我們可以作為朋友，一起去看電影。妳喜歡電影嗎？」

「喜歡，我喜歡有人開車的電影。公路旅行那種。」

「那就說定了。再跟我說說妳還有什麼打算。」

「我大概不該透露。」她說。

聖誕節先生從口袋裡抽出手槍，擺在大腿上，說：「還是妳想聊聊馬龍．白蘭度？」

她看著手槍。聖誕節先生又喝了一口咖啡。

「好，我就老實告訴你吧。」露比說。

聖誕節先生離開露比家後，在街上與雷克相會。雷克轉達了弗林想要見面的意思。

聖誕節先生從來不會錯過與目標見面的機會。

於是，此時此刻，他來到諾福克街。他驅車經過停放的福特野馬，這是弗林的車，他停好車，腦中還是念著下午與露比相處的點點滴滴。他下了車，走上人行道上，對著街道張望起來。

兩個男人從他這一側的街道半途出現，從衣著打扮看來，他猜他們應該是流浪漢。一人從褲子裡掏出深色金屬薄片，塞進弗林福特野馬車窗玻璃與門框之間的縫隙。半數以上的街燈都沒有亮，附近也沒有監視攝影機。這裡是偷車的絕佳地點，也很適合撬車門，偷走車內財物，包括音響、現金、包包。聖誕節先生望向自己的車，目光移到了後車廂。

他看看那兩個人，又望向他的林肯後車廂。

絕對不能冒險。

他拿出遙控鎖，按下按鈕，打開後車廂的門，取出露比的旅行袋，又關上後車廂，將車子鎖好。撬弗林車子的兩名男子注意到短暫的嘩聲與一閃而過的亮光。聖誕節先生盯著他們。他們默默離去。

他提著袋子，轉身想找到與弗林見面地點的入口。只有一座及腰的

低矮金屬柵門，遮擋住的是一條前往建物下方的隧道。柵門上掛著手寫的告示：下東區玩具公司。

他推開柵門，緊抓著旅行袋的提把，沿著樓梯緩緩走進隧道之中。聖誕節先生在黑暗或有危險的地方從來不使用手電筒。他反而會站在原地一分鐘，讓眼睛逐漸適應黑暗。沒必要大肆宣傳你到了。何況，若用另一隻手拿手電筒，要掏槍就不方便了。

隧道盡頭有一處小小的庭院，還有一扇巨大的橡木門。一名壯漢站在門邊，他大概也是橡木打造出來的。聖誕節先生接近時，男人退至一旁，替他開門。

暖光灑進鋪著卵石的庭院。

室內的時間彷彿遭到扭曲。古色古香的拼花地板，紅木吧檯，跟整座建築一樣有歷史的壁紙，還有通往上方平台空間的室內梯，那邊有幾張皮椅及明火壁爐。吧檯旁只有幾位熟客。身穿綠色飄逸洋裝的接待員走向他，說：「歡迎光臨內場（the Back Room）。我帶你去見艾迪。」她勾起他的手臂，帶他走上階梯，穿過平台。壁爐前方的扶手椅空無一人，聖誕節先生懷疑他剛剛是不是聽錯了，但這位小姐逕自走到書架前，輕輕將書架推去一旁。密門出現，可以通往另一個類似風格的空間。

同樣也空無一人。

她靠近右牆鋪的木板，再次推開，這次又帶他進入另一處空間。面積不大，一側只有幾排包廂座椅，類似簡餐店，另一邊則是吧檯。最後一間包廂裡，靠牆而坐的就是艾迪．弗林。

聖誕節先生坐進對面的位置，座位相當狹窄，他只能將旅行袋擱在桌下。

弗林面前有一只咖啡杯。

「他們大部分的飲料都用咖啡杯裝。」艾迪說。「如果你點啤酒，酒瓶外會套一個牛皮紙袋，就跟這個地方剛開張的時候一樣。原本是地下酒吧，紐約市最厲害的非法酒館。前身是雷特納簡餐店的內場空間。黑幫會計師邁爾．蘭斯基與黑道人物巴格西．西格爾都是常客。紐約史上最腐敗的市長吉米．沃克就坐在這間包廂的這個位置，與黑白兩道、工會成員等人見面。而他們都會賄賂吉米。你想喝點什麼嗎？」

「不了，謝謝。我以為你戒酒了。」

「沒錯，這只是咖啡。」

「這地方的確有那時期的韻味。」

「重點在於，這裡很私密。多數人不曉得還有這處密室。我想找個地方把話說開。我想跟你做個交易。」

「弗林先生，你跟我已經有合約了。」

「我說的就是這個。在你行使合約之前，我還需要一點時間。我明晚會與紐約警幫見面。」

「你打算買通他們？」聖誕節先生問。

「我別無選擇。就跟那部電影裡說的一樣，我要給他們一個不能拒絕的提議。聽說你是白蘭度的影迷。」

「影迷（fan）一詞源自狂熱之人（fanatic），對，你說的沒錯。」

「所以我要請你暫時停火，讓我去見見他們。如果會面之後，懸賞令沒撤，那你還是可以想辦法來賺這筆錢。」

「弗林先生，你們的會面沒有達成共識，那也不會有合約需要履行了。他們當場就會取你性命。這點你很清楚吧？」

「我的確想過這件事。」

「我有點忙，但阻止我現在領取賞金的理由是什麼？四下無人呢。」

「我以為你會花時間減少競爭對手。」

「噢，弗林先生，我只是說笑罷了。我正在處理別的生意，因此今晚還有事情要忙。祝你會面一切順利。」

語畢，聖誕節先生低下身子，提起旅行袋，離開酒吧。

他走去車旁，將袋子放進後車廂，然後上車。他發動引擎，開了出去。他還要趕去另一個地方。

羊頭灣的水電材料倉庫一片漆黑。柵門開著，整座停車場裡只停靠了一輛賓利車。一扇側門是開的。

聖誕節先生停好車，從後車廂取出旅行袋，走進倉庫。偌大的空間，裡頭全是高聳的鋼架，只留下一條中央的走道。

陶德·艾利斯站在倉庫中央。他身穿皮夾克、牛仔褲與靴子。通常聖誕節先生不會與雇主見面，那樣比較安全。

艾利斯卻堅持要見面交錢。

「她掛了沒？」艾利斯開口，這時聖誕節先生正要走近。

「晚安。」聖誕節先生說。

「她、掛、了、沒？」艾利斯氣急敗壞地問。

聖誕節先生歪起頭。這個男人掌握了太大的權力。他相信艾利斯的父母把他教得很好，教過他禮貌、關係的重要、基本的禮節。聖誕節先生不喜歡沒禮貌的人。就算此刻他們只進行了短暫的交流互動，他都感覺怒火逐漸燃起。

「不，她沒死。」聖誕節先生說。「還沒。好了，我這邊有你的——」

「為什麼？她為什麼還沒死？你取錢的時候，沒有殺死她嗎？你他媽的是在搞什麼東西啊？」

聖誕節先生邁步向前時，感覺到自己咬緊下顎。他在距離艾利斯一點五公尺處扔下旅行袋，接著退後一步。他擔心自己若是再度開口，局面可能會變得更加棘手，這一刻，他實在難掩怒火。

艾利斯一把抓住袋子，蹲了下去，接著拉開拉鍊。

「這他媽的是什麼東西？」他說。

聖誕節先生瞥向旅行袋，裡頭是成捆的複印文件。只是紙張不是空白的，每一張上面都有熟悉的面孔。

馬龍．白蘭度。

「我說，這他媽的是什麼東西？你是想搞我嗎？」

艾利斯站起身，臉紅脖子粗，咒罵時口沫橫飛。

聖誕節先生站穩腳步，相當緊張。他說：「先生，你得冷靜下來。我不曉得這是怎麼——」

「你這是想陰我。你跟那個婊子說好了。你不曉得你這是惹上了誰。我會搞死你。你懂嗎？我會——」

艾利斯甚至沒有時間切換表情。他還在咆哮，氣到齙牙咧嘴，這時，第一顆九公釐的子彈射進他的胸膛。

第二顆則貫穿他的嘴巴。

聖誕節先生收起武器，拿起行李包，將艾利斯的屍體拖出倉庫。他在幾公里外的空蕩停車場燒了林肯、屍體以及那袋東西。

他看著熊熊烈焰吞噬整輛車，腦海中浮現了一個人影。

這個人竟敢騙他。

艾迪．弗林。

54

艾迪

我看著殺手從桌下提起旅行袋，起身離開內場這間私營酒吧。我靜候整整一分鐘，確保他已經走了。接待員小安探頭進門裡，說：「他走了。」

我從包廂座位站起來，轉過身蹲下去。敲了敲剛剛座位下方的木板。木板滑開，一個旅行袋出現。我將袋子取出，伸手將小包從座位後方的暗格中拉出來。我跟聖誕節先生交談時，小包就滑開木板，拿走裝有現金的袋子，用我下午買的同款提袋調包，這個袋子裡裝的是丹妮絲替我影印的五公斤紙張，上頭有給聖誕節先生的訊息。

上帝保佑腐敗的市長。吉米·沃克掌管這座城市時，在這間包廂待過許久。每個坐在他對面的人腳邊都會擺著一個提袋。他們起身時，提袋不翼而飛。吉米雖然腐敗，但他可不傻。一九二〇年代，就算躲在這私營酒館的密室裡，也不能確定隔壁桌的客人會不會是警察。有了暗格的協助，就算條子站在吉米身旁，他們也看不出「檯面下」進行的金錢交易。

我將旅行袋擺在桌上，這時，蟲仔走了進來。

我打開袋子，看著裡頭的現金，點起鈔票來。

總共是二十五萬美金。

「這樣對紐約警幫而言夠嗎？」蟲仔說。

我點點頭，從袋中取出五萬，交給蟲仔。

「我這是把性命託付到你手裡，你明白嗎？」我問。

「因為你，我不用回去蹲苦窯，是你讓我重獲新生。這是我欠你的。他說。我們又談了快一個小時，討論各種細節。

「你知道該怎麼做了？」

他點點頭。

「好吧。你可以跟你的夥伴分了這五萬。小包，謝了。」

他拍了拍我的後背，說：「艾迪，交給我們，你放心。」

我看著他們離開，暗自祈禱這是正確的決定。

我掏出手機，打給艾爾．派瑞許。

他接起電話就說：「嗯，我的受雇律師按照你要求的打扮完成了你交付的任務。你欠他們三百五十塊餐費。」

「從我的律師費裡扣。」

「我還是不懂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對勝訴能有什麼幫助？你放卡斯楚鴿子，他氣炸了。」

「很好。我就是要激怒他。不過不全然是這個原因。」

「那是為了什麼？我的受雇律師為什麼要在簡餐店待兩個小時，只為了拍下幾張地方檢察官的照片？」他問。

「你知道，我聽過最好的建議是哈利提的。他說，在法庭上千萬不要問證人連我都不知道答案的問題。十次裡有九次，他都是對的。」

「但我不懂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對我們的案子又有什麼好處？」

「艾爾，為了你好，我想你還是不要深究比較好。」

又有電話打進來，我跟艾爾說明天法庭見。

是雷克打來的。

「我跟丟了露比。她在街上，搭了公車，前往一間商用租車場。」

五、六輛車開出來，我看不清半數車輛的駕駛座。我覺得她應該租了一樣麵包車或皮卡車。不管怎麼說，她都消失了……」

我們稍早也跟丟了艾利斯。

布洛克的訊息是這樣說的：

我跟丟了布雷特．貝爾。他出門跳上快遞腳踏車。我跟著他前往長島的方向，但他把我甩開了。

「你有收到布洛克的訊息嗎？」我問。

「老天，今晚大家都動起來了。」雷克說。「我們怎麼辦？」

「去傑克森家集合。只是直覺。但盡快趕過去，我要出發了……」

我打電話給布洛克。

「回西七十四街。貝爾故意調虎離山。今晚一定會出事。」

55

露比

露比把車停靠在傑克森家外頭時，天色已經黑了。

這家人平安離開。他們沒有隨便落腳。稍早，露比協助愛莉森入住市區的四季酒店迷你套房。雖然約翰還有薪水領，但金額完全不能跟平時相提並論。他們有積蓄，某種程度他們算是靠存款生活，只是愛莉森馬上就會得到遺產，四季酒店是最自然的選擇。

現在第二份二十五萬沒了，露比的存款約莫還有一萬八。要靠這筆錢逃亡，實在撐不了多久。露比沒有四季酒店可以住。她得在她的二手車裡度過多數的夜晚，她還得先去買車呢，偶爾想要洗澡、躺床的時候，才能去連鎖平價汽車旅館過夜。

不過，這一切都無法阻止露比想離開紐約的決心。道路、新的名字、新的生活。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光是這麼想，她就覺得平靜。

她關上麵包車的後車廂門，背起後背包，帶著其他物品一起爬上階梯，扛進傑克森家的走廊。又跑了兩趟才搬完她所需要的東西。現在不是很晚，但街道靜悄悄。這份寧靜讓露比感到慶幸。

露比拿出一片塑膠布，在走廊地板上攤開。她理了理四個角，用一袋灰泥壓住一角，走廊小桌壓住另一個角，最後兩個邊角則用膠帶固定。兩隻綠頭蒼蠅在空中嗡嗡作響。她聽到他們的翅膀撞上畫像的聲

音。露比跪在地上，壓平塑膠布。

接著起身。

她盯著紅衣主教的畫像。

他也直直望著他。他面容扭曲，彷彿惡魔。畫作中滲出憤恨與怒火。屋內悄然無聲。

露比的腦海中卻有如狂風暴雨。

紅衣主教尖叫、吶喊、嘶吼不已。

溫暖的液體滴到她的上唇，她才曉得鼻子裡的血管爆開，鮮血流到她的下唇與下巴。

現在不能罷手。

這是她唯一的機會。

露比握住畫作兩側，向上推，將畫作撬離牆面。她退了一步，將這幅畫正面朝上，擺在塑膠布上。

聲音震耳欲聾。她壓住太陽穴，踉蹌起來。一陣清脆的聲響。

然後……

忽然間……

寂靜。

有東西將紅衣主教趕走了。

露比的本能就是猛一轉頭，望向緊閉的大門。

果然又聽到門鈴響。這就是她剛聽到的聲音。

門口有人。

不行！

她等了這麼久，才能單獨待在這間房子裡。終於可以除掉紅衣主教，終於可以解決日日夜夜糾纏她的大麻煩，終於可以遠離這一切，遠走高飛。

大門沒有叩門環，但外頭的人的確很想進來。她聽到拳頭敲擊木頭的聲音。

砰！

三下。

又急又大力。

相當堅持。

露比不能引起注意，不能讓別人知道她此刻就在這棟屋子裡。

拜託，老天，現在不行！

鄰居會聽到敲門聲。這條街上出過命案，鄰居都繃緊了神經，嚴密監控著街上的動態。

砰！砰！砰！

越來越大聲。她無法假裝沒聽到。對方不會離開。廚房與走廊的燈亮著，對方知道屋內有人。

露比別無選擇，只能趕緊開門。

她朝大門走去，同時還回頭望向地上的塑膠布與上頭的畫作。

她可以編個說詞，說她只是在清理畫框。對，她大可這麼說。

砰！砰！砰！

露比握住門鎖，開始轉動.....

56

艾迪

我在西七十四街猛踩煞車，福特野馬的輪子隨即鎖死。

傑克森家外頭停了一輛白色的麵包車。

走廊的燈亮著。我下了車，小跑過馬路，爬上階梯，駐足在緊閉的大門外。這是結實的橡木門，厚重、要價不菲。在撞開這扇門之前，我的肩膀跟髖骨會先報銷。突襲？還是算了吧。

露比在屋內。麵包車是她租的。無論她最後的把戲是什麼，直覺都告訴我，此刻一切就在這棟屋子裡上演。

我按下門鈴。

等候。

沒反應。

我又按了一次。查看街道，沒看到布洛克與雷克，但我知道他們已經在路上了。

也許門鈴燒掉或斷線了？

我用拳頭敲擊大門。

等待。鄰居馬上就會聽到動靜，在自家探頭查看這是怎麼回事。

兩輛車駛進街道。布洛克的吉普在前，雷克在後，排氣管冒出陣陣黑煙。還沒看到車子就先聞到味道了。

他們停車熄火，下車徑直跑上我身後的階梯。

我再次敲門。

仔細聆聽.....

我覺得我聽到了屋內的動靜，有人轉動門把。我屈起右膝，重心放在左腳。只要門一開，我就準備直接闖進去.....

57

露比

門把緩緩轉動。

門鎖機械裡的彈簧逐漸繃緊。

喀啦。

門鎖開了，忽然就猛力彈開，將露比撞倒。

她重重倒地，右手扭曲地壓在身體下方。

她回頭望向大門，只見一個男人站在那裡。她一度看不清對方的臉。

他伸出右手，瞄準露比腦袋的手槍遮住了他的臉。

「現在給我起來。」布雷特．貝爾說。

露比的手臂彷彿在哀號，痛楚爬上她的前臂、三頭肌及肩膀後側。她不曉得是因為疼痛，還是因為恐懼的衝擊，她發現自己實在動彈不得。

「現在就給我起來。」貝爾說。他伸出另一隻手，扯起露比的頭髮，拖著她站起身來，她慘叫一聲，頭皮彷彿著火。

「不能待在這裡。」貝爾說，然後粗暴地讓她轉身，指著大門，手裡還扯著她的頭髮，就將她往外推。露比沒站好，失足跌下前門階梯，倒臥在街道上。

她聽到甩門聲，終於勉強起身，準備拔腿就跑，只是貝爾忽然拉扯

她受傷的那條胳膊，將她推向一輛荒原路華豪華休旅車。他接近時，車門自動解鎖。

「上車。」他說，用槍口抵著她的肋骨，她畏縮起來。

露比拉開副駕駛座的門，上了車。貝爾甩上車門，奔跑繞過車頭，坐進駕駛座，關好車門，按下啟動鈕。

安全帶警示燈發出聲響，此時，他把車開出去，一手操作方向盤。另一隻手則擺在大腿上，槍口瞄準露比的腹部。

「妳收到了我的二十五萬。我之所以轉帳就是為了追蹤到妳的身分。妳絕對不可能曉得我跟瑪格交往的事，除非她親口告訴妳。跟我說說她是怎麼講的……」

58

聖誕節先生

聖誕節先生明白，若要燒毀現有的交通工具來湮滅證據，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機場附近燒。

他花了十分鐘穿越黑暗的社區，拉開他與燃燒車輛的距離，然後才打電話給另一間租賃公司，但他們沒有林肯了。他選了一輛凱迪拉克，當然也是黑色的，他從皮夾內眾多信用卡中抽出一張，登記的是他眾多化名之一，身上帶著這些不同的身分，彷彿是額外的性命。

沒多久，他就回到了曼哈頓。

他大可開車到處晃，期待在可能的地方看到弗林的福特野馬，但始終找不到。

結果呢？他停車等待。

等待的同時，他想到弗林害他損失的七萬五，以及殺害客戶所造成的麻煩。想到這樣的發展，他決定還是該打給他的聯絡人。

聖誕節先生的去電，對方總是立刻接起。

「晚安，聖誕節先生來電……」

「進展如何？」

「我不得不回報，我的客服標準出現下滑。」

「下滑？」

「以該標準而言，更像是失敗，或一敗塗地，真的。」

「有多失敗？」

「跟災難一樣。」

「他死囉？我就跟他說這不是好主意。我們不是這樣作業的，但他堅持要親自見面。」

「我就替自己辯護這一句，他令人不快。」

「出了什麼事？」

「這個嘛，他先是失禮，然後變得無禮。交易他的款項時出了點小麻煩，我大可修正這種狀況，但不耐與暴躁沖昏了他。他出言威脅。」

「聽來你做了你覺得正確的事。」

「我自有標準。」

「合約徹底實踐了嗎？」

「沒有。」

「那我們的另一樁生意呢？弗林還活著？」

「此刻還活著。」

「如果你不介意，我就直說了，別把這當批評，但也許你該考慮結束我們在紐約的合約？」

聖誕節先生嘆了口氣，說：「我有今天這等地位並非只是履行合約就能達成。如我常掛在嘴邊說的，要考慮的範圍更多、更廣。」

「你自己決定吧。」

聖誕節先生才掛斷電話，前方約莫一百公尺的階梯上，就有一個女人摔下來。他仔細望過去。一個男人跟著她走下階梯，粗魯拉扯，將她推上車。聖誕節先生聚焦目光，認出那是露比。他不認識對她動粗的男人，但他注意到對方手裡的槍，看得夠清楚了。

聖誕節先生發動凱迪拉克，尾隨休旅車出發，露比．強森就在那輛車的副駕駛座上。

他還沒在西七十四街的盡頭左轉，就聽到了引擎高速運轉的聲音。熟悉車的人都認得出這個聲音，V8引擎不規律的引吭高歌。他望向鏡子，看到艾迪·弗林的福特野馬在傑克森家外頭緊急剎車。聖誕節先生的確料中了弗林今晚會去的地方，所以他一開始才把車子停在附近。

這時他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這是深思熟慮後的考量。

他是專業殺手，而專業人士最重要的莫過於以冰冷無情的效率與可靠性執行任務。聖誕節先生應該在街廓繞一圈，來到弗林背後，朝他後腦開槍。

殺手履行合約。殺人，收錢。

符合邏輯，這是生意。

聖誕節先生就該這麼做。

59

露比

貝爾咒罵一聲，在河濱大道右轉，開上亨利．哈德遜公園大道往北的入口匝道。車流很大，他們才上去不久，就必須放慢速度停下。他的左手依舊握著槍，擺在大腿上，槍口對準露比。

前方的車走了，他放開煞車踏板，讓車子緩緩前進了三公尺，然後又再度停下。

「她怎麼跟妳說我的？」

「她說她愛你。」露比撒起謊來。

「她還說了什麼？」

「就說你還有別的女人，你背叛了她。她覺得很不滿，因為她很支持你，就在……」

「就在我淹死我老婆之後？」貝爾問。

露比忽然感覺寒意襲來。

手臂還在痛，這種冰冷的感覺只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占據她腦海的情緒相當罕見，令人興奮。那是恐懼，全然的恐懼。她在這裡沒有發揮的空間，沒有計畫。她必須止住這種詭異的感覺，用腦思考。車門上鎖了。他們一起步，她就親眼看著貝爾按下駕駛座門上的按鈕，將車門全都鎖上了。

她下不了車。只要嘗試，他就會開槍。

她得想方設法搶到那把槍。沒有別的辦法了。

但她的手臂。貝爾強壯又冷血。她在車內張望起來，沒有武器，儀表板上只有一包口香糖。手機不算武器。她身上也沒有物品可以用來攻擊。也許牛仔褲上的皮帶可以，但他會看到她抽出皮帶、纏繞他的脖子。

不成，根本行不通。

紅衣主教的低語又逐漸響起。

撕咬他的喉嚨、猛戳他的雙眼、搶那把槍……

這是多年以來，露比首度感到無助。她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死期將至。

她搖搖頭，閉上眼。這個男人有什麼打算？

他沒有在傑克森家槍殺她，這樣的作案模式跟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雷同。而且，有人會發現露比的屍體。警方會調查動機。他們會發現她前陣子才為母親入住的安養中心，支付了二十五萬美金。他們至少會調查她的財務狀況，發現大筆款項轉入她的帳戶。他們會追溯來源，也許就會查到布雷特·貝爾身上。

貝爾不能在屋內殺害露比，將她的屍體留在原地。他必須讓她消失，所以他們才驅車離開，要去某個地方，抵達目的地後，露比曉得那就是貝爾扣下板機的時刻。屆時露比的路就走到了盡頭。沒有什麼髮絲隨風飄，在沙漠公路上馳騁的漫漫白晝……她費盡心計追求的一切、不惜鬧出人命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她搓揉臉頰，發現手指溼溼的。這時，她才曉得自己哭了。

前面的車輛又移動了。豆大的雨滴打在休旅車的擋風玻璃上，一滴，又一滴，馬上就會轉變成夏日的傾盆大雨。

擋風玻璃的雨刷自動擺動起來。他們的車位在左線道，靠近護欄，

右手邊還有兩條車道。

貝爾往前開，結果車子忽然猛力往前衝了一點五公尺，因為遭到後車追撞。

貝爾咒罵起來，連踩煞車，免得撞上前面的車。

露比盯著手槍，卻遲遲不敢採取行動。後視鏡裡，頭戴黑帽的男子下車，朝貝爾的駕駛座車窗走來。

「媽的，還給我找這種麻煩。一個屁也別放。槍口還對著妳。」貝爾說，他用手臂壓在槍上，確保走來窗邊的男人看不到手槍。「婊子，聽到沒？他媽的什麼也別——」

玻璃及貝爾前側的頭骨飛噴出擋風玻璃，露比喘起大氣、縮成一團。

露比遲疑了起來。她不曉得發生什麼事，但紅衣主教下起指導棋。

下車！下車！下車！

露比靠過去，猛按駕駛車門上的開鎖按鈕。她連忙打開副駕車門，猛一轉身，兩隻腳同時踏在柏油路上。突然落地的動作讓疼痛的衝擊波竄上她的手臂。她滿口唾液，胃裡翻攪。露比想不起來上一次進餐是何時，她只能將酸水與唾沫嘔在腳邊。一直到擦嘴時，她才發現雨下大了，感覺到冰冷的雨滴滲進衣物間、浸溼她的髮絲。

聖誕節先生站在她面前。

「我親愛的，晚安。請打開這輛車的警示燈。」

她的車門還沒關上。她探頭進去，按下警示燈。

「謝謝。現在請容我載妳一程？」

露比沒有反應。

「沒事的，我們之間的生意已經結束了。妳無需害怕。艾利斯先生已經死了。」

聖誕節先生看著露比小心翼翼爬上他的車。他歪著頭，又揚起下巴，這是在檢視她的手臂。

「請把袖子捲起來。」他說。

露比捲起袖子，發現她無法伸直手臂。她露出痛苦的神情，咬著自己的嘴唇。

他們後方的車按響喇叭。聖誕節先生嘖了一聲，然後分別用雙手握住她的上臂與前臂。

「妳的手肘脫臼了。接下來會很痛。」

他對她的手臂又推又拉，露比聽見明顯的喀啦聲，咬著拳頭尖叫起來。

接著，他溫柔地靠向她，伸手拉起她那一側的安全帶，繞過她的身軀，牢牢扣好。他將注意力放在道路上，打起方向燈，變換車道。駛離時，留下的是身後此起彼落的喇叭聲。

「後座有急救箱。裡頭有止痛藥，但小心點，藥效很強。」

露比轉過身去，勉強用受傷的那隻手抓住提包。很重，拿到前座時，她還發出低低的哀號。

「謝謝你。」她說。

聖誕節先生露出微笑，點了點頭。彷彿已經料到她會這麼說，但同時又很滿意得到這樣的禮貌。

「艾利斯怎麼了？」

「是他請我去取回他的錢。細節就不聊了，姑且說他的態度辜負了他。」

「可以請你送我回西七十四街嗎？我必須了結這一切。」

「弗林在那裡，至少我離開時他還在。」

露比閉上雙眼，搖了搖頭。紅衣主教對她吶喊，而她打開了急救

包，伸手進去，尋找起藥瓶。

「小心點，裡頭有些尖銳的工具。應該有用皮套包裹妥當，但手指還是小心點。」

露比找到藥丸，吞了一顆。

「我還沒開始，貝爾就跑來了。弗林看不出來我在做什麼。送我回去。我會等到他們離開再偷溜進去。」

「如果說，我今晚得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千萬不要低估弗林先生。妳還有一點錢，為什麼不拋下這一切，遠走高飛就好？妳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插手的事情了。」

「辦不到，之後他們就會來找我，也許也會去找我媽。我不能冒險。是說，你不是該幹掉艾迪．弗林嗎？」

他點點頭，露出微笑。「沒錯，該怎麼說呢？我的確比一開始的時候更有理由解決他。只是不得不坦言，除掉他有違我的長期利益。」

「什麼意思？」

「我已經鎖定了弗林先生，都準備好要扣下板機了。我卻看到有個人出現在他身邊，這時我停下了動作。他是前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我一度是他的目標。要扣板機，販夫走卒人人都行，但跟我們一樣的人，真正的狩獵者，卻寥寥可數。他肯定是其中一員。他那時追捕我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人可能會找到我。結果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他遭到陷害，調查局裡有人設計他走進滿是武裝販毒分子的建築。他不該活下來，但他強撐著一口氣。我尾隨他進去，一開始只是好奇。我在那棟屋子頂樓找到他，彈藥用盡，身受重傷。我殺了站在他面前的最後一個人。」

「你救了他？他明明就是為了追捕你。」

「的確，他也看到我救他一命。這樣的舉動展開了不言而喻也不太穩固的停火協議。」

「你為什麼要救他？你應該會希望他死了就好？」

「妳下西洋棋嗎？」

「沒學過。」

「如果其他人都是業餘棋手，那身為特級大師又有什麼意思？生活馬上就會失去樂趣。我知道妳不下棋，但我相信妳能夠明白這種比喻。」

露比點點頭。

「看到弗林先生與這個男人一起出現時，我就想要了解狀況。現在我曉得，只要我殺害弗林先生，他的夥伴就肯定會來找我。身為西洋棋特級大師的重點在於，有朝一日，一定會有另一位特級大師前來擊敗你，躲都躲不掉。若我殺害弗林先生，我內心深處曉得這個男人肯定會追殺我到天涯海角，而我必死無疑。不管怎麼說，艾迪．弗林的命運已經脫離我的掌控。明晚他與某人見面時，就會當場喪命。」

「他如果今晚死掉就更好了。」露比說。

「小姑娘，我們不能總是稱心如意。妳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我必須了結這件事，明天要出庭。我還是有進屋的機會。我必須相信這點。」

他們沒有繼續交談，又靜靜開了一段路，聖誕節先生驅車回到高樓林立的市區街頭。他們沿著西七十四街前進，露比檢視起停靠在路邊的車輛。沒有弗林人馬的車。她今晚可以回到那棟屋子了。

聖誕節先生停下車時，露比問他：「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們特級大師偶爾也要彼此照應照應。」他說，並從外套口袋中抽出名片給她。

「如果有需要，打這個號碼。我那位飽受煎熬的同事會請教妳聯絡的原因。告訴他，妳是影迷，想找人聊聊馬龍．白蘭度。後續的事情他

會安排。強森小姐，後會有期。」

60

艾迪

我聽到的聲音並不是從傑克森家傳出來的。

另一扇門鎖發出機械結構轉動的聲音。隔壁鄰居開了門，這位女士約莫六十好幾，身上裹著看起來要價不菲的睡袍。

「是在搞什麼東西？我以為傑克森一家離開了，這個地方就會安靜點。你是今晚第二個捶門的人。你們可不可以小聲點？」她說。

「有別人來過？」我問。

「對，看不清是誰，但挺眼熟的。有天晚上看到他把荒原路華停在街上。」

貝爾。

「怎麼了？他在屋內？」我問。

「沒有，他帶著保姆走了。保姆上了他的車，不到五分鐘前，就從那個方向出去。」她伸手比畫起來。

「雷克，你開得了這扇門嗎？」我問，但他已經在操作某種類似遙控鎖的黑色小裝置，該物品發出嗡嗡聲，然後喀啦一聲，門就開了。他將裝置放進口袋，說：「我去追他們。」接著就跑向他的車。

鄰居用狐疑的目光看著我們，說：「你是那個律師。」

「的確，女士，謝謝。抱歉打擾了。」

她回到屋內，大力甩上門，我則跟著布洛克踏進傑克森家的走廊。

客廳看起來一切正常。走廊跟廚房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在走廊上看到一袋工具。

「先戴這個再接觸。」布洛克給我一雙乳膠手套。我們戴好才繼續行動。我關上大門，布洛克說她上樓看看，確保屋內沒人。我們都看到了鋪在走廊地板上的塑膠布，布洛克大步跨過，這才得以上樓。

我先檢查起工具包。看起來很新，裡面還有一些工具。長頸的一字螺絲刀、鋸刀、拔釘鎚、鐵撬，還有厚重的平面雙頭爆破鎚。我花了點時間仔細檢視這把鎚子。橡膠鎚柄上還有店家的貼紙，看起來像新買的。鋼質鎚頭上沒有刮痕或凹陷，卻有一些污漬，深色的點點滴滴，可能是血，可能是瓊絲特·漢森的血。

布洛克下樓時手裡拿著一個空玻璃杯。

我指著爆破鎚，以及上頭的斑斑痕跡。

「可能是用來謀殺愛莉森母親的凶器。」布洛克說。「看起來很類似。」

「杯子是怎麼回事？」我問。

「原本擺在男孩臥房的床邊桌上。裡頭有些物質殘留，看起來怪，聞起來也怪，類似藥味。」

「愛莉森說過湯瑪斯發燒，露比讓他吃過藥。也許她把藥摻在果汁裡。」

階梯前方的地面上，厚厚的塑膠布攤了開來。家具與小小一包粗麻袋固定住塑膠布，那袋東西看起來像沙子，或是灰泥，包裝上沒有製造商的標籤或商家標誌貼紙。另外兩個角則用膠帶貼在磁磚上。

擺在塑膠布中央的是那幅詭異的古老畫作。

這幅畫對露比來說很重要。我曉得這點。愛莉森說過，露比有時會盯著畫看。

早在艾利斯、貝爾查出敲詐勒索的人是露比之前，她就已經騙到他們的鉅款了。愛莉森的母親瓊絲特很可能就是死在她手下。我猜，這一切的起點就是將另一樁命案的凶器手槍藏進約翰·傑克森臥房衣櫥之中。這把槍是艾利斯或貝爾用來槍殺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用的。我的推論是，露比要不是參與了謀殺，再不然就是目擊者，後者比較有可能。我無法完全排除她沒有參與殺害布雷克摩爾的嫌疑，但那部分似乎不太合理。不，我很確定露比只是幸運，或該說不幸，某天夜裡默默目擊了謀殺的過程。

她沒有立刻報警，反而從某處拿走了槍。她也許見到凶手拋槍，她再迅速把槍撿回來，擦除真凶留下的所有痕跡，想辦法將約翰的DNA附著在上頭，槍上卻沒有他的掌紋？實在不太可能。

她要的錢已經到手，但我猜她明天還是會出庭，指認傑克森是殺人凶手。她最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思緒停滯，只能轉移回現實世界，看到冰箱門的那一刻，我的眼睛似乎猛然睜開。或者，也許是我的潛意識吸引我望過去。

我看了看冰箱門上收藏的各種紀念品，明信片、美勞作品、計畫。接著前往走廊，加入布洛克的行列，她站在塑膠布上，低頭盯著那幅畫。

「她是打算用塑膠布包裹這幅畫，然後偷走？」布洛克說。「一切都是為了錢。」

「她希望傑克森一家離開。」我說。「項鍊大概也是她偷的，把盜竊跟殺害瓊絲特的責任都栽贓給艾希雅。不過這幅畫.....大概真的很值錢，只是.....」

畫面上的主教動了起來，我一口氣差點喘不過來。

我隨即發現動的不是畫，是有一隻蒼蠅撲向紅衣主教的臉。牠起

飛，停在原本牆上掛畫的位置，這裡牆壁顏色有點落差，旁邊還有另一隻蒼蠅。

布洛克望向牆壁，又看著我。

我回到廚房，說：「替冰箱門拍幾張照片。我們得閃了。」我說。

我出了門，上了車，發動引擎，同時打電話給愛莉森。

「嗨，愛莉森，是我，艾迪。我要麻煩妳今晚幫我打通電話……」

結束與愛莉森的對話後，我又打給亞蒂．雀斯警探。

分局替我轉接到雀斯的手機。

「我要請你今晚過來一趟。」我說。

「我現在有點忙，但你的確在我的聯絡名單上。我手邊有兩具屍體要處理。請問你介意告訴我，你客戶今晚的動向嗎？」

「他跟妻子、兒子一起待在飯店裡。飯店工作人員與監視攝影機應該能夠證實這點。你說的是哪兩具屍體？」

「又有兩名他的鄰居死於非命。陶德．艾利斯成了一具焦屍，就在機場附近的一台租賃車輛中。當地警方從皮夾裡的證件確認了他的身分，有些東西還沒燒乾淨。我則站在亨利．哈德遜公園大道看著布雷特．貝爾的屍體。他在車內中槍。看起來不像搶劫。」

露比不知怎麼著，逃離了貝爾的掌控。雷克應該沒有殺害貝爾，不然他會打電話跟我們說一聲。

「這兩起命案恕我愛莫能助，但我要請你今晚來找我。我想跟你談筆交易。」

61

露比

她看著聖誕節先生驅車駛離，感覺到手機在口袋裡震動。

愛莉森。

露比按下接聽。

「嗨，露比，我只是想確認一下，可以請妳明天幫我一個忙嗎？明天一早，裝潢的工班就會上門，不曉得可不可以請妳開門讓他們進來？」

露比感覺到胃裡一陣噁心。

「當然好，幾點？」

「他們應該九點會到。要麻煩妳準時過去。他們就算在等也是以時薪計費。」

「沒問題。」露比說。

愛莉森謝過她，掛斷電話。露比再次張望起街道。靜悄悄的，沒看到弗林團隊的車。他們走了。

她的手臂還是痛，她精疲力竭。

不過，她別無選擇，今晚就得行動。她回到傑克森家中。

一切都跟她離開時一模一樣。

露比走進廚房，抓起爆破鎚，前往走廊。

她站在紅衣主教的畫像前面。

她聽到嗡嗡聲。

他呼喚起她。

露比舉起鎚子，胳膊痛得發燙。她將鎚子高舉過頭。

她將爆破鎚甩出去。

紅衣主教剎那間就安靜下來。

「嗨，露比。」一個聲音出現。

真實存在的聲音。

她錯愕地轉身望向室內梯與聲音的來源。

「我們必須談談。」艾迪．弗林一邊走下階梯，一邊說。

「我想幫助妳……」他說。

62

天使

道上人稱天使的男人闖上薩柯TRG M10狙擊步槍的外出盒，拉上拉鍊，將盒子擺在帝王尺寸的大床上¹。

他花大錢租的公寓相當值得。倫納德街一百〇八號是地標建築，裡頭的每一間公寓都匠心別具。浴室使用的大理石數量比許多飯店大廳還多。在他完工領錢後，租金的確會降低他的利潤，但偶爾來點高級享受也不錯。天使不喜歡為了金錢而殺人。當然，「幹活」還是有錢賺，但他之所以殺人是因為殺戮正是天使在這個世界上的使命。

殺戮就是目的。

保護隊友。

除掉目標。

再也沒有什麼隊友了，他已經單打獨鬥好一陣子。如今眼前只有一件又一件的任務，他自己挑選的工作。喜悅存在於工作的執行過程，而不是報酬的多寡。閒暇空檔也不錯。他坐擁多部豪車、幾間體面華房。在俄亥俄山間還有一處地產，讓他有足夠的空間精進「手藝」。

他穿上乾淨的T恤與黑色牛仔褲。

接著替靴子綁鞋帶。先鬆開，再綁緊，這是他儀式的一部分。確保靴子綁得夠緊，教育班長就是這樣說的。這條規矩從基礎訓練時，他就牢記在心，之後海豹部隊基礎水下爆破訓練時也依舊遵循。該訓練刻意

設計成最嚴苛的身心挑戰。五分之一的受訓人員能夠撐到第四週，也就是地獄週。只有少數人能夠捱過這一週，多數人放棄。

還有人喪命。

天使成功通過，還扛著兩位朋友一起挺過去。

保護隊友。

四年後，他在阿富汗的巴格蘭機場，扛著他們覆蓋國旗的棺木，走上同一架C-130運輸機。他同時發誓，再也不要運送另一位隊友的屍體。

事故就是在此時出現。

多數是生性好奇的孩童，他們喜歡與士兵交談。孩童衣物之下也許藏了炸藥，也許沒有。過了一陣子之後，到底有沒有，對天使來說就不重要了。

保護隊友。

從海豹部隊退伍時，他判若兩人。這個人受過價值二十萬能夠致人於死的訓練，而他也只會幹一件事。

扣板機，擊中目標。

任何目標都沒問題。

他將戰術背包背在後背，步槍槍盒掛在肩上，接著離開公寓。進了走廊，右手邊有一扇門。鎖上了，但沒有連接警報器。

他在一分鐘內撬開鎖，在身後關上門，然後爬上鐘樓的螺旋樓梯。鐘塔可以分為兩層，第一層是機械裝置，每面牆上都有四扇窗。上方有鐘面，一面朝北，一面朝南，還有一座大鐘。

天使待在第一層，切割俯瞰倫納德街的窗戶玻璃，接著拿出步槍。芬蘭製的薩柯TRG M10有冷錘鍛造的槍管，就工廠生產的狙擊步槍來說，這把槍的精準度可謂數一數二。他填裝子彈，調整狙擊鏡。鐘樓距

離中央街的曼哈頓刑事法院大門只有兩個街廓。周遭看得到大門的建築都是公共空間。倫納德街一百〇八號是距離最近的私有建物，加上鐘樓的制高點，能夠透過家事法庭與集水塘公園的轉角，提供清晰的視線。

間隔距離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約莫四百公尺，加上高度，可能差不多有五百公尺。這把步槍的出廠紀錄精確射程為一千五百公尺。

用這把槍，天使可以讓子彈穿過一千七百公尺外的鈕扣孔洞中。

他查看手錶，快早上九點了。天使戴上耳朵保護罩。沒戴耳罩，每個準點都會響起的鐘聲肯定震耳欲聾。窗口的高度稍低於頭部，他得微微屈膝，但他可以站得很自在。如有必要，他已習慣默默等待開槍的那一刻。

眼睛貼著槍托，瞄準鏡調整就位。

艾迪·弗林從龐帝克的Aztek副駕駛座下車，站在人行道上。駕駛有一頭凌亂的鬚髮，而且就連距離這麼遠，天使都能看清楚這個人襯衫上皺巴巴的痕跡。

天使開始他的呼吸練習，輕輕地將手指貼上板機。目標就是弗林。

而他就站在街上。

譯註：帝王尺寸通常長寬皆為七尺（約二百一十五公分），但有些廠商會製作成長寬六尺六寸（約二百公分）的較小版本。

63

艾迪

艾爾．派瑞許事務所的大批初級受雇律師在人行道上等我。

一關上車門，身穿昂貴西裝的人就圍繞著我，一路將我送進刑事法庭的大門裡。

今天是算總帳的日子.....

對象有紐約警幫、天使、卡斯楚。

還有露比．強森。

等電梯時，我環顧四周，但沒見到露比。電梯送我到該去的樓層時，卡斯楚已經在走廊等候了，他來回踱步，一臉不悅。

「昨晚我在那間簡餐店等你等了快半小時。」他說。

「抱歉，有事纏身。」我說。

「你害我昨晚興致都沒了。今天白天也不好過。我的秘書茉拉今早辭職了。她說，我該問你這是怎麼回事。」

「優秀員工難找啊。如果她辭職跟我有關，那你今早只會更難過。對了，你有沒有口香糖？我本來早上要去買的。」

「沒有，我沒有什麼口香糖。你是打算跟我說，你的客戶不考慮認罪協商了？」

「他幹嘛協商？今天中午前，我就會讓他無罪釋放了。」

卡斯楚氣沖沖地掉頭就走，義大利手工鞋跟敲響地磚。

我跟著他前往法庭。

辯方席上，約翰坐在凱特身邊。愛莉森就在後方。酒店提供了具備完整資歷的專業保母照顧湯瑪斯。

凱特清楚昨晚發生了什麼事。凌晨一點，我打電話給她，告訴她我去傑克森家的種種。為了準備今天的開庭，她已經忙了一整晚。她看起來有點累，但鬥志高昂。

「妳有口香糖嗎？」我問她。

「沒有，我沒有口香糖。你是緊張還是怎樣？我以為你不嚼口香糖？」

「是不嚼。」我說。

約翰與愛莉森也沒有口香糖。相信午餐之前，我就會弄到手。我向凱特確認，她說她已經將新的證據開示提交給卡斯楚的一位助理檢察官了。

我望向檢方席，看著卡斯楚以相當惱怒的神情檢視起文件來。他既憤怒又不解，這是檢察官在辯方律師心中最理想的狀態。

法官走進法庭，我們歡迎陪審團回到座位上。

凱特起身，理了理套裝外套的下擺，握起筆來，再次傳喚潛伏印痕專家安森·佈德。佈德坐進證人席的座位，法官提醒他，先前的誓詞依舊有效，我看著這位證人對凱特微笑。她說得沒錯，他的確很帥。

「佈德先生，只是要提醒陪審團你稍早作證的內容。」凱特說。

「你在證詞中提到，槍上的潛伏掌痕與被告的掌痕並不吻合，對嗎？」

「不可能吻合。」

「請花點時間看看這個……」凱特一邊說，一邊靠向前，用手指擺弄起筆記型電腦上的觸控板。

面對證人的大螢幕亮了起來，呈現出一片掌紋。掌紋是綠色的，差

不多放大到一百二十公分寬，這樣陪審團與專家才看得清楚。

「佈德先生，這是我們昨晚找到的潛伏掌紋。原始證據今早已經交送檢方。你先前沒有見過這幅掌紋，對嗎？」

「對。」

凱特按下觸控板，再次移動手指。

螢幕變換。綠色的掌紋移到螢幕左側，另一片黑色的掌紋出現在右邊。

「你在螢幕右側看到的掌紋是你檢驗過的樣本，證實無法吻合被告掌紋的樣本，是這樣嗎？」

「對。」

凱特按下筆電上的return鍵，用兩隻手壓在觸控板上。

「請看看當這兩張圖片重疊時，會發生什麼事。」凱特說。

她用兩根手指滑過觸控板，右邊的掌紋移動，覆蓋在左側的綠色掌紋上。彷彿是在看最後一塊拼圖卡進合適的位置裡。渦旋、線條、曲折都完美重疊。

「我不是要請你在庭上進行鑑識比對，但你是否同意紋路相當類似？」

「介意我上前看清楚一點嗎？」他問。

法官允許他上前。他走出證人席，站在螢幕前方。他用手指沿著掌紋的線條比劃，偶爾用拇指觸碰某一點，伸手觸摸螢幕上的另一個地方。他的雙手與眼睛在螢幕上移動時，嘴裡也喃喃自語。

我屏住呼吸。

他點點頭，似乎表示認同，然後就回到證人席。

「法官大人，謝謝。」佈德說。「潛伏印痕雖然有時可以透過電腦儀器比對，但肉眼與實際測量才是更妥善的比對方式。這兩件掌紋上至

少有十一處相似點。」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從專家的觀點看來，這兩幅掌紋乍看之下是吻合的。當然了，我還需要一點時間確認。」

我靠向凱特。她擔憂地低下頭。她以為我會說她漏提了什麼關鍵問題。我說：「佈德看起來很友善。等他離開證人席，問他身上有沒有口香糖？」她聽到我這番話，焦慮隨即煙消雲散。

「我不會跟他要口香糖。我弄給你。」

「佈德先生，謝謝你。」凱特說。

法官望向卡斯楚。檢察官正搓揉著太陽穴，看著兩幅掌印。他不希望這項證據烙印在陪審團心中，但詢問佈德其他問題，只會讓專家有機會證實兩份掌紋吻合。他只能告訴法官，他沒有問題要問。

佈德隨即離開證人席。

我再次傳喚霍普金斯博士，卡斯楚的DNA專家。

他是穿著舒適西裝與舒服鞋子的大尺碼先生。

「霍普金斯博士，你昨天在證詞裡提到，你在本案使用的DNA來自佈德先生檢驗的潛伏掌痕，對嗎？」

「沒有錯。」

「而你從掌紋中提取的DNA沒有完整的標記可以進行鑑定比對？」

「的確，但其中具備足夠的標記可以進行DNA鑑定分析。就我看來，分析證實該組DNA有很高的機率來自你的客戶。」

霍普金斯不會輕易認輸。

「請容我問清楚一點，這樣陪審團才能完全理解。假設有一百組標記可以進行比對，每一組價值一美分，一美元則是完整的DNA圖譜。請問那段提取膠帶上的DNA，你會估多少？」

陪審團中有幾個人點點頭，這種比喻比較好懂。

霍普金斯博士思索了一番，說：「差不多四十五美分，將近一半。」

「博士，謝謝你。你的證詞也提到，從潛伏掌紋提取的DNA中，只有三十四億分之一的機率，該DNA來自被告約翰．傑克森以外的人。」

「的確。」

凱特腦筋轉得比我快。她已經拿起一張紙交給我。我則走向霍普金斯博士。

「博士，檢方也有收到這份文件的副本。請你仔細檢視。」

霍普金斯接下紙張，稍微有點忐忑，但他細看時，情緒又轉變成困惑不解。

「這是一幅手印美勞作品，使用的是綠色顏料。這是昨晚從我客戶家冰箱門上取下的。佈德先生剛剛在法庭上證實，畫紙上的掌紋符合槍上提取的掌紋。霍普金斯博士，孩童會遺傳到父親多少的DNA？」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有時會多一點。」

「所以就是約莫一半的機率囉？」

「對。」

「博士，你從潛伏掌紋中提取的DNA可能來自某位與我客戶共享百分之五十DNA的人，對嗎？」

博士望向紙張，看了看檢察官，最後又將目光移到我身上。

「是有這種可能。」

「這份美勞作品下方有簽字，可以請你宣讀給陪審團聽嗎？」

「湯瑪斯．傑克森，七歲半。」

64

艾迪

卡斯楚不想冒險繼續危害證人的證詞。

他還是看起來信心滿滿，袖子裡還有王牌呢。

他的匿名目擊證人。

「法官大人，檢方打算傳喚第八號證人。」

我起身，說：「法官大人，證人並非哪一方的財產。本案雙方應能隨時與證人交流，無需保留這位證人的匿名身分。證人願意放棄這項權利。」

卡斯楚正要抗議，但法庭的門隨即打開，露比．強森走了進來，身邊是亞蒂．雀斯警探。

「卡斯楚先生，是這樣嗎？」法官問。

在他能夠回答前，露比搶先開口：「我想說出實情，我要留下正式紀錄。」

卡斯楚困惑地與幾位助理檢察官商討了一番。他們跟他一樣意外。

他語帶保留地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檢方傳喚露比．強森。」

我看著他發誓，坐了下來。她的一條胳膊吊在臂帶上，眼袋說明她過了相當不平靜的一晚。

「強森小姐，為了記錄，可以介紹妳的職業嗎？」

「我替西七十四街的多戶人家擔任保母、女傭與管家的職務。」

「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遭到殺害當晚，妳人在哪？」

露比望向雀斯警探。他點點頭。

「我正要回家，經過瑪格麗特的家，我從窗口可以看到她的客廳，而我親眼看到布雷特．貝爾朝她開了三槍……」

卡斯楚正要打斷，但法官阻止了他。

「卡斯楚先生，問題是你提的，你必須接受證人的回答。」法官說。

「請允許我將這名證人視為敵性證人？」

「繼續。」法官說。

「強森小姐，妳先前告訴我與警方，妳看到的是約翰．傑克森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

「對，我撒謊了。」

「所以妳是個騙子。妳當著陪審團的面前承認了。」卡斯楚力挽狂瀾。

「我沒有欺騙過陪審團。」露比說。「我是來這裡說出真相的。卡斯楚先生，我只有騙過你。」

他站在原地好一陣子，一語不發，想著接下來該怎麼辦。他最有力的觀點已經提出，那就是露比騙了他。其他任何問題只會讓狀況變得更不利。他坐回位置上，我起身進行交互詰問。

「多年前，妳也住在這條街上，是這樣嗎？」

「對，跟我爸媽一起。」

「所以妳對這條街很熟，街坊鄰居也都認識？」

「沒錯。」

「在妳看到布雷特．貝爾槍殺受害者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跟蹤貝爾，看著他把凶器扔在垃圾袋裡，回去參加珮特拉舉辦

的派對。我則拿走了那把槍。」

「這把槍進行過DNA鑑定，我們在本案中已經有所討論。我委託人兒子的DNA是怎麼出現在槍上的？」

「我是傑克森家的保母。」露比說話時直視前方，避開約翰．傑克森的目光。「我給湯瑪斯下藥，我讓他喝下摻了液體止痛藥與助眠劑的柳橙汁，他熟睡時，我就讓他握住槍柄。父母跟孩子有相同的DNA。我知道只要警方來找約翰．傑克森，這樣就足以讓他牽扯進來。」

「所以妳打了匿名檢舉電話，就是為了嫁禍被告？」

「對，電話是我打的。」

「為什麼？」

「家母病了，我需要錢。這是一部分的原因。我知道我可以恐嚇布雷特．貝爾與陶德．艾利斯。他們兩人一開始就有嫌疑。大家都知道他們跟瑪格有染，抱歉，我是說受害人。如果艾利斯的妻子發現他與瑪格死灰復燃，太太會立刻與他離婚，奪走他半數的財產。布雷特．貝爾曉得我目睹了他殺害瑪格的過程。我從他們兩人手上成功敲詐，錢我也花掉了。不過，這只是我做這件事情的部分原因，不是真正的主因……」

「在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前，妳知道為什麼布雷特．貝爾要殺害瑪格麗特．布雷克摩爾嗎？」

「因為瑪格知道了。」

「知道什麼？」

「知道貝爾為了跟她在一起，殺害了另一名妻子。貝爾只告訴她這麼多。後來瑪格發現貝爾又與其他多位年輕女性交往，瑪格威脅要曝光他的祕密。」

65

露比

弗林扔出一堆問題，但露比不介意。

該實話實說了。

不是全部的真相。

但也夠了。

「妳為什麼要將死者的命案嫁禍給約翰．傑克森？」艾迪問。

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我需要他們離開那棟房子。」露比說。「好幾晚，我徹夜難眠，一直想辦法要把他們趕出去。我想過縱火，但行不通，可能還會造成反效果，牽連到我。我必須想辦法讓他們離開。弗林先生，顏面盡失是強大的武器。我要他們遠離這條街，我知道如果約翰遭受謀殺指控，那其他住戶就會竭盡所能趕他們走。曉得每個人都恨你、要你滾，就很難自由在附近走動。我想盡各種辦法逼迫他們離開。我安排鄰居寫信給他們，說大家不再歡迎他們。我在他們家門上噴下凶手字樣。我慫恿每個人背棄他們……」

「為什麼？妳為什麼這麼需要他們離開那棟房子？」

「因為我沒有時間了。愛莉森．傑克森安排了房子的裝修工程，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強森小姐，昨晚傑克森一家入住飯店後，我跟雀斯警探看到妳進

了他們家。妳手裡握著爆破鎚，妳記得嗎？」

「記得。」

「妳拿爆破鎚要做什麼？」

「我揮動它。」

太難受了。這一切對露比來說實在太煎熬了。她雙眼噙淚，聲音沙啞破音。

「妳對什麼東西揮動鎚子？」

「我朝著立柱牆揮舞鎚子，想要砸破牆面。」

「強森小姐，妳剛剛證實，妳早年的確與父母一起住在這條街上。說得更明確一點，你們是住在傑克森家現在這棟房子裡？」

「那是我們老家。」

「妳為什麼要砸破立柱牆？」

「我必須在裝潢工人開工前砸破牆面。」

「強森小姐，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在工人發現前，將我爸的屍體從牆後移走。」

陪審團裡有人驚呼，法庭內也有人倒抽一口氣，聽起來彷彿是啟動了吸塵器一樣。

「妳昨晚向雀斯警探坦白，妳殺害了妳的父親？」

就在露比告訴警探事情的來龍去脈後，紅衣主教的低語隨即噤聲。那是她腦袋裡的聲音，用她父親聲音講話的紅衣主教立刻安靜了下來。

露比終於獲得平靜。她從紅衣主教的束縛中得到解脫，從父親的陰影下自由。

這是讓人最嚮往的自由。

「是我，是我殺了他，埋在牆壁裡。家母與這一切都沒有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全是我一個人幹的。她不知情。她以為我爸只是跑路

了。愛莉森的母親瓊絲特卻看透了我，她知道我打算對那幅畫採取行動。我不能冒險讓她害我失去在傑克森家的工作。愛莉森必須信任我，我也要屋內的人統統離開。艾希雅不能留下。瓊絲特開始針對我，所以我只好殺了她。」露比說。

愛莉森撕心裂肺地嚎哭起來，約翰從辯方席起身，坐在旁聽席的妻子身邊，緊摟著她。

露比的母親命不久矣，昨晚弗林與雀斯警探給了她一個選擇。可以豁免她病危的母親，條件是她說出真相。

露比的所作所為至始至終都是為了保護母親。

甚至為母親說謊。

喬瑟夫跑路前，那天晚上又對她媽動手。她反擊，她終於反擊了。而露比從廚房抽屜裡抽刀劃開父親的脖子。母女倆一起拆掉部分的立柱牆，把他塞進去，事後將牆壁填回去，砌上灰泥。

掩蓋一切。

弗林坐下，法官對陪審團開口。

66

艾迪

我跟凱特稍微喘了口氣。

我們站在法庭外頭的走廊上，看著客戶擁抱他的妻子。他們哭成一團，淚水結合了需要宣洩的苦痛以及生命回到正軌的喜悅。愛莉森需要心理諮商，凱特已經說好協助安排。這一切都不是他們的錯。禽獸想方設法鑽進他們家，一切的責任都在露比身上。他們一起共度的痛苦只會加深對彼此的愛。雀斯警探答應會去約翰任職的醫院，向主任說明狀況，恢復約翰原本的職位，賠償他停職期間的薪水，還要致歉。作為交換，約翰不會向紐約市警局提告。

這個決定我還沒有告訴艾爾．派瑞許。他站在他的受雇律師大軍之間，他們拍起他的後背，恭賀他這場贏得漂亮。等到我告訴他，約翰沒有打算告警方時，就不會有什麼掌聲了。艾爾在約翰身上賺夠了錢。我在心裡註記，要記得送一條新的牛仔褲給哈里森．華盛頓三世。對於割破他的昂貴牛仔褲，我還是有點過意不去。

我招呼艾爾過來。

「艾迪，實在太感謝你了。凱特，妳表現得真出色。」艾爾說。

「艾爾，再幫個忙。」我說。

「什麼都好說。」

「有位名叫萊拉的小姐會寄履歷給你。她是優秀的秘書。雇用

她。」

「你認識她嗎？」

「不太熟。她本來替卡斯楚工作，但辭職了，受不了他。」

「如果你不認識她，為什麼還要冒險開這個口？」

「因為人就是這樣的，艾爾。每個人都需要陌生人的舉手之勞。」

電梯叮了一聲，兩個人走出來。布洛克與卡斯楚，他們沒有交談。我覺得卡斯楚對於剛剛發生的一切還耿耿於懷，而布洛克本來就話不多。

艾爾與他的受雇律師帶著約翰、愛莉森一道離開。

我還有事要忙。

卡斯楚先走了過來。

「露比已經遭到拘留。」他說。

「好。雀斯警探比我想像中還要配合。我還要請你幫個忙，今天就釋放艾希雅，替她家人申請合法居留文件。至少這些你還辦得到。這樣對形象有益，二來艾希雅也不會向紐約市提告。」

「弗林，我恨你。這點你很清楚，對嗎？」

「你這是加入了頗具規模的同好團體。」

他轉身離去。

我問布洛克：「有收到訊息嗎？」

她點點頭，伸手進外套裡，掏出一包果汁口香糖。

「我也按照你的吩咐，檢查過你的車了。沒有任何裝置，就連油箱也看了。」語畢，她將鑰匙交給我。

「擋風玻璃清潔液也加滿了，車身順便打蠟了？」

布洛克挑起一側眉毛。

我查看手錶，即將中午。

「我得走了。凱特，可以借一張妳的條紋本內頁嗎？」

她用古怪的眼神望著我。

「你是說，你終於要寫點東西下來啦？還真新奇。」

她撕下空白的一頁，還給我一支筆。

「待在這裡。」我說，然後朝電梯跑去。

下樓的路上，我在紙上潦草寫下幾個大字。

我咀嚼起口香糖。

查看手錶。

上午十一點五十八分。

電梯門在大廳打開，我跑向出口。這裡是整面的強化玻璃。雙扉出入口兩側各有一片巨大的玻璃。

我前方有幾個身影魚貫走出建築。

陽光從玻璃灑落進來，將大廳褪色的磁磚照得金光閃閃。我站在這道光線裡好一陣子。呼吸急促，但不是因為跑過來，而是因為腎上腺素。

我握緊拳頭，咬緊下顎。

我走向堅固的玻璃，站在前方。接著從口中取出口香糖，將口香糖放在紙張中央，用力黏到玻璃上。

紙張固定住了。

我轉身離開，朝一樓的咖啡廳前進。

我需要咖啡，又是漫長的一天。

今晚我得會一會這個布坎南，擺平我跟紐約警幫之間的恩恩怨怨。

我今晚可能可以自行平安離開，不然幾天後便由輔助醫護人員用屍袋抬出來。

對此我實在無能為力。

不管怎麼樣，這一切終將畫下句點。

67

天使

天使的十字準心鎖定弗林。手指擺在板機上，身體靜止不動。

只是弗林完全沒有冒險。

他一下車，就融入進一群緊密的人潮中，一直躲在人後，直到他走進法院。

氣餒，但還有機會，勝算更高的機會。

弗林步出法院時，他會直接朝火線邁進。這是絕佳的射擊條件。無異於立正站好，手持標靶。

天使默默等候。

耐著性子等待是他的強項。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整點時，鐘樓鐘聲響起。他很慶幸他戴了耳罩，不然聽力會受損。倘若弗林在整點走出法院大樓，鐘聲也許足以妨礙天使開槍。

戴著耳罩就不成問題。

他喝了點水，持續盯梢。

靜靜等候。

他的瞄準鏡鎖定了出入大門。這是一面玻璃牆，中間有兩扇門。他必須等到弗林走到開闊的地方才行。

即將正午。

他來了，朝出口前進。

天使放慢呼吸，壓抑興奮的情緒。讓心跳平穩下來。要開槍，他就得保持不動。

弗林站在大廳。絕對是他。

天使靜候。沒必要現在開槍。一切條件都很完美。太陽在他後方，刺眼陽光打在法院大樓上，彷彿是照亮弗林的聚光燈。

他在幹嘛？他就只是站在那裡.....

他拒絕開槍。那是防彈玻璃，子彈的確可能穿透，但隔著這麼遠的距離，子彈可能旋轉，甚至偏移。天使見過那種狀況。他可不能冒險，不想失手。

弗林走向出入口。

天使的手指壓在板機上。

弗林從口中取出某個物品，放在紙上。他將這張紙黏在法院大樓的玻璃牆上，接著就遠離門口，走回大廳。

搞什麼.....

天使將瞄準鏡移動一度，鎖定那張紙，上頭有字。

看你身後。

你這混蛋。

天使的心臟彷彿驟停。

出於本能，他猛然轉頭。

身穿皺皺西裝的鬍髮男人就站在天使身後。距離一點五公尺外。跟天使一樣，他戴了耳罩。跟天使一樣，他手持武器。那是一把克拉克手槍，正對著天使的頭。

薩柯步槍一路伸出窗外。他沒辦法將武器拿進來，調轉方向。在他採取任何動作之前，這個打扮凌亂的男人就會先扣下板機。

西裝滿是皺褶的男人什麼也沒說。

鐘樓鐘聲響起。

克拉克手槍的槍口閃過火光。

天使忽然什麼都看不見，但他注意到，自己的軀體倒在地上。他的視線恢復了一點，但也只有一點。

眼眶裡滿是鮮血。

他倒在地上，看著他的耳罩，肯定剛從他頭上脫落。他也看到男人那雙骯髒的鞋子朝他走近，就停在他面前。

槍口閃起火光。

鐘聲響。

天使什麼也沒聽見。

68

艾迪

我收到吉米傳來的訊息，通知我見面的地點。

就在皇后區的迪特瑪斯—史坦威，第四十三街與貝里安大道轉角的一間修車廠。那地方我很熟，每一位刑事辯護律師都很熟。

距離第四十三街沒多遠就是萊克斯島訪客中心，你可以搭接駁車，經過萊克斯島橋，跨越包爾里灣，抵達紐約最大的監獄。我去那裡見過客戶幾次。那是迪特瑪斯—史坦威的邊緣地帶，也是個時髦的社區，替世界帶來了史坦威鋼琴，也是演員泰利·沙瓦拉、歌手東尼·班奈特的老家。

我正要去的北邊區域沒有什麼文化元素，只有老舊的鋼琴工廠與史坦威大宅，現在大宅成了第四十一街上的藝術中心。車庫面對包爾里廢水處理場。附近有些商業建築，營造用車租賃公司、鋼鐵廠與修車廠。

當我把車停靠在路邊時，已經將近晚上十點。修車廠的鐵捲門拉開，我看到光線流洩到人行道上。周遭沒有人，你不會在夜裡步行穿越這些街道。距離最近的活人大概在三個街廓之外。

因此這裡是適合見面談判的靜謐之處。

我下車，從副駕駛座上帶走兩個信封放在身上。我站在修車廠外頭，花了點時間確保對方注意到我。布坎南與其他紐約警幫的成員大概繃緊了神經，我不需要提供他們任何朝我臉上開槍的藉口。

有個身材高瘦、穿著牛仔外套的人從門口走出來，要我過去。在我走進鐵捲門前，他示意要我停下。他伸手到身後，我緊張起來。他拿出一個黑色的長型裝置，啟動，那是手持金屬探測器。他拿著儀器在我身上比劃，我伸出手臂。機器經過我的外套時發出嗶嗶聲。他伸手探進口袋裡，儀器掃描到了我的手機。他拿出手機，確保關機了，還順手擺在入口內側的小桌上。金屬探測器不是為了尋找手槍或刀械，他們才不擔心這些。他們擔心的是我身上是否安裝了竊聽器。他持續在我身上掃描。到了胸膛，儀器又嗶嗶響，通常這裡是安裝麥克風的位置。我沒有動作。

「解開襯衫鈕扣。」他向後退開。這次，他放下金屬探測器，拉起外套，握住塞在腰際的點二二左輪手槍。我用一隻手打開鈕扣，露出我每天都會配戴的聖克里斯多福聖章。他掃描聖章，果然嗶嗶響。他鬆開手槍。掃描我帶去的兩枚信封。他滿意地點點頭，示意要我進去。

手機依舊擺在桌上，我走進修車廠。我一進去，高瘦男人就按下牆上的按鈕，鐵捲門開始往下捲動。隨著門緩緩關上，我感覺到一股突如其來的衝動，想要在門完全關閉前，俯低身子迅速鑽出去。

我反而把持住自己，檢視起修車廠來。這是一個偌大的方形空間，只有中央一顆單獨的燈泡提供光源。右側牆邊有好幾排工具。另外三面牆上則掛著幾列輪胎。混凝土地面上開了兩個檢修坑，上頭有鋼板覆蓋。空間左側有一些千斤頂與汽車升降機。

燈泡下是一張鋁桌，人高馬大的壯漢坐在桌子的一側。他對面有另一張金屬折疊椅。我沒見過布坎南，但聽說過他的事蹟。他是手段狠毒的巡警，曾有許多執法過當的申訴。當然啦，其他同僚對他可是相當愛戴，因此這些投訴最後都沒了下文。他的腦袋又方又大，身軀也是。整個臉上的焦點就是他的大鼻子，讓他薄薄的嘴唇處在陰影之中。

「艾迪，坐。」他說。

我將兩個信封放在桌上，坐了下來。修車廠的其他區域都很暗，也許二十個人隱身在其中，我看不到。我猜應該不止門口那個人。

「今晚真宜人。」我說。

他輕鬆大笑起來，還靠向前，將粗壯的手臂擺在桌上，重量讓桌腳發出哀鳴。

「我就直說了，你膽子還真大。我想知道的是，你覺得你能怎麼解決這樣的局面。你找我們成員的麻煩，你威脅要揭穿我們運作的方式.....這一切對你來說都不是什麼健康長壽的選擇。」

「我很清楚這座城市的運作方式，大家都知道，鈔票與回扣。是這樣的，我的確威脅要揭穿班恩．格雷，但我做的也僅此而已，只是威脅。來.....」我拿起大大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桌子對面的布坎南。「我對班恩．格雷與拖車生意就只掌握了這個。」

他拿起厚厚的信封，打開，伸手進去將內容物拿出來，放在桌上。他盯著看。

「這是《電視指南》的節目播放表。」

我點點頭，說：「影印過，所以看起來像是我可以在法庭上拿出來擺弄的一疊厚厚重要文件。我根本沒有可以指控格雷警佐的任何證據。」

「那你帶上庭的其他四間拖車公司駕駛呢？」

「其中一個人是我以前的老客戶。他基本上都在翠貝卡的流浪漢中心過夜，也就是包爾里救助會。另外三個人是他的朋友。我買了連身工作服給他們，我的秘書將拖車公司的商標縫上去，我必須說，技術有待加強。然後他們坐在旁聽席，嚇壞格雷警佐了。這本來就是他們現身的目的。休庭後，我給他們一人一百塊錢，衣服也歸他們。」

「你是在說笑吧。」他說。

「在我當律師之前，我是職業騙子。這兩項工作沒有什麼差別。聽著，布坎南，我不是你的麻煩，班恩．格雷才是你的麻煩。這一堆破事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為他被耍，然後他怕了。條子害怕時會幹出蠢事，這你再清楚不過。」

他向後靠在椅背上。我看得出來他盤算了起來。

「我來這裡是想給你提個意見，一切就一筆勾消。」我說。

他一度沒有答腔。他在腦海中重新評估起格雷這個人。無論格雷先前是怎麼說的，布坎南現在都不會用同樣的眼光看待他了。

「你願意出多少？」他問。

「一毛錢也不出。」我說。

布坎南嚴厲地盯著我，咬緊了下顎。

「但我可以給你這個……算是一份禮物。」我將小的信封推過去。

他看著信封好一陣子，然後望向我。信封握在他的大手之中，看起來好像兒童文具信件組合包裡的東西。他撕開信封，五張照片掉了出來。

他撿起照片，一張一張仔細端詳起來。布坎南身為條子跟黑社會老大，面對這種狀況，肯定會擺出一張不動聲色的臉。只是，當看到照片時，他實在難掩心中的情緒。他雙眼圓睜，雙唇微開。我彷彿是拿他家失火的照片給他看一樣。

「你在哪裡拍的？」

「我盯著班恩．格雷，你也該盯著他。」

他的左手甩向桌面，照片彈起，我看到他拳頭接觸的桌面位置凹陷了下去。他咒罵起來。實在不能怪他。

這些照片是在全美簡餐店拍的，拍攝角度還不一樣。簡餐店的生意

比平常還好，艾爾．派瑞許事務所的大批受雇律師幾乎霸占了所有的位子。照片是他們替我拍的。當我說他們「幾乎」霸占了所有位子時，其實獨留下一個空位。

也就是吧檯的位子，班恩．格雷警佐旁邊的位子。照片是昨天晚上七點左右拍的。當時我該去見卡斯楚地方檢察官，跟他討論約翰．傑克森的認罪協商。我沒出現。不過卡斯楚只能在唯一的空位上等我，就是班恩．格雷警佐旁邊的吧檯位子。卡斯楚算得上是他的長官，卡斯楚跟條子坐在一起，免不了要打聲招呼。卡斯楚等我時，他們稍微閒聊了一下。

超級無害的。

艾爾的一眾受雇律師完美安排且執行整個計畫，只是他們根本不曉得這場會面有多重要。

「我猜你不曉得班恩．格雷跟地方檢察官談過了？」我問。

布坎南搓揉額頭，緊閉雙眼，再次咒罵起來。

「你知道，卡斯楚穿那身白西裝是有原因的。他專門打擊貪腐。我的團隊讓我看這些照片時，我就請他們留意格雷的住所。布坎南，他怕了。他跟地方檢察官談條件，之後就會加入證人保護計畫。跑路的錢都準備好——」

「跑路的錢？」布坎南問。

「如果你現在去他家，你會找到一個藍色的旅行袋，裡頭差不多有二十萬。我們看著他提進去的。我會先檢查車庫，條子最不擅長藏錢。我猜這筆額外的現金，你根本不知情？」

布坎南搖搖頭。

我沒告訴他，我的朋友蟲仔闖進格雷他家，將旅行袋藏在老舊紙箱後面。蟲仔跟其他夥伴平分我們從聖誕節先生那裡弄來的五萬塊，此刻

他們正在前往大西洋城的灰狗巴士上。

我說：「我猜這筆錢是從拖車勾當與鬼才知道哪些地方暗中抽的油水，但這筆錢他本該分你一杯羹。格雷已經準備要閃了。他會直接投入地方檢察官這位白衣騎士的懷抱。若你不信，現在就去找他，問他旅行袋的事。我敢說他會假裝不知道。」

壯漢仰起頭，搓揉雙眼，然後坐直身子，將照片收好。

「跟你說了。」我說。「我不是你的麻煩，班恩。格雷才是你的大麻煩。」

布坎南起身，說：「我怎麼能確保你不會來對付我或我的人？」

我靠向前，說：「首先，我沒有掌握任何對你不利的證據。再來，我說過了，我熟知這座城市運行的方式。我無法改變這點。我代表那些遭到子虛烏有指控的人。有時，我代表那些犯過錯、深陷麻煩的人。如果他們高舉雙手認罪，我會協助他們改頭換面。人人都會犯錯，你找人追殺我就是鑄下大錯。如果你叫停追殺，我會給你第二次機會，但有條件。」

布坎南認真凝視了我好一陣子，彷彿是想讀懂我一樣。他期待我是來這裡求他饒命的，跪在地上求他高抬貴手，還要給他一大筆錢，請他收回對我的追殺令。現在，角度完全不一樣。我剛剛是在告訴他，我「允許」他叫停刺殺，但他得先替我做點事。

「什麼條件？」

「要我接受停火，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如果你敢動我或我的人，我保證會殺了你。這樣合理嗎？」

我想我察覺到一絲恐懼閃過，從他雙眼流露出來。他望向瘦高男人，說：「取消對弗林的追殺懸賞。然後開車來，我們去找班恩。」

「聯絡那個聖誕節傢伙。」我說。「跟他說合約取消了。」

「第一個就打給他。」布坎南起身時如是說，他將照片收好，朝門口走去。我聽到鐵捲門啟動的機械聲。

「《電視指南》不帶走喔？」我問。

沒有回應。他已經低頭穿過鐵捲門。

我向後靠在椅背上，長吁一口氣，鬆開緊握的雙拳。好險，真他媽好險。

我扭動雙肩，宣洩緊繃的情緒。接著起身。

一切終於結束了。

我真是大錯特錯。

69

艾迪

後方傳來腳步聲。

我轉過身去。

四名男子穿過鐵捲門下方進入修車廠。他們身穿黑色T恤、牛仔褲、靴子，還有人穿卡其色的戰鬥褲及戰術背心。

一人走到燈下，我看到他手臂上爬起的蛇樣刺青，蛇身扭曲成阿拉伯數字八的樣子。

八八分子。

站在最前面的人腰際上有一把槍。他的長髮扎成高馬尾。我猜他是老大。

「布坎南叫停了追殺。」我說。

「我們料到了，畢竟他讓你繼續苟延殘喘。」老大說。「這不是為了生意，只是為了爽一下。」

一人按下控制鐵捲門的按鍵。門不再往上升起。

反而往下。

我離開桌邊，雙手插進外套口袋。

「我有武器。你們該走了。」我說。

帶頭的大笑起來，說：「騙子，你沒有武器。我看著布坎南的人將你從頭到腳掃描了一遍。你的人收拾了我們兩位朋友——格雷迪．班克

斯跟漢子。」

「不曉得你在說什麼。」

「你清楚得很。我們在卡多佐飯店外頭也失去了一個好傢伙。你的人差不多畫斷了他的腿，害他失血過多。所以，弗林仔，這次不是拿錢辦事，而是為了討回公道。」

他們走向前，老大領頭。

我的手機遠在身後的桌子上，呈現關機狀態。

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我本意如此。我賭了一把，說服布坎南取消追殺。實在沒料到眼前的狀況。

老大後面的兩個人從戰術背心裡抽出利刃。

鐵捲門關到一半。沒辦法繞開他們，逃去街上。他們會攔住我，幹掉我。

騙子沒有在規劃退休的。出來混，遲早要還。所以我才金盆洗手，選擇律師這一行。問題在於，我無法徹底擺脫過往。騙徒依舊是騙徒，還在玩弄大大小小的欺詐招數。

而每個騙子遲早都會落得這樣的下場。

我還是艾迪阿弗。

此刻，這是優勢。

老大雙手握拳，邁出右腳，鼻子猛力吸氣。他壓低下巴，在原地彈跳起來。又鬆開雙臂，準備要衝過來，用結實的右拳出擊。

陶瓷手指虎的優點莫過於比黃銅材質輕，而且金屬探測器偵測不到。

老大一個箭步撲了過來。

我雙手的四個指頭穿進手指虎中，並將手從外套裡拿出來。

帶頭之人速度很快，力道很猛，但他的格鬥毫無技巧可言。

我擺出拳擊姿態，用右髖的力量出擊。

我一拳擊中他鼻子左側，感覺到鼻梁斷裂。他立刻倒地。

其他三人花了點時間消化發生什麼事，就愣在原地。

一對一，可以碰碰運氣。一對三？不可能，何況兩人手上有刀。

這就是我的下場，在皇后區北部的髒亂修車廠被亂刀捅死。

我毫無勝算，但至少可以在他們了結我時，對他們造成傷害。

兩個身影從鐵捲門下方鑽進來。

我隨即抱頭倒地。

槍聲，一把武器是急速的爆裂聲，另一把則像致命大砲一樣隆隆作響。我聞到火藥味，但我不敢抬頭看。我護著頭，平躺在地，直到聽到最後一具屍體倒地的聲音。

我抬起頭。

布洛克與雷克，手持武器，檢查屍體。確保八八分子倒地後再也爬不起來。

我爬起身，看到首領在地上打滾，他雙手掩面，鮮血從指間湧出。

雷克站在他前方，用槍指著他，直接開槍。

原本鼻子就不完整的人，現在連臉都沒了。

我將陶瓷手指虎收起來。

「你們怎麼知道我在這？」

布洛克說：「我幫你檢查汽車炸彈時，順便在輪胎拱罩上裝了GPS追蹤器。需要有人照顧你。我們得離開了。」

我向他們道謝，接著連忙離開修車廠。我在外頭停頓，又折返，抓起《電視指南》跟我的手機。

到了街上，我打開手機。

一通未接來電，一通語音訊息。

我播放起來。

「弗林先生，我是西奈山醫院的香黛兒。抱歉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但我看到你是哈利．福特的緊急聯絡人。我很抱歉.....但可能要請你盡快趕來醫院一趟.....」

70

艾迪

論開車，我可以。我是說，我的駕駛技術還不錯。

但相較於布洛克，我還是相形見绌。

她在皇后區加速奔馳，從羅伯特·甘迺迪大橋跨越東河，經過藍道島與沃茲島，以時速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橫渡哈林河。我看到副駕駛座的雷克緊握上方扶手，布洛克轉彎下橋，駛上羅斯福東河公園大道時，雷克的身子被甩來甩去。

我只能跟在她車後約莫一百公尺的位置。我呼吸困難，還必須兩度放慢速度，抹去眼中的淚水。

我在路上打電話給凱特與丹妮絲，要她們立刻趕去醫院。

跟她們說，我接到電話了。

我們一直害怕的那通電話，醫院護理師先前跟我說過，她希望我能為最糟的結果做好心理準備。

現在最糟的狀況的確發生了。

丹妮絲與凱特距離比較近，她們會直接在醫院跟我們碰頭。

羅斯福東河公園大道上的車流讓布洛克在車道間蛇行穿梭，我兩度跟丟。

等到我把車駛進麥迪遜大道上時，我已經有十分鐘沒見到布洛克的吉普車了。

但我看到吉普車並排停在醫院門口，便把車停在她車後。

跑進醫院時，還試圖回想福特野馬的車門有沒有關上，更別說上鎖了。至少鑰匙在我手中。

我無法思考。

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哈利。

最重要的是我趕來向他道別了。

父親過世時，我不在場。我跟我媽在醫院陪他好幾天。她要我去病房外頭的販賣機買東西。我回來時，他已經走了。媽知道他不行了，不希望讓我目睹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她這是在保護我，免得我難過，我沒有責怪她。只是，我希望自己有陪他到最後。

我希望我能好好握住他的手。

這一刻，我只想握住哈利的手。

有幾個人在等電梯，我直接跑過去，撞開樓梯門，開始向上爬，一次跨兩階，一次跨三階，緊握平台扶手，拖著身子繞過去，繼續上樓。我的心臟狂跳不已，氣喘吁吁，往上再往上，在心底默數著樓層。我說不了話，喘不過氣，淚水直流，我撞進哈利所在樓層的樓梯門，沿著走廊狂奔，鞋子在光亮的地磚上打滑。他病房的門開著，幾位護理師環繞著病床。雷克站在外頭，我急忙從他身邊擦肩而過。

布洛克站在病房後方。四名護理師圍繞在哈利床邊。凱特也在其中，她哭哭啼啼的。

我無法開口，呼吸困難。

「你相信嗎？這見鬼的醫院說什麼也不讓我來杯波本威士忌。」哈利說。

兩名護理師從床邊退開。

哈利坐在床上，睜著眼睛，相當清醒。

一位護理師轉頭面向我，說：「我是香黛兒。抱歉，我才跟你的合夥人凱特聊到，我覺得你可能誤解我的意思了。我真的很抱歉。他醒來就吵著要找你、要喝酒。他沒有對工作人員失禮，只是他打擾到其他病患了，我們想說也許你能讓他冷靜下來。我覺得應該是藥物讓他有這種反應……」

這時我才注意到凱特雖然淚流滿面，但也揚著笑容。

我還是說不出話來。我上氣不接下氣，不過就算能開口，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護理師一一離開床邊，我輕輕地將頭靠在哈利肩上。他用雙臂環抱著我。

「孩子，我也愛你。」他說。

一個物體猛然頂到我的下背部。我不在乎。溼溼的東西舔起我的臉。

「克萊倫斯，我的好孩子。」哈利說，狗狗也舔起他的臉，我聽到丹妮絲歡欣的尖叫聲。

「可以請你們小聲一點嗎？」香黛兒說。

「我去弄點波本。」布洛克說。

「醫院內禁止飲酒。」香黛兒說。

「小姐，妳要麼賠償我們幾萬塊的超速罰單，要麼就讓這位先生喝一杯，好讓他乖乖安靜下來。」凱特說。

香黛兒再度致歉，說一小杯應該沒關係，隨後就離開病房。

我閉上雙眼。

緊緊抱著我的朋友。

尾聲

男人

男人套上乾淨的T恤，穿上卡其短褲，踩進夾腳拖，同一時間，廚房裡的咖啡機沸滾起來。

他倒了一杯咖啡，拿著杯子前往他的工作站。他拾起藍牙耳機、手機，跟咖啡一起拿去陽台。這是整個開發區最後一件成交的公寓，因為這戶最貴。房價一部分花在景觀上，邁阿密海灘及遼闊大西洋一百八十度的全景，毫無障礙物。

男人混得挺好的。

他小啜起咖啡，嗅聞起沙灘與大海的氣味。

手機響了。

來電顯示貝德福丘矯正監獄。

他花了點時間不解地看著這串號碼。貝德福丘是一座女子監獄。他接起電話。

「喂，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他說。

電話那一端傳來女人的聲音。

「嗨，我想找人聊聊電影。」她說。

「請問怎麼稱呼？」男人問。

「露比。」她說。

「請問妳對哪位演員特別感興趣？」

「馬龍．白蘭度。」她說。「特別是兩部電影，《凱德警長》（The Chase）跟《獨眼龍》（One-Eyed Jacks）。」

男人遲疑了一下，說：「我們該討論一下租片的費用，應該不便宜。」

「我身無分文。跟他說露比來電。」她就掛斷電話。

男人思索起來，他不會無償工作。只不過，如果他不通知他的同僚，對方大概會生氣。

男人撥打加密號碼，透過精密手機訊號網路多次轉接，確保沒有人能夠竊聽他們的對話。他又喝了一口咖啡。

「早安，在下聖誕節先生.....」

「你也早。」男人說。「剛接到一通來自露比的電話。我猜她應該是從貝德福丘女子矯正監獄的公用電話打來。」

「她怎麼說？」

「她說她身無分文。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她是朋友。」聖誕節先生說。

「這是你該在紐約收拾的那個露比嗎？」男人問。

「別無分號。我們熟絡起來，過程極具啟發。我們的多數競爭對手都退休了，弗林與他的團隊替我們完成了大半的工作。露比是那趟旅程中的亮點。她因為多起命案，正在紐約的貝德福丘監獄服刑。我猜，為了豁免母親的責任，她主動認罪。」

「她跟她媽一起殺人？」

「只殺了一個人。露比跟她媽合力殺死了她的父親喬瑟夫，將屍體藏在屋裡。事後，她們絕口不提這件事。她媽堅稱丈夫離家，跑去堪薩斯州。我覺得露比殺害父親時，內在有東西斷裂了。非常迷人的女孩。露比以她自己的方式愛她的母親。她在保護母親。整件事就是因為露比

想保護她媽。她還說了什麼？」

「她說她對白蘭度的兩部電影感興趣，分別是《凱德警長》跟《獨眼龍》。」

電話那一端陷入靜默。

男人遠眺大海。

「這對你來說有什麼意涵嗎？」男人問。

「這兩部電影有許多共同之處，都有白蘭度，而且主題都是越獄。」

「我們現在開始幫人家越獄囉？還不收錢？」男人問。

「金錢不是萬能。」聖誕節先生說。

「沒有錢萬萬不能。我們不搞越獄的生意吧？要我提醒你嗎？我們經營的是小眾事業，我們是專業的殺手團隊。」

「我猜如果可以讓你滿意點，我可以順道在那邊解決幾名獄警……」

「那不是重點，重點是風險太大了。」

「讓我想一想。」聖誕節先生說。「趁我思考的時候，請你幫幫忙，替我訂購前往紐約市的機票。」

聖誕節先生掛斷電話。

男人摘下耳機，喝起咖啡，凝視蔚藍大海，臉上浮現微笑。

致謝

感謝我了不起的太太崔西，她是我的首位讀者、首位編輯，每次都拯救我。沒有她，我沒辦法成就這一切。她是我的心與魂。感謝克洛伊、諾亞、家父、湯姆與瑪麗，當然還有洛莉跟麥芬。

感謝托比．瓊斯、尚恩．德龍與強．伍德的精明頭腦，感謝他們充滿洞見的念頭與提點，協助推動本書。

感謝Headline出版社，托比、喬、露西、派翠克、貝琪、伊莎貝爾、珍妮佛與瑪莉，以及每一位經手過敝人作品的人，非常感謝你們。與你們共事相當愉快。我很高興艾迪．弗林來到Headline這個新家。他得到相當妥善的照顧。

還有Atria圖書的尚恩、愛莉森、茱蒂，以及全體團隊，感謝你們！我在Atria的經驗相當美好，期待繼續與你們共事！

感謝RCW版權經紀公司的強、薩菲、崔斯坦、卡塔琳納、史蒂芬、克里斯、珊普娜，以及代理過我作品、讓我的故事如此暢銷、為其付出心力的每一個人。願上帝祝福RCW。

感謝「崩壞哥」約翰．麥基爾、「王牌」艾倫．威爾森、「好傢伙」麥特．麥基，以及「亮點」馬克．歐康納。同時向莎莉．羅吉斯致歉，這是代表妳的庭審律師女婿約翰說的。

最後還是要感謝你，親愛的讀者。

謝謝你閱讀本書。

我打從心底感謝。

若這是你首度接觸我的小說，我真的希望你讀得愉快，也鼓勵你購買艾迪．弗林系列作品或我的其他獨立作。如果你是我的忠實讀者，那願上帝祝福你。但願本書的娛樂程度能夠媲美你首次選讀的在下拙作。十分感激。希望你依舊享受艾迪的冒險。

家人是本書的主題。多年來，我以奇妙的方式，將許多系列小說中的人物視為家人。若你是我的書迷，那你也是我讀者家族裡的一分子，更是艾迪的家人。艾迪．弗林屬於我，也屬於你。希望你眼前還有無限美好的閱讀歲月，話又說回來，若這是你首度閱讀我的作品，那我要歡迎你加入這個大家庭。

親愛的讀者，我希望你一切安好，心情愉快。

我由衷感謝你的支持。

最誠摯的祝福，

史蒂夫．卡瓦納

【Mystery World】MY0035

第 8 號證人【艾迪．弗林系列8】

Witness 8

作 者 ❖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

譯 者 ❖ 楊沐希

美 術 設 計 ❖ Ancy Pi

內 頁 排 版 ❖ HAMI

總 編 輯 ❖ 郭寶秀

編 輯 ❖ 江品萱

行 銷 企 劃 ❖ 力宏勳

事業群總經理 ❖ 謝至平

發 行 人 ❖ 何飛鵬

出 版 ❖ 馬可孛羅文化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號4樓

電話：(886)2-25000888

發 行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號8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2:00；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九龍城土瓜灣道86號順聯工業大廈6樓A室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e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90563833

傳真: (603)90576622

E-mail: services@cite.my

輸出印刷❖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電子書設計製作❖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130號7樓之11

電話❖(02)2226-9120

電子郵件❖ebook@iga.com.tw

網址❖www.iga.com.tw

初版一刷❖2025年07月

定價❖460元

定價❖322元（電子書）

Witness 8 by Steve Cavanagh

Copyright © Steve Cavanagh 202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5 by Marco Polo Pres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626-7747-01-8 (平裝)

EISBN: 978-626-7747-02-5 (EPUB)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